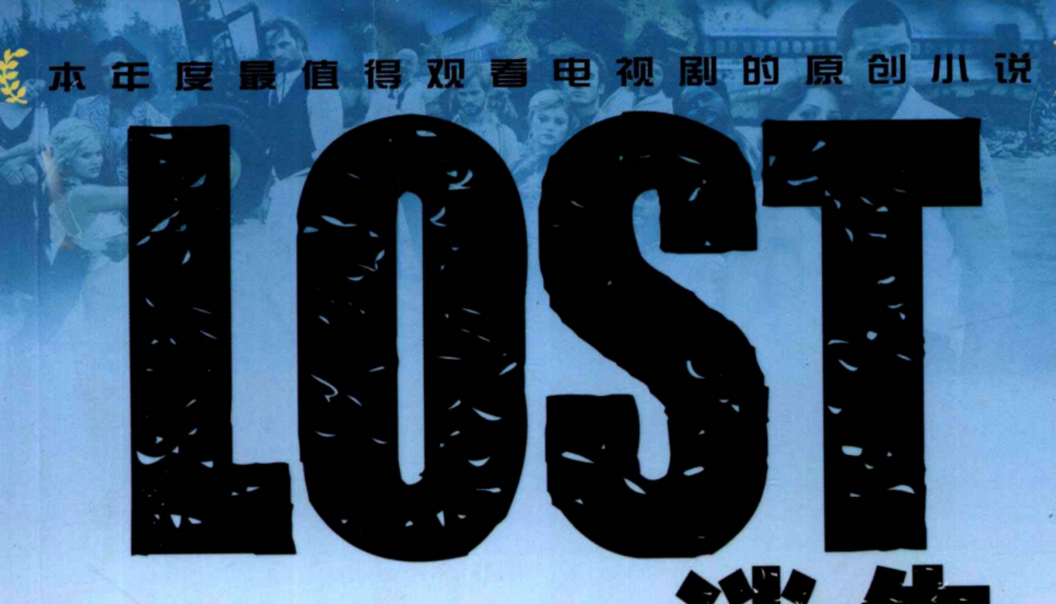
本年度最值得观看电视剧的原创小说



LOST



迷失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弗兰克·汤普森 Frank Thompson
凯瑟琳·哈卡 Catherine Hapka 著
张静 靳丽莹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美国ABC电视台斥巨资于夏威夷拍摄，
整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是目前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故事讲述了一架客机坠落在太平洋的一个孤岛上，48名乘客侥幸生还。面对这荒芜人烟的小岛，他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生还者形形色色，国籍、人种、文化背景、个性等等有着巨大的差异，14位主人公中有父子，有兄妹，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既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荒蛮的热带丛林中寻找食物、水源，还要面对在夜晚发出令所有人胆战叫声的神秘生物；更困难的是他们必须战胜个人私欲，排除隔阂与分歧，同舟共济，求得生存。





ISBN 7-5382-7829-X
定价：28.00元



张静 靳丽莹 译

弗兰克·汤普森 Frank Thompson
凯瑟琳·哈卡 Catherine Hapka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6－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美)汤普森著;张静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7

ISBN 7-5382-7829-X

I. 迷... II. ①汤...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75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460 千字　印张：2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亚　亚
封面设计：汤宝　　　　　　版式设计：丫丫

定价:28.00 元

濒临灭绝的物种



第一章

菲斯觉得眼皮仿佛被胶水粘住了一样，昏昏沉沉，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渐渐地，她恢复了知觉，但她仍然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紧闭着双眼，不愿睁开。一瞬间的感觉让她觉得就在刚才，发生了十分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她总是记不住她的梦？只要她一睁眼，那些梦就跳走了，跳出了她的视野，找也找不回来，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情绪和些许让她困惑的片断……无论她怎么努力回忆，仍然想不起那些梦的细节。

菲斯挪了挪身子，她觉得有什么尖尖的东西抵在背上。然而，她听到的不是她老旧的床垫在吱呀作响，而是由身下的树叶和树枝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她睁开眼，一阵绿的、红的、青绿色、棕色的光一闪，空中的鸟儿扑楞楞地飞过，羽毛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她的心狂烈地跳着。她还在做梦么？或者，这真的是……？

她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只听得一声惊悚的尖叫声强烈地震动着她的鼓膜。一秒钟后，她听到了真真切切的悲痛的叫喊声——有人拼命尖叫着，哭喊着求救——还伴随着一些她辨认不出来的声音。有一会儿，她完全迷惑了，头脑一片空白，根本无法接受这让人混乱的一切。

她到底在哪？

突然，她想了起来，飞机！记忆让她不寒而栗：一阵动荡和混乱，飞机突然向地面俯冲，引擎轰轰地响着，挣扎着，努力阻止飞机的突降。氧气罩砰地从飞机顶上掀起来，像塑料天线一样就从她的眼前落下，飞机一头栽向地面，胃一下子被吊到了嗓子眼，让她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呕吐感，像坐在世界上最恐怖的过山车上一样。

之后，一切都陷入黑暗中。现在又发生了什么？

菲斯挣扎着站起身来，一块尖利的石头刺进了她柔软的手掌里。她没有顾上疼痛，踽跚着向前走。她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剧烈地疼痛，吱吱作响，很不协调。她的精神也很恍惚，这种恍惚的感觉让她觉得近乎眩晕，整个身子摇摇欲坠，就像要陷入恐慌的边缘。

菲斯一个人站在丛林间的空地上，阳光斑斑点点地洒在地面。苍翠繁茂的藤蔓盘绕在不知名的热带树木的细长树干上。高大的棕榈伸向天空，树冠

在轻轻的微风中摇曳,微风中弥漫着潮湿的空气。她顺着甜蜜的花香的指引,看到一片繁茂的热带花丛,与周围的绿色相衬,使人眼前一亮。

眼前的一切很美丽——简直是太美了,就像是一幅非自然力量所作的色彩绚丽的画卷,又像是栩栩如生的梦境,自己身临其境一般。但是显而易见,这一切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些尖叫声、机器嘶鸣的噪声,她猜测可能是由于飞机引擎被树叶层层包裹,导致其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不太真实。

菲斯斜靠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树干支撑着她颤抖的身体,她深吸了几口气。这时,她还能记得起呼吸——吸,呼,吸,呼——有时这种呼吸可以抑制住涌上心头的恐慌。

她强迫自己一下又一下地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突然看到一个闪光的东西从她的眼角飞快地闪过。她转过头,发现在她面前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一条两英尺长的翠绿色的蛇正沿着树枝缓慢蠕动,那条蛇用椭圆形的瞳孔盯着菲斯,不停地吐着分叉的舌头。

当那条蛇扭动着柔软的身体沿着树枝优雅地缓缓爬行时,菲斯确信它是莫雷利亚翠绿蛇。

看到这条蛇后,她感觉自己突然平静了下来,也更自信了,就像是在一间都是陌生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副友善的面孔。蛇爬过树枝的末梢,消失在一堆树叶里。菲斯又做了几个深呼吸,努力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菲斯觉得腿上一阵抽搐的剧痛,她俯下身发现自己最好的那条裙子从中间裂开了一条大缝,人造丝上衣上到处都是泥点和灰垢,两只鞋子也不见了。她的胳臂上布满了擦痕,左胫骨上一条较深的看似丑陋的伤口引发阵阵剧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活命已经不错了。

她抬起头,透过树叶的缝隙看了一眼斑斑点点的蓝天,她觉得这一切都很令人惊奇。是不是飞机驾驶员在这片丛林里紧急迫降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自己怎么会孤零零地一个人落在这里?

此时此刻,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太困难了,于是没有多长时间菲斯就放弃了思考这个问题。菲斯开始寻找声音的主要来源。这时,传来一个女人恐怖的尖叫声,菲斯的心开始砰砰地跳得更快了。一如往常,当她看见或听见有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冲向前去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但是此刻,菲斯倚着树干像被冻住了一样,站了好长时间。就像一条刚经过寒冬季节,从冬眠中缓缓苏醒的蛇,她慢慢恢复了心智。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小部分有了知觉,那是在她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深深打动自己的那部分知觉。她的姐姐过去一直称其为“如果”时刻,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如果她可以回到从前,那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

从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只鸟刺耳的叫声。听到这叫声后,菲斯清醒了过来。没时间想这些假设情况了,对她来说,这种想法没什么好处;相反,这



些想法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在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中她学到了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这些了。

一旦她的脑筋转动起来,答案就显得很明朗。她必须赶到那痛苦的叫声传出的地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需要的话要尽力帮助他们。菲斯很快确定了尖叫声和其他的噪声传出的方位,她离开了暂时栖身的林间空地,穿过周围的丛林前往目的地。

树枝在她的身后噼啪作响,听起来像是在打枪。菲斯转过身,非常震惊。在几码远的一棵大树下,一个女人背对着菲斯站在斑驳的树荫里,她身材高挑,留着一头栗褐色的长卷发。穿着一条棕色的短裤和一件皱巴巴的白色棉衬衫。

"哦,嗨!"菲斯脱口而出。

那个女人向后瞥了一眼,她和菲斯一样,看到对方都很震惊。她对菲斯的问候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而是在原地定定地站了一会。她的脸上满是灰尘,看起来脏兮兮的,头上汗珠点点。她与菲斯好像年龄相仿,她的颧骨很高,有一双聪慧的眼睛。

"嗨!"那个陌生女人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菲斯注意到那个女人依然背对她站着,古怪的是她的肩膀向前隆起。菲斯怀疑那个女人可能是把受伤的手背抱在胸前,或者是身体别的地方受了伤。

"要帮忙吗?你是不是受伤了?"菲斯关切地问道。

"我很好。"

菲斯又向前迈了一步,等着她转身。但是那个女人一直背对着菲斯,把头缩在肩膀后面警惕地看着菲斯。要是在正常情况下,菲斯会明白她的意思然后后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什么正常事可言了。

"其他人在哪?"菲斯问道,又向那个陌生人迈了一步,"飞机——你也是在飞机上吗?"

第二个问题一脱口,菲斯就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傻。这个女人还能从哪来?

但是这个陌生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点。"在海滩上,"她回答得很简短,"其他人在海滩上。"然后急忙把头扭向右边。

菲斯转头向那个方向望去,透过树叶,她隐约看到开阔的天空和地平线。"谢谢,"她说,"我们应当……"

当她转过身时,声音突然减弱了。那个女人已经走了。

菲斯眨了眨眼,疑惑了一阵,她怀疑那个神秘的年轻女人是不是真的曾经站在这里。她怎么像第一次突然出现的时候一样突然又消失了?她为什么不愿意转过身来面对菲斯?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从那个女人提到的海滩可能会得到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答案。于是，菲斯急忙转身向那个女人所指的方向跑去。她避开了多刺的树枝，冲出蜂拥而上的一大群昆虫的包围，穿过滴着水珠的树丛。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当她到达丛林边缘的时候，她汗流浃背，脚也被尖利的石头和碎片割破了，留下了一道道划痕。

但是当她推开最后一根枝繁叶茂的树枝，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她忘记了所有的疼痛。

巨大的金属片在广阔的海滩上呈带状散落了一地——到处都是锯齿状的大块的飞机残骸碎片，就好像被一只愤怒的巨手撕碎了一般。一些碎片还在着火，冒着滚滚浓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在菲斯视力所及的范围内，白色的沙子上布满了碎片。一个破烂的巨大机翼插在沙滩上，高耸入蓝色的天空。看到现场笼罩的浓烟和火光，菲斯眼眶湿润了。

飞机坠毁了。飞机并没有像她想象中那样着陆，而是在这片海滩上撞成了碎片。菲斯呆呆地望了一阵，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海滩上还有许多人，有的人互相搀扶着步履蹒跚地离开浓烟笼罩的海滩，去往安全的地方，有的人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有的人坐在那里哭泣，有的人疯狂地呼喊着别人的名字。

还有一些人，他们一动也不动。

菲斯强忍着泪水，压制自己的情绪。在悉尼会议中心外发生的那些疯狂的游行示威也给她带来同样的感受，只不过现在的感受更强烈、更真实。



第二章

"嗨,嗨,嗬,嗬!告诉那个叛徒,没门,没门,没门!"

当菲斯从拐角走到校园的林荫道上时,看到了那些抗议者,她很惊奇,于是停了下来。他们大约有二十来人,聚集在科学楼主楼门口,挥动着标语,一边举着拳头,一边喊着口号。那是一个美丽的阳光明媚的下午,地点是在美国的中西部,街上有许多人,大部分都匆匆赶去工作或上课,只有极少数会因为好奇停下脚步,匆匆扫一眼这个小小的示威游行。两个校园警官把自行车停在楼前,倚在自行车车架上,懒洋洋地一边摇晃着警棍,一边看着那些示威的人以作消遣。

菲斯试探性地向前迈了半步,想看看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她为了完成学位论文一直忙着进行最后一轮实验,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看上两周的校园新闻。

菲斯看到,几个抗议的人所穿的衬衫或纽扣上的标志很醒目,是学校的一个环境社团的标志,这让她觉得很好奇。菲斯从小就对环境事业非常感兴趣。但是她有些腼腆,而且一直忙于学习,所以不会像这些人一样走上街头。

不管这些人在主楼外面做什么,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时间再呆在这里搞清这个问题。今天花在完成毕业指导的时间比预期要长一些,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她与专业导师路易斯·艾瑞格勒博士会面的约定时间。虽然她知道导师不会介意,但是她还是不愿给他带来麻烦。

菲斯向科学楼前面的楼梯走去,打算尽可能不去注意那些抗议者。其中有些抗议者拿着的条幅上写着相同的标语:"艾瑞格勒滚出去!"不知是谁在其中一条条幅上画了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的拙劣图案。

菲斯眨了眨眼,可能是自己看花眼了吧。她已经在显微镜前凝视了好长时间,肯定会累的。谁又会向艾瑞格勒博士示威呢?他是生物系最受欢迎的一个教授,而且菲斯之所以选择在这所大学从事博士研究,主要是因为有艾瑞格勒博士。尽管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认识艾瑞格勒博士不止一年了,但杰出的生物学家、著名的环保支持者,她儿时的偶像之一,这些头衔似乎离她的生活很远。

菲斯紧紧地把书抱在胸前,低下头,准备穿过这群示威的人。不管是怎

么一回事,她很确信只要进去见到了艾瑞格勒博士,他会给出满意的答案。

菲斯就快走上前面的楼梯了,这时,一个高挑的年轻男子径直走到她的面前。菲斯赶紧停下来,差一点就撞上他,她抬起头打量了一眼。

那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他比菲斯高几英尺,可能还要比菲斯年轻一两岁,他留着一头野性的黑发,还有一双更加野性的蓝色眼睛。他的脸色有些苍白,高挺的鹰钩鼻非常显眼。一幅手工制作的条幅随意地搭在他的肩上,菲斯看到上面写了一行字"艾瑞格勒 = 死神"。

菲斯怯怯地小声说:"请让一下。"想绕过他向前走。

他高瘦的身躯又挡住了菲斯的去路。"嗨!"他说,"你想去哪,美女?"

菲斯一方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赞美感到很迷惑,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贸然打听别人私人问题的行为很生气。她尽量控制自己,礼貌地回答道:"里面,"菲斯接着说,"至少刚才是想到楼里。我和人约了时间。"

"你不会是和这个恶棍约了时间吧,是不是?"那个年轻男子伸出头歪向一边,把手放在脸前,形成号角的形状,又把条幅搭在臂弯里,说道,"你这样做真聪明,甜心。"

"我是要去见艾瑞格勒博士,"菲斯说,"这不关你的事。"

"艾瑞格勒。"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吐出喉咙里的唾液一样,"这么说,你也是其中之一,一个环境破坏者,一个地球掠夺犯,一个反绿色主义者,追随公司的娼妓。"

尽管菲斯想试着不去理睬这些话,继续往前走,但她还是忍不住为自己辩解:"你说错了,"她说,"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绿色主义者,艾瑞格勒博士也是。你没听说过他的事迹吗? 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环保拥护者。"

那个年轻男子悲哀地摇了摇头:"啊,甜心,"他说,"一切都变了,难道你没听说吗?"

菲斯觉得自己得离开,自己凭什么要相信这个在街上挥着标语的陌生人对她说的话? 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而他也很明显要给她提供一些信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小心地问道。

那个年轻男子耸了耸肩,说:"所有人都知道艾瑞格勒根本不值得信任,"他接着说,"他往往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信念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你懂吗? 违背自己的道德。这次,他和 Q 农产品公司做了一笔交易。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们最近提出的那个会危害到南美洲自然环境的可笑计划,是不是?"他不等菲斯回答,自己接着说道,"而艾瑞格勒却认为在珍稀的雨林区中部建新的化工厂是个很好的想法。他不但收回了向当地政府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他还承诺说要帮助这家农药公司尽快建厂。"

迷　失



“我不相信，”菲斯说道。她听说过Q公司的事，当然这里的每个人都听说过。这家国际集团公司在每一个行业的污染排行榜上总是名列第一。“艾瑞格勒博士绝不会做那种事。他总是公开抗议像Q公司这样的企业。事实上，我记得他在前一段时间曾说过关于你刚才说的那家公司，我想他说的是在雨林中部建厂这个主意糟糕透了。”

“这个主意糟透了？”他重复了一遍，“艾瑞格勒是说让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离开家园，掠夺还没开发的野生丛林吗？这主意糟透了？”他冷笑了一声。

菲斯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绝对不是那种人，”她坚持说，“他很关注环境，绝对不会做破坏环境的事。”

“过去有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但毫无疑问，这次他的确做了这种事。”

年轻男子看上去十分确信，菲斯都不太敢反驳他。加上她还要去赴约，于是她委婉地说：“好吧，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哦，我明白了。”那个年轻男子转了转眼睛，“这么看来你也是那种人。只要我们阻止这笔大买卖，就可以拯救地球，是不是？在我看来，魔鬼谈交易没什么好的理由，如果你也这么做，那你自己也会变成魔鬼。”

“好吧，那就这样吧。”菲斯说完，打算离开。很显然，没什么好谈的了，而且她也没时间再谈下去。

他拦住了她，一把抓住她的胳臂，把她拉到面前。他的指头深深地陷进她的肉里，弄得她很痛。“再想想，甜心，”他说，“妥协会带来灾难的，后退一步后果都不堪设想。因为这个男人自己的失误，委伯拉盆地数以千计的无辜生灵都会丧生，鸟，鱼，蛇……”

菲斯正准备抽出自己的手臂，但听到委伯拉盆地和蛇这两个字眼后她猛然停了下来。现在，她终于又记起了上一次与艾瑞格勒谈话的一些细节。

那还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生的事，当时媒体首次报道有关提议建设化工厂的新闻。艾瑞格勒曾经在一次会面时向她提起过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蛇是菲斯的感情寄托，也是她毕生的工作重心。在委伯拉盆地生活着一些易受攻击的蛇类种群，蛇类的栖息地面积日渐缩小，而委伯拉是最后一片大面积的保护区。如果这个年轻的不知名的抗议者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片蛇类栖息地将会被毁灭，而那些野生的蛇很可能注定会消失。

“等等，”她说，“你确定你说的是事实吗？因为——”

“嗨！”她还没来得及问完这个问题，一个留着绿色的莫霍克头型又矮又胖的女孩大步向他们走来，她的后面还三三两两地跟着几个抗议者。“她也是艾瑞格勒的支持者吗？”

她的语调听起来不太友好而且出奇地刻薄，看起来她期望菲斯能够反驳一下。菲斯对那个女孩和她的同伴逐个打量了一番，又转过头来。她的心怦

怦地跳个不停。她不喜欢这种正面冲突，尤其是在对方是一群人的时候。

“老兄们，别过来，”那个年轻的黑发男子皱着眉头对那群刚过来的人说，“你们别管，好吗？走开，我说你们快滚开！”

当那些人离开后，菲斯将信将疑地冲他微笑了一下。菲斯很感激他能保护自己，但是她还是忍不住会想到他刚才说的关于艾瑞格勒的事情。

“去里面赴约吧，美女，”他说完后，给她让出了路，“去问问艾瑞格勒这件事，你会明白的。”

菲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菲斯走进宽阔的回声四起的科学楼大厅，直奔电梯走去，她感到一阵战栗。一方面，她还不习惯陌生人叫她“美女”。当然，人们总是这样称呼盖丽。但即使每个人都说菲斯看起来像盖丽的大姐姐，菲斯对自己的长相也不太敢恭维。菲斯对此已经习惯了，也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

当她回想起黑发抗议者那双热情的蓝眼睛时，她的脸不禁有些发烫。那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眨也不眨一下，就像是一条毒蛇用心地注视着它的猎物。虽然菲斯自己本身就很热心于环境事业，但她无法想象自己会像外面的那个家伙一样，游行、呐喊、挥动标语、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争论……她不禁有些羡慕那种信心和热情。

“下午好，亲爱的。”菲斯一走进艾瑞格勒博士书房外面的办公室，博士的秘书就热情地和她打招呼。秘书名叫坎迪西，留着赤褐色的头发，四十岁上下。“你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菲斯，外面那些疯子是不是为难你了？”

“他们是不是已经在外面呆了好长时间了？”菲斯问道。

坎迪西轻笑了一声，说：“该死的已经呆了一整天了，我吃完午饭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他们。莫伊拉想进艾瑞格勒博士的办公室，她用钱包狠抽其中的一个疯子，他们才让她过来。”

菲斯轻轻地笑了笑，她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能像坎迪西、莫伊拉和其他那些自己认识的女孩一样。她们好像并不害怕挺身而出，也不害怕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而不管是谁在听她们讲话。

“对了，老板在等你呢，” 坎迪西已经回到办公桌前继续看文件，“他说等你到了办公室就让你进去。”

“谢谢。”菲斯向那扇通往艾瑞格勒博士私人书房的磨砂玻璃门走去。

艾瑞格勒正坐在乱糟糟的办公桌前，菲斯走进房间后，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微笑地看着菲斯，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额头闪现出睿智的光芒。他说：“啊，菲斯，你来啦。亲爱的，我刚才还在担心你。”他虽然已经在美国呆了三十多年，但是说英语时还是有些口音。

“很抱歉，我来晚了。”菲斯慢慢地坐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我，嗯，外面那些抗议的人把我拦住了。”





11

迷 失

艾瑞格勒把两手交叉放在面前的办公桌上，粗花呢衬衫袖口沙沙作响。“啊，”他叹了一口气，“不错，恐怕他们对我非常恼怒。他们因为我在委伯拉盆地这个项目上改变了主意很不满意。”

菲斯瞪大了双眼。她不敢相信，脱口而出：“这么说是真的了？”她本想等他大笑一声，告诉自己这些抗议的人都疯了……“你真的和Q公司做了交易？”

“我料到会有人那么说的，不错。”艾瑞格勒向后靠在椅背上，摸了摸胡须，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经过深思熟虑，我的结论就是，这是与公司取得进展的唯一方法。”

“但是——但是那些蛇！那些动物怎么办？那个地方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所有的人都那么说……”菲斯知道自己有些胡言乱语了，但她还是忍不住要说。

艾瑞格勒又叹了一口气：“亲爱的，对于你的震惊，我能理解。要知道，我对此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为了不断发展，有时候妥协是必须的。为了做些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得做一些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菲斯只是诧异地盯着他。“不，”她的喉咙像被卡住了一般，她哽咽着说，“我，我不明白。”

“恐怕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艾瑞格勒疲倦地说，“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回头了。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我们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朝前走，找一些实用的方法，这样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心。”

“没有选择余地？但你还是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斗争，不是吗？”

“我的确可以继续斗争，”艾瑞格勒摸了摸胡须，“但是爱因斯坦也说过，所谓愚蠢的人就是那些一遍又一遍地做着相同的事，却期望能够得到不同的结果的人。如果常用的方法起不到什么作用，就只能找一些可能有用的新方法了。”

“你的意思是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吗？”菲斯紧紧地握住双手，指头都快陷进肉里了。

“整个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不对？我是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努力扩大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菲斯张大了嘴，脑子里努力搜集那些能证明他犯了一个大错的词语。但是她发觉自己说不出来了。他依然是自己的偶像，即使自己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也仍然会让自己觉得紧张不安。

再说，她为什么要彻底改变他的想法呢？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也知道需要怎样做才能适应这个世界。能够让她坚定对自然、科学和环保主义的信心的人，除了她的姐姐，就只有艾瑞格勒博士了。现在他决定以那种方

式背叛自己的专业信仰，而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菲斯的头脑里出现了一幅恐怖的场景：满是化学物质的淤泥散发着恶臭，生活在其中的鱼、蛇和青蛙在里面痛苦地挣扎。她觉得自己内心的情绪越来越乱，自己随时都会承受不了。这种感觉糟透了。她的整个世界偏离了原来的重心，她需要一些时间来想清楚该怎么办。

她突然推开桌子，站了起来，慌乱地拿起书。她转向门的方向，小声说："我得走了，"她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很抱歉。"

"噢，亲爱的，"艾瑞格勒关切地说，"我希望我没有让你太心烦意乱，菲斯。我想再和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还可以和我见一面？"

她不假思索，小声说："再也不会了。"她控制不住泪如泉涌，困惑、震惊、愤怒、惊慌失措，还有失望，这一系列情绪一拥而上。"我的意思是，我想我还是要求换其他的导师吧。"

"噢，菲斯！"艾瑞格勒的声音听起来很沮丧，"我真的很希望你别这么说。一直以来，给你做辅导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那么爱学习，而且，你天生就应当做研究员。我不愿意失去你这只臂膀。求你了，我们还得再谈谈，或者——"

她喃喃地说："不，我不想。"她赶紧转过身，脚趾不小心重重地踢到了椅子腿。疼痛让她有些呼吸急促，差点又一次坐了下来。

但是她忍住了这股冲动。她知道自己的想法，如果还想坚持自己的原则的话，最好还是马上离开这里。不然，自己很可能会被艾瑞格勒那种祖父般的神态和动听的言辞所动摇。

她磕磕绊绊地走到门口，泪水模糊了视线，脚趾传来阵阵剧痛。"再见。"她低声说道，声音是那么小，她都可以确信他没有听见自己说了什么。

她匆匆地走过满脸诧异的坎迪西身边，都不愿等那台古老的吱嘎作响的电梯，就直奔楼梯而去。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她很沮丧，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觉得就在刚才，自己的整个世界又颠倒了。她曾经有过两次这种心被掏空了似的感觉，尽管那两次比这次要糟糕得多，但这次也好不到哪去。她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的是艾瑞格勒的脸庞。她相信在长大成人后，大多数时间他们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抗议的人群还在外面挥舞着手臂，那群人在叫喊着毒药和利益之类的东西，但是菲斯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叫喊了。她很快发现那个年轻的黑发男子还在台阶附近挥动着标语。

很快，他也看到了菲斯，大步向她跑来。菲斯让自己坚强起来，等他过来自鸣得意地微笑说："我告诉过你。"

出乎意料的是，当他看到菲斯流泪的面孔时，他的眼神很严肃。"嗨，我





很抱歉,甜心。"他的语调低沉而又充满同情。

"你说的对。"她严肃地说,尽量不让自己的泪水喷涌而出。

他微微一笑,走近一步说:"我叫奥斯卡。"

第三章

菲斯从树荫下快步向海滩走去。滚烫的沙子炙烤着她赤裸的脚，但是她几乎感觉不到痛。当她仔细注视着眼前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时，她已经没有其他感觉了。

在距她几步之遥的地方，一个女人正紧紧抓住飞机的一个坐垫，不停地呜咽。在沿着海滩稍远的地方，一个男人的肋部被机身燃烧的碎片切了个大口子，血不停地涌出来，一些人正在帮他止血。在她的右边，一个看起来惊慌失措的亚裔男子在叫喊着一些她听不懂得语言……

真是惨不忍睹，菲斯都不敢再看下去，她唯一可以想到的事就是自己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需要自己的帮助。她不断地打量着四周，觉得自己又笨又没用。

“害羞对解决问题不会有任何帮助。”她的头脑里还依稀回荡着她姐姐的声音——当菲斯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盖丽就曾无数次地对她说过这句话。“甜心，有些时候你只要双脚奋力一跳就可以了。”

海滩上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惊醒了沉浸在幻想中的菲斯。爆炸地点离菲斯很远，虽然不足以影响到她，她还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双手遮在额头上向爆炸地点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大块目前还分辨不清的块状金属燃烧起来，一些火红的碎片像下雨般飞溅开来，落在周围的海滩上，附近的人四散而逃。

“嗨！那边的那位年轻女士！你没事吧?”

菲斯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子向她慢跑过来，这个人面色通红，看起来像个运动员。当他走到菲斯面前，从附近的一块飞机残骸冒出的一股浓烟飘了过来，这个陌生人的脸庞在浓烟中忽隐忽现，奇怪的是好像似曾相识。她诧异地注视着他，几秒钟后，海风吹散了浓烟，这种幻觉也随之消失。

那个男人看起来很关心菲斯，“嗨，你还好吗?”他眯着眼睛看着菲斯的脸，又问了一遍，“也许你应该离这些浓烟远一点，嗯? 跟我来吧，小姐。”

他把手搭在菲斯的肩上，把她带到离海滩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走到沙滩边上那片小竹林的树阴里，这时，菲斯才想起要说些什么。





"很,很抱歉那样盯着你看,"她结结巴巴地说,她意识到那个男人可能觉得她受伤了或者吓呆了,因此对于她像傻子似的瞪着他看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很好,只是——刚才在那里的一瞬间,你看起来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人,我以前的博士生导师。"

"博士?"那个男人露出同情的微笑,一只手拂过他日渐稀疏而又布满粉尘和油脂的黑发,"不好意思,你看错人了,小姐。我可不是那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我勉勉强强读完了高中……不过你刚才说的话倒提醒了我,我好像也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陌生男子说到自己的时候很实在,也没有装腔作势,这让菲斯觉得不那么拘束。他的脸上布满了灰尘和泥垢,还有点点汗迹;他的下巴较宽,上面有两条浅浅的伤口,左边的耳朵附近有一条脏兮兮的伤痕。然后,她又仔细地对他端详了一番,他和艾瑞格勒有些相似,不过前者就像是一头顽强的公牛,而后者却是一只聪明但却很容易相处的家猫。

就在这时,从一大块飞机残骸那里传来很大的吱吱声,那个男子急忙向那个方向望了一眼。"听着,我的名字叫乔治,"他轻快地说道,"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的话,也许我们俩应该到那边去帮帮那些人。"

"我叫菲斯。"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想让自己怦怦直跳的心平静下来,"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做。"

乔治看了看四周,没有立刻决定。然后他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行李,菲斯,"他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行李?"菲斯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

他坚定地点点头。"得有人从飞机里收集行李箱和其他一些东西。要知道——在这些东西被烧毁或被海浪卷走以前,找到这些东西,把它们拖倒安全的地方。这样,营救人员到来时候会容易一些。我们可以把找到的东西堆到那边那棵弯曲的小树旁边。"

菲斯犹豫了一下。她可没想到要去收集行李。她本想去救人,而不是救东西。"那好吧,"她看了看乔治指向的离混乱的海滩较远的那棵树,慢慢地说道,"但是也许我们应该先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受伤,看我们能不能——"

"听着,我可不这样想,"还没等她说完,乔治就打断了她的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躁,"在那边拿着铅笔的那个小伙子告诉我海滩那边有一个医生。"

乔治转身指了过去,菲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一个又年轻又帅气的黑发男子,他看起来和菲斯年龄相当。那个小伙子手里抓着几支笔,从他们身边匆匆跑过,跑向不远处的另一个男子,那个男子正弯下身子趴在一个黑人老太太身上。

"虽然我对护理之类的事不太擅长,"乔治继续说道,"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以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你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菲斯很想说不。如果当他们去收集手提袋和化妆包的时候,有人流血不止,快要死了或者再发生爆炸把他们炸伤了,那可怎么办?乔治的计划似乎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

“快来吧!”乔治粗率地说完后,就已经转身去捡起掉在附近的一个已经有些烧焦的粗呢布袋。

菲斯深吸了口气,重新整理了一下混乱的思绪。她还没下定决心吗?她将不会再任人摆布了。然后她注视着乔治的脸,他的嘴唇坚决地紧闭着,但是眼睛却四处张望,似乎不愿意在周围这恐怖的环境下停留太久。

菲斯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可能并不是那么坚定,而且在大家刚刚发生了这样的灾难的情况下,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了。尽管乔治故意表现得很勇敢,但他给人的感觉就像其他在海滩上四处游荡、哭泣尖叫的人一样,其实很焦虑而且有些恐慌。和那些人唯一的不同就是他选择采取行动来掩饰他的焦虑和恐慌。菲斯的姐姐也是这种人——每当盖丽期盼医生的消息时,她总是匆匆忙忙地从楼上打扫到楼下,自己找一些耗时而又稀奇古怪的零碎活,例如整理阁楼,或者把书房里的《国家地理》杂志按字母顺序进行排序。

“你说的对,”菲斯说道,“把行李收集起来可能是个好主意。而且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人是不是需要帮助,对不对?”

乔治对这一妥协的说法很满意:“不错,当然了。我们现在就去吧。我看见那边有些东西。”

菲斯沿着他指的方向,快步从滚烫的沙滩上跑了过去,从几英尺外的海滩上,她捡起一个已经被烧了一半的皮革手包。当她把包扔到树下的时候,她发现一条绿色的小蜥蜴正从沙子上爬过。她微笑地看着它,觉得它很像盖丽冬天穿的大衣上戴的那个仿蜥蜴形状的珠宝别针……

金属撞击发出的尖利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转过脸,往海滩望去,正好看见那扇刚才还在摇摇晃晃的机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火星四溅。随后发生的爆炸形成一股气流,燃烧的金属块喷射而出,整个海滩都在震颤,飞机残骸的碎片被崩到了半空中,火焰和热浪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

就在这时,乔治跳到菲斯的面前,把她推到自己的身后。一股热风吹了过来,吹在他们的脸上暖烘烘的,菲斯斜着眼睛看了看乔治。

“谢谢。”她怯怯地说。她知道乔治用自己的身体帮她挡住了热风。她不由地为他父亲般的无私行为而感动。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这个地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却努力保护着她……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却很好。

乔治看了她一眼,耸了耸肩,他的目光很快又移到了海滩上。“刚才的情





况真是太危险了。就呆在后边……”说完，他急忙向海滩跑去。

菲斯转身向还在熊熊燃烧的机翼望去，她看见三个人躺在附近的沙滩上，爆炸的碎片正好击中了他们。但这三个人都很走运，好像都安然无恙。他们坐了起来，菲斯发现其中一个人正是乔治刚才指的那个男子——那位医生。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留着褐色卷发的很胖的年轻男子，还有一个金发的孕妇正躺在污秽的容器盖上。这三个人看起来被刚才千钧一发的状况吓呆了——菲斯猜想机翼坠落的地方一定离他们不远。

那个医生几乎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急匆匆地走开了，剩下的两个人呆坐在沙滩上，看起来晕晕乎乎的。菲斯向他们走去，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安然无恙。

那个胖胖的家伙喘着粗气，瞪大了眼睛望着菲斯，还没等菲斯开口，就说：“老兄，你刚才看到了吗？真是太险了！”

“是啊，离得太近了！”他的同伴颤抖着说，她的声音很柔软，带有澳大利亚口音。

菲斯蹲在他们身边，问道：“你们都还好吧？”

那个金发女子把一只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说：“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没事。”

菲斯看了看刚才跑开的那个男人，说道：“刚才那个家伙让你们做的很对，我听说他是一个医生，是不是？”

那个年轻男子点了点头。“对，我猜也是。他的名字叫杰克。”他耸了耸肩，说，“对了，我叫赫尔利。”

那个孕妇主动说道：“我叫克莱尔。”她的一只手仍然在轻轻地抚摸着腹部。

“我的名字叫菲斯，很高兴遇到你们。”

菲斯这话说得很正式，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有些怪怪的，她咯咯地傻笑起来。她突然觉得在这种严肃的场合下大笑不太好，但是赫尔利和克莱尔却微笑地看着她。

“这简直是太疯狂了，是不是？”克莱尔一边说，一边用纤细的手指向周围发生的一切。

菲斯点了点头。她还想找一些其他的话说，这时，她听见乔治在叫她的名字。她转身看见乔治正向她跑过来。

乔治在她面前猛地停了下来，问道：“你在这干嘛？我还以为你帮我收集行李去了。”

“我只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没事，”菲斯说，“克莱尔怀孕了……也许我应该呆在这里照顾她。”

乔治注意到克莱尔隆起的腹部，关切地问：“小姐，你没事吧？孩子？是

子宫痉挛,还是别的什么?”

“是痉挛。”克莱尔望着赫尔利说,“不过,我想我现在没事了。”她挣扎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赫尔利赶快扶住她,帮她稳稳地站了起来。她直起身来,抚摸着腹部,感激地对他说:“谢谢!”

“那好,这个小伙子看起来能照顾好她,”乔治冲赫尔利点了点头,“对不对,老兄?”

“当然,老兄。”赫尔利还是有些气喘吁吁,“你说得对。”

“好,”乔治看着菲斯说,“那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干活吧。”

菲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乔治刚才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特殊含义。但是他说话的方式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好像在他看来,她不可能对该做什么有独特的见解。也可能她有点过分敏感了,但是这给她敲响了警钟。她才刚刚认识这个家伙,为什么他却好像已经觉得自己属于他了?



第四章

“到这儿来,举着这个。”菲斯还没有反应过来,奥斯卡就把标语塞到她的手里,然后走开了。不一会,他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抗议人群中,抗议的人群沿着市里的街道绵延几个街区。

菲斯的身体不安地颤抖着。她环顾着四周陌生的脸庞。自从她第一次在艾瑞格勒办公室外面遇见奥斯卡,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但有的时候却像是只认识了几分钟,还有的时候又像是认识了好多年,这都拜奥斯卡所赐。他就像是一种自然力量,用他天生的人格力量控制着菲斯的羞怯与迟疑,她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他的身影,就像蟒蛇缠绕着猎物,轻而易举吞噬掉她孤独的生活,用他积极的生活包围着她,让她觉得很温暖。第一次约会,他们去参观动物园的爬行馆,之后,奥斯卡告诉她,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最迷人的女人。第二次约会后,他提议他们搬到一起住。而菲斯觉得进展有点太迅速了,她还是很小心。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在他狭小凌乱的公寓呆的时间要比在自己位于C学生公寓的枯燥宿舍里呆的时间要长。

她开始习惯和他呆在一起,以至于当他们不在一块时,她还觉得有些不习惯——对于一个在过去十几年里习惯了大部分时间自己呆着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但他那么急匆匆地是去哪儿?她很疑惑,于是她伸长了脖子寻找他的踪迹。

那么多的面孔在她脸前不断地更替,川流不息,让人头晕眼花。片刻之后,在距她几码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奥斯卡与众不同的脑袋,满头狂野的黑发,但是等看清了之后,她又发现那头黑发的主人原来是一个穿着蜡染布家居服的身体肥胖、面带微笑的女人。

菲斯扫去一闪而过的惊慌,告诉自己冷静下来。从小时候起,当她被人忽视的时候,她就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奥斯卡很可能像往常一样,是因为看到了记者,所以冲了过去想上镜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可能有些不太专心,但绝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他会回来的。

菲斯一只手举着奥斯卡的标语牌,另一只手举着自己的。她开始与周围的人一起喊起口号——“Q农药厂,滚回老家去!还我热带雨林!Q农药厂,滚回老家去!还我热带雨林……”

迄今为止，这已经是第五次或是第六次她和奥斯卡一起参加抗议游行了，这次抗议主要集中在Q农药厂的芝加哥总部外面。她和奥斯卡与大学里其他一些人一起乘坐租来的公车前往市里。这是菲斯第一次在校园之外的地方参加示威游行，而且这次也是她迄今为止所参加过的规模最大、最吵闹的一次抗议游行。菲斯和普通的大学生和激进分子站在一起，她看到那边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在呐喊和歌唱，他们中有小孩，有高中生，有中年主妇，还有拄着支架和拐杖的老人。在过去两周里，各种媒体都对Q农药厂提议进行新厂选址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在各地都引发了争辩。

菲斯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她停止了呐喊，吸了口气。也许通过这次抗议，他们能真正引起Q农药厂的重视。

"动物也是生命，——让它们脱离Q公司的魔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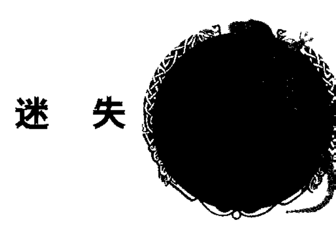
她对于自己那么快就加入到抗议的行列还是有一些惊奇。她自打生下来一直都是一个安静的女孩，从不大声说话，也不招惹什么麻烦。在小学，当按顺序点名的时候，在被点到名之前，菲斯总是犹豫地站在别人的后面，看着地板。在高中，当大家希望她成为报纸编辑，帮助组织故事会这个版面的时候，她却退出了学校报社。那次，她姐姐却很引人注目，她对邻居不关心小狗这一事件进行了反应，结果她的照片上了报，她也因此受到当地动物收容所的称赞。而菲斯却安静地照顾那只可怜的小笨狗，直到它恢复健康，然后又为它找了一个新家。

她从不介意呆在幕后——她喜欢这种处事方式。但这次却不同寻常。呆在众多喧闹的人群中，让她觉得自己可以放开自己；她可以跳上跳下，可以喊出她心中的想法，而不用去顾及这样做是不是很傻，也不用羞答答。当她成为抗议者的一分子，她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当她向对奥斯卡解释这种感觉时，奥斯卡总是觉得她很好笑。不管他能不能理解，她都很感激他把自己带进了他的世界——现在也是她自己的世界，或者说这至少是感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开端。她难以置信地看看四周，她很难相信自己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他们关心的事同样也是她自己也十分关心的。这让她感觉很安全，自从她父母去世后，她几乎都记不起这种感觉了。她喜欢这种感觉；那么温暖，那么舒服，那么博大……

"杀死资本主义蠢猪！"附近传出一声有穿透力的尖叫声，将菲斯从沉思中惊醒。

她向声音传出的方向看去，发现一个眼中满是兴奋的妇女正挥舞着一个非常粗鲁的标语，菲斯有些畏缩。菲斯还没有狂热到在这场环境运动中与那些极端狂热分子和激进分子称兄道弟。但是对于他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她还是很钦佩，他们那种很极端的举动，特别是当媒体把几乎所有的绿色主义者都当成那个样子时，经常会让她感到很不安。尽管如此，让大家理解他们



的想法还是需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的。

她呆在原地，挥舞了一阵标语。因为举得太久了，她的手臂开始酸痛起来，这时，她想起奥斯卡已经离开好长一段时间了。她把标语搭在旁边的路灯柱子上，挤进拥挤的人群去寻找奥斯卡。她最不愿意与奥斯卡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一直这样分开。她甚至都不知道呆会去哪等包车……

当她开始感到有些恐慌时，她看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奥斯卡那棱角分明的肩膀和桀骜不驯的黑发。他正和抗议人群一起站在路边的拐角。拐角处的人要少一些，所以菲斯能清楚地看见他正和一个面带倦容、胡须蓬乱的年轻男子交谈。一群十来岁的女孩正跳着带有某种意义的舞蹈，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家伙在弹班卓琴，她跟着他们走了过去。她刚走到奥斯卡跟前，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家伙跑开了，消失在人群中。

“噢，嗨，”奥斯卡和她打了声招呼，“怎么了？”

“没什么，那个人是谁？”

“谁呀？”奥斯卡环顾了一下四周，“哦，你是说Z先生？谁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人。我们想在这里顺便碰个面打声招呼。”他把手在脸前晃了晃，好像在驱除某种难闻的气味，当他不想谈他不感兴趣的话题时，他总是用这种手势。“不过，听着，他只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你知道你的好朋友艾瑞格勒吗？”

菲斯觉得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尽管是因为她与艾瑞格勒决裂才使她和奥斯卡在一起，但这依然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奥斯卡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白天在艾瑞格勒办公室前有抗议活动时，菲斯总是找借口不和他一起参加。有时，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换了一位新导师，但在她内心深处似乎还是有些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不愿做什么改变。

也许是因为她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确。如果她留下来再听艾瑞格勒多说一些又会怎样？奥斯卡说艾瑞格勒找不到什么借口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搪塞，但真的是那样吗？

她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再找更多的烦恼；一方面，她知道如果她回到艾瑞格勒身边，奥斯卡很可能会抛弃她——他不止一次地以此作为威胁。她觉得他只是在虚张声势，但即使是这样，她也绝不愿意冒这种风险。特别是现在，这么多年来她的世界似乎第一次这样敞开。

再说，她觉得即使她与艾瑞格勒再谈一谈，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不同。她不是一个爱讨论的人，特别是在处理这种内心深处的问题时。很长时间以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用感觉去聆听、去思考、去回应。

不管怎样，她都无法控制那种折磨人的感觉，因为那天他们在办公室发生的事，艾瑞格勒博士会对她很失望的。长期以来，她一直钦佩着这个男人，

所以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她到底选择了怎样的结果？

奥斯卡似乎觉察出她有些惊慌失措。“Z 先生听说下个月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大型的高级环境会议，会上会让艾瑞格勒做报告。”

菲斯早就知道了这次会议——国际生态会议，几个月前艾瑞格勒就把这个大会排在日程表上了。但是她不想主动把这件事告诉奥斯卡。她已经很了解他了，她知道如果别人打断他的话，他会很恼怒的。

“如果我们也去，会不会是一件很爽的事？”奥斯卡闪闪发光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我们要抗议他的讲话，让那个自私的艾瑞格勒知道，让地球人都知道，他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排名第一的环境公敌……你也说说看！”

菲斯微微一笑，说：“我很早就想去澳大利亚了，”她避开了奥斯卡的问题，“不管有没有什么会议。”

他看了她一眼，“哦，不错，”他说，“是为了蛇，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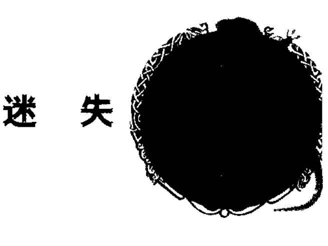
“你真了解我，”菲斯轻轻地说，“我想看的是那些有毒的种类——大班蛇、致命毒蛇、铜头蛇、马尔盖斯蛇。对于我这个爬虫类学者来说，整个澳洲大陆就像是圣地，你明白吗？”

在菲斯还没下定决心从事爬虫类研究前，她和盖丽就经常说要攒钱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旅游一次。盖丽总想亲眼看看那些奇异的鸟和可爱的考拉，更不用说那些口齿伶俐、身强体壮的男人了。菲斯想去看看所有生存在那片遥远土地的不同寻常的植物和动物，最主要的当然是那些蛇。

“这么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了？”奥斯卡上前一步，一把握住她的手，急切地问道。

菲斯耸了耸肩。“我愿意去，”她说，“但是可别有其他的想法，我们还都是一文不名的学生，记住了吗？”

他冲她咧嘴笑了开来，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说道：“有志者事竟成，宝贝。有志者事竟成。”



第五章

“快点,该死的,再用力拉!”乔治脸憋得通红,汗流浃背,他不停地换着手拽着一个特大行李包的皮带,试图从一大块飞机引擎之类的东西下面把行李拖出来。

菲斯吐了口气,在已经满是污垢的裙子上擦了擦手掌。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要忍受饥渴和炎热的煎熬。她几乎都能感觉到自己白皙的肌肤被烤得嗞嗞作响,在午后耀眼的热带阳光下,都要冒起火来。她眼力所及的地方几乎到处都能看见遇难者烧焦的和/或正在流血的尸体,这让她更不舒服。她不止一次地想走回到附近小竹林的树荫下坐着歇会儿,希望离这一切远远的。

乔治正咬紧了牙,猛拉那个大包。“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这个行李袋,”她向乔治建议说,“我觉得我们没法把它弄出来。”

“别有那种想法,我们都不能那么想,”他坚决地说,“现在别在那儿嘟嘟囔囔的,快来帮我一块拉!”

菲斯张了张嘴还想再辩解一下,或者至少对他这种命令自己干这干那的方式表示抗议,但阵阵热风吹得她无精打采的,让她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她突然觉得附和他会使事情容易一些,至少暂时是这样。做出这个决定后,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胆小鬼,但是她又自己安慰自己说等把这个大包弄出来之后,自己一定要休息一会儿——现在他们俩都需要休息。

乔治又后退了几英尺,把一只穿着工作靴的脚顶在他们后面的一块嵌入沙滩的大石头上。菲斯拼命地拉着行李包的另一个提手,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赤裸的脚,猛地看到那个摇摇晃晃的大石块表面有个东西在移动。

“小心!”她叫了一声,扔下包带,靠了过去。一只带有浓密白斑点的又小又胖的黑蜘蛛正急匆匆地从石头上爬过。她在蜘蛛研究领域并不是专家,但是她觉得这只蜘蛛看起来很可能是属于跳蛛类。

你好,小朋友,她心里说道。每当房间里发现蜘蛛的时候,盖丽总是用这种方式和它们打招呼。菲斯忍不住开始计算这两只蜘蛛几年下来可以生出多少只小蜘蛛。

“嘿?”乔治往地上扫了一眼,也发现了那只蜘蛛。他皱了皱眉头,“到一边去,甜心,”他对菲斯说,“我来处理这个东西……”

他抬起了一只脚。菲斯猛吸了一口气，急忙抓住他的手臂，摇摇晃晃地拉着他，把他向后拉了一步，远离了那块岩石。“不要！”她说，“不要弄死它。它只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又没伤害到我们。”

“现在虽然没伤害我们，但保不准以后不会。”乔治微微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这次我来澳大利亚旅行唯一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是有毒的。在它好好照顾你之前，你最好先好好照顾它。”

菲斯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又抬起脚向那只蜘蛛踩去，把它踩扁在石头上。当他收回脚，岩石表面只留下一块黑色的污迹。

菲斯目瞪口呆，惊骇地看着蜘蛛的尸体，说不出话来。她看到蜘蛛的内脏流了出来，留下点点污迹，猛一看上去就像是一摊血渗进了白色的地毯……

她眨了眨眼，不愿去看这一幕，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愤怒、厌恶、悲痛、无助和内疚，种种情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如果她没有说起这个小生灵，乔治可能就不会注意到它。它就会一直活下去，而不会因她而死。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一切可以重头再来，她绝对不会做这种傻事。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她很明白这一点，这让她突然觉得血液像凝固了一般，心也沉了下来。

“好了，回去干活吧。”乔治拍了拍手，又回去继续拖他的旅行袋了，“现在，过来拉一下好吗，甜心？”

菲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她转过身，沿着沙滩跑了下去。她泪眼模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她觉得自己很傻，她光着脚踩在金属碎片上，一块冒烟的飞机残块把她绊倒在地上。她知道在自己彻底崩溃之前，她必须赶快离开。

“嗨！”乔治觉得莫名其妙，在她身后叫道，“你要去哪？”

她没有回答也没停下。她只是不停地奔跑，她跑过几块机身残骸，又跑过至少十几个人，这才停下来。她害怕乔治会跟过来，又转脸向后望去。过了几分钟，她还没有看见他的身影，菲斯这才开始放松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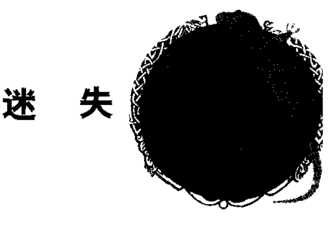
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她开始觉得自己有点愚蠢。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过激的反应？不错，乔治的行为是很欠考虑，也很暴力，而且他的那一脚完全是多余的，类似的事件常常困扰着她。看到他杀死那只蜘蛛，她会感到心烦意乱或者愤怒，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自己也不应该就这样跑开。

“唷！”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沉思，“你是菲斯，是吗？嗨，你没事吧？你的眼睛红通通的。”

她转过头看见赫尔利正站在那注视着她。“不，不好意思，我很好，只是……”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不愿让他看见自己在哭泣，但这似乎是徒劳。

她的声音不由地越来越小，她都不知道该如何替自己辩解。但是赫尔利





还是给了她一个同情的微笑。

"你不用告诉我,老兄,"他说,"我们现在都有一些不正常,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在你晕倒或觉得其他地方不舒服之前,你最好喝些水。"他递给她一瓶纯净水。

这时,她才注意到他粗胖的臂弯里堆满了瓶瓶罐罐。她呆呆地看着他递出的那瓶水,过了一会,她的头脑似乎才慢慢清醒过来。

他把瓶子在她脸前晃了晃。"那就好,"他说,"知道吗,我在那边找到的。"他急忙扭过头去指向最大的那块机身残骸,他的卷发飞了起来。

"谢谢。"菲斯接过水,用颤抖的手指拧开瓶盖,长长地喝了一口。当水接触到喉咙时,她才发觉自己是多么干渴。喝完水后,她的脑子几乎立刻就清醒了,她感觉好点了。"我真的很需要这瓶水。"她对赫尔利感激地说道,并想把喝剩下的那半瓶水递给他。

"留着吧。"他摆摆手说。

"谢谢。"现在她的大脑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她决定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了——这次是真的。虽然现在好像听不到飞机刚坠毁时的那些尖叫声和抓狂的求救声,但是她知道还有许多人需要帮助。"嗯,你知道医生在哪吗?"她问道。

"你是说杰克那个家伙吗?"赫尔利耸了耸肩说,"不知道,已经好一会没见到他了。你为什么问他,你是感觉有些不舒服吗?"

"不是,没什么不舒服。我只是想去看看他需不需要帮忙。"菲斯虽然不是医疗方面的从业者,但她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可能也会有些用。

"哦,那好。希望你够走运,可以找到他。我想问你还需要水吗?"赫尔利说完,又摇摇晃晃地抱着那堆瓶瓶罐罐,走来走去了。

菲斯也往前走,绕着那些大块的飞机残骸去找医生。到处都没有他的踪影,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到其他一些生还者身边,看了看。有一块残骸的阴影下躺着一个男人,他的一条腿裂开了一条大口子,不停地流着血。有人用领带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为他止血,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给他用瓶子喂水,那瓶水好像是赫尔利拿着到处走的那种瓶子。附近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沙滩上,手里抓着一条项链,凝视着海面,轻轻地摇晃着,还不时嗡嗡地对自己说着什么。菲斯认得这个妇女,飞机坠毁后,杰克曾对她实施抢救,并使她恢复了过来。菲斯很高兴杰克成功地救活了她,菲斯试探着对她微笑,但那个女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菲斯又往前走了一段,看见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正拼命地从还在冒着浓烟的飞机残骸里挖着什么,还有些人却恍恍惚惚地四处游走……

菲斯觉得越来越无助,她不知道自己能帮什么忙。一个小男孩手里似乎拿着狗项圈,她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的中东地区的男子向她

走来。

“打扰一下，小姐。”他说道。他的问话虽然很有礼貌，但却带有命令的口吻。

她一脸狐疑地注视着他，不知道他的意思。“怎么了？”

“我正努力组织一些人帮忙在沙滩上点起信号火，”男士告诉她说，“为了让救援队发现我们，火需要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木材——很多木材。一切能够燃烧的东西——树叶、细枝、晒干了的海草……”

“哦，好的。”菲斯对他勉强笑了笑，说，“这件事我能做。”

“那太好了。”那个男人兴奋地点了点头，“你到那边去，把你能找到的东西都拿过来吧。”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转身走了。那个人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脸补充道：“我的名字叫塞伊德。”

“我叫菲斯，很高兴认识你。”菲斯说完，觉得自己有些无聊，因为她看见塞伊德已经大步走开了，根本没听见自己说的话。她耸了耸肩，环顾了一下四周。附近似乎没什么能拿来生火的东西，于是她向树丛走去，希望做一些有用的事好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

当太阳西沉，到达地平线的时候，菲斯、塞伊德以及他所召集的那些流浪的人点燃了捡来的树枝、漂流木、干枯的棕榈叶。飞机残骸的火光已经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星星点点的篝火。看着火苗从圆锥形的柴堆里蹿上来，菲斯伸展了一下她的胳膊和肩膀，因为整个下午都在进行体力劳动，胳臂和肩背剧烈疼痛。站在这儿休息，享受火的温暖，菲斯感觉好极了。当太阳下山之后，空气变得寒冷起来，一阵凉快的海风轻轻拂过她那晒黑的脸庞，撩起她鬓角的细发。

菲斯突然觉得大腿上一阵疼痛的抽动，她往下看了一下。自从上岸之后她一直很忙，她差点忘了自己的大腿上还有一道伤口。但是现在她真切地感觉到了疼痛，她知道腿肚上传来的疼痛是由于刺伤的伤口发炎所致。

她坐在沙土上，伸出大腿放在面前。她的连裤袜已经被撕裂了，露出她的肌肤。她向前倾了倾身子，借着暗淡的光线斜着眼睛检查伤口。她估计伤口早已停止了流血，正在长疮痂。然后，她看到伤口上覆盖着一层污垢和尘土。她本想用手指触碰一下伤口，但她意识到这样做并没多大好处——因为她的手很脏。

她站起身来，向海边走去。当她猛烈拍打海浪时，海水刺痛她每一个伤口，并刮擦着她的大腿，但她咬紧牙关，忍受这附加的疼痛。她弯下腰，尽量把手洗干净，并用干净的衣角擦拭掉伤口上的污垢，这么一来，伤口又开始流血了。不过，当她趟着海水回到干燥的沙滩上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离开水面，她看到杰克正在不远处的沙滩上。这时候，他还得为那么多受伤很严重的人担心，她犹豫了一会，不知道是不是该为这点小伤而去打扰





他。为了你自己，站起来，亲爱的，她姐姐责怪的声音在她脑中回荡。你和其他人一样，都很重要。菲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己点了点头，向医生走去。

她走到杰克身边，他正把一个躺在沙滩上的不能动弹的男人翻转过来，那男人腹部突出很大一块金属碎片。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颧骨突出的女人，她正是飞机坠毁之后菲斯曾经在丛林中看到过的那个女人。而现在她把头发束在后面，扎成辫子，正看着杰克在专心致志地忙碌着。回想起这个女人的古怪行为以及早先的突然消失，菲斯觉得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在这时，杰克抬起了头，发现了她。

"喂，这位小姐，"他说，"你还好吗？需要什么帮助吗？"

"不是大问题。"菲斯说，"只是我的腿……"

杰克走到她面前，蹲下检查她的伤口。"你受了点小伤，不过，看上去还挺干净——是你自己清洗的吗？"

菲斯点点头："刚才在海边清洗的。"

"好，如果你能找些干净的水，你可以拿来清洗伤口。那个大家伙——叫什么来着？赫尔利？——我想他在收集水。你很幸运，我觉得你的伤口不需要缝合。"

菲斯注意到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旁边的那个女人，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那位女士也报以微笑。这让菲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很不舒服。他们是在取笑我吗？

"好的，"她忐忑不安地说，"我只是来让你帮我做个检查。因为——我刚才听说你是个医生。"

她觉得自己这样说，傻乎乎的，特别是当她看到那个男人依然毫无知觉地躺在旁边时。他恶心的伤口里正向四面八方地涌出血，大部分炮弹碎片周围的肉看起来有些变黑和发硬。他的呼吸微弱且不均匀，脸色苍白。她厌恶地转身离开了。

"抱歉，打扰了。"她补充说，说完就转身离开。

"没事。"杰克的微笑看起来疲倦，但是充满真诚。"对了，如果你能找到酒精，洒一些在伤口上，伤口就不会痛了。还要保持干净，如果你觉得有感染的迹象，就来找我。好吗？"

"好的，谢谢。"菲斯太累了，此刻她可不想在飞机残骸中寻找酒精。而且，自从她清洗过伤口之后，已经不那么疼了。她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赫尔利要点水。

菲斯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赫尔利，他正穿过一片开阔的沙滩，平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由许多用银箔包装的小盒。当他听完她的请求后，朝机身主舱附近的一个地方点了点头。"水在那头，"他说，"我正在分发食物，你要吗？"

他取出一盒，菲斯接过去，这才意识到她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谢谢。”

飞机上的食物又冷又腻，但是菲斯狼吞虎咽，仿佛那是美食一般。她吃完后，继续去找水。菲斯拿了一瓶，小心地在她的腿上洒了一点，剩下的她全都喝光。

当夜幕降临时，她疲倦地坐在一个火堆旁，不愿意想太多。其他的生还者在这个火堆的黄色光圈里进进出出，其中有一个男人又高又瘦，长得很帅气，尖下巴有短须黑茬。他漫步到菲斯的火堆前，弯下身子点燃一支香烟。他站在那里，吸着烟，眼睛直直地盯着火焰。

“你好。”菲斯说，鼓起勇气迈出友谊的第一步。没有任何有救援者到来的迹象，这意味着有可能在明天早晨以前，他们都要被困在这沙滩上。这时候，为了不阻碍她与人的交流，她不能那么羞涩了。“嗯，我叫菲斯。”

那个男人转身懒散地盯着她。他的嘴唇微张挤出一丝笑容，看起来像在傻笑。“是吗？用那样的名字，你的家人肯定是乐观主义者。”

菲斯脸红了，立刻觉得自己像个坐错了餐桌的傻小孩。那男人一边注视着她，手里拿着烟，空气中烟雾缭绕。然后他转过身去，重新注视火堆。

“相信我们是今天的两个幸运儿，菲斯。”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他说。

菲斯捉摸不定地笑笑。“是的，我相信。”她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而言也是一种不幸——我甚至不曾想过会在这架飞机上。我在最后一分钟突然改变主意上了这飞机，但我的会议……嗯，变得一团糟。”

她到底为什么要那样说？她不断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那男人转过身来，颇感兴趣地注视着她，他的眼睛在跳动的火光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那又如何？”他慢吞吞地说，“那又怎么了？”

菲斯还没来得及决定怎么回答，她的思绪就被丛林中传来的震耳欲聋的、嘎吱嘎吱的轰鸣声所淹没。那声音听起来像打雷，但是头顶上的夜空一片晴朗，而且，哪有响雷会从地上传来呢？当那声音消退时，从树木茂盛的山上传来微弱的回声，那是鸟儿和其他生物的响声——或者是其他制造这种响声的东西在临危逃难时发出的叫声和鸟儿振翅的声音。过了一会，又是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好像整座山脉在呻吟一样。

“那到底是什么？”吸烟的男人说着，转身盯着噪音传来的方向。

菲斯无法回答。在她的生命中从没有听过像这样的声音。这奇怪的金属声让她心寒，在这个绿色的自然的环境中听起来很不相称。

这嘎吱嘎吱的轰鸣声又来了，这一次稍微弱了一点。现在，几乎所有沙滩上的人都盯着那片丛林。低声抱怨着，诅咒着，菲斯的同伴大步走向沙滩边上，有几个生还的人开始聚集到那里。

菲斯慢慢跟着移动，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向那个神秘的声音移近一点。





为了不被发现，以防万一，她可以躲进大块残骸中。相反地，她停在离人群还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注视着人群和丛林。树冠摇晃起来，好像那里还在发生巨大的撞击和轰鸣声，在月光照耀下，在两座山的夹缝间现出轮廓的那棵高大的棕榈树突然之间颤抖着裂了开来，好像什么东西把它从下面拉倒了一样。

菲斯双手抱着肩，强迫自己呼吸，吸，呼，吸，呼。

另一个嘎吱嘎吱的轰鸣声淹没了沙滩上震惊的抱怨声。这一次回声比以前更长，在紧跟着一系列的撞击声之后是金属声的余震。菲斯睁大了眼睛，她看到左边越来越多的树木倒下，一棵接着一棵，大部分是来自沙滩边缘的丛林中的那个压条地带。

呜呜呜……神秘的回声传来了，虽然现在比较安静。那是最后的、稍微低沉的噪声。之后，一切都归于寂静。

"真恐怖。"人群中有人咕哝说。没有人长时间地谈话，菲斯觉得并不是只有她自己被吓得不敢呼吸。

两分钟后，那些他们曾经听到的声音似乎都不再传来了——至少是现在不会传来。为了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刚才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必须有一个完美而又自然和正常的解释，菲斯缓缓地走回最近的火堆。半路上，她听到有人叫着她的名字。

她转身看到乔治正匆匆忙忙向她走来。自从那次蜘蛛事件之后，她再也没看到他。她猜测他是否还在为她突然放弃他们的收集行李箱的计划而生气。但是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想起那回事。

"你看到那个了吗？"他询问道，扭头顺着丛林的方向望去，"从那边传出来的声音是什么？"

一个迷人的年轻金发女郎穿着白色迷你裙站在附近，两手抱在胸前。"我不知道，"她回答乔治的问话，皱着鼻子，一脸厌恶的表情，"我可不关心那个声音，我只希望救生艇已经到了这里。"

"别开玩笑了，香农，"有人说道，听起来紧张又古怪，"为什么你不换首新曲？那个已经太旧了。"

菲斯远远望去，说话的人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自从坠机以后，他就一直在沙滩四周奔跑，收集钢笔和其他东西。他对那个漂亮女郎很不满。

"闭嘴，布尼。"那个女孩甩过头，跺着脚。

看起来有点尴尬，那个收集铅笔的家伙转向菲斯和乔治。"那个——刚才那场骚乱，"他说，"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恰巧这时候，克莱尔、赫尔利还有那个留着一点络腮胡子、戴着灰色兜帽的男人漫步过来加入了他们的讨论。"好，你们都看到了，是吧？"那个络腮胡子的男人用英国口音说道，"不只是我一个人？"

“老兄,”赫尔利说,“真是太古怪了!”

“我知道。”克莱尔点头说,她的眼睛圆圆的,充满了焦虑,“是什么东西发出那种声音呢?”

乔治摇了摇头:“哦,不管它是什么,这位环保女孩很可能会宣布它是濒危物种,然后努力筹集联合基金来拯救它的栖息地。”

菲斯知道他将不得不提到她,于是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咧嘴笑了笑,向她眨眼,她报以微笑,试图装成无所谓的样子。她明白他只是在开玩笑,可能是想活跃气氛,转移人们对丛林中不明物的注意力——也许也是为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对她作点补偿。

即使知道是那样,她还是忍不住为自己成为他的笑柄而感到一丝受伤和忿恨。他怎么敢那样嘲笑她?他一点都不了解她。他不知道她的过去,她的希望、梦想和信仰,和其他任何事,除了早先她和他的那几段简短谈话外。他理所当然不会明白看到无辜的生灵——或者人类,因为那件事——被粗鲁或粗心地对待,会使她心里觉得脆弱和混乱,就像散落在沙滩上的残骸一样。他就是不知道——

那个早先一直坐在杰克身边的神秘女人在那个时刻恰巧漫步走过,她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震惊。

“哟,”赫尔利叫住他,“你听到了,是吗?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女人转脸向他们走了过来。“我听到了”,她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但是我听到了。”

“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可能有怪人吗?”布尼不带针对性地评论说。

“不要说决不,亲爱的。”那个络腮胡子的家伙说,“可能是发生了地震,也可能是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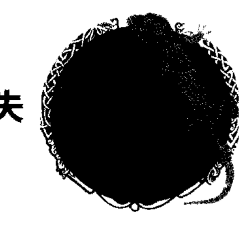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笑声。“别开那种玩笑了,先生。”赫尔利说完,向丛林中隆起的山脉投去焦虑的一瞥。

其他人继续讨论这件事,但是菲斯头脑昏昏沉沉的,依然在细想着刚才乔治所说的话。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有多和善和随和,她都不能忘记先前他不经思索地踩死那没有恶意的蜘蛛的行为。那至少证明了他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吗?行为,而不是言语,就像盖丽所说的那样……

菲斯发觉自己正死死地盯着耀眼的火焰,她赶紧转移视线,向丛林中冰冷的黝黑处看去。她眼前跃过一系列明亮的彩色曲线,她眯着眼睛,又眨了眨眼睛,摇了摇头,试图把那种错觉赶走。她用双手揉了揉眼睛,然后再睁开。

那曲线依然在那儿,只是减弱了。透过那曲线,她瞥见在那一排树的边缘有东西在移动——不是很大,但和刚才那骇人的发出像树倒下的嘎吱嘎吱声的运动相比,现在的这个小得多也缓和得多。





菲斯又眨了眨眼睛，她盯着那丛林，在月光下，很难分辨出沙滩边缘那些树木的基本形状。在黑暗中，远处那个场景的详细轮廓迅速从视线中消失了。她真的在什么地方看到过那羽毛欢快地拍动过吗？

她向丛林走近了几步，突然想起在坠机不久后也看见过和羽毛一样的东西，她赶快离开了围着火堆温暖的圆圈，寒冷的夜风包裹着她，让她觉得冰冷刺骨。筋疲力尽的感觉阵阵袭来，让她的腿发抖，令她觉得头很重。不管她刚刚有没有在丛林中看到那只奇怪的鸟，也不管那鸟有多么不寻常，这些东西瞬间都不是很重要了。她知道她只要小睡几分钟，只要能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躺下过夜，她就会很幸福了。

克莱尔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臂。“喂，菲斯，”她好像看穿她心思似的，她说，“赫尔利从飞机上给我找了几块毛毯。我用不完，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用。”

菲斯转身走向那令人愉快的火焰。“当然，”她感激地说，揉了揉眼睛，她迫不及待想把这个又长又恐怖的日子甩在身后，“谢谢，那太好了。”

第六章

当菲斯从显微镜前抬起头时，她直了直身子，揉了揉眼睛，弓着背，在旁边的白纸簿上草草地做了笔记，然后她叹了口气，注视着挂在实验室墙上的时钟。近来，她无法提起太大的激情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兼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奥斯卡让她忙个不停，她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忙其他的事情。她也对在实验室继续工作感到内疚，自从艾瑞格勒博士取代了工作，成为她生活的第一位之后，但是，她能做什么呢？她需要付账单……

"我成功了，宝贝！"实验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奥斯卡站在门口咧着嘴大笑。一个身材高大的、长得很大众化，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的人站在他后面。菲斯从头到尾想了一下，终于认出这个高大的家伙是她上周看到的那个和男朋友在Q公司聚会中聊天的网友。

"嗨，你好，"她和奥斯卡打了个招呼，然后给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家伙一个羞答答的笑脸，"嗯，你太早了，我还有一个小时才能离开，忘了吗？"

奥斯卡摆出了一个常用的不耐烦的嘘嘘的姿势。"没关系，美女。"他说，"我有个大消息，很重大！"

"什么消息？"她耐心询问，实际上并不期望很多。对于奥斯卡，"重大消息"意味着可以是下一场示威前的好天气的预报，也可以是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马拉松比赛。

他咧着嘴，扭头看了那个陌生人一眼，然后看着菲斯："收拾东西，亲爱的，我们去澳大利亚！"

"什么？"菲斯眨了眨眼睛，不明白这个玩笑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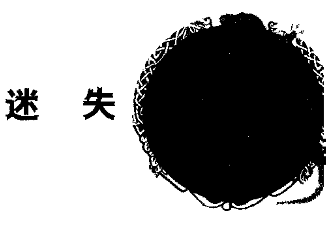
"我找到旅行的赞助方了！"当他跳进房间的时候，奥斯卡的声音激动地抬高了起来，回音回荡在实验室的白墙之间，"看，我们要做的就是花几个小时检查Q公司的澳大利亚总部，国际动物协会会为我们提供机票和食宿。"

菲斯摇了摇头，仍然试图领会他的意思："国际什么？"

奥斯卡不理睬她的问题，兴奋地叫起来。"Z先生也一起去。"他说完，竖起大拇指指着那个山羊胡须的家伙，"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吉普车，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嗯，你对这个确定吗？"菲斯忍不住想，这一切听起来太美妙了，总觉得不可能是真的，"这个组织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我觉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





组织。你确定他们是注册的组织吗?"

奥斯卡的笑容消失了,盯着她。"你在搞什么破坏?"他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像对待你的愚蠢的科学项目一样,不断地质疑和过分分析一切?这是好消息!一个可以参与学习的机会,一个与众不同的进步机会。我想你只对那类事情感兴趣……"

菲斯只能说他正情绪高涨地夸夸其谈。那个Z先生一直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他俩,她不想在他面前和奥斯卡争辩。此外,虽然她和奥斯卡认识才一个月,她已经知道他说他想做的事情至少有一半以上都不会实现。这又能对他享受快乐时光产生什么伤害呢?

"对不起,奥斯卡。"她道歉,迫使自己将刚才的询问能因为热情的笑容而成为过去,"你是对的,听起来是个很吸引人的机会。"

"这就足够了。"奥斯卡看起来已经息怒了,他紧紧地抱住她,在她前额快速地吻了一下,"你知道的,宝贝,这次旅行将会很棒的……"

菲斯的脸上保持着微笑,听他喋喋不休地讲述关于旅行的细节,或许奥斯卡的生活态度是正确的,她温和地想。对想做的事充满梦想,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即使知道它没有办法实现……

"飞机乘务员,准备降落。"

菲斯被从她座位上方传来的突如其来的扬声器广播所吵醒。她转身半靠着,面向旁边的窗户,看着外面的云朵发呆。她知道如果飞机正准备降落在悉尼的话,她一定睡了有一段时间了。

她眨了眨朦胧的双眼,奥斯卡正靠着她,啤酒的气味从他的呼吸中飘荡出来。"你能相信我们真的到这儿了吗?宝贝?"他呢喃着。

"不相信,"她老实回答,当飞机的引擎撞上槽口的时候,菲斯抓住扶手,眼睛盯着前方,她的肠胃翻滚得厉害,"我无法相信!"

最后几个星期让人很惊讶,至少可以这么说。菲斯感觉自己好像还在努力明白发生的一切。

几分钟后,飞机的滑轮降落到跑道上,飞机尽快地减慢速度,奥斯卡从他的座位上滑下来,他没注意到系好安全带的标志一直在亮着。菲斯依然保持原地不动,她低下头,用手在折叠自己的安全带。她听到奥斯卡正跟她后面的几位组员在热烈地唠叨个不停。

每当她想象有一天她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她总是设想自己和她姐姐在一起游玩。当然,现在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她始终不能把她脑子里面的幻想和现实衔接起来,现实是她正和奥斯卡在一起,还有一大堆……

怪人,她想,对这样的评价感到一丝愧疚。她认为自己不是心胸狭窄的人,但是这四个由国际动物协会赞助的人却与她的预期相去甚远。

"加油,你醒了,贪睡鬼。"奥斯卡从过道上坐回原来的位子,对她笑笑,

“我们到了。”他飞快地在她的前额亲了一下，然后坐直了，在头顶上的行李箱摸索着。

菲斯眨了眨眼睛，望着窗外，觉得她是对的。飞机在机场上滑行，安全带的指示熄灭了。飞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抓着他们的行李。她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努力从这狭窄的座位区直立起来。

“加油，年轻人。”一个又矮又壮、留着乱蓬蓬金色头发、声音很大的女人挤过拥挤的过道，来到菲斯和奥斯卡他们那一行。她停下来，对着菲斯咧嘴笑笑，举起一个拳头打了个招呼：“现在该是冲出去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暴政发动进攻的时候了，姐妹。”

菲斯报以微笑，感到很尴尬，因为有几个乘客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眼神。这个叫伦的女人，扯着嗓子不断地抱怨资本主义世界的暴政。她说了很多，用武力革命对抗所谓的暴政，这让菲斯觉得很不自在，尤其是当他们在洛杉矶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在机场等候登机时也是这么说的。

当乘客们开始下机时，伦消失在过道中。菲斯从座位上站起来，抓起她的随身行李，跟着奥斯卡离开飞机穿过通向机场的长长通道。

他们发现伦正在通道外边等着他们，她旁边跟着一个名叫朱尼尔的二十岁的超重年轻男人，他长着一张肥胖的婴儿脸蛋。“其他人在哪？”伦大声询问，听起来很不耐烦。

“冷静点。他们一会就到。”

菲斯不禁注意到奥斯卡正和这些人谈话，好像他认识他们已经有很多年了。他们这么快就聊到一块去真是令人惊讶。据她所知，在网上碰面以前他们不相识，除了那个还在飞机上的Z先生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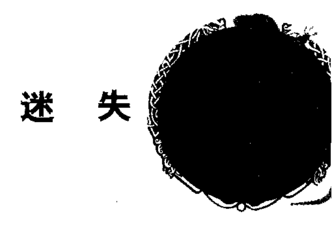
我觉得奥斯卡有点像盖丽，菲斯心想，突然心中有种强烈的忧郁感。她也没有遇见过陌生人。

“喂，我们在这呢，我们开始聚会吧。”一个有五十岁左右瘦瘦的家伙，从过道尽头钻了出来，夸张地伸展着手臂，他皮肤白皙，扎着长长的棕色马尾辫，留着灰色胡须。菲斯只知道他叫莫——菲斯觉得似乎没有人使用这个姓氏——他的长相和穿着都像嬉皮士，尽管他讲话时像下流的流氓。

Z先生慢慢跟了过来，拉着一个很大的带轮的行李袋，都不能称之为随身行李。跟往常一样，他保持沉默，当他加入这人群之后，他的眼睛打量着每一个人。

当其他人在喋喋不休谈论飞行和未来的参观的时候，菲斯费力地挤出一丝疲倦的笑容。她的脑袋昏昏沉沉的，一脸疲倦，她在思索她和奥斯卡是否会和他们的新朋友在悉尼度过他们的时光。

过了一会，她发觉其他人的谈话已经转向艾瑞格勒——一个每次谈起都会让她很不舒服的话题。此刻，在他的讲话过程中，他们挖掘出侮辱性的称



呼叫骂他。

“星球强奸犯怎么样?”伦建议说,她的高声大喊引来一些路人奇怪的眼光。

朱尼尔爆发出一阵短暂的笑声,他的双下巴颤抖不已。他说了一些回应伦的话,但是跟以往一样,他的声音又温和速度又快以至于菲斯没法听清他说的话。

“好样的,伙计。”莫咧着嘴与他击掌。

“不,等等,我有一个更好的,”伦迫切地插话进来,“森林淫棍。”

奥斯卡笑起来:“我喜欢那个糊涂虫,怎么样?”

Z先生终于开口了。“我喜欢杀人犯,”他用他镇定地口吻说话,“简单而精确。”

“喂,想叫他什么就叫什么吧,”莫声明说,“我,我要叫他……”

当那个老男人冒出一连串让严厉的艺术家脸红的咒骂的话语之时,菲斯退缩了。她对她的同伴对艾瑞格勒有着这么深的敌意感到惊讶。他的所作所为真那么令人痛恨吗?

也许是吧,她想,再一次想起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致使那些可怜的无助的蛇失去了它们唯一的家。再者,他只是人类……

“好了,我们站得时间太长了,”伦突然鼓掌,然后转身向出口走去,“让我们去找我们的车吧。”

菲斯发现有个女人举着一块标有“国际动物协会举办方”的牌子,她感到惊讶但很放松。她不知道一直期待的主办方是怎样的,但是绝对不是这个看上去很舒服,眼角露出笑纹、留着短平头金发的中年妇女。根据她聪慧的眼睛和非正式的保守的衣着,她很可能是生物系的教授。

“大家好!”那位妇女说着,高兴地走上来迎接他们。她有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但是声音很亲切:“让我猜猜——你们一定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环保主义者。”

菲斯感到一丝尴尬。他们真的这么容易辨别吗?

“你一定是菲斯,”那个女人对她热情地笑了笑,“我是塔米。欢迎来到澳大利亚,亲爱的。”

菲斯害羞地笑笑,这个女人竟然知道她的名字,菲斯感到很惊讶。“很高兴认识你,”她说,“谢谢你来接我们。”

在塔米的带领下,他们拉着各自的行李走出机场,直奔接他们去宾馆的客车。菲斯和奥斯卡坐在后座上。

当客车启动离开机场停车场的时候,奥斯卡把手臂搭在她的肩上。“这是不是很酷,宝贝?”他低声说着,呼出来的气流碰到了她的耳朵,“这一周我们将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此，菲斯感觉也很不错。她开始怀疑他是否记得她在那儿。“呼呼。”她轻声赞同，终于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

“你会看到那些冰凉的毒蛇缠绕在人的身上，”他梦呓般地呢喃，把她搂得很紧，“会让你梦想成真。在这世界上，我们将有机会变得与众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次旅行将改变我们的人生，你会看到……”



第七章

"嗨,女士,你在附近看到过一只狗吗?"

菲斯正在捅一个较小的火堆的余烬,火堆噼啪爆响,已经快要熄灭了。菲斯抬起头来,早晨强烈的阳光中使她眯起眼睛,她看到一个大约有九、十岁模样的男孩站在她面前。她昨天曾注意过他——他好像是所有生还者中唯一的一个孩子,当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注意到他了,欣慰的是,她很快发现一个长得很面善的男人正细心地看护着他,她估计那男人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但是此刻菲斯并没有看到他的父亲。菲斯对男孩笑了笑,说:"抱歉,我没看到过狗,但是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会告诉你的。顺便说一下,我叫菲斯。你呢?"

"沃尔特,我的狗名字叫文森特。"男孩举起拿在手上的红色尼龙系狗绳,"它在飞机上——你知道的,在货舱。但是我找不到它。它是一只黄色的狗,大概有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狗的大小。

"抱歉,"菲斯又说道,"我肯定它不久就会出现的。"

话一出口她就畏缩了。为什么要那样说?文森特很有可能不会很快出现——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了。当她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就讨厌原本善良的大人在重要事情,比如生死问题上对她撒谎。而且,她也讨厌某些人——通常是盖丽——给她灌输冷酷无情的现实……

菲斯意识到沃尔特又在说着什么,她赶紧回过神来,集中精力。"抱歉,你刚才说什么?"她问道。

沃尔特耸了耸肩,把系狗绳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我说,我敢打赌文森特能够帮助那些家伙找到座位舱,"他说,"他们现在在那,要知道,他们刚走不久。"

"哪些家伙?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出去寻找飞机的残骸了?"菲斯往最近的那片残骸扫了一眼,那些残骸在清爽的晨光中看起来更像悲惨的一幕。

"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吗?"听起来这一次沃尔特对她有点不耐烦了,"查理走了,还有那位女士凯特,还有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医生。"

"你是说杰克?"菲斯不确定谁是查理和凯特——对于那些生还者,她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人的姓名——但听到杰克可能也去寻找残骸后,她感到些许

的恐慌。想起昨晚听到的他们的谈话，她想，让他们仅有的医生穿过丛林去到处寻找飞机残骸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如果他回不来呢？那大腿上只有一半皮肉的被丢下的家伙，还有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克莱尔，还有那个体内还有残留有炮弹碎片的毫无知觉的男人，还有剩下的至少有六个以上迫切需要医生的专业技能照看的人，他们将何去何从？

"不错，是杰克。"沃尔特已经很明显对谈话丧失了兴趣，"好了，那我要继续寻找文森特了。"

"好的。"菲斯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男孩的离开。她刚刚听到一声低沉的轰隆隆的雷声——真的是响雷，不是昨晚那种神秘的铿锵的撞击声、嘎吱嘎吱声、回声之类的东西——从远处的海岸传向沙滩。她盯着那个方向，看到乌云正聚集在地平线之上。大海迅速涌动起来，乌云向沙滩疾驰而来。

过了一会，雨瓢泼般落下，就像有人突然拧开了水龙头似的。沙滩上所有的人尖叫着飞奔到残骸碎片下面，或者他们可以找到的其他任何避雨之处。

"菲斯！到这边来！"

透过撞击在脸上的雨点，菲斯扭过头，眯着眼睛看到乔治在一片很大的悬挂着的金属硬壳下面向她招手示意。她用手遮在脸上，跑向他。

她刚到达那临时的栖身之处，就听到乔治小声咕哝，呼吸很急促。"怎么了？"她气喘吁吁地问。

乔治越过沙滩望向树林的边缘。"不是我们需要的。"他低声咕哝。

菲斯的心怦怦跳个不停。顺着乔治的眼睛望去，她再一次看到树木在摇摆和弯曲。那个奇怪的声音又回来了。菲斯一想到杰克和其他人正在那边的某处寻觅着，就会因恐惧而颤栗。

"这是什么地方呀？"她小声说，她的声音那么小以至于她的话语被雨点的敲打声给淹没了。

她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盯着那片丛林望了多久，那声音消失了，她也没发觉。雨终于越来越小，最后雨停了，正如它突然开始一样，时间那么短。

几分钟之内，地平线上的最后几朵云也飘走了，之后，微风习习，又是一个灿烂的天气。明媚的阳光使潮湿的空气变得温暖起来，渐渐晒干沙滩上星罗棋布的积水坑。

菲斯拧干她衬衫上的雨水，接着她环视沙滩，想要找点事做。人们在周围三三两两地嬉戏。但是有一个中年的秃头男人例外，他坐在海边，盯着远方的大海。她之前注意过他两次，因为他看起来总是很孤单，有点不合群，就像她一样。

他一个人独自沉思，她在沙滩上漫步。有一对年轻女人在溜达闲聊。一个男人提着行李箱匆匆走过。塞伊德正往篝火中添加木柴，而那个昨晚吸烟



的家伙——克莱尔告诉菲斯他的名字叫索尔——躺在附近的阴凉处看着他。克莱尔坐在阳光下沙滩最平坦的一块地方。她那怀孕的肚子看起来又圆又不舒服。在她的右边，另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人穿着一件朴素的比基尼——那个搜集钢笔的家伙，昨晚在火堆边布尼提到她叫香农。

当菲斯背向那两个女人离开的时候，她看到乔治和布尼还有两个她不认识的人正在乔治收集的行李箱堆里忙碌，他们已经把那些行李箱搬到了沙滩中央。她看到乔治抽出一件尼龙的防风茄克衫，并把它挂在附近的一片残骸上。睡了一觉之后，她对自己以前看待他的方式感到一丝内疚。也许她对昨天的蜘蛛事件的反应过火了——不是每个人都像盖丽教她的那样把蜘蛛当朋友的。或许即使在乔治的所作所为之后，他还是应该得到奖励，因为不管如何，菲斯都觉得在这个陌生的、骇人的地方他好像是她最亲近的人。

她向他走去。"嗨，"她害羞地说，"嗯，你们需要帮忙吗？"

乔治直起身子，用一只胳膊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斜着眼睛，看着她。"当然，甜心，"他说，"这位年轻老兄和我还有那边的人们正在整理我们收集来的行李箱。"

布尼正仔细检查一个皮革起绒呢料包，他抬起头来，点了点头。"我们在找有用的东西，"他补充说，"衣服，鞋子，药品……"

菲斯点点头，说："好主意。"她检查那堆包，希望能够发现她的绿色帆布行李箱。但是却找不到它。

"看这里。"其中一个帮忙的老妇人，有着红棕色的头发，拿出一双白色的开德软底帆布鞋，"好像你需要这双鞋。我觉得这双鞋一定适合你的尺寸。"

菲斯畏缩了一下，猜想这双鞋是不是属于沙滩上的某个人——或者属于机身残骸里的某个尸体。但是这位妇人笑着把那双鞋塞给她，很明显希望她接受鞋子。菲斯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双鞋。这个陌生人是对的，她需要这双鞋。她的光脚起了水疱，并被刺破了，她在这残骸凌乱的沙滩上每走一步都得冒着被严重刺破伤口的危险。

她坐在沙子上，穿上这双帆布胶底运动鞋。鞋子可能大了半个号，但是她觉得已经相当合脚了。

"谢谢。"她对那位妇人说。

"嗨，伙伴们，"赫尔利慢跑过来加入他们，他费力地喘着气，"喂，菲斯，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找我？"菲斯正在系鞋带，她一脸惊讶地抬起头来。

"是的，我听说你是研究类似林木环保和物种之类的，对吗？"

菲斯对这问题感到很惊讶。自从昨天爆炸时见到赫尔利之后，她只跟他说过几次话，但是他们除了谈及他们目前的状况之外，并没有谈论太多。

"是的，她是研究物种的。"乔治抱着一堆衬衫经过，停下来说了一句。

菲斯脸红了,这才意识到是谁先告诉赫尔利关于她的事情。昨天下午,乔治问她博士学位方面的事,菲斯告诉他关于她的背景的一些事情。昨天晚上在火堆旁边他还开她的玩笑,那时候赫尔利就站在旁边。

"我想你可以那样说。"当乔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她小心翼翼地回答赫尔利的问题。知道人们可能在背后谈论她,这让她觉得很有趣,问道:"嗯,怎么了?"

"那么,你可能知道,譬如,在丛林中哪种植物可以放心地食用、填饱肚子,对吧?"赫尔利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到,我们的食物供应看起来已经匮乏了。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可以吃的食物。"

"当然,我想。但是我主要研究的是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不是植物学。"看到赫尔利失望的表情,她赶紧补充说,"不过我也略微懂点植物学。我一定能做的,正如你所知,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知道在他们获救之前,他们不得不靠当地植物维持生存。也许就是今天,但是同时她很高兴能够使赫尔利觉得情况稍微好点。

"太好了!"赫尔利说完,露出一脸的笑容。

"喂,同志们!"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他们。菲斯扭头看到沃尔特的父亲正急急忙忙向他们走来。他简洁地介绍说自己是迈克尔。"你们中有人见到我的儿子吗?"他焦急地问道,"他叫沃尔特,大概有这么高……"他举起一只手比划着那男孩的高度。

"抱歉,没有看到他。"赫尔利说着,布尼和乔治走上前,耸了耸肩。

"刚才我见过沃尔特,"菲斯说,"还没下雨的时候,他正在找他的狗。"

迈克尔叹了口气。"什么,他还是不肯放弃?"他抱怨说,"那他没有走失很久——下雨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我猜我是在之后才和他失去联系的。"

迈克尔继续往前走,菲斯注视着大家,感到很挂念。"我希望沃尔特不要走进那片丛林寻找他的狗,"她说,"真不希望他那样做。"

"朋友,"赫尔利慢慢地摇摇头,"不要那样想。"

菲斯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思考那些奇怪的声音。"你觉得我们该帮他找找吗?我们可以在丛林中搜索一下……"

赫尔利不知所措地耸耸肩,但是乔治迅速地点点头。

"菲斯是对的,"他说,"如果小沃尔特在丛林中徘徊的话,我们应该帮助他父亲找到他并把他带回来。"他看到菲斯惊讶的表情,简单地笑笑。"我也是个父亲,"他说,"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那儿找到更多的行李箱。一石二鸟!"

当那个红发妇人和另外两个人呆在后面继续整理行李箱的时候,菲斯、乔治、布尼和赫尔利向树林走去。"迈克尔是朝那个方向,向着水前进的。"乔治简洁地说,"那我们走这边。"他越过沙滩指向一处地方,那儿高大纤细的竹



枝垂在沙土上。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沙滩上的竹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菲斯跟着他们顺着某种动物的足迹寻觅，每隔几码就喊沃尔特的名字。

他们搜索了大约十分钟，这时菲斯发现在离路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只红色小行李箱在落叶覆盖中半隐半现。她跑过去拎起那个箱子。她拿起箱子直起身，几乎没有注意到头顶上有振翅的动静。她抬头一看，大声地喘着气叫喊，其他人听到她的喊声都停下来了。

“怎么了？”乔治焦急地问，拨开柔软的竹茎向她走过来，“菲斯，你没事吧？”

菲斯四处奔跑，努力寻找鸟的踪迹。但是它跑得太快了，一下子就冲进树梢中消失了。“那只鸟，”她大声叫着，依然在徒劳地寻找，希望能再一次见到，“我想我昨天看到过它……”

这时，其他人也聚集过来。“老兄，”赫尔利批评说，“你刚才看到救生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了吗？你看起来很兴奋。”

“不，不是那些东西，”菲斯说着，惊讶得有点气喘吁吁，“比那些好多了！我想我刚才发现了一种极乐鹦鹉——一只天国鹦鹉！”

三个男人互换了一下怀疑的目光。“嗯，好的。”赫尔利说，“那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菲斯看到他脸上疑惑的表情感到非常有趣，于是咯咯地笑了起来。“据说，天堂鸟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就灭绝了，”她解释说，“如果真有一只生活在这儿——那么，这真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不错，”布尼慢吞吞地说，“如果你那样说的话，我相信。嗯，虽然没什么证据，但是你确定吗？这儿有成百上千种鹦鹉，而且它们可能大部分都长得非常像……”

“我确定，”菲斯确定地对他说，“非常确定。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只是快速地看了它一眼，但是我姐姐收藏了灭绝物种的老照片。在她浴室有一个挂了很多年的相框，相框的照片是一只天堂鹦鹉，我清楚它身上的每根羽毛。如果我能再更好地看一眼，我想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证明。”

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由于兴奋而颤抖起来。这儿真有活着的天国鹦鹉吗？“我想这证明了我们确实是在一个海岛上，就像昨晚有人说过的那样，”她心烦意乱地说，再一次在树梢上寻找，希望能多看一眼，“这是它能呆在这儿这么长时间，却不被发现的唯一原因。我想我看到它朝哪个方向去了——或许如果我们快点的话，我能追上它，然后再更仔细地看一眼……”

“等等，”当她正准备离开穿过树林的时候，布尼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狂热的想法。”

赫尔利用力地点点头。“不错，”他恐惧地说，“你并不想去——要知道。”

“再说，谁会在乎那些愚蠢的鸟？”乔治补充说，听起来很不耐烦，“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菲斯依然沉醉在她刚才所见的奇迹中，现在只能惊讶地盯着他。难道乔治没有听到她所说的话吗？尽管他们现在面临一些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比查清她刚才所见到的是否真的是一只天堂鸟更重要了。

“你不明白，”她急迫地说，“人人都以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很多年了。如果我们真的在这里找到一只活生生的天堂鸟的话，难道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她搜肠刮肚，找遍所有的词汇来向他解释，“这似乎是一个重新找到人们以为永远消失的东西的机会，特殊的东西……”

“回到现实中来，”乔治转动他的眼珠，“漂亮的鸟是很好，但是人类必须放在第一位。”

“不管怎么样，”布尼听起来很不耐烦，“同志们，这个问题实在不值得我们争吵。最重要的事是我们要生存下去直到获救，不是吗？”他对菲斯致以抱歉的微笑，“再说，没有人了解你的稀有鸟类。”

乔治瞪着菲斯，似乎没有注意到布尼所说的。“要知道，如果像你一样的呆头呆脑的人少花一点时间忧心忧虑地拯救最后一只鸟、一只虫和一条蜥蜴，也许你们反而能帮助解决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现实问题。”

“听着，同志们，”赫尔利试着插话进来，“也许我们应该——”

菲斯几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你在开玩笑吗？”她叫喊着，对乔治的态度感到震惊，“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现实问题和呆头呆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你知道的，还有——”

他没让她说完。“对，对，”他说，踢了一脚小竹子，“一个绿色的大世界；我以前总听到它，但我不相信。难道你们没有听过适者生存吗？嘿？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每个人的时间和金钱去保护那些不能独立生存的生物呢？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的话，因为那是跟自然规律相违背的。”

菲斯拼命想寻找言语反驳他，她不由地把手举到脸上。她以前也听过相似的争论，而她也总是发现自己被他们弄得很困惑和失望。乔治真的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想吗？他真的认为它有这么简单吗？

适者生存？她想，当盖丽的面容浮现在她的脑海里的时候，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打转。我猜她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病人的……

“不管怎样，我很失望。”乔治似乎没有注意到刚才她有多失落，“我从来不觉得你是一个激进分子。你看起来很聪明，甜心。”

“我不是激进分子。”菲斯抗议说，但她的声音很弱，她明白再争辩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乔治根本就不了解她，她开始觉得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好的，很好。那继续找沃尔特，好吗？”

“再好不过了。”乔治听起来很满意，“加油，这边。沃尔特！沃尔特？你





在那儿吗，兄弟？”他噔噔地走过那片树林。

其他人跟了上去，一言不发。菲斯跟在他们后面走着，百感交集，既为她的所见而心情愉快，又为她在乔治的争辩面前那么快就放弃而感到内疚。到现在她还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吗？

但是这没什么用。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在压力下，她的感情很快就控制大脑。这是她总是害怕面对冲突的原因……

第八章

“艾瑞格勒博士现在将回答几个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问那个家伙。”

当菲斯认出了莫粗哑的声音的时候,她退缩了一下。他在附近来来回回跳跃着,叫嚷着,挥舞着手臂。

“他怎么能忍受得了自己?”他叫嚷着,“这就是我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许多人正聚集起来观看艾瑞格勒博士的首次公开记者招待会,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眼莫。菲斯几乎能够感觉到他们那一小群怪人的怪异的眼神。她侧过身躲在奥斯卡的身后,被人看到会很尴尬。菲斯很高兴,因为他们俩被两个壮硕的穿西装的男人暂时与其他人隔离开了。当然,这并没有用,因为奥斯卡现在用两只手指向台上,叫喊着:“以破坏自然的罪名逮捕那个男人!”

菲斯抬起眼睛,望着那个用来当作新闻发布会平台的会议中心的台阶。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艾瑞格勒博士在那里像一个小黑点,他被会议主办方、警卫人员和媒体器材包围着。即使是这样,菲斯发现自己还是莫名其妙地担心他会望向下面大街上聚集的人群,并认出她。她开始希望她能及时抽身回来,想出一个方法来躲避这次旅行。

“艾瑞格勒口交!”有人在人群后面叫嚷起来!

那儿有几个衣衫褴褛的狂热分子。伦,正危险地坐在朱尼尔宽阔的肩膀上鼓掌。“完全正确!”她扯着嗓子尖叫着,“对抗强权!”

菲斯环视四周,感到很紧张。很明显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同伴并不是唯一的抗议者。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人们对这到处叫嚷着的对抗性言论作出了反应,噪音很大。突然之间,以前明媚、阳光灿烂的天空仿佛瞬间乌云翻滚。空气里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好像有东西即将爆炸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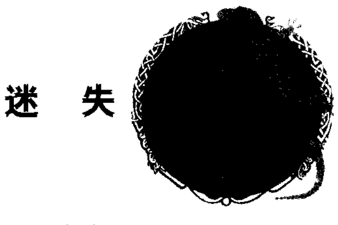
“阻止那叛徒!”伦嚎叫着。

菲斯抬起眼睛看着奥斯卡。“你确定我们在这儿安全吗?”她问他,她说的话淹没在噪声之中。

虽然他的眼睛忙于环视人群,他还是对她笑了笑。“不要担心,宝贝,”他说,“我确定我们——”

他最后那句话被突然的爆发的声音淹没了。她顺着眼角看去,看到有东





西——可能是一个汽水瓶？——嗖地一声飞过人群的头顶，飞向台上。

“好了，够了！”一个澳大利亚警察叫着，他身后跟着几个同事，大步走进人群，走向菲斯那一伙人。

菲斯忍不住想是不是她的同伴中有人扔的东西。当然对此她并不感觉惊讶。至少她知道不是奥斯卡，因为她一直看着他。

人群中的骚动更剧烈了。菲斯望向前方，看到艾瑞格勒正匆匆忙忙地被两名警官带走。看到在事态失控之前，他们把他带离那里，她松了一口气。

“好了，同志们，”其中一个金发黑肤、魁梧的警官现在已经站到他们面前，“是谁谋划的这场骚乱？”

“看，他是猪！”伦尖叫着。

菲斯退缩了一下，希望能找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她在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当两个警察把伦从朱尼尔的肩膀上拉下来抓住他们俩的时候，她恐惧地缩了回去。

“不要碰他们！”奥斯卡叫着，东倒西歪地向前走。

“等等，”他正要走向其他人，她嘘了一下，抓住他把他拉了回来，“不要做傻事，好吗？”

她紧张地瞪着伦，她正在和抓她的警察奋力地抵抗。朱尼尔和莫也在叫嚷着反击。但是Z先生似乎已经消失进人群中。奥斯卡似乎也想要跳过去参与其中，但是当菲斯更使劲地猛拉住他的手臂，他耸了耸肩，任凭她拉回来。

“也许你是对的，宝贝，”他说，“在事情还没恶化之前，我们得离开。”

他们穿过人群，正打算从会议中心穿过马路走向人行道，偷偷溜走。当集会的事情开始平定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男人的身边，这个男人正举着录像机，将镜头对准一位漂亮的记者，这个记者正想采访路人。

“打扰一下！”记者发现奥斯卡，用美国口音喊着，“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菲斯畏缩了一下，心里想奥斯卡会停下来。只要逮着机会，就没有什么比在新闻报道中夸夸其谈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通常他还没等提问就迫不及待地对着镜头大谈特谈他的见解。但是，让她惊讶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停下来。他用手抓着她，低着头，突然把她拽向一边，躲开记者试图递到他面前的麦克风。

过了一会儿，他们绕过拐角，走到另一边相对安静点的街道。“你怎么了？”菲斯靠着路灯，气喘吁吁地问，“我还以为你要跟那个记者讲话呢。”

他很不耐烦，对菲斯的问题置之不理。“我最好打电话给塔米，”他说完，从他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手机，“她能来这儿接我们，而我们可以告诉她其他人的事情。”

当他在打电话的时候，菲斯等着。等他挂掉电话之后，他扭头望向拐角

处，表情变得很高兴。人群中的噪声依然很微弱，偶尔冒出几声尖叫声和叫嚷声。

“那可真酷啊！”他大声说着，“好像现在每个人都在反对艾瑞格勒！”

“我不知道你应不应该说每个人。”菲斯咕哝着，像往常一样，为奥斯卡的夸大而烦恼。

奥斯卡突然转身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脸庞，她感到很惊讶。“你怎么啦，美女？”他询问道，听起来很急切，“我们必须在事情不太晚之前，尽我们所能去阻止他，你明白吗？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这样做！”

菲斯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她咕哝着，“听着，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找到警察局，然后——”

“不要转换话题，宝贝！”奥斯卡听起来似乎生气了，“我问你问题呢，你不打算回答我吗？”

“为什么这个问题和我所想的有关？”她反驳说，突然觉得自己像穿上了防弹衣一样，“我在这儿，对吧？我确实反对任何危害地球的事，但是……”

她正打算继续——继续承认她正开始做出一个糟糕的决策，不应该结束一段好的关系。毕竟，艾瑞格勒博士一直对她很好，而在她的生命中，也没有多少人可以依靠。

用你的大脑思考，甜心，不是用你的心，她的心里响起盖丽和蔼地责备声。

菲斯深呼吸了一下，她知道她姐姐的话很有意义。现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并不适合就她对艾瑞格勒的感觉进行有创见的详细讨论——尤其是她不确定对方是谁。她和奥斯卡都被刚刚所发生的事给激怒了；在跟他谈论严肃的事情之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先放松下来。

“但是什么？”他问道，显然他还在等着她说完剩下的评论。

“没什么但是，”她说，“抱歉，可能我太累了或者其他什么。今天过得太长了，我还处在时差综合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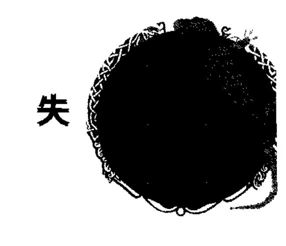
奥斯卡耸了耸肩。“当世界处在危险之中时，什么时候都不能休息。”他责怪说，但是听起来，他的语气中心烦意乱多过生气。

她顺着他的眼睛，看见一辆熟悉的白色客车停靠在路边。看到车轮后面的塔米，菲斯猜想她一定是在集会地点放下他们之后，就一直在附近等着他们的电话。

她和奥斯卡赶紧跑了过去，钻进车里。奥斯卡刚告诉她所发生的事，塔米立马掏出手机。对着手机迅速讲话，她告诉一个人去当地的警察局找其他那些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他们保释出来，接着她挂断电话，转向奥斯卡和菲斯。

“好的，”她简单地说，“就这样了。天气有什么变化吗，奥斯卡？”





“没有,”奥斯卡简短地回答,“依然多云。”

菲斯注视这两个人,感到很困惑,但是她已不再多想了。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要以这样的方式谈论天气呢?而奥斯卡的话是什么意思,多云?天空并没有一片云啊。他们在说一种她听不懂的抗议者专用的暗语吗?

正当她要鼓起勇气询问的时候,塔米温和地笑着,对她说:“那现在,菲斯,我们再把其他人聚集起来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带你们去国际动物协会在本地的生物实验室看看,如何?我们在那里用毒蛇做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验——那是你的研究领域,对吗?”

菲斯对塔米知道自己那些事情感到一点点惊讶。“当然!”她脱口而出,对这个邀请感到很兴奋。自从到达澳大利亚以后,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看看或者研究一下这些最吸引她来这里的蛇。“我喜欢那些蛇!”

“好!那我们走。”

当塔米发动车子,开上机动车道的时候,菲斯靠在椅子上,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感到很开心。到现在为止,她这次悉尼之行大部分时间都顶着沉重的压力,没有太多欢乐。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地方,能回到实验室理所当然会让她有更多在家的感觉。

第九章

菲斯刚回到沙滩,没几分钟就听到乔治在喊她名字。她正在整理的一箱女人衣服,她抬起头,看到他正匆匆忙忙地提着一只破旧但是很眼熟的绿色行李箱向她走过来。

她一把抓住它:"我的箱子!"

他在她面前停下来,咧嘴笑了笑。"有一个家伙从丛林里带来的,我看到箱子上有你的名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觉得你一定想尽快拿回去。"

"谢谢。"她犹豫地对他笑笑,她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刚才竹林中不愉快的争吵,然后又飘回到日前的蜘蛛事件。

"嗨,如果我刚才让你不愉快的话,很抱歉,"他说着,有些忸怩地咧嘴笑笑,仿佛猜透她的心思似的,"你知道的——关于环保主义的话题? 我没有其他意思。我想我有时候真的有些变化。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前妻总是叫我大嘴先生的原因,你知道吗?"

"哦,"菲斯被他的歉意感动了,"嗯,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

菲斯言不由衷了,忘记他所说的那些话需要花费她一些时间。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她不能原谅他,尤其是当他很明显地努力表示友好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不认同对方,但保留自己对那个问题的意见也许是最好的。

当乔治匆匆离开后,菲斯走到离行李堆中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把她的箱子放在沙子上。坐在箱子前面,她咔嚓一声打开箱子,注视着里面熟悉但很杂乱的东西。她很高兴她的书在坠机和雨中幸存下来没有受到什么损坏。她从书下面抓出一双凉鞋,换下脚上借来的帆布鞋,这时她已经感觉有点像她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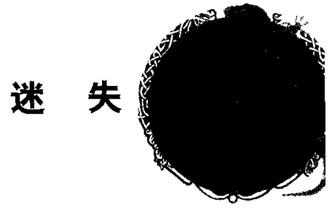
"你在干什么?"她左肩上方传来一个询问声音。

她抬起头发现沃尔特站在那里。"喂!"她叫喊着,见到他又惊又喜,"你到哪去了? 你的父亲到处找你,你知道吗。"

"我知道。"沃尔特耸了耸肩,"他找到我了,当时我正在树林里寻找文森特经过的水湾。"他心不在焉地对着沙滩的另一端比划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成那么大一件事——我并没有走进树林那么远。在我去的地方我还能看到海洋!"

她觉得这个男孩不可置信的表情很可笑,但是她还是掩饰住了。"我相





信你说的话,"她说,"但是你不能责怪你父亲担心你。我们对这个地方不熟悉,你那样单独走开可能会很危险。"

"我想是的。"沃尔特跪在沙滩上,凝视着她的箱子,"哇,你收拾东西比我还乱。"他评论说。

"也不是经常这样,"她说,"但这次我没办法,收拾得太匆忙了。"

"为什么?"他好奇地问。

菲斯咬着嘴唇,希望自己认同收拾得很凌乱。菲斯迅速翻开一个本子,她指着一幅光滑的、彩色的插图给他看,这幅图上画的是一条黄色的纤细的蛇。"看一下,看看这个东西?这是细鳞蛇——有人叫它猛攻蛇。它生活在澳大利亚,它的毒液在这个世界上的蛇类动物中是最剧烈最有效的。"

"哇!我不知道这个。"沃尔特对它深深着迷了。他指着同一页上的另一条蛇:"这是什么?"

"这是铜头蛇。"菲斯盯着那幅画,咯咯地笑着。

沃尔特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什么东西这么好笑?"

"噢,抱歉。"她轻敲着那张照片,"这让我想起我的姐姐以前做过的事。有一年的万圣节,她在帽子上粘了很多便士,然后戴着帽子,穿着平常的衣服。除了我,没人猜出她想要扮什么。"

沃尔特困惑了一会儿,接着他的脸上明朗起来。"我明白了,"他说,"便士是铜币——她是铜头蛇!"

"对!"菲斯回忆着笑笑。

"听起来你姐姐很酷。"沃尔特断言道。

"不错。"

就在那时,他们被附近传来的吼叫声打断了。沃尔特立马跳起来,跑了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菲斯关上箱盖,把它留在沙滩上,慢慢地跟着那男孩。

她绕过一大片残骸走了一圈之后,唯一能看到的是一圈人盯着里面的东西看,接着她听到含糊的哼哼声和几声沮丧的吼叫声。一个旁观者挪了挪他肥胖的身体,她看到旁观者围成了一个圈,有两个人在圈的中央纠缠在一起格斗。让她惊讶的是,她认出其中的一个格斗的人就是塞伊德,就是那个生火的人。另外一个是索尔——那天菲斯他们几个看到他在行李堆里翻找着什么,而他以为没人察觉,自从在火边的第一次令人不愉快的见面之后,她没有跟他再说过话。沃尔特的父亲,迈克尔,站在圆圈里面,挥舞着手臂,徒劳地试图阻止这两个男人打架。剩下的围观者似乎倾向于消极地站在那儿,似乎在看一场拳击赛。沃尔特已经挤出了一条路,跑到前面,睁大眼睛看着这两个男人。

塞伊德灵活地避过索尔的那一拳,然后恶狠狠地挥拳攻向索尔的太阳

穴，菲斯站在那儿看着，觉得很恐怖。菲斯弯下腰，然后直起身子，捡了一把沙子扔向另一个人。塞伊德扭头躲避飞来的沙子，索尔往前跳了一步，扭抱住他。这两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还在使劲揍对方，在圆圈的远处，围观者突然又移动了一下。过了一会，杰克出现了，身后跟着那个高颧骨的女人，还有昨晚在火边的那个留胡须的英国人。杰克立刻冲上前去。

"喂，住手！"他叫喊着，"住手！放开！"他抓住索尔，把他从塞伊德身边拉开。塞伊德似乎想要跟上来，但是迈克尔在他得逞之前抓住了他。

当这两个人继续嘶哑地叫骂着对方的时候，菲斯转身离开了，她厌恶这种暴力行为。为什么人们不能和平共处呢？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男人要打架，但是她确定他们没有什么好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他们现在都呆在这个岛上了，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比现在还糟糕？

菲斯突然觉得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和这些人一起呆着已经够长的了，她趁周围的旁观者不注意溜走了。一个人单独呆一会，改变一下，放松一下，不必担心其他人，自己思考，这种感觉很好。

她绕着丛林的边缘迅速而又安静地走着，直到她远离了飞机残骸和沙滩上人们的视野。接着她放慢了脚步，享受着海风在一边吹动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而海浪在另一边拍着海岸的温柔旋律。她一边走，一边向丛林那边张望，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看一眼天堂鸟。

丛林中有很多鸟儿在树叶间穿梭，但是看起来都不是她看到的那只。菲斯想起她这次走得离沙滩有一点远了，她紧走几步，走到树荫下，但是接着又赶紧停了下来。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心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想要走回到明亮的、开阔的、安全的沙滩的愿望。

这也不足为怪，她劝慰自己说，谁愿意搅入这件发出那些骇人噪声的事情里面去呢？

但是内心深处，她知道这不是她感到害怕的唯一理由。从某种理由上说，单独一个人深入未受破坏的大自然中，这种想法使她感到些许紧张和小心翼翼。

她对现实感到不满。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她而言确实是不正常的。她童年时代有一些美好回忆，当她一个人在她孩童时住的房子后面的树林里漫步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楚自己迷失了但又真的不在意。只要她能感觉到脚下的泥土，看到头顶上的天空，闻到周围从树茎、树液和树叶流淌出来的原始生命的气息，她就知道她很好。

不对，害怕与自然单独相处，这对她而言确实不正常。有些事情总是让她很紧张，但不是那个……





第十章

塔米从驾驶员的位置上转身对她笑笑,这时菲斯的肚子紧张地收缩着。"大概在那儿。"这个澳大利亚女人高兴地说。

菲斯挤出一丝笑容,尽量不让这个女人看穿她的紧张。她对陌生人和陌生的地方总是会感到一点点紧张,尤其是当她不清楚自己期望的是什么的时候。她盯着车窗外面,猜想国际动物协会的实验室会是怎样的。它会是一个巨大的、耀眼的、设备最优良、里面到处都是杰出的,会让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乡巴佬的生物学家的地方吗?

不要瞧不起自己,她想,回想起她姐姐对她说过很多次的话。毕竟,她自己正在通向成为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的路上。她不是已经成为国家最能吃苦耐劳的的博士计划的一员了吗?在过去的岁月里她不是在世界著名的路易斯·艾瑞格勒博士的指导下学习吗?

她退缩了一下,提醒她自己提到那个特殊的名字很可能不是好兆头……

"做好心理准备看蛇实验室了吗?"奥斯卡问到,靠过来挤着她的肩膀。

"当然。"她对他淡淡一笑,不愿烦心地解释她的感觉如何。奥斯卡不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过分担心的人——如果她陶醉在新鲜和未知的事情里面的话。

"很好,"奥斯卡靠回原来的座位,对她笑笑,"我真的很高兴你有机会见识到国际动物协会为这个世界所做的重要工作。这个协会完全献身于环境保护事业。"

"不错。"塔米高兴地说,她放慢车速,急转弯进入停车场。

菲斯再次望着窗外。她不知道自己期望的国际动物保护中心是什么样的,但是决不是在这个破烂的油漆斑驳的步行街上,只有几栋空楼,还有几堆垃圾堆放在停车场上。

"嗯,就在这吗?"她问,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

"就是这儿,"塔米说,"我知道它看起来不大像,但是比起外观来我们更注重基础设施。"

菲斯感觉到塔米隐隐约约有些指责,于是只是点点头。她从车上下来,跟着塔米和奥斯卡走向其中一栋板材玻璃大楼。这些大窗户被粘在里面的棕色纸遮挡住了,但是门上一个小小的电脑打印的标志表明这个地方是

PRO. HLTH. 实验室：只有通过验证的参观者才可进入。

“专业健康?”当塔米在玩弄她刚刚从牛仔裤兜里掏出的钥匙环时，菲斯低声对奥斯卡说，“那是什么意思?”

奥斯卡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他说，听起来有点不耐烦，“我猜只是他们对这个地方的称呼吧，好了吧?”

“我们走吧。”塔米大声喊着，没有锁门就跑过来带他们穿过去。

菲斯跟着奥斯卡走了进去，她四处张望。很明显这个实验室不久前还是一名验光师的办公室。这里四周有几个玻璃展示橱，墙上还有几幅视力图。

菲斯尽量打消失望的念头，提醒自己，正如塔米所说的，外表并不重要。另外，环保组没有基金来拥有像Q公司那样大型高档的设施。这就是世界的规则。

菲斯发现在门后的柜台上有几个大的玻璃容器排成一行，她笑笑。“喂，”她说，“那里面有蛇吗?”

“不错，”塔米笑笑，“想要看吗? 是我们澳大利亚大部分主要毒蛇的样本。”

“太好了!”她的紧张消失了，菲斯急急忙忙赶过去注视着第一只容器。

奥斯卡凑了过去。“多好看的蛇啊，”他评论说，“这是什么蛇?”

“那是一条彻比底彻斯钝头蛇，比粗鳞蛇更有名，”菲斯告诉说，从这条蛇与众不同的鳞片很容易认出这条五英尺长的蛇，“它们通常不会产生很多毒液，但是，与其他蛇不同的是，它们的脾气很暴躁，经常打架——咬——而不是逃跑。”

“对。”塔米指着同一行里面下一个装着更大一条蛇的容器，“你看过这个小家伙吗?”

菲斯走过去看。“喂，那条是莫尔加蛇吗?”

当塔米点头时，奥斯卡看向第二个容器里。“莫尔加蛇是什么蛇?”他问，“这种蛇也有毒吗?”

“这是一条莫尔加蛇，也称棕伊澳蛇，和棕色蛇相比，它跟黑蛇关系更密切。”菲斯告诉他，“它的毒性不如其他蛇，但它是澳大利亚诸多蛇中毒液最多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它比第一条蛇危险?”他问道。

菲斯对他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在家的时候，他对她工作的细节从未表示出多大的兴趣。也许是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蛇激起了他的兴趣，又或者他只是在努力为早先关于艾瑞格勒的争吵做弥补。不管是两者中的哪一个，她都很高兴地和他谈论她最喜欢的话题。

“很难说，”她说，“这莫尔加蛇也会变得很有攻击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粗鳞蛇以进攻人类广为人知。我不知道现在因此死亡的统计人数。”她耸了





耸肩,“不管怎样,由于现在有抗蛇毒血清,很多蛇的咬伤不再是致命的了。”

他们顺着那一行走下去,看了其他几种蛇——一种太攀蛇,一种东部眼镜蛇,一种南部棘蛇。菲斯能有机会在一个地方近距离地看到这些蛇,她很激动。所以即使这个实验室比起大学里面的实验室有一点点破旧,但那又怎么样?这也是她之所以同意这次旅行的原因。自从下飞机以来,她第一次对这次来澳大利亚感觉百分百的满意。

塔米好像很欣赏菲斯的热情。“奥斯卡说你是个蛇人,”她评论说,“可以看得出,他说得很对。你怎么会对那样的东西产生兴趣的?”

菲斯害羞地看着她。“哦,我一直都喜欢各种动物,尤其是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她说,“我姐姐让我很早就开始喜欢这些动物了——她过去总是喜欢告诉我,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她是如何把一只青蛙偷偷放进我的童床里的。”她笑着回忆说,“我猜她觉得我需要一只宠物。”

“啊,所以这是家庭的特性。”塔米笑笑,“那你的姐姐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吗?”

“不是。”每当她谈论盖丽时,都感到心里有那种熟悉的空洞洞阵痛袭来,“她——嗯,她是一个音乐老师和歌唱家。但是她几年前就死了。癌症。是她鼓励我到大学里进行研究——我听说人们利用蛇毒可以找出治疗癌症的方法,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只是很惊异,大部分蛇毒都被当作恐怖、致命、邪恶的东西——事实上它也是止痛的良药,你知道的。等我拿到了学位,我想专门参加那种研究。”

她说最后几句话时觉得有些害羞,声音逐渐减弱了下来,直至沉默。她不习惯过多谈论她自己,尤其是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是塔米似乎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

“哦,这真是巧合啊!”这个澳大利亚女人叫喊着,“奥斯卡没有告诉你吗?”

菲斯盯着奥斯卡,一脸茫然的样子。“告诉我什么?”她问。

“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国际动物协会是这些领域的前沿——癌症研究,所有的蛇毒。”

“哦,是的,不错。”奥斯卡耸耸肩,忸怩地咧嘴笑了笑,“我想我忘了告诉你了。”

“真的?”菲斯看着这两个人,很惊讶,“那太好了。那现在你们在进行哪种实验?你们是主张使用本地品种,还是从国外进口毒蛇。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塔米笑着,举起双手好像要回避这些问题似的。“等等,等等!”她大声说,“我是一位公共关系专家,不是一位科学家,因此,有关这个项目所有技术方面的复杂事情,我不是很清楚。抱歉,但是我想你有机会与合作研究的人

坐在一起——等我们最终想出方法处理艾瑞格勒危机后，我们就能动工了……”

“哦，好的，听起来不错。”当提到艾瑞格勒博士的名字时，菲斯忍不住突然感到一丝丝内疚。对鲁莽的奥斯卡而言，这是在为他辩护。奥斯卡有时候似乎反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包括他自己。但是菲斯知道像塔米那样的人在努力地对抗艾瑞格勒时她感觉很糟，她忍不住想为自己的老师说两句好话。

“我们回来了！”实验室的门突然开了，几个人鱼贯而入，“你们想我们吗？”

是莫，他转动着黑色的眼珠，趾高气扬地咧嘴笑着。Z先生、朱尼尔和伦跟在他后面。

“莫！”奥斯卡急急忙忙跑过去跟他击掌。“老兄，你们办完手续出来了！警察真是粗鲁到极点！”

“我觉得也是。”莫大笑，“伙计，事情转变得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是谁抓了我。可能是这儿的这个小杂种，肯定是。”他弯着大拇指指向朱尼尔。朱尼尔忸怩不安地咧嘴笑笑。

塔米也离开装蛇的容器，欢迎新的来者。“你在警察局有什么问题吗？”她问。

“没有，Z先生一点都不费劲地把我们和盘托出。”伦回答说。

菲斯觉得难以置信。从她认识他到现在为止，她几乎都没听到Z先生说过十句话。当塔米感谢他做得好时，他静静地点点头。

这时，朱尼尔开始热切地咕哝着一些她听不懂的话。他们开始谈论这个记者招待会、这次抗议，还有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奥斯卡插话进来问了问题，接着他们开始热烈地交谈。

此时，菲斯呆呆在原地，忘记了装蛇的容器。愉快的时光转瞬而逝。又被排除在外的她感到孤单，很不舒服。



第十一章

呼吸，菲斯抑制住自己那种恐惧的不适感，强迫自己往前挪动，她又向丛林深处走了一步，最终她逐渐对自己害怕的心理感到沮丧，并决定探索深入一点。如果她先前真的看见了一只天堂鹦鹉，那要怎么样才能再看它一眼呢？

她的心每跳动一下都发出怦怦的撞击声，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什么异常迹象。这只是丛林中一个阳光灿烂、潮湿闷热而且完全正常的日子。鸟儿在头顶上鸣叫，宽大的热带树叶在微风中懒散地摇晃着，到处都是昆虫在嗡嗡叫……根本没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

"啊啊啊啊啊啊！"

一声恐怖的叫声从附近森林的某个角落里传来，让人吃惊地叫喊使她马上忘却了自己的恐惧，菲斯迅速行动，跑向喊叫声的来源。到底是谁发出这听起来恐怖而又绝望的声音呢？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突然想起她可能正在追寻那些产生恐怖噪音的东西，但是她不能停下来。如果她能施以援手，她必须给予帮助。

她闯进一片宽阔的空地，空地被树木和另一边的竹林包围着，周围还有大量的岩石。乔治僵硬地站在那儿，旁边是一堆长着苔藓的摇摇欲坠的大块卵石。他紧紧抓着一个弄坏了的行李箱，从箱上的泥土判断，这是他刚刚从其中一块岩石下面猛拉出来的。

"乔治？"菲斯犹豫地说了一声，"刚才是你在叫喊吗？"

当他从紧绷的牙齿里挤出话，回答菲斯的问题时，他始终没有动过一块肌肉。"千万别动，"他嘘了一下，"不然它会咬你的。"

菲斯眨了眨眼睛，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开始搜索周围的树木，猜想是不是有一只野兽正潜伏在那里，等着跳出来猛扑在他们俩身上，此时此刻，她内心闪过一丝恐惧。但是除了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晃动，以及高大的、柔韧的竹枝很轻微地不停摆动外，那儿没有任何动物的迹象。

她把目光转回乔治身上注视着他，才终于意识到他出了什么事。她看着乔治，不知是该转动她的眼珠还是该大声叫出来。有一条 1.5 英尺长的纤细的黄绿色的蛇正缠绕在箱子的一边，舌头还在不断伸缩抖动。这就是原因了。而他很害怕，甚至连把箱子放下跑开的力气都不敢用。

菲斯往前走了一步，尽量以安慰的口吻笑着说。“没事的，乔治，”她说，“那只是一条很小的树蟒——学名叫莫雷利翠绿蛇。”

“蟒蛇？”乔治重复说，“它很危险，对吗？”

“一点都不危险，”菲斯安慰他说，“相信我，它不会伤害你。这种是无毒的，而且很可能它比你还害怕。”

菲斯说得很随意。乔治终于迅速行动了，穿过空地的途中他扔掉了箱子。箱子的扣子没扣好，所以当它掉在地上的时候，箱子盖打开，里面衣服和化妆品四散开来。

“不好意思，小姐，由于你的知识，我不再害怕，”他吐了一口痰，转身盯着菲斯，“但是你这样说我很不高兴。在一条奇怪的蛇的周围，你不用像某种胆怯的懦夫一样小心谨慎。”

“是的，我知道。我——我很抱歉，”她结结巴巴地说，意识到他一定把她的评论当成了对他男子气概的严重侮辱，“我只是想——”

他似乎不想听她说什么。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她，脸气得发红，“而我也不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和你想得一样。那也不能让你成为森林之王，他妈的你认为你是什么东西。”

菲斯往后退了一步，对他眼中的愤怒感到又吃惊又有点害怕。“但是我不——”

“要知道，你这样的人让我觉得恶心，”他叫喊着，依然用他的手指指向她，“你花费你所有的时间想方设法让我们剩下的人都不好过，这是为什么啊？你想阻止我们前进，只是为了拯救一些愚蠢的、没人喜欢的生物！”

他俯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根结实的树枝。菲斯僵在那儿，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她可以轻而易举地降服一条处于攻击状态的愤怒的蛇，对于处理有着同样情绪的人却完全没有经验。

但他并没有向她走来，他四处转悠，蹒跚地走向那个掉落的行李箱。

“好的，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别想得逞！”他咕哝着，大声猛烈地敲打着他那只空手，然后又拿它去拨弄行李箱，把它翻转过来，“过来啊，我让你再次炫耀你那可恶的小脑袋。接着你就会明白和其他四指分开长的大拇指有多重要……”

很幸运的是，那条蛇已经离开很久了。当他拿着他的武器绕着空地蹒跚而行的时候，菲斯茫然地盯着他一会儿，然后终于定了定神，转身走开了，留下他依然在对着那条已经离开的蛇愤怒地咆哮着。

她漫无目的地在丛林中游荡了几分钟，她早先的恐惧暂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对一些人能够因为小事就从面目友善变成想法龌龊，她感到震撼。尤其是当她只是想施以援手的时候……

想起那只无辜的蜘蛛的命运，菲斯告诉自己说，也许我早该预见到这些。



而事实上她在判断人们真实本性方面没什么天赋——近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她摇了摇头，对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痛苦记忆作了个鬼脸。要行动，而不是用言语，正如盖丽所说的……

第十二章

“行动，现在！向他们说不，现在！”奥斯卡扯着嗓子大声叫喊着。

菲斯在他旁边，心理暗暗叹了口气。到现在为止，他们在 Q 公司悉尼总部的纠察职责变得沉闷和有点尴尬。那儿只有 24 个抗议者沿着大楼外面的人行道游行，包括他们的小组，还有两个长得很让人厌烦的警察站在附近监视情况。那座大楼从外面看起来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像是玻璃和钢铁造的。

“我们还得在这儿呆多长时间？”当奥斯卡停下来喘气的时候，她低声问他。

“还得呆会，”他说完后，把写着“反对 Q”的牌子从一只手转换到另一只手，并拭掉额头上的汗水，“直到他们听我们的为止，我们不能放弃。”

正在这时，朱尼尔漫步过来，一只结实的胳膊下夹着一个小巧的便携式收录机。“看看这个，”他说，菲斯第一次能清楚地听懂他温柔而快速的话语，“我发现一个电台在播放那个叛徒的讲话。”

菲斯不必问也清楚他说的是谁。在这次旅途中她已经很多次地听到别人提到艾瑞格勒的时候，侮辱他的姓名，她几乎都已经习惯了。

“我不想听那个叛徒说的话。”奥斯卡说。

但是其他人已经聚集在朱尼尔的周围。“要了解你的敌人，我的伙伴，”莫一边说，一边举起一只手指强调。“如果我们不听他所讲的话，我们又怎能反击他呢？”

朱尼尔把收音机放在人行道上，坐在旁边的路缘围栏上，把音量调大。其他人也加入他的行列，菲斯也临时坐在路缘围栏的另一边靠着伦，放松了几分钟，现在有借口不用举着牌子四处走动了。只有奥斯卡依然站着，看起来倔强而生气。但是菲斯可以断定他在附近徘徊的时候也在听着。

“……我很遗憾地说，由于我最近作出的关于委伯拉盆地计划的决策，给这次会议的目的抹黑了，”艾瑞格勒博士带着轻微口音的清晰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只是由于便宜的扬声器，而有一点点沙沙声，“一些人指责我对 Q 公司妥协，而我也明白他们的忧虑。但是对于那些人我要问一句：是采纳建议去妥协好呢，还是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可能发生的解决方案采取百分之百的坚决态度好呢？对我来说，答案很明显。有我没我，Q 公司都会想方设法建这座厂。所以我决定把我对这家公认的有着粗劣环保记录的公司的成见



放在一边,尽我所能去帮助扭转这个记录,哪怕是一点点也好。毕竟,如果一个人不想参与进来的话,他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菲斯轻轻点了点头,意识到艾瑞格勒所说的很有意义。它让她想起盖丽很喜欢的一句名言: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她环顾周围其他人看看他们是否也这样想,但是她不能读懂他们脸上的表情。

同时,艾瑞格勒仍然在说:"……承认委伯拉盆地雨林的一部分要被保存下来作为保护区。Q公司已经承诺投资维护这片避难所,我们可以放心,这片雨林会被真正地保护起来的,没有偷猎者的危险和其他威胁。我想我们都得承认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杂种。"当电台插播商业广告的时候,奥斯卡大声地说。

"不错。"朱尼尔把音量调小,"对我来说听起来像是一个混蛋的理由。"

"一些老百姓会说各种话来拯救他们自己脚下的土地。"莫补充说,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这个杂种!"伦暴躁地补充道。

奥斯卡双手紧紧抓住标语牌的把手。"要知道,我猜想没多少人会听这个愚蠢的演讲,还有其他任何他从现在开始所说的东西,"他刻薄地评论道,"自从昨天记者招待会发生了混乱局面,我在想他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是否还能活着。"他咧嘴笑笑,环视周围其他人,很明显他对自己的评论很满意。

菲斯很害怕。他们没有听到艾瑞格勒刚才所说的话吗?他的解释难道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吗?这当然又使她开始再次思考,去想是不是她也许一直都在用错误的方式看待这件事……

"你们怎么能那样说?"她突然脱口而出,"听起来像是如果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你们就会很开心一样。"

"你听起来像是在为那家公司的猪们辩解。"奥斯卡反驳道,"我的意思是,只要想想,如果艾瑞格勒的生命现在突然结束,所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将得到拯救。没有他的支持和他带给他们的好的名望,我打赌这些愚蠢的家伙"——他停顿了很久,在他们后面的大厦旁摆了个姿势。——"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委伯拉盆地计划。"

"有利可图的机会,"伦咕哝说,"他们只想要钱。"

奥斯卡不理会她。他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激昂的演讲中,由于义愤,他的脸憋得通红,眼睛闪着光芒。"成千上万的生命,"他告诉菲斯,"想想那些鸟儿,鱼儿,猴子,还有你最珍惜的蛇,所有的生物。Q公司可以在任何地方建那些愚蠢的工厂。但是那些生物中没有一个能选择在哪生存。要么选择委伯拉,要么被遗弃。"

"我知道,"菲斯说,"但是——"

"但是什么?"奥斯卡询问,"我们得阻止艾瑞格勒,这是我要说的。适者

生存,宝贝。适者生存。这是你们这些生物学家相信的,对吗? 而在艾瑞格勒出卖了自己以后,你还能指责我想到用一个有罪的生命去交换数不清的无辜生命是一个坏主意吗?"

"放松,兄弟,"Z 先生咕哝说,"没关系的。"

奥斯卡向他挥手。"不,不好,"他说完,伸出一只手,迅速地把菲斯抓住,拉到怀里,"她主张关注动物和地球的健康。喂,她是个科学家——她应该能够做这基本的数学运算。她真的会不明白我所说的吗? 一个生命对成千上万生命?"

"嗯……"菲斯试着平静一些,也为自己争取几秒钟集中思想,她停下来,思考他所说的。从某方面来说,他说得很对。由于艾瑞格勒的一个决定,不管用何种细腻的表达方式,也不管采取多严格的处理,他都判决了无数个生灵死刑——蛇,鸟,昆虫,树蛙,哺乳动物,以及其他许多生物,而它们中的很多物种很可能几乎灭绝消失。看到逻辑残酷无情的一面,奥斯卡的解决办法似乎简单和近乎一流。除去了他,成千上万的生物将继续繁盛。

"噢?"奥斯卡不耐烦地询问。

"我有几分明白你的观点。"她温和地承认。

接着艾瑞格勒博士的形象在她心中一闪而过——他们两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他对她微笑,他们讨论生物多样性,基因突变或只是最近的熊游戏的结果。她马上意识到这种非善即恶、非是即非的想法是多么的疯狂和局限。

当奥斯卡的表情开始变得温和的时候,她迅速补充说:"但是那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还有更好的处理事情的办法。要知道,妥协并不总是意味着出卖。你听到艾瑞格勒博士刚才所说的话了——他认为总的来说,这还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而——而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可以信任他。"

"什么?"奥斯卡的脸再次变得冷酷起来,他的声音听起来令人窒息。

菲斯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不假思索继续说。"不错,我相信他,"她反驳道,"我知道他是一个关心世界的好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我会怀疑他。"她耸耸肩,"等我们回到国内,我希望他会同意再当我的指导老师。"

第一次奥斯卡似乎词穷了。他茫然地盯着她,手中的抗议牌耷拉着吊在一边。

"听着,你们俩……"伦开始犹豫不决,而 Z 先生和莫互相交换了一下担忧的眼神,朱尼尔盯着地面。

"好的,"奥斯卡最终吐了口痰,"我觉得你和我想得太不一样了。不好意思,我要离开这里。"

"奥斯卡,等等!"菲斯哭着,当他盯着她时,她真的对他脸上的厌恶表情感到震惊。

但是太迟了。他转身疾驰而去,他离开的时候几乎撞倒其他两个纠察



者。

菲斯紧跟在他后面追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泪水模糊了视线。她听到身后的其他人在悄悄地谈论这场争吵,但是她没有理会他们。她已经厌倦了去努力适应这些人了,而事实上,她和他们在一起并不合适。她不知道她现在还能否适应奥斯卡——或者因为这件事也不再适应了……

她需要一个人静静——她不能在这些没有同情心的陌生人面前站着被打倒。菲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个想要去趟洗手间的理由,于是向大楼的一个拐角处跑去。

她在一个大垃圾铁桶后面啜泣了几分钟。她的心现在正处于感情的漩涡中,很难做出正确地思考。她所知道的就是艾瑞格勒在广播上所说的一切听起来既理性又实际——换句话说,是奥斯卡刚才所说的每件事的真正对立面。她不能否认这个。

但是对于他们的恋爱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奥斯卡坦率的理想主义促使他们走在一起的。现在就要分开了吗?这个想法像一把刀扎在她的心上。跟奥斯卡在一起往往富有挑战性,但是即使是经过这么短的一段相处时间,她也无法想象回到没有他的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当他全心全意关注她的时候,他让她觉得自己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而她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拥有过那种感觉了。

最后,菲斯觉得自己都快要哭出来了,她强迫自己掩饰着,向着其他人往回走,希望奥斯卡可能已经回来了。他脾气暴躁,但是他发作的怒火通常消散得也很快,就跟他怒火的燃起一样快。在事情扩大以前,他们需要尽快将这件事说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在意对方,他们就能克服这个困难。她感觉自己稍微冷静点了,她对这件事充满自信。她会原谅他叫自己那么难听的名字,而他也会尽力接受她的心向着艾瑞格勒的改变,他们会解决那件事的。

当她走近其他人,看到他们在路缘围栏上排成了一排,背对着她。但是,没有奥斯卡的踪迹,她的心沉了下去。

其他人在互相交谈,当菲斯走近时,一些话飘进她的耳朵里。"……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不管兄弟们告诉我们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莫说道,语气明显很沮丧。

"我不同意,"伦说,她的声音很大,传播得更远,"这件事还是能进行下去。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的示威,不是吗?"

"她是对的,"Z 先生说,"如果我们……"

朱尼尔和莫随后的响应和剩下的评论声,几乎淹没在过往的车辆以及其他刚刚开始另一个话题的纠察者的噪声中。菲斯总是只听到几句简短的话语:"值得冒险,""如果他还想参加的话,""不管怎样结束,这一点是确定的了。"接着是伦的评论说:"好的,但是为什么不使用整条蛇呢?"

菲斯眨了眨眼睛，一瞬间被这奇怪的评论给吸引住了。但是与担心那些怪人现在讨论的古怪抗议计划相比，她心中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处理。她清了清喉咙，向他们又走了几步。

“喂，朋友们。”她温和地说。

他们正在谈论着，谈话声突然之间停下来。“喂，菲斯，”莫说，语气充满关心，“你还好吗？我们正想找你呢。”

“不错，”伦补充说，“我们已经打电话给塔米了，她在来接我们的路上。”

“奥斯卡呢？”菲斯犹豫着问道。

Z 先生耸耸肩，“那家伙会出现的，”他咕哝说。“他不会想错过我们的车。”

菲斯还是有些疑问，但是 Z 先生的预言结果是正确的。当塔米那辆熟悉的白色客车停靠在路缘围栏边上之后，没过几分钟，奥斯卡出现了。他慢慢向人群走来，但是他拒绝迎接菲斯的目光。

“我们要走了吗？”他绷着脸问。

塔米和伦交换了一下眼神。“好的，你们俩，”她用轻快而又严肃的口吻说，“我听说我们这儿的两只情侣鹦鹉起了一点口角。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为那件事操心了——我们都得站在同一边，记住了吗？所以我要你们亲吻和解。”她向奥斯卡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相信如果你考虑考虑的话，奥斯卡，你会发现你仍然需要菲斯。对吗？”

看起来这是一种古怪的处理事情的方法，菲斯猜想她说的是自己从未听过的某种澳大利亚行话。不管怎样，她的话似乎奏效了。奥斯卡看了菲斯一会，然后耸了耸肩。

“你说的不错，塔米，”他生硬地说，然后转向菲斯，给了她一个生硬的微笑，“刚才我可能有点兴奋或者其他什么的。原谅我好吗，宝贝？”

“当然，我愿意。”菲斯尖叫着，由于太惊讶而不能多说一句话。

“很好，”塔米鼓掌，“很好，年轻人。全部上车。”当他们都往车的方向移动的时候，她把一只手搭在奥斯卡的胳膊上拉住他。“借一步说话，先生？”

当菲斯和其他人在车里他们平常坐的位子上坐下的时候，这两个人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窃窃私语。菲斯望着敞开的车门外面，忍不住想塔米看起来似乎说了大部分谈话，她正在说些什么呢。她在责怪奥斯卡对她太自私了吗？另外，其他人在电话里告诉她什么了？不管怎样，她被这个澳大利亚妇女对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而感动了。

过了一会儿，奥斯卡钻进来坐在菲斯旁边，塔米关上车门，走向驾驶员的位子。他的笑容这次看起来真诚了许多，他迅速地用手臂环抱住她的肩膀，靠过去挨着她的脖子。

“我要对刚才的事解释一下，宝贝，”他沙哑地说，他的脸贴得那么近，她





甚至能闻到他衣服还沾着几个小时前午饭的意大利菜的味道,"你会原谅我所说的话,对吗?一定要原谅,否则我会死的——这就是我的解释。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宝贝。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称呼你,我猜我是个笨蛋。"

"不要再为那件事担心了,"她低声回答,被他诚挚的语气给打动了,"我们都说了愚蠢的话,我想。那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太好了。"他笑笑,然后亲了她。

菲斯尽量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抛到脑后,给了他一个回吻,这时其他人开始起哄,开起他们的玩笑。接着他们俩都爆发出笑声,分开了。菲斯又一次靠回原来的位子,奥斯卡的手在她手里紧紧攥着,她感到疲倦和一丝混乱……但是主要的还是高兴。

不久他们就在上了路,穿过悉尼繁忙、拥挤的交通要道。菲斯猜测他们正前往宾馆,但是几分钟以后,客车转进一个几乎空荡荡的停车场。从窗户望着外面,菲斯意识到他们已经到达国际动物协会的实验室了。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她问。

"惊讶吧!"塔米转身笑对着她,"我估计你们在经过一个下午长长的纠察之后,会感觉饿的。所以我为我们所有人都叫了晚饭。"

其他人爆发出欢呼声,菲斯跟着笑笑。到现在为止,实验室是悉尼所有地方中她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她想私下里和奥斯卡把事情谈开,但她估计那可能得等一会。

不久他们就全都坐在实验室主房间中间的大圆桌上,围成了一圈,用外卖食物塞满他们自己的肚皮,谈论日间的事情。菲斯依然觉得和这群人在一起有一点不舒服,特别是谈话转向艾瑞格勒的任何时候。但是她尽量充耳不闻,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在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看到伦两只手指夹着一片玉米面包片,从桌子上站起来。"这儿,蛇——蛇。"她喁喁低语,闲逛到门后面,在其中一个容器上方举着面包片。

"喂,"菲斯开口说道,"不要那样做。蛇是食肉的——它们不吃玉米切片。"

塔米望过去。"你得听她的,"她严厉地说,"不要喂这些蛇。"当伦转动眼珠,把那片面包丢进她自己嘴里的时候,塔米转向菲斯感激地笑了笑,"好眼神,菲斯,"她说,"要知道我们组有这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真是太好了。我有一个极好的主意——今天晚饭后你有空吗?"

菲斯盯着奥斯卡。"我不知道,"她说,"奥斯卡和我早先谈好去观光或者看其他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重新安排那些事,宝贝。"奥斯卡打着呵欠,"太累了。我想我

可能还要跟其他人去查收邮件，接着早点去打垒。”

“太好了！”塔米伶俐地说，“那么，菲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晚上你能帮我照料这些蛇吗？”她朝那些容器挥了一下手，“我只知道基本的东西，而很不幸的是，那个本来应该来做这事的家伙有事耽搁了，因此今天晚上他不能来看蛇了。”

“当然，我很乐意帮忙。”菲斯马上说，即使在履行了她的纠察职责之后，她还是忍不住对接受如此昂贵的澳大利亚旅游感到一点点的不舒服。这可能是她报答塔米的机会，哪怕只报答一点点也好。而这也意味着她得推迟与奥斯卡的严肃谈话，但是也许那并不是一件大事。他看起来已经忘记他们之间的争吵了。也许她也应该努力维持现在这样。

在那之后，奥斯卡和其他人离开了，剩下菲斯和塔米单独呆在实验室。这两个人一起工作了一会儿，打扫笼子，给蛇喷了些所需的药水，给容器和器械做了其他基本的维修工作。当她们工作的时候，菲斯觉得自己应该多告诉这个老女人一些关于她与奥斯卡的关系的事情，以及她最近对于艾瑞格勒的想法。

塔米赞同地听着，偶尔点点头。“你必须跟着你的心走，菲斯，”当她完工的时候说，“我不是艾瑞格勒迷，你应该知道的。但是我想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事情，不管奥斯卡怎么想。”

“真的吗？”菲斯说。当她听到这话时她感到很惊讶，很轻松。事实上她并不需要别人的许可。但是得到像塔米这样的人的赞同那种感觉却很好。

“事实上，为什么要等到你们回国呢？”塔米继续说，“我确信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在会议上和他接触。明天的第一件事，你可以打电话到他的宾馆。”

“噢，我不知道，”菲斯说，对这个想法感到害羞，“既然我心里已经决定了，那么我就不会在意等到我们回国。我不想在他忙碌的时候打扰他。”

“嗯。”塔米似乎想得更多，但是突然改变了话题。“喂，菲斯，我刚记起我想问你的其他事情。顺便问一下，你知道怎么抽取蛇毒吗？”

菲斯点点头，她知道塔米提到的萃取蛇毒的方法。“当然，”她说，“我做过这种事很多次了。”

“很好，还记得那个今晚本该来这儿工作的家伙吗？其实——他本也应该提取三条蛇的蛇毒，为我们的研究者明天早上研究做准备。如果我们这个安排被耽搁的话……”

“不用说了。我很乐意帮忙。”菲斯笑笑，“只要告诉我你想要提取哪条蛇的蛇毒就行。”

塔米指向实验室的两条普通眼镜蛇和一条中等大小的太攀蛇。接着她离开了，去扫地，而菲斯开始工作。





她小心地抓着蛇的舌头,让它用牙齿咬穿一片连在玻璃容器上方的干净胶乳。菲斯饶有兴趣地想,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想到这是她在澳大利亚度假时,度过的最好的夜晚。但事实上,自从来到澳大利亚,她过得比以前快乐了。她感觉改变一下是很有用的,也很美妙。

第十三章

“喂,那儿！是菲斯吗？你有时间吗？我们想让你帮个忙。”

菲斯抬起头来看到布尼向她走来。她往丛林外太阳下走出一步。“嗯,当然,”她说,“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布尼指着沙滩下面:“我们正在努力清理一些残骸。你的朋友乔治在附近吗？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她不耐其烦地告诉他,她和乔治此刻似乎真的不是朋友了。“我——我有一会没见到他了。”她小心地说,严格地从字面理解的话,那是真的;自从大概十五或二十分钟前她把他和他的怀恨的蛇留在空地上,留他自己来回搜寻毒蛇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啊,好的。”布尼耸了耸肩,眯着眼睛看着一群人在水边徘徊,“为什么你不去帮洛克搬那些小东西？我正在努力争取更多的帮助。”

“洛克?”

“那个秃头的家伙。眼边有一道刀痕。”

“哦！好的。”菲斯确切地知道他指的是谁。那肯定是她注意到的那个老家伙,他总是一个人望着外面的大海、在海浪中散步、大部分时间站得离人群有一点远。她仔细想了想,意识到他的确在脸的右边竖直地有一个明显的标记,似乎要把眼睛一分为二。不管怎样,那道疤看起来很适合他,而她几乎从未想过把它当成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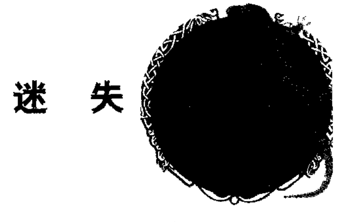
她看到洛克在整理一些金属碎片和残骸,当她介绍自己的时候,他点点头,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这是巧合,不是吗?”他最后说。

有好一会儿她在想他说的话。他们站在这片散落着残骸的沙滩上,接着她看到他的眼睛里瞬间闪烁着光芒,掠过她,望向丛林那边。她正准备礼貌地点点头,打算到此为止。但是这个男人那么安静,这鼓舞她更加诚实地回答问题。

“是的,”她害羞地说,“我的意思是,呆在这儿挺害怕的,坠机还有——你知道的,其他东西。但是这个地方还是令人愉快的。有很多自然的美丽的东西……“

“的确是,”洛克回答说,回去接着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东西,这个丛林充满了生机。”





菲斯点了点头。"我看到丛林里有很多野生动物——蜥蜴、蜘蛛、蛇……"她忸怩地笑笑,"蛇是属于我研究的东西。我是一个生物学家——事实上是一个爬行动物学专家。"

"一个自然科学家?"洛克看起来很感兴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困住了,在周围的人中,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哦,我对那个不了解,"菲斯迅速反驳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获救。再说,我可能不会像你所想的那么有用——我只是一个学者;还有很多很有用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洛克笑了笑,他眼角的伤痕也因此皱起来了。"任何知识都可能是有用的,菲斯。唯一的窍门就是要知道该如何应用这些知识。"

菲斯对他回了个微笑。"这听起来像是我姐姐说过的话。"

"你姐姐一定是一个聪明人。"

"她的确是个聪明人,"菲斯痛苦地抑制着自己,"但她现在死了,是癌症。"

洛克停下他手头的活儿,给了她一个难懂的表情。"对不起,"他最后说,"我知道失去家庭有多痛苦。"

他们沉默地工作了几分钟。菲斯从沙子里捡起金属碎片,这时她一时冲动脱口而出——"你听说过天堂鹦鹉吗?"

洛克盯着她。"当然,我听说过这种鸟,"他说,"它已经消失了好几十年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嗯,你说得很对。"菲斯开始后悔挑起这个话题,但是既然她已经开始了,她想她也应该结束这个话题,"这种鸟是灭绝了。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昨天在丛林中看到一只,而今天又看到了。但是可能只是一只相似的品种,"她迅速补充说,"我们都没什么力气了,我可能只是在想象。"

"不要太快就放弃考虑你在周围看到的东西,"洛克严肃地告诉她,接着他对她笑笑,他整张脸看起来似乎要对表情的变化进行重新整理,"那么,你对鸟也很感兴趣吗?不只是蛇吗?"

他似乎并不认为她个疯子,菲斯感觉轻松多了,笑了起来。"当然,"她说,"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和我姐姐在后院看鸟。不管怎样,我爱所有的动物……"

在那之后,他们俩之间的谈话很随意地进行着。洛克很容易交谈,这点令她很惊讶——不像她遇到的大部分不是生物学家的人,他似乎是真的对她所说的感兴趣。

他们对灭绝的物种讨论了几分钟之后,乔治从附近的丛林里出现了。他向他们蹒跚走来,并给了她一个有些害羞的表情。

洛克也注意到他了。"喂,这儿,"他叫乔治,"如果你不忙的话,你能帮我

和菲斯搬动这里的这个大金属块嘛。"他敲击着一片特别大的飞机残骸说道。

"当然可以,"乔治说完,立刻开足马力向他们匆匆忙忙地跑过去,"你想要把它放哪?"

他和洛克分别托着金属片的一端。数到三,他们把那个金属片举了起来,挪到一边,埋藏在金属块下面的行李露了出来。在吹掉覆盖在上面的沙子之后,菲斯开始打开箱子,整理里面的东西。

这时,洛克和乔治又抬走了一片残骸。当她做事的时候,菲斯用眼角余光看着他们,尤其是乔治。他装得好像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一样,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能做到这样。她一想起他抓起树枝时,他脸上的表情,他所说的话,就使她感到心烦意乱和恶心。

这两个男人回来的时候,菲斯清了清喉咙。通常她完全可以让事情过去,但暗暗细想乔治的行为,这让她自己感到要发疯了。也许是因为坠机后幸存下来的缘故,但无论如何一个艰难的谈话看起来并不可怕。

"嗯,乔治,"她温和地说,"关于不久前在丛林那边发生的事……"

"什么?"他急忙说,给了她一个小心翼翼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事,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值得继续谈论。"

"但是你说的那些事……"

乔治爆发出一阵短暂的笑声。"喂,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说,"如果我有一点点失控的话,那很抱歉。我并不想让你心里不舒服,甜心。真的。你知道的,你不要在意我说的那些话。我没有那样聪明。"他咯咯地笑着自己的笑话,然后转向洛克,"现在小菲斯在这儿?她是很聪明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和其他的一切!不是吗?"

菲斯咬着嘴唇。她本想告诉乔治她对之前发生的事感到很糟糕。她猜测他想不道歉就和她重修旧好,或者可能他只是不想在洛克面前承认他曾经有一天害怕过没有危害的小蛇。

"是啊。"洛克温和地笑笑,"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乔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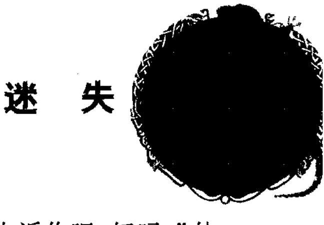
"房地产。"他举起另一大块金属,咕哝着说,"在家乡印第安那,我打算买进大量的老农场和其他荒地。把这些地分割成崭新的建房用地,就会变成有用的东西。这样干,生活也会过得很好。"

菲斯逐渐理解了,她原本不知道乔治在本国是靠什么谋生的。现在她已经知道了,这也理所当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于她的信仰持否定态度。他的工作可以看成是自然资源保护的对立面。

"有趣。"洛克从沙里挖一个大的硬壳行李箱时停下来问,"乔治,那为什么你去澳大利亚?做生意吗?"

"不,我到那儿是为了个人私事。"乔治皱着眉头,向下盯着手里拿着的扭弯的金属片。过了很长时间,他似乎不打算再做进一步解释,接着他耸了耸





肩。“他妈的,看在我们这样被一起困在这里的份上,也告诉你吧,好吗?”他叹了口气,他的眼睛里突然呈现一种恍惚的神情,“我去澳大利亚是想跟我女儿讲讲道理——她只有二十一岁,中途大学辍学在悉尼跟她的那位无所不知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他男朋友是个环保分子。”他注视着菲斯,“她看起来和你有点像——同样的造型,头发的颜色也一样。”

“哦。”菲斯不知道该说什么。乔治说的越多,她就意识到现在为止她对他的了解越少。

乔治大声地谈了起来。“她本来应该是我们家庭中第一个拿到学位的人……也许能够成为像你一样,名字后面带有着尊称的聪明女孩,甜心。”他愁眉苦脸地对菲斯笑笑,接着转身做了个怪相,“不管怎样,很不好意思再继续谈论这件事。她不明事理,这一直困扰着我,你知道吗?想想,她不愿呆在亲爱的老父亲身边,想不靠我的帮助,就靠她自己来过得更好。”

“没有人是孤岛,只是大陆的一片。”洛克说着,挖出他以前没发现的行李箱,“约翰多尼说的。”

乔治盯着他,好像他刚才多长出一个脑袋一样。“是真的吗?”他说,“事实上,听起来像是我女儿可能说的话。她也喜欢转述那些带有高级趣味的东西。”

他语带讽刺,菲斯退缩了一下,猜想洛克是否会见怪。相反,他只是盯着眼前的行李箱。“好的,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他温和地说。他拖出一只矩形的箱子。

“那是十五子棋吗?”菲斯问。

“当然是。”洛克看起来很高兴。他吹掉外面的沙子,把它打开,放在沙滩上。他俯下身子,拨弄那些被裹在嵌入式小隔间里的干净塑料片。“看起来一切完好无损。”

“那太棒了。”菲斯有一点被乔治分散了注意力,乔治正凝视着大海,脸上一副恍惚的表情。她说:“这是我们获救前消磨时光的好方法。让我们的头脑转起来吧。”

乔治盯着他们。“不错,”他带着敌意地咕哝说,“对于这里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要知道,比起人类的生命来,他们更关注蟑螂和树蛙生命的知识分子……”

这些话像电流击中心脏一样击中菲斯。他到底想说什么?也许他仍然在想他的女儿……但是可能又不是。她心跳开始加快,觉得乔治已经算计了她了,心中充满了不安的感觉,不管怎样,他知道她的所作所为的。

不可能,她提醒自己。没有人知道。至少这里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罪恶感又从她心里涌了上来,激烈而痛苦。

“往右边站。”乔治说着,把另一块残骸扛到肩膀上。

菲斯努力想要忘记他刚才所说的话，越过沙滩眺望着。她的眼睛逐渐集中在一个又高又大、靠近过来的人影上。那是高颧骨女人。

"喂，我是凯特。"当她停在菲斯和洛克前面时，她用一只手遮着眼睛。"你们一直在整理行李箱，是吗？我需要一个背包，还有一些轻而结实的东西。"

"背包？"菲斯茫然地盯着她，依然部分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中，"为什么？"

对菲斯问的问题，凯特有一点点惊讶。"我们打算徒步旅行，"她说，"塞伊德和我。"

对菲斯来说，那似乎不大像是回答。谁会想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徒步旅行呢？但是她似乎并不是很关注，也没进一步提问。如果由于凯特和塞伊德去丛林做中短途旅行，而错过了飞机救援的机会的话，那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背包，嗯？"洛克回应道，摸着下巴沉思着，他环视了四周，"你来对地方了。我刚刚卸了两个，可能有点作用。"他从一堆空箱子里捡起两个尼龙背包，"你拿走吧。"

"我要把这两个都拿走。"凯特伸出手拿起背包，"塞伊德可能也要用一个。谢谢。"

"那你们这次徒步旅行打算去哪？"洛克问她。

凯特回答了他——是一些关于无线电收发机和发现一个信号的事情——但是菲斯的注意力已经转回到她自己的问题上。她仍然在气乔治的所言所行，但是她想得越多，她也就越气自己。正如盖丽经常提醒她一样，你不能控制其他人，你只能控制你自己。那为什么不管她做什么，她都感觉自己落入陈规了呢？她到底怎么了？

"喂，你还好吧？"

"嗯？"菲斯眨着眼睛，意识到凯特正一脸关切地盯着她。

"你看起来脸色有些苍白。"那个女人耸了耸肩，"也许你不该在太阳底下站着？"

"喂——也许吧。"菲斯挤出一丝笑容，"谢谢。"

"不客气，再见。"凯特手里提着背包，又匆匆地离去了。

菲斯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思想在剧烈地搅动，而她不确定她还能否再次感觉正常。她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感觉正常……

"想要玩游戏吗？"

她几乎都忘了洛克还呆在那儿。"什么？"

洛克蹲在十五子棋盘旁边，抬起头来。"游戏？我想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也该休息一会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她脸上惊愕的表情，即使她确信她脸上的表情就如他眼角那道竖直的刀伤一样明显。他是真的一无所知，还是只是装礼貌？菲斯太心烦意乱，不愿去想，也不愿关注太多。



“我不想，”她脱口而出，“我——我想她是对的——我可能需要到阴凉地呆一会。我想我要去再看一眼我上次看到的那只鸟。”

“在那儿小心点，”洛克回答说，“菲斯？”

“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找到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第十四章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合作，而第三个东西扮演着连成整体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所有的小鸟都可以飞出家门。那就是世界的运行规则。”艾瑞格勒博士对她大笑。“我相信你会明白的。”

“不，我不明白！”菲斯拼命想要明白她的指导老师所说的话，但是他越想解释为什么他选择支持 Q 公司的计划，就对她越没意义。为什么她不能明白？她想要明白……

突然有一只鸟飞进窗户停在艾瑞格勒的桌子上。它是菲斯以前没有见过的种类，一只小巧的、漂亮的长尾巴鹦鹉。它扇动着五颜六色的翅膀，发出一声鸣叫，接着用熟悉的声音跟她说话：“会好的，菲斯。你不需要明白一切事情。你只需知道你能相信谁就行。”

“盖丽？”菲斯的心跳得更快了，当她认出她姐姐的声音的时候。当她凑近一看，她从小鸟的眼睛里看到她姐姐正看着她。“那真是你吗？”

那鸟发出一阵优美的、格格的笑声。“那当然是我，亲爱的！你知道我从来就不会把你单独留下的，不是吗？那就是我为什么回来的原因。现在我们又能在一起了——我们是一家人。”

“哦，盖丽！”菲斯似乎喉咙有肿块，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是多么地想念你啊……”

“菲斯，”艾瑞格勒博士严厉地说，“你姐姐是对的。你必须得想明白信任谁，否则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

“别听他的，宝贝！”突然奥斯卡冲进房间，他的眼神愤怒而生气。“他在对你撒谎。他这种人经常说谎。你要相信他你就太愚蠢了！他可能在骗你，让你以为那只鸟在和你说话。”

“不，奥斯卡！”既然盖丽已经回来了，突然之间一切事情就都变得非常有意义了。菲斯确切地知道应该怎样把奥斯卡的意见和艾瑞格勒的意见加以协调起来，从而使每个人都快乐。“倾听……”

“倾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奥斯卡走得更近了，他的眼睛和以前相比，变得更黑更窄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眨眼之间，他的瘦小的四肢糅合在一起……她看到她的男朋友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虎蛇。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条蛇就蜿蜒着滑上桌子，用毒牙





深入盖丽变成的那只小鸟。这个小生物挣扎了一会儿，小嘴里喊出一声微弱的鸣叫，接着它不动了。

当奥斯卡这条蛇用它的珠子般的眼睛转向望着她的时候，菲斯努力试图喊叫，但是她的喉咙抽搐得像一条蠕动的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菲斯！哟，起床，宝贝！"

菲斯睁开眼睛，头晕晕地盯着奥斯卡，奥斯卡坐在宾馆床沿正摇她的肩膀。"呜——啊？"当她的噩梦的残迹像雾一样飘散开去的时候，她含糊地说了一句。

"起床，"奥斯卡重复着说，"时间不早了。而且，我进来的时候刚给我们拿了一些咖啡，前桌上有一张纸条。是给你的。我想你应该马上看一下。"

菲斯坐了起来，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猜想她是不是还在睡梦中。谁会在宾馆的桌子上给她留纸条呢？

"是塔米留的吗？"她问，突然脑海里闪过一阵警报，猜测是不是其中的一条蛇出了什么事情。

"这儿，自己看。"

他把便条递给她。她打着呵欠，向前倾斜着，从他那里接了过来。

当她看到宾馆信笺纸上潦草写的简短的信息，她便全醒了。笔迹是那么醒目和与众不同的——并且非常熟悉。

亲爱的菲斯：

我收到了你的信息。我想和你谈谈 ASAP——我真希望我们能解决这件事——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前途的学生。

如果方便的话，请在今天早上十点来我的房间。到时，我有几小时的空余时间，因此我们能够私下谈谈，你想聊多久就多久。我会把你的名字告诉我的人——他们会让你通过的。我希望能够见到你。

你最真诚的
艾瑞格勒

菲斯盯着这签名好一会儿，不知所措。有一会儿她在想这是不是一个荒谬的笑话。但不是——她经常看到艾瑞格勒的笔迹，确定是他亲自写的便条。当她举起纸条凑到面前检查的时候，甚至还能闻到他剃须后用的润肤液的淡淡味道。

这么说，这便条是真的。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她并没有给他留什么信息……

突然注意到奥斯卡正在忸怩地咧着嘴看着她，她怀疑地盯着他。"怎么回事？"

"你说'怎么回事'是什么意思？"

她皱着眉头拉回被子，在床沿上摇动着她的脚。"看，游戏开始得太早

了，”她说，“你得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便条的事，还有为什么你看起来像是要吞食金丝雀的猫，好吗？”

他举起双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好，好。你抓到我了，”他轻松地说，“嗯，很可能是我在艾瑞格勒的宾馆给他留了纸条！”

“可能？”

“好的，是的确。”他承认，“我打电话到那边，让他的宾馆员工写下纸条，这样，笔迹就不会泄露我了——我想让他以为真的是你留的信息。”

菲斯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因为睡觉，她感觉自己的思想依然有一点模糊，她对他的故事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但是为什么那么做？”她问，“你对他说什么了？”

他耸了耸肩，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我感到有点愧疚，你知道吗？”他说，“给你这么多压力——我知道你，依然崇拜那个杂种——我是指艾瑞格勒博士。我试图让你和他对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真的？”她小心谨慎地说，等待着关键语。她是不是还在睡觉和做梦啊？这不大像是她所认识的奥斯卡所说的话。

“真的，”他大笑着向她保证，挤了挤她的膝盖，“你不必看起来如此惊讶，宝贝。我想做我能做的去帮助你，协调和他之间的关系——如果那是你想要的，那也是我想要的。我只是想让你高兴。”

“所以你就给他递了纸条，告诉他我想和他谈谈……”她慢慢地说着，依然试图让自己缓缓回味他所说的话。

她已经开始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想到奥斯卡的所作所为就让她感到一点点不自在。像那样递纸条，绝不是他会做的事情——而菲斯真的不确定他是为了她那么做，尤其是事先没有和她通过气。他太冲动了……如果相反地，他决定递上一张侮辱性的便条，一些会一次性或者永远毁灭她和艾瑞格勒的关系的东西，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但是他没有，她提醒自己，她的担忧逐渐被感激所代替。奥斯卡的举动很令人惊讶，他把他对艾瑞格勒的成见搁置一旁——只是为了让她高兴。不管她是否会以同样方式处理事情，她还是被这一举动感动了。已经很久没有人如此无私地为她做什么事了。很久很久……

我想他真的是在乎我的，她颤抖地想。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不再孤独了，这种感觉真好。





第十五章

菲斯走进丛林，发现单独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尽管坠机事件仅仅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前，还没多久，她就已经开始厌倦和一群陌生人呆在一起了。倒不是因为大部分人不够友好；事实上，她很惊讶自己很喜欢他们中的几个人——洛克，克莱尔，赫尔利……只是因为她习惯了大部分时间自己单独呆着，或者是和一两个精心选择的伴侣在一起。当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总是在想她是不是有问题，不喜欢大型聚会，也不喜欢其他聚集的活动。但是她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想法，那只是她做事的方法——有几分像蛇，大部分时间喜欢一种较为孤独的生存方式。在陪别人度过一天之后，她现在需要远离其他人，自己呆一会。。

尤其是离乔治远点。

当她想起他说的话时，她咬着嘴唇，难道她做得过分吗？盖丽总是说她像煤矿里的金丝雀一样敏感，经常看到批评而事实上不想看到……

突然传来一声爆裂声！

菲斯赶紧回过神来，集中精力，她停了下来，惊恐地环视周围。这个噪音来自左上方的某个地方，虽然她在那边的藤蔓丛里没有看到动静。她离开得太匆忙了，几乎都忘却了她早先单独在丛林中那种恐惧的感觉，但是现在那种恐惧感又全都涌了出来。她的心开始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她感觉手心里粘糊糊的。不管怎样，她离沙滩有多远了？

她又走了几步，屏住呼吸倾听着。头发像针一样刺痛了她后面的脖子，使她有一种被人监视的不安的感觉。她试图说服自己，那只是愚蠢的想法——她离营地的距离不远不近，似乎生还的同伴没人向这边走来。她又向前快步走了几步，她的眼睛从一边快速瞥向另一边。跟往常一样，这个丛林中到处都是动静——一只小巧的棕色鸟在头顶上，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高兴地向另一只叫着；微风轻触附近一簇矮小的棕榈树的叶子；前面有一只蜥蜴轻轻甩动它像鞭子一样的线长的尾巴，急匆匆逃离菲斯的视线。

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诗般的美景。通常菲斯会喜欢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与大自然单独呆在一起，自由自在。但是不管她怎样试图说服她自己，她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些东西并不正常。也许这里并不安全；也许现在她应该往回走，然后……

突然头顶上一闪而过的色彩把她从思考中拖了出来。她气喘吁吁,试图把眼睛聚焦在这些小巧的带着青绿色、褐红色、浅绿色和深棕色的模糊的东西上面。她往前走到强烈的日光下,有一会儿她觉得自己几乎瞎了……蹒跚地走过阳光地带,她快速地闪着眼睛,试图捕捉这些鸟的踪迹。它们沿着前面落叶凌乱的地面跳跃着,从一个树影斑驳的阴影处跳到另一处。要是她能再走近一点看它一眼,至少她会知道……

她的脚踩在干枯的树枝上面,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回荡在丛林中。这些鸟飞了起来,羽毛带起一阵风,它们在树干之间猛冲,长长的尾巴上下抖动,好像在以波浪线运动进行飞行似的。

"等等!"菲斯喊出声来,突然跑了起来。她沿着鸟飞走的方向猛跑,害怕再次失去它的踪影。但是当她绕过多岩石的地带后,那鸟又一次消失在阴影中,菲斯最后只看到它尾巴上面的青绿色羽毛。

她跟在它后面跑着,眼睛一直盯着前面。当她穿过一小片竹林时,干枯狭长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似乎和她气喘吁吁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她出现在丛林的另一边,几乎径直地跑进一簇从古树上垂下来的茂密的藤蔓。绕过藤蔓的边缘,她停下来一会儿,当她搜索周围寻找鹦鹉时,呼吸有点困难。

在前面树丛中有身影在闪烁。菲斯几乎瞥见了那只鸟,但它又一次快速地贴着地面飞走了。她就跟在它后面,跳过倒下的树木和石头,尽量避免树枝和灌木丛刮伤或划伤她的脸。潮湿的空气,静止而稠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汗水刺痛了眼睛。菲斯交替地穿过明媚的阳光普照的空地和浓密的阴凉,这让她感觉有一点点头晕目眩,但是她不敢减速。她不想再错过那只鸟。

当她开始想她还要多久才能赶上的时候,那只鹦鹉突然改变了方向,转走下坡路,拐向右边,穿过一片阳光灿烂的、陡峭的、遍布巨大砾石的河床。菲斯在它后面打了个趔趄,尽量在这多石的落脚处突然转向时不要倒下。当她以为自己又一次失去了猎物时,她看到那只鸟就在正前方。它栖息在一大块悬挂物的阴影里,站在长长的笔直的树枝上,头轻轻地抖动着。

最后,菲斯蹑手蹑脚前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她必须做的就是保持安静,她就要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答案了。要是她能确认那只鸟的身份,能够确认站在前方的树枝上那只的确是一只天堂鹦鹉的话,她知道这会使在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一切糟糕的事情显得损失少一点。这甚至可能意味着飞机在这片丛林里着陆,也是有原因的……

她眯着眼睛,小心地向那只鸟走去。那只鸟明亮的淡黄绿色的胸部在昏暗的悬挂物的阴暗处似乎显得鲜艳夺目。但是在明和暗的鲜明对比下,她的眼睛要辨认出其他细节却很困难。她不得不靠得更近些……

当她又迈出下一步,一颗岩石从她脚下翻转出来,让她重重地摔了一跤。卵石和大颗岩石轰隆隆地从山腰上滚下来。那只鸟受惊了,飞了起来,掠过



河床里低矮的树木，消失在丛林中。

“别走！”菲斯沮丧地大声喊，她的话从河床的对面反射回来。“回来……”

她要尽快找到路，穿过前面的河床，她沿着鸟飞走的方向快速钻进丛林中。那里也没有它的踪影，所以她随机地选了个方向。她在茂密的林下灌木丛中尽力地飞快地跑着，她徒劳地搜索着树梢。最终在她被树根绊倒了三四次，几乎平趴在地上之后，她才知道该是放弃的时候。那鸟飞走了。

她失望了，叹息着，从她被绊倒的地方站起来，菲斯环视四周……突然意识到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追逐的快乐很快散尽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她迷路了。

她看看四周，努力压制自己的恐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在野外迷失方向了——她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沿着自己的脚印折返回去。但是她的脚印在丛林地面上厚厚的枯叶覆盖层里消失了，她只跟着她自己的脚印走了几码地。一片长相古怪的高大树林包围着她，那些树的树皮很光滑，还有很大一簇树根垂挂在空中。这儿的林下灌木丛很稀疏，她不可能穿过折断的树枝，必须根据其他标志找回原来的路。她抬头一看，意识到她无法穿过茂盛的树冠看到太阳，也弄不清楚她该朝哪个方向走才能回到沙滩。

她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会，想找到方向。这潮湿的空气似乎在和她一起呼吸，让她感到害怕和惊慌。为什么她要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开了？这不像她的作风，那么冲动和草率。但是不管怎样，追上那只鸟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有那么一会儿，那只鸟让她忘记所有的恐惧和焦虑，以及过去这两天里所有的问题。现在她站在这儿，失去了她一直追寻的东西，这比以前更糟糕了。自己那么冲动地做了这么多，现在她要怎么办呢？

几分钟之后，她在空地上停下来，试图压下心中涌上来的恐慌。她向四周看了看，希望自己能保持冷静，想出一条出路，使自己走出困境。那些雄伟的多节树木环绕着空地，它们高高在上的茂盛的叶子阻挡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见太阳，树叶在这片区域上投下昏暗的阴影。藤蔓像伸向地面的没有生命的纤长手指，到处悬挂着。地面上覆盖着一层两英尺厚的、淡绿色的草毯，当微风轻轻拂过空地的时候，草就微微地起伏。

真的是微风使草那样晃动吗？菲斯的手心里粘糊糊的，她注意到只有一小块区域里的草会这样晃动——那薄薄的叶子倾斜地晃动着，就像被一条巨大的看不见的蜿蜒滑向她的蛇扫过一样。

菲斯往后退了一步，紧张地看着周围。另一片草地也开始晃动和弯曲了……接着又是另一片，还有一片。

她旋转了一圈，突然恐惧哽住了喉咙，她的呼吸都变得困难了。到处都在动，她被包围了！空地周围的丛林里异常寂静，她只能听到细微的沙沙声，

像是腹部多鳞的动物擦过地面发出的沙沙声。

即使在她变得恐惧的过程中，她的思想中还有一小部分在提醒她发生了什么事。蛇——只能是蛇。盯着周围的动静，她试图说服自己，恐慌是愚蠢的。她喜欢蛇，她了解它们，她会献身给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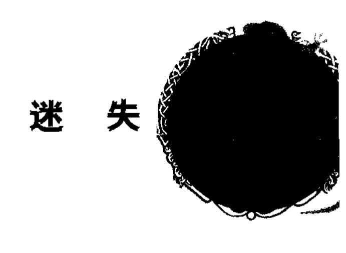
但是现在，并不能不改变这一事实，她生命中第一次，她发现自己彻底害怕它们……

一只鸟在她头上的某个地方尖叫着，她吃惊地跳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那里没有喊叫的鸟的痕迹，但是她注意到一条茂盛的、像手一样的藤蔓垂挂在她的头上。

她的眼睛急速地转向地面。这看不见的蛇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涌过来，现在只有几英尺远了。用不了几秒钟就会到达她那里了。

她笔直地往上一跳，抓住那根藤蔓，她紧紧地抓住，晃动着双脚，离开草地。她挣扎着向上爬，她的手臂和肩膀的肌肉在呐喊和反抗，但她不敢往下看。一下接着一下，她的呼吸变成粗重的喘息声，她成功地把自己拉了上来了。一旦她的脚能缠住藤蔓，向上爬就变得容易点了。她没有停下来，直到她到达离地二十英尺高的一处结实的树枝避难处。她爬上去后，沿着树枝走了几步，直到她能靠在树木粗糙的树皮上，她的胸腔膨胀起来，她试图歇口气。

她往下看着空地，发现草地是静止的。



第十六章

菲斯面无表情地坐在床边，盯着艾瑞格勒的字条发呆。她现在心中充满了困惑、迷茫，不知道自己要想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奥斯卡极不耐烦地问道："那么你准备去见他吗?"

"嗯? 我也不知道，我想等到我们都回家后，他也不像现在这么忙，那时候我们再见面应该会更合适些。"菲斯回答道。

"你说这话太可笑了，"奥斯卡从她手中抢过字条，在她面前晃了晃，说道，"你要知道他想见你。为了见你，他宁可腾出宝贵的工作时间。你如果不去，就会显得太不礼貌了。"

"哦!"她倒没想到这点，菲斯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但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和他说我不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他的公寓，我怎么去见他呢?"

"放轻松点。"奥斯卡及时地打断了她的话，在她差点将自己推入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之前，制止住了她。"你还记得吗，第一次见面时，是我叫上他的!我当然知道他住在哪里，也知道怎么去那里。我在这儿等你，送你去那。但你最好快点打扮一番，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菲斯瞥了一眼床边梳妆台上的闹钟。现在已经快9点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睡过头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迅速跃过床，在衣柜里一阵乱翻，翻出了她的衣服。她很高兴自己带了那件最漂亮的粗花呢裙子和淡绿色的看起来和真丝一样的衬衫。

"我马上就回来。"她边说着，边疾步冲进浴室。这个旅馆的喷头水一会就热起来了。而不像她家里的"古董"浴缸里的水或是在奥斯卡公寓里的那狭窄浴室里的水，半天热不起来。她站在喷头下冲了好一会，好让水流冲走她残留的睡意。但即使到了现在，一切在她看来还是那么不真实，包括那张字条和与艾瑞格勒的约会。但她现在没有时间担心这些了。当她的头从喷头底下探出来时，听到外面屋子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当时，她还以为是奥斯卡打开了电视。但紧接着她听到了他的笑声，这才意识到他是在和某人通电话。

她猜想他大概是和塔米或者其他人通电话。她迅速擦干身体，然后从奥斯卡杂乱的化妆用品堆里拿出她的牙刷。她一边刷牙一边想，自己过去也许太低估奥斯卡了，她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会这样支持她。她嘴里

含着牙膏泡沫，微笑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突然意识到，是艾瑞格勒把她和奥斯卡两人聚在一起的，现在又是他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这些事情让菲斯更相信命运了。

奥斯卡的声音原本很平静的，但等她刷完牙关了水之后发现他声音突然变得很大且急促。他激动的时候经常会这样的。她认真地听着，想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说过这会成功的，事实上，已经发挥效用了，"他提高分贝嚷道，"这肯定会成功的。"随后，奥斯卡的声音就变小了。菲斯伸手拿起她刚才放在马桶盖上的衣服，她又惊喜地发现，一年前，她第一次见到艾瑞格勒博士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这个念头突然让她的胃因紧张而抽搐，就和那天一样。她能和艾瑞格勒和好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他的字条却让这一切变得有希望了。

"是的，"奥斯卡的声音从房间穿过来，如此地清晰，打断了她的思绪，"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期待着它，一直等待着。不用担心，我会做到的，请相信我。事实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听起来，他好像生气了，她焦虑地往门口瞟了一眼。然而，他的声音又迅速回到最初低声嘀咕的状态了。即使她贴着浴室的门，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了。

之后，她的视线落在了她放在梳妆台上的手表上，她立刻忘了刚才奥斯卡的谈话，急忙穿上衣服。她太紧张了，紧张得好像自己生病了。但是，"艾瑞格勒想见她"的念头一直支撑着她。她想着，如果她能把他们之间的事处理妥当，这将会成为这次旅途中最棒的一件事。突然间，艾瑞格勒之前做电台演讲时讲的一句话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果你甚至不愿意参与其中的话，你将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句话似乎是在倡导自己观点——例如挖掘潜力、或是妥协的力量。也许有一天，奥斯卡也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菲斯？"奥斯卡敲着浴室门问道，"好了没，宝贝？我们要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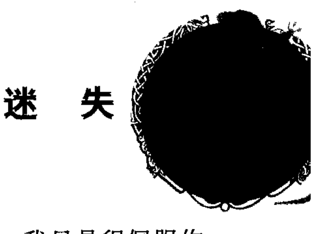
"就来了。"她用梳子快速地打理了一下自己的湿发，然后最后看了一眼镜子，把自己打量了一番，便急忙地冲出去找他了。

奥斯卡正站在浴室门口的走廊上，不耐烦地踏着脚掌。他戴着一顶她从没见过的大帽檐的帽子，手臂上搭着菲斯的蓝色尼龙防风夹克。

"如果外面和昨天一样暖和的话，我大概不需要这个。对了，你是从哪弄来的那顶帽子？"菲斯对他说道，对着他的夹克点了点头。奥斯卡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说道："无论如何，还是戴上比较好。在艾瑞格勒的旅馆里有空调，而你的头发还湿着呢。"

被他的细心体贴所打动，尽管屋里很闷热，菲斯还是穿上了那件夹克。她到现在仍很吃惊，奥斯卡会对这件事如此支持。跟着他来到外面的大厅里，她以一种新奇的心态打量着他，欣赏着他有个性的下颚。





“怎么了?”奥斯卡意识到她正盯着他,问道,“没什么。我只是很佩服你,这件事你处理得真的很好,包括字条及所有的一切。要知道,因为你原先是那么讨厌艾瑞格勒博士的。”

他微笑着看着她:“哈哈,我可是一个充满惊奇的人。”说着,一把拉过菲斯,快速地拥抱住她,“说真的,亲爱的,你的幸福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放开她后,他站在电梯前抬头关注着电梯的提示屏,摇晃着身体,随着身体的晃动,重心在两只脚之间移动着,嘴里还念叨着:“这变态的房子总共才六层,等一个电梯到底要多长时间啊!”

菲斯低下头,偷笑着。很显然,奥斯卡现在很紧张,这对他来说确实很不容易,要知道,他在帮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做好事。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她以后必须想办法好好回报他。

电梯的门终于打开了,他高声说道:“终于到了。宝贝,快点,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15 分钟后,他们走进一家高级宾馆的大厅,这里很安静、高雅,周围的男女老少穿着都很时尚、高贵。这些人要么站在柜台前咨询,要不就坐在专区悠闲地看着杂志。虽然菲斯已经穿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但站在人群中,她还是觉得自己有点落伍了。

菲斯紧张地望着四周,双手紧捂着她的尼龙夹克。“你准备好上楼没?”奥斯卡问道。

她注意到他刚掏出一副太阳镜,并把它戴上了。“你在这儿戴太阳镜干嘛?”他朝她咧嘴一笑,突然用力拉下他的帽子,把他帽檐压得更低,“等我一下,宝贝,”他说道,“我不希望我的任何朋友看见我和艾瑞格勒一起出现在这儿”。说着他突然笑起来,引来一些人转过身来,好奇地瞟了他一眼。

“太可笑了,”菲斯微笑着,很紧张却又故作镇定,“你听着奥斯卡,从现在开始,我自己能搞定的。你没必要和我一起上楼,或许你可以在咖啡馆或其他地方等我。”

“不行,我希望我能陪在你身边,支持你。求你了!”

菲斯犹豫了一会儿,她也不清楚自己和奥斯卡一起去见艾瑞格勒是不是件好事。如果他见到艾瑞格勒后忍不住说些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看出了菲斯脸上的忧虑,奥斯卡紧握住她的双手,视线越过太阳镜框顶部,盯着菲斯说道,“我是认真的,我的美人,我希望我能证明给你看,我会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你是我的一切。”

每次他叫她“我的美人”时,她的心都软了,被他融化了。而且,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单独面对艾瑞格勒。她握着他的双手,感激地点了点头:“谢谢你,现在已经 10 点,我想我们最好上楼了,一切都会变好的。”

第十七章

菲斯沿着树干向丛林地面下降的时候,她的手臂隐隐作痛,虽然没有迹象表明草丛里还有蛇,但她还是不放心,一直沿着大树的树干爬着,直到她爬到了空地的边缘上。当她把自己受伤化脓的双手往短裙上擦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傻。她回头朝草丛仔细地看了一眼,发现其实草丛里的风景比树边上的寂静漂亮多了。虽然草丛深处有蛇出没,但她也不清楚是什么使她变得如此恐慌。

又或许她知道。这些蛇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这一点,她很清楚。这些蛇刚才正要偷袭她,但通常情况下,蛇是不会这样做的。

"啊!"

那恐怖的叫声刚褪去不久,突然又变得如此清晰,现在又响起来了。虽然隔了好远的距离,但依然如此清晰。

随着那恐怖的叫声回荡在这森林里,菲斯轻声呼唤道:"乔治!"

她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凝视着。

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想不管他了,就当自己没听到。肯定有人在他附近,会去救他的。再说,他也许只是因为看到可怕的甲虫从草丛中爬过而感到惶恐害怕。

"救命啊,请救救我啊!"

她不能这么做。她不能无视他人的呼救,不管他之前有怎样的所作所为。出于人道,她也不能让自己不去管他。她十几岁时,在去做采访的路上,由于她的这种"心软"、"好心肠",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知更鸟而迟到了。这使她差点忘记了工作,但她一点也不后悔,尤其当她在她家房顶将痊愈的知更鸟放生时,看着鸟儿飞向天空,她心中无比地喜悦、畅快。

她沿着乔治的呼救声传来的方向快速穿过丛林。她发现,乔治的呼救声刚好指引着她朝他的方向前进,她很高兴,尽管有几声呼救声差点使她偏离了这个方向。

过了一会儿,随着呼叫声越来越近,她意识到自己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她还记得那奇怪扭曲的树枝,还有那独特巨大的岩石,挺立在那里。她相信一会儿她就能闻到来自海边的带着盐味的泡沫的味道。

此时,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呼救声:"救命啊!我在这边支持不下去了!"





这呼叫声使她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她快速前进,发现自己就处在空旷的有着许多岩石的地方的边缘,处处是礁石,耸立在地面上。到处嵌着这样那样的大石块,远远地在岩石的边缘,耸起一座曲型的悬崖,悬崖顶端长着一排棕榈树。这排棕榈树从半空中探出头来。

像是从悬崖边上俯瞰地面。

乔治在悬崖旁一个突起的小岩石块上,正用他的左手和两个膝盖支撑着身体。这块岩石像是悬在半空中,四角离地似的,大小和形状都和冲浪板差不多,周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带刺的灌木。乔治的右手紧抓着被压扁了的小皮箱,她猜想这应该是他刚才从他上方的石头堆里翻出来的吧。她还依稀能看到上面还留有一些飞机的残骸。这个时候,他正低头望着他前方的岩石,紧咬着牙齿。她也不清楚他是因为害怕还是疼痛才这样的。

刚开始,她对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是他的衣服或皮肤被锋利的刺刺伤了吗? 亦或是他从悬崖高处坠落下来,伤着了背部? 还是他瘫痪了? 她刚才应该找到回岸边的路,找到杰克的……

过了一会,她才意识到她这样站着,心里充满恐惧和猜测,对乔治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嗨!"她朝乔治喊道,声音微微地颤抖了一下,"乔治,你在那上面干什么呢?"

听到喊声,他的头迅速侧过来。"菲斯!"他气喘吁吁地叫道,显然,他非常高兴能看到菲斯,"谢天谢地,告诉我,这也是一条无毒的小蟒蛇,对吗?"

这时,菲斯才看到那条蛇。盘绕在岩石上,距乔治才两英尺的距离。它的头前后摇晃,奸险地盯着乔治。

菲斯心跳突然加速。不敢枉下论断,她朝前走了几步,与那条蛇只有几尺的距离,这样她便可以毫无阻挡地看清这条蛇短而厚实的身体,宽的三角状的头,灰褐色的带条纹的表皮,以及发黄的尾巴顶端。她注视着它好一会儿,试图劝服自己是她判断错了。

"嗯?"乔治焦虑地问道。他的视线已经从菲斯身上转移开,又回到了那条蛇身上。他们两个,即乔治和那条大毒蛇,似乎都在试图通过直视使对方害怕。"现在移动安全吗?"他问道。

"不!"菲斯突然喊道。那蛇听到她的声音,轻微地移动了一下,它的舌头前后颤动着,它的尾巴轻轻地移动着,试图寻找出声音的源头。她尽量压低自己的音量,放慢说话速度,不想再激怒那条蛇。"乔治,你必须待在那儿,千万不要动。那是条南棘蛇。"

"什么?"乔治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激愤及恐惧,"用英文说,好吗? 是不是有毒?"

"是的。有剧毒,俗称为死亡蝮蛇。"听到那只蛇发出不祥的嘘嘘声,菲斯艰难地吞了口气,说道。

第十八章

电梯的门嘶嘶打开时，菲斯很吃惊地看到一些魁梧的穿着制服的男人，就站不远处的走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低声地问奥斯卡，非常紧张。

他环视了一下大厅，说道：“保镖啊，要知道，艾瑞格勒最近很不受欢迎。”

菲斯透过电梯门注视着前方，突然开始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冒这个险。为什么自己不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等到回家后再处理这事？来到这里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或许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她嘀咕道。

“你现在不能再退缩了，宝贝。”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说道，“出发吧，我们。”

但菲斯始终没有移动，他用力地推了她一把。她向前跌了几步，到了大厅才找回平衡。而这时，电梯的门已经关上了。奥斯卡紧跟着她，也走出了电梯。

她愤怒地朝着奥斯卡狠狠地瞪了一眼，嚷道：“你知道不，我越想越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我觉得你最近已经替我做了太多的决定了。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我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是我们该有的。”

奥斯卡朝她诡秘地咧开嘴笑着，但皮笑肉不笑，他的眼睛却在四处张望着，打量着大堂。“对不起，宝贝。”他说道，“不管你说什么，我们还是要进去的。如果你想的话，我们晚点再谈论这个问题吧。当然，前提是如果到那时你还认为这么重要的话。”

她虚着眼睛看着他，不明白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还没来得及问，保安已经盯上他们了。

“你们两个，站住！”他们之中的一个大声说道：“你们来这干嘛？”

菲斯被那个保安如此粗鲁、无礼和公事公办的作风吓倒了，呼吸突然变得很急促。她盯着那人胸口上的写着名字的牌子，发现上面写着“蒂姆·詹姆士，南威尔士保安服务公司”。

“嗯……我是菲斯·哈林顿，我是来……”菲斯吱吱唔唔地说道。

“她是来见艾瑞格勒的。”奥斯卡帮她回答了，并抓住她的胳膊，拉着她往前走了几步。

那保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他，“哈林顿，”他说道，“哦，艾瑞格勒是说



过和她约好了。那你是谁?”

“我是和她一起的,”奥斯卡将头倾斜向菲斯,说道,“我是他的男朋友。”

“没错。”菲斯马上补上一句,“是我邀请他和我一起来的。我希望这没什么问题。”她知道保安们是在例行公事,小心行事。她不敢想象如果他们的问题及怀疑的眼光惹火了奥斯卡,那将会发生什么事!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能否应对他爆发出来的粗鲁的行为或是他的勃然大怒。

其中两个保安相互使了下眼色。然后,其中一个即吉姆·詹姆士,耸耸肩说道:“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这位男士你必须接受我们的搜身。你明白吗?”

菲斯退缩了,等待着一定会是随着而来的愤怒的吼叫声。奥斯卡讨厌向任何权威人物妥协——在家时,如果有巡警在的时候,他就喜欢故意横穿马路;他还总是在截止期前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交租,因为他的房东曾对他最后一刻交房租有异议。

然而,让她吃惊的是,尽管如此,他居然快速走上前去,张开双臂说道:“快搜吧,伙计。”并高兴地说道,“我没什么可藏的。”

菲斯惊讶地盯着他,这时,保安正熟练地用双手把奥斯卡从头到尾地搜了一遍。“好了,搜完了,伙计。”他朝着身后的门点了点头,说道,“请进。”

“谢了。”奥斯卡往前走,脚用力地敲击着地面,发出尖锐的响声。

菲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冒汗。她迅速脱下她的防风外套,紧紧地抓在胸前。她希望能有点时间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的脑子里还是一片眩晕,她这才发现被突然吵醒后,她连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不,她肯定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准备来见艾瑞格勒。

“需要我帮你拎着外套吗,宝贝?”她还没回答,奥斯卡就已经一把抓过她的夹克,把它挂在他的手臂上了。

“谢谢。”她担心地使劲搓手,说道,“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奥斯卡抓过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指甲都陷入她的皮肤,安慰她说:“别担心,你会很好的。”“很好,这一切都会很好的……”他又说道。

就在这时,门开了,艾瑞格勒长满胡须的笑脸便出现在他们面前。“菲斯,亲爱的,你来了。真高兴能见到你。”艾瑞格勒叫道,眼里闪耀着无限的喜悦。

突然间,就和奥斯卡所说的一样,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为什么之前她会如此紧张呢? 看着他关注的目光、和蔼的面容,菲斯感觉好多了,特别地舒服。她知道要说些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要调和他们之间各自不同的信念,还是很难。但现在,她至少知道了,将艾瑞格勒重新拉回她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是她生命的一段时间里唯一的一位父亲般的长者,而她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她是多么地想念他。她现在很高兴奥斯卡能督促她来,可以说

是“软硬兼施”了，不然她永远鼓不起足够的勇气来见艾瑞格勒。

“嗨，”她轻声说道，“我——我是来和你说声对不起的。”

艾瑞格勒焦虑地望了一眼保安，然后又好奇地看了一眼奥斯卡，最后他的注意力才回到了菲斯身上。“我也一样。但我们还是到里面再慢慢谈论这个问题吧。”他侧身越过菲斯，对着保安说道：“伙伴们，我真的需要和亲爱的菲斯在这好好谈谈，直到下次会议之前，请不要允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接着，他转身向菲斯眨了眨眼，说道：“这样，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行吗？我希望两小时足够了。”

菲斯笑着，让艾瑞格勒带领着她和奥斯卡穿过那道门。她等着艾瑞格勒关好身后的门，然后跟随着他来到一个几乎有三十英尺长的走道上。在走道的末端，是一扇厚实的木门，跨过这扇门，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宽阔、通风的起居室。其中一面墙完全是由一大块坚固的玻璃构成的，透过它可以俯瞰整个悉尼市区，以及在这市区中上演的一个又一个故事。穿过另一堵墙上那扇半开着的门，可以看到一个很小但感觉很舒适的卧室。这里的陈设既时髦又豪华，墙角那端有一株盆栽的棕榈，似乎在向他们点头表示欢迎。

当艾瑞格勒在房中央停下脚步时，菲斯有礼貌地称赞道：“这很漂亮。”

“是的。我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住在如此奢华的地方的，”艾瑞格勒轻抚着他的胡须，环视四周，回答道，“但是Q公司坚持要求我住在这，并替我支付费用，所以我就住在这了！”

菲斯马上焦虑地瞄了一眼奥斯卡，她确定奥斯卡是不会错过这句话的。但他似乎根本不关心，在那瞎搞她的夹克，一会打开她的夹克一会又把它放在那只光滑的黑色皮革椅上。他已经摘下了他的帽子和眼镜，也将它们放在了那张椅子上。

“说到这个恶棍——很多人都这样称呼Q公司，我想让你知道菲斯，我会尽力将我那样做的原因告诉你的。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让你很生气。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艾瑞格勒接着说道。

“我想，那只是吓到我了。”菲斯胆怯地说道，“我可能反应过激了。但是那对你来说改变太大了，让我一时无法接受。我想我是真的很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

艾瑞格勒点点头，笑着说道：“我们应该好好谈谈这一切。我希望你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初衷。我相信等你听完了所有的事，你会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即使你不这么认为，这也会让你更理解我，你知道的？你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对于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我表示很抱歉。”

“好的，谢谢您。”菲斯笑着说道，但心里面好像总有一股力量慢慢地绞着她的胸口。最终，她才恢复到正常状态。

她突然意识到还没介绍奥斯卡，便转向他，微笑地示意了一下。他站得





好像有点靠后了，双手插在那宽大的卡其黄的裤子口袋里。

“不好意思，艾瑞格勒博士，我忘了介绍我的男朋友，您大概没见过——奥斯卡，沃尔夫·奥斯卡吧！”菲斯说道，“奥斯卡，过来见过艾瑞格勒博士。”

“欢迎光临，我的孩子。”艾瑞格勒朝他走过去伸出右手，说道，“只要是菲斯的朋友，就都是我的朋友。”

“很荣幸能见到您，”奥斯卡从裤袋里掏出右手，紧紧地抓住老人的手，热忱地握了握手，说道，“我给您带了一份礼物……”

奥斯卡仍旧紧握着艾瑞格勒的手，这时他从裤袋里伸出了左手。左手上握着一支圆柱形的闪闪发亮的东西。那是支注射器吗？菲斯脑子里一片混乱。他到底是什么人？

她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奥斯卡已经一把拉过艾瑞格勒，将注射器插入老人的心脏。

第十九章

菲斯注视着那条蛇，拼命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她觉得心脏正重重地敲击着她的胸口，隐隐作痛。"呆着别动！"当她看到乔治正在将身体的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膝盖上的时候，她喊道。

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声，说道："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但是我撑不了多久了……"

菲斯抿着嘴唇，迫使她迟钝的脑袋去思考。死亡蝮蛇并不像其他生物一样畏惧人类，所以它既然之前没有退缩，现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离开。但是，这种蛇并不会主动攻击除非你先碰它了。这就是为什么乔治在它面前说话甚至移动膝盖转换重心等等，到目前为止仍能安然无恙的原因吧。但她仍不敢枉下论断。如果是乔治误闯了它的领地的话，他突然移动则可能激怒那条蛇，而招致它的攻击。

"呆着别动。"她又喊道。

"你已经说过了。"他气喘吁吁地、不耐烦地说道，"那我应该怎么办？我不能一直这样蹲着啊！"

她注视着乔治，发现他说的没错。他现在正蹲在那块狭窄的岩石块上。那块岩石并不比他身体宽多少，他想换个姿势呆着都不大可能。它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更是布满上次风暴时留下的雨水，这给乔治保持平衡增添了更多的困难。那陡峭的悬崖就在他身后几尺处；而另一端不远处则是遍布荆棘的灌木丛；而他前方两公尺处就是那条蛇。他平常红润的脸现在却因疲劳和恐惧变得如此苍白。

"要是我没有发现，当我……"菲斯想着，尽管她并没有接着往下想。到目前，除了辨别这是一条什么蛇，她的到来并没有帮上乔治什么忙。

"好的，就这样再撑一会，"希望能让乔治放心，再坚持一会儿，她说道，"我一会就把你救出来。"

"快点。"他紧咬牙关，紧盯着蛇说道。那条蛇在他面前轻微摇摆着，并朝着他不时地伸缩它的舌头。

菲斯将自己的视线从他们俩身上移开，绝望地往空地上瞟了一眼。她想到往蛇身上砸些东西引开它或者杀死它，但又迅速否决了这个方案。尽管她认为这样做能达到目标——事实上她更肯定这样做不大管用，而只会使情况





变得更糟糕。一条被激怒的蛇更有可能攻击周围的一切。如果她打中了却没有把它打死的话,只会进一步惹怒它。

幸好,她已经想出了另一个方案,一个更有效的方案。

“再坚持住!”她心不在焉地说道,并径直走向森林边缘,仔细地把周围巡视了一番。

“你到底在干吗?”乔治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地喊道,“别扔下我一个人。”

“我还在这儿,”菲斯回答道,“我没有离开,我只是在找东西……哈哈,找到了。”她突然找到了她要的东西。

她又快速地往前迈了几步,捡起一根树枝。这根掉下来的树枝,足有三英尺长,甚至更长。更重要的是,它有个“V”字型的末端,它左右突出的两端,都有一、两尺长。她再次落入了乔治的视线中,他抬头,焦急地望着她,“那是什么啊?”他问道,“如果你想要杀死这条蛇的话,你应该找根更粗的木棍。”

“我并不打算杀死它,”菲斯镇定地回答道,并尽量平稳地、小心地靠近乔治所处的那块岩石。她可不希望让那条蛇听到她的脚步声或她怦怦的心跳声。“我将用这支木杈捕获它。如果我能从它背后抓住它,它就不能伸出头来咬你了,这样你就能安全地跨过它。”

“什么?”乔治充满疑惑地问道,“帮帮忙,你只要找到一个大石块,直接砸死它就行了。”

“不,我认为没那个必要。这样就行了。”她回答道。

乔治盯着她,质问道:“没必要?听你这么说,你好像更在意这该死的蛇的死活而不管我的生死。你到底怎么了?”

菲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尽量不去理会他带有的侮辱性的话语。“并不是这样的,”她告诉他,“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更安全,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受到伤害。”

“我的天哪!这方案简直烂到极点了,不是吗?你的生物学背景让你变得如此自以为是……”他又转换了一下重心,轻轻地抬起他的手臂,使得岩石上的一些小石子掉落到地面上。他突然说道:“亲爱的,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了。你用你那小破树杈用力敲击大树,制造噪音分散它的注意力。这样,我就可以跳起来,在它还没来得及咬我之前,一脚踩死它。”

“不!”菲斯急忙脱口而出,并警告他,“你不能那样做。如果你激怒了那条蛇,它极有可能会对付我们其中一个甚至两个。”

“如果我先解决了它就不会这样了。”他嘀咕道,并将小提箱的把手抓得更紧了。尽管他说得很勇敢,但他似乎一下子就对自己提出的方案失去信心了,至于实施更是提不起勇气。

菲斯轻轻地叹了口气,对刚才他那番愚蠢至极的话感到极度失望,甚至差点想要放弃了。也许跑回海岸边寻找救援会更好些。乔治也许更听得进

像艾瑞格勒——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受到乔治敬重的男人——这样的人所说的话。

就在这时,乔治的膝盖向他后方滑落了几英尺,又使得一些小碎石随之滑过岩床边缘,掉落到地面上。乔治迅速找回平衡,但那条死亡蝮蛇却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并抬起头来了。乔治再次被吓住了,死命盯住那条毒蛇,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无限的恐惧与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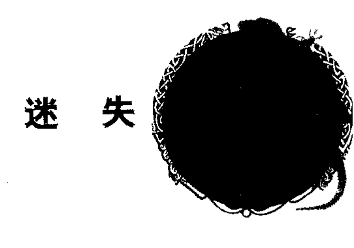
菲斯也紧张地咽了口气。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岸边找救兵了。乔治是如此地惊慌又容易冲动,如果她走了,她怀疑他极有可能会做些愚蠢的事而使自己丧命。事实上,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必须学会坚强,坚持住并尽力把他救出来。

"好了,听我说,"菲斯试图尽量模仿乔治那种公事化的口吻,轻快地说道:"我们只能按着我所说的方案去做。你必须尽量在那呆着,保持现在的姿势,直到我给你信号,行吗?别移动,或是试图站起来,别用你那小提箱去猛击那蛇,或者别的什么的。如果它咬中了我们之中的一个的话……"一想到这件事可能发生的概率,她的脸部突然因恐惧而扭曲。她接着又说道:"由于我们没有抗蛇毒血清,我们能生还的概率并不大。"

"随你吧。"他低声嘀咕道,仍然一直盯着那毒蛇,就像是被催眠了似的。

看了他一眼,她突然有点畏惧了。他能做到吗?他能坚持住并保持平和的心态,直到她给他信号为止吗?又抑或他会不会因此而恐慌并断送自己的性命,甚至包括她的性命,使他们因被毒蛇咬伤而痛苦地死去?他显然很不相信她的方案。那么她能相信他吗?

只有实施她的方案,才能知道答案,于是她紧握住那根树杈,匍匐前进……



第二十章

艾瑞格勒蹒跚地后退了几步,紧捂住他的心脏。他的脸上呈现出惊恐、困惑及痛苦的表情。他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只有一些口水淌在他的下嘴唇上。那注射器松开了,咔哒一声掉在地上了。

菲斯吓得喘不过气来,艾瑞格勒的大腿支撑不住了,直接倒在地面上,他的头重重地砸在那张时髦的咖啡桌坚硬的边缘上。"奥斯卡,你到底在干什么?"

奥斯卡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走到她身边。他抓住她,用手捂住她的嘴巴。"不要发出声来,"他朝她耳边轻声说道,"我们侥幸绕过了该死的宾馆的保安,外面那些保安肯定听不见任何声响。除非你做些愚蠢至极的事,例如尖叫之类的。"

她惶恐地张大眼睛,摇了摇头表示她不会的。不论如何,她是从来不会尖叫的,这一点,奥斯卡是知道的。当她真的受到惊吓时,她的声音只会变得很小,她顶多就会全身发抖呻吟一会儿。

奥斯卡稍微松开了她的嘴,说道:"你必须保证,不会尖叫!"

菲斯快速地点了点头,他便放开了她。她双膝马上就跪倒在艾瑞格勒面前。他的眼珠来回地转动着,他的心跳声越来越重,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吃力地喘着气。他好像变得不省人事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菲斯惊叫道,仍旧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奥斯卡,你到底……"

"难道你还没搞清楚吗?"奥斯卡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满意,甚至很高兴,"我还以为你应该很聪明才对,博士小姐。"

菲斯的视线转向了那注射器,它现在正位于艾瑞格勒的肩膀旁。它旁边还滴着几滴艾瑞格勒的血,渗透到了宾馆白色的纤维地毯上。"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蛇的毒液。"奥斯卡咧开嘴自豪地笑着,"非常合适,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他耸了耸肩说道,"当然,里面还加了些超高速反应的镇定剂——你知道的,是为了不让他反击以及毒性发作时发出声来。"

菲斯震惊了。这些对她来说都太出乎意料了。"但你是从哪弄来的? 为什么?"她感到自己的大脑已经被一件件事情震惊得麻木了,她用力摆脱这种

感觉。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惊慌了。“没关系，我们必须帮他。毒液是从哪种蛇的身上弄来的？我们需要一些抗毒血清及……”

“不！”奥斯卡将他的手放在她肩膀上，用力地抓着她的肩膀，在她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冲到门口前就制止住了她，“你不能这样跑出去。如果人们进来看到这一切，你认为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他朝艾瑞格勒挥了挥手，艾瑞格勒仍在痛苦地喘着气，像是在做垂死挣扎。

“你在说些什么？”菲斯喊道。她努力试图弄清楚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但这一切对她来说太多了，她根本没想到在她的生命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瞬间，她甚至有个奇怪、不正常的想法，认为她是在表演一场电影的一幕戏或是……

“奥斯卡，我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斯卡叹了口气，说道：“完成一项任务，我的宝贝。”他带着他一贯的不耐烦的语气，说道，“你不是真的这么傻吧？难道你真的相信国际动物协会为我们支付如此高昂的国际机票，就为了让我们学手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国际动物协会要我们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向这项巨大的糟糕透顶的商业计划妥协的人，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自从艾瑞格勒和这些人签约后，我们就开始计划这次行动了。”

菲斯用双手捂住耳朵，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这一切都如此不可思议，所有的一切。她并不希望自己卷入到这样的事件之中，她甚至不喜欢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消息。然而，奥斯卡……她注视着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认识他。

她用力地吸气、呼气，希望能平缓她的恐惧，但似乎有一股空气正堵着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来。艾瑞格勒的身体就躺在她面前，抽搐着并不时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奥斯卡弯下身，抓住那支注射器，捡起来往灯光下照了照。菲斯能看到那里面还剩下些液体在晃动。

“哦，我居然没有将所有的液体注射进他的身体，太不可思议了。”奥斯卡耸了耸肩，低头看了一眼艾瑞格勒，说道，“但看起来，这些似乎足以置他于死地了。”他在针头上套上个针头套后，便将注射器塞进他的裤子口袋里。

看着快要不省人事的艾瑞格勒仍然痛苦地挣扎着，菲斯也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她知道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失，而每一分每一秒对拯救艾瑞格勒的性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她除了跪在地面上惊恐万分地盯着艾瑞格勒，仍然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或是集中精神思考做些别的什么的。

奥斯卡仍旧不停地说着。“好了，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了，”他说着，一把抓过她的防风夹克，用力塞给她，“只要紧跟着我，同时不要做任何傻事就行





了。外面那些受雇的傻子们知道我是不可能偷带进这支注射器的。他们已经认真地搜查过我了,你还记得吧？所以,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他们会认为这肯定是你干的。"他自鸣得意地笑着,抓起他的太阳镜,并将它戴上,"当我们离开得时候,一定要记住这点。"

"但我做不到。"她开始反抗,气喘吁吁地,突然想起自从他们进来以后,她就看到他在摆弄她的夹克,"你将它放入我的口袋里,对吗?"她质问到,突然觉得真相开始慢慢解开,像根针似的,狠狠地刺痛她的心。"你让我穿上这件夹克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搜我的身。"

"很正确,"奥斯卡咧开嘴得意地笑着,他用力压低他的帽檐,拉得很低使帽子盖住了他的前额,"你现在终于开始想通了。"他抓住她的手,拖着她前进。"快点！乘现在还没事,我们得赶紧走。我们必须在人们发现他之前远离这!"

菲斯的内心正在为这已经发生的一切而哭泣难过。对她来说时间好像凝固在艾瑞格勒伸手和奥斯卡握手之前那刻,她不愿意去接受之后发生的一切。如果事实能这样就好了,如果有个时间倒流机的按钮的话……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低头盯着艾瑞格勒。奥斯卡肯定往他身上注射了很多的毒液。也许现在救他已经太晚了。

"快点!"奥斯卡这个时候好像已经很不耐烦了,"你到底在等什么呢？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已经是个通缉犯了。"

这句话使得菲斯一头雾水。"我?"她叫道,"但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嘿嘿。你说得没错。"奥斯卡嘲笑道,"可是,有谁会相信你呢？这间屋子外面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帮凶。你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有机会接近艾瑞格勒的人,你是那个偷带毒液进来的人。更麻烦的是,你也是那个将毒液从毒蛇中提取出来的人,记得吗?"

菲斯闭上眼睛,思绪飘回到前一天晚上,想起那时她做的一个提取实验。她原以为这样做能为找出癌症的病源作出些贡献。然而……

奥斯卡还没说完,"再说,到时谁能保释你,并帮你找位像样的律师?"他奚落道。视线越过他的太阳镜凝视着她,又接着说道:"一个人都没有。要知道,我现在就是你的全部,宝贝。"

他的言辞,现在听来,比他至今所做的一切都要残忍。奥斯卡知道她没有任何生还的亲人,当她落难时,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她。艾瑞格勒是这么多年来与她关系最好的人了,接着当然就是奥斯卡他自己了,或许应该说他曾经是。除了他们,她再也没有别的亲密的朋友了。再也没有了!

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被撕得粉碎了,她再也没有力气反抗,任凭奥斯卡抓住她的手臂,强迫她朝门口走去。她就这样被动地走着,穿过里面的走道,停在外面的一扇门前。

“记住，继续这样向前。”他朝着她的耳朵小声说道。

接着，他就推开门。那些保安，原本都懒散地站在墙边，看到他们出来后，便马上提起精神。

“出了什么事了，先生？”他们中的一个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比我们想象的快多了？”

奥斯卡居然能如此故作轻松地、轻声地笑道，“别担心，伙计们。”他开玩笑地说道，“我不会告诉你们的老板，你们在偷懒的。”他抬起他的头，朝菲斯指了指说道，“没什么，只是这位小姐到这里突然感到有点难受。我想是因为她有恐高症，而这里的大窗户使她感到不安。”

“很抱歉听你这么说。”那位保安对这菲斯微笑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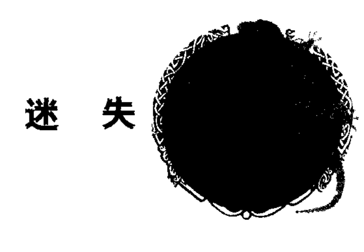
“另外，艾瑞格勒博士叫我们出来时告诉你们一声，”奥斯卡接着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轻松随意，“他想在下个会议之前小睡一会。所以他让你们在会议之前，不要让任何人去打扰他。”

“没问题。”那个保安欣然地耸了耸肩，回答道，“他可是老板，对吧？”

“没错！”奥斯卡再次笑道，并在那保安肩膀上友好地拍了拍，“伙计们，下次见！”

他牢牢地扶住菲斯，一直引导着她走过大厅，来到电梯门前。在他按了按钮不久，电梯门就在他们面前滑开了。他轻轻地推了她一把，刚好把她推进无人的电梯里。

她转过身来，看着前方，她的步履蹒跚，就像一位老妪。随着电梯门关闭上，她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



第二十一章

乔治的眼睛瞪得大大地，急切地盯着那条死亡蝮蛇。最后焦虑地看了菲斯一眼，她将她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那条蛇身上。她小心翼翼地估测她和岩石边缘的距离，然后谨慎地往前迈了几步。她心里仍旧担心乔治或许会做出一些冲动愚蠢的举动，但她已经尽力让这种念头从她大脑消失。她必须集中精力，做她该做的事，不管将会发生什么。

"放轻松点。"她低声说道，虽然她自己也不清楚她这句话到底是说给乔治听，还是那条蛇，又抑或是她自己。她想也许这三者都有吧。"现在，放轻松点……"

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菲斯轻松地朝那岩石的方向迈进，直至她和那条蛇仅有几英尺的距离。由于地面慢慢向上倾斜，很陡峭，她发现她面前的地面比她最初设想的要低得多；而悬崖顶部的地面却和她想的一样平坦。她双手紧紧握住那根树杈，将它举过肩膀，又往前迈了一步。

她已经进入了可攻击的范围内，那条死亡蝮蛇仍旧死死地盯着乔治，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或者是不在意她的靠近。

菲斯停下来，她已经举着树杈，做好准备了，思量着她是否真的能做到。虽然她对蛇向来持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感，然而，就单独的蛇而言，她是不会感到恐惧的。她之前曾解决过比这更棘手的问题。而让她感到口干舌燥，浑身颤抖的是她的念头，即"如果她失败了，会发生什么事"？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就像是彩色胶片一样，一一浮现在她眼前。她可能会瞄不准，树枝可能会断开，或者滑离岩石等等……

更糟糕的是，如果这条蛇转过身来，开始袭击她呢？当然，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基于她丰富的知识阅历，她会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但是，如果这条蛇攻击的是乔治，用它的毒牙咬住乔治的脸部或是颈部，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承担这份愧疚。对她来说，那将是由于她的错误决定害死的又一条性命。突然一瞬间，她多么希望时间能凝固，而她最好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站着，也不愿去冒这个险。

就在这时，一只华丽的长尾小鹦鹉从天空掠过，鸟鸣声如此清脆动听，将菲斯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高兴地眯着眼睛抬头看着天上的鸟儿，直到它消失在她的视线中，她才回过神来，将注意力转向她将要完成的任务上。尽管

她仍不确定,她能否相信乔治不会做出些傻事来,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她要相信自己。毕竟,这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过去的菲斯也许不会这样认为,但现在的她却会。

不给自己任何退缩的机会,她突然向前,用树枝朝岩石那端稳稳地刺去。那蛇的头部总是往相反的方向移动,一次、两次、三次,它如此猛烈地摇动着身体,以至于在那可怕的一瞬间,她都不敢确定自己到底能否成功。

就在这时,它突然停下来一会,不再晃动了,这让她看到了成功的希望。那条蛇硕大、三角形的头被紧紧地固定在岩石上,巧妙地被困在树枝末端的杈口中间。她将它紧紧地压住,在她有把握的范围内。一方面,她不希望自己的手因焦虑而颤抖而让树枝滑走;另一方面,她不希望自己用力过大,而将树枝折断,分成两段。这些动作要求你能权衡力量,在过重和过轻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现在好了!"她急切地向仍处在惊愕之中的乔治喊道,"快跑！快越过它,往前跑!"

但乔治仍然纹丝不动。他到底在等什么？她将视线从蛇身上慢慢移开,看到了乔治,瞟了一眼,看到他的眼睛完全盯着那条挣扎着的毒蛇,他的脸上毫无生气,一片苍白。

"哦,不要这样!"她轻声说道。她突然地刺上前来以及那条蛇剧烈的鞭打淹没了他原来剩余的那些勇敢。很显然,他太过惊慌以至不能动弹——即使是为了救他自己的性命。现在她该怎么办呢?

"乔治?"她试探性地喊道,"嗨,乔治！快点离开那,行不?"

他还是没有反应、一动不动的。她艰难地咽了口气,小心翼翼地以防自己松开那树枝。那毒蛇的身体用力地左右摇摆,拼命挣扎着,用力击打着她的手臂和身体。但她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她再次陷入了犹豫之中,努力思考着该如何应对这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这次,她不会再让自己逃避现实了。朝这边多岩石的地面张望了一下,她突然发现在她右脚边上,有一块轮廓清晰的石头。它的大小和一个被拉长的葡萄柚差不多,而且很坚固——用它来击碎那条死亡蝮蛇的头部,是绰绰有余的。弯下腰抓起它的同时,要用另一只手紧握住树枝,这对她来说再容易不过了。用它来砸死这条她已经逮到的无助的毒蛇更是易如反掌。

这个念头让她觉得反胃、难受。为什么这条蛇要因为乔治的懦弱而死?这让她想起被他毫不留情杀死的那只小蜘蛛。想到这,她抓着树枝的那只手便微微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她又想到,将会有不计其数的动物因他回家后实施的发展计划而变得无家可归——包括那些鸟儿、爬行动物、兔子、鹿、昆虫、蜘蛛、鱼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动物。它们怎么办？他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动物的苦痛、有没有为此感到愧疚过,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为它们着想过吗?



她知道奥斯卡会告诉她,她应该……

“但我不是奥斯卡。”她激动地嘀咕道,拼命地摇着头,希望能将关于他的所有记忆从她脑中洗掉。她确实在乎那些蛇,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一样在乎乔治的生命。不管发生什么,他始终是人类中的一员。

她往下匆忙扫视了一眼,并伸出她的脚趾把那个石块移到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如果她需要用它的话,它就在那,但她也知道,除非到了非用不可的地步,她才会用它的。为了救乔治的命,她相信她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去做任何必要的事。

但同时,她也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不会仅仅因为这事很难便放弃她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她仍然相信会有折中的办法,所以首先她想知道是否还有另一种办法……

第二十二章

“看,我告诉过你,没有妥协,就没有让步。”奥斯卡关上身后的宾馆房间的门,他看起来很得意,“不管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适者生存,宝贝。”

菲斯不敢相信奥斯卡正站在那儿和她争辩,仿佛他们只是在晚饭吃什么或者在下届选举中支持谁等方面意见不一致,好像他刚才并没有杀死一个男人……

她几乎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离开艾瑞格勒的房间,也不记得穿过宾馆的大厅,更不记得开车送他们回到宾馆的出租车。但既然他们都在自己的房间,她的心开始突然深深地结了冰,至少是一点点。她挪动着她麻木的双脚,走向床,被刚刚发生的穷凶极恶的罪行给惊呆了。她小心地蹲下身子坐在床垫边缘,感到她的心猛烈地跳动着,眼泪就要掉下来。她的头受伤了,肚子受伤了,而她的心受伤了——她几乎希望自己能重新陷进麻木的、没有痛苦的迷茫中呆一会。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她不顾一切地争辩道,“奥斯卡,请告诉我这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 因为我不清楚了。”

她盯着他,希望他可能说的一些东西能帮助她搞清楚。他得提供一些解释,一些信息帮助她的大脑弄清楚刚刚发生的疯狂的事。结果可能依然是好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奥斯卡从口袋里掏出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这件事真的就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从你我还没见面之前,一直到现在,我们就一直计划着这个时刻——它是,就像,命运一样。”他踢掉鞋,重重地坐在床上。

菲斯的大脑像低于零度的冰冷的汽车引擎一样,几乎快要凝结了。于是,她慢慢地开始把以前就很明显的片断连接起来。

“等等,”她说,“所以你在这次旅行之前就认识了其他那些人了? 莫,伦,朱尼尔……”

“当然,”他把他的帽子和眼镜扔在床上,瞪着她,“当然认识,大部分只是电话联系。但是我们很久之前就都是国际动物协会的会员了——自然只有来自这个团体的那些可信任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秘密计划。”





“而当你我见面的时候……”她拼命想弄明白，“你们只是在找认识艾瑞格勒的人？能让你接近他的人？”

“但是现在你不仅仅是那个人，宝贝。”奥斯卡给了她一个微笑，她想那仅仅是一个安慰的微笑，“你不但对于那个角色而言是绝对完美的，而且你本身也是相当好的小女孩。”他重重地坐在她旁边的床上，使得床垫弹了起来，在她的脸颊上给了她一个湿漉漉的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稍微改变了一下计划，这样你也许就可以不必落得替人受过的下场。”

她把他推开，整个身体战栗着。“等等，”她又说，“你们这些家伙打算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吗？”

“当然。这最有意思，不是吗？但是自从我和你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开始喜欢上你。你很有潜力——事实上，如果我们觉得你准备好了的话，我们打算也让你参与这整件事情。”他耸了耸肩，“很明显你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执行 C 计划。不管怎么样，我知道你过一会儿一定会回心转意的，你会明白这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接着，一切事情都会很美好的。”

她再次战栗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所有时光中，他对她的误解那么深又那么彻底，对此她感到恐惧。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很相信情人的人，但是她想他们至少应该对彼此有一点点了解。现在似乎他们一直在看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不同方面。好像他们一直和平共处，但是现实中却一直都是彼此不同、走着不同的道路的人。

“无论如何，做了就做了，对吗？”奥斯卡对谈话已经失去兴趣了，“国际动物协会打算在澳大利亚给我们两个新的身份证，这样我们就能消失了——可以去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永远不会被抓住。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你也表现得相当完美。”他温柔地碰了碰她的鼻子，“你不回学校，也没有人会想念你或者对你身处何方作太多猜想。”

她当时很确定他这次将不再粗鲁，但菲斯此刻还是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愤怒从她心里升腾起来，既强烈又痛苦。她从来都不喜欢冲突，但突然之间，她的心在呐喊。她想要跳向奥斯卡，掐住他的喉咙，向他叫嚷，直到他能真的明白他所做的一切……

那些感觉让她害怕，她不知不觉地望向窗户，仿佛企盼着自己能逃脱。一只白鸽优美地扇动着翅膀飞了进来，停在窗台上，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转动着眼睛，看着它光滑柔软的灰色羽毛，看着它沿着窗台有点笨拙地踱步。

用你的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

她姐姐的话自动地出现在她的心里，正如这些话经常在她生命的困难时刻出现一样。有多少次盖丽曾这样告诉她，但当她采纳姐姐的建议时往往都

太迟了？

但是这次不会太晚的——不算太迟。当菲斯意识到此时此刻，她要把盖丽的话变成现实的时候，她的心猛烈地跳着。尽管背叛、恐怖、悲伤和耻辱这些情绪势不可挡地杂糅在一起，使她想要突然愤怒地哭泣，狠狠地扇奥斯卡的脸，但是如果她想要捱过去的话不得不保持冷静。就在刚才，奥斯卡向她展示了他有多残酷无情，而他显然不是那种容易对付的人。如果他觉得她可能会出卖他，或者给他的宝贵计划带来麻烦的话，就不会告诉她自己会做什么了。她要像对付一条盘曲在一起准备攻击的不安的响尾蛇一样小心地对付他。

她意识到他正在仔细地看着她，她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我——我需要把这件事理清楚，才能完全接受，"她微弱地说，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那并没有太多演技的挑战，仿佛她依然感到茫然，而且并不完全确定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这一切全都太突然了，我——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

"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宝贝。"奥斯卡脸露喜色，他抓住她的膝盖，挤压在一起，"我在这儿陪着你。你会明白的——我们将共同完成这件事，而它将很伟大。"

"谢谢。"她挤出一丝微笑，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使她的声音正常一些。用她的眼角的余光，她突然注意到几英尺远的梳妆台上的蛇毒注射器。"嗯，我想我需要去洗把脸，"她说，"好吗？"

"去吧。"奥斯卡跳起来，稍微向前欠了欠身子，他所有的动作显得热切而兴奋。

菲斯站起来，希望她那像橡胶一样软的脚步不要让自己倒下去。她压制住恐惧的心理，小心地走向洗手间。当她到梳妆台前的时候，她在注射器旁边停了一下，接着继续向前走，她没有伸手去取注射器。相反，她继续往前走，走进了洗手间。

她在拐角处逃离奥斯卡的视线，感觉自己安全了一点。她把门虚掩着，避免引起他的怀疑，她把水放了出来，泼了一些在自己的脸上。冰凉的水溅到发红的脸上，这种感觉真好，让她的头脑清醒了一点。另外这也为她争取了时间，思考下一步将怎么办。

奥斯卡的声音从外面的房间飘了进来。"如果你和我在一起的话，你不会后悔的，宝贝，"他叫着，"我们都搅进了这件事，而我们本来就该这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永远都是。"

这世上没有一种叫"永远"的东西。

那是盖丽经常说的关于结局的话。菲斯抬起头来，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有一双大大的琥珀色的眼睛，就像她姐姐的眼睛从镜子里面盯着她，但是





却没有告诉她该怎么办。

当菲斯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奥斯卡正坐在床角,背对着她,埋头整理他的行李箱。行李箱打开着,扔在他脚边的地上。她又一次在注射器旁停了下来。她必须做的就是抓起注射器——她能在奥斯卡意识到她要干什么之前把针尖刺向他的脖子或者肩膀。如果这只针剂的蛇毒奏效的话,等到有人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那时她已经走了很久了。

但是她又一次转身离开那注射器。即使不是在这个环境下,对象也不是他,她也不能那么做,相反她从附近的梳妆台上抓起一个金属的冰桶。在她变得胆怯之前,她迅速行动了起来,往前一跳——尽全力把冰桶重重地砸在奥斯卡的头上。

“喂,我——”他脱口而出,听起来很惊讶。接着他就像被剪断线的牵线木偶一样倒下了,从床沿滑了下去,砰的一声倒在打开的行李箱上面。

菲斯僵立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冰桶,低头注视着他。他的腰侧一鼓一鼓的,这让她很放心,他依然还活着。她还有点期望着他能跳起来,摆脱突然袭击,愤怒地向她袭去。接着一切就会全部结束……

但是奥斯卡没有动弹。她对自己刚才所做的事情很吃惊,她把冰桶扔在床上,双手捂着嘴,希望自己不要呕吐或者晕倒。接着,意识到不管自己怎么样,时间依然在流逝,她跨过奥斯卡平躺着的身体抓起电话。用颤抖的手指拨了电话号码,她成功接通当地警察局。

“喂?”她说,她的声音尖叫着,都认不出是她自己的声音,“我想要报告一件罪案。环境会议——需要马上检查艾瑞格勒博士身边的一些人——不要让安全保卫人员阻止你们。他得尽快得到药物治疗,这很重要。他被注射了蛇毒,确切地说是来自一种有毒物种,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所以你需要情报处的配合,还需要一种多价态的抗蛇毒血清……”她不知道现在去拯救艾瑞格勒还来不来得及。

“我明白了。”接线员听起来很惊讶,也许还有一点怀疑,“犯罪现场是哪里?”

菲斯恐慌了一阵,无法想起艾瑞格勒住的宾馆的名字。紧接着它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宾馆的名字脱口而出。

“好的。”接线员平静地说,“您现在在哪,劳烦说一下,小姐?”

菲斯,她一直都是好女孩,总是整理自己的床铺、做家务,也尊敬长辈,会顺从地张嘴回答。但是这个新菲斯,这个处在一个奇怪的、她不知道规则,但是无论如何不得不玩的游戏里的人,及时醒悟过来并控制住了自己。

“嗯,我在……其他地方,”她结结巴巴地说,“现在我必须走了。再见。”她扔下电话,感到恐慌,仿佛窗户里有一双怀疑的眼睛在盯着她。她四周转了一下,她看到那只鸽子正用它又圆又黑的眼睛看着她。当她盯着它时,它

的翅膀扇起一阵风，飞走了。

菲斯也开始行动了。她拉开梳妆台的抽屉，尽快地把她的东西扔进她的随身行李袋中。既然她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去帮助艾瑞格勒，那么她能想到的就是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的。她头脑中半清醒半模糊地知道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但是她不得不以后再处理剩下的事情。

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找到路出了宾馆，搭上租车，去了飞机场。菲斯的周围有一大群旅游者做着自己的事情，她在其中费力地搜寻着，她找到了去大西洋航空公司的柜台的路。"我想把这张票换了，"她对那里的女职员说，"换成早一点的航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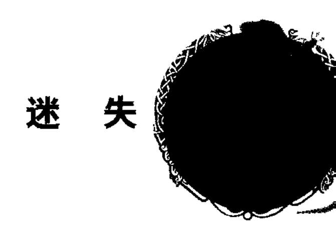
服务人员看了看她的票。"我明白了，"她和蔼地笑笑，"那么，你想要早一点回到美国，是吗？"

"劳驾，"菲斯说，尽量让她的声音平静下来，"我现在必须回家——就今天，很重要。我能换一个其他航班吗？"

"我看看能不能。"

服务员低下头看着电脑，她的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着。过了一会儿，她笑着抬起头来。

"事实上，似乎现在 815 航班有人退票，大约在 15 分钟之后开始登机，"她说，"真是你的幸运日。"



第二十三章

菲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跳,你这个白痴!”她扯着嗓子吼叫着。

她的话是如此大声,以至于附近的树都格格作响,受惊的鸟儿和其他动物要么跳了起来,要么飞走了。甚至她自己都有一点吃惊——自己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很不像她。

但是这声音起作用了。“哈?”乔治咕哝着,打破了沉默和恐惧的恍惚。

他猛地向前跑过来,几乎撞坏了菲斯一直握着的树杈。他及时地向一边倾斜,滑过突出的岩石,跌在地上,在他的后背重重地摔在地上之前,他的衬衫被荆棘丛的边缘勾住了。

“哦呼。”他躺在地上头晕目眩了一两秒钟,接着他匆匆忙忙地挣扎着笨拙地爬起来,冲过空地,然后又被石头和树根绊倒了。

菲斯扭头看了一眼,依然紧紧地握着她的树杈。她要在她移动之前,确定他已经安全地走出危险范围。

他终于在空地的遥远的另一边停了下来,他转身往回看。“杀死那邪恶的东西!”他粗哑地喊着。

菲斯盯着他。接着她低头注视着脚边的岩石。她把它踢了开来,踢进那群矮树的树荫里。最后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丢掉她紧握着的树杈,尽快跑开。

那条蛇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嘶声,缠绕成圆圈状进入攻击状态。但是看到附近没有东西可攻击,它立马转身,迅速地滑过突出的岩石,消失进岩石后面的裂缝里。

菲斯一直在屏住呼吸,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就在这时候,她听到从乔治站着的后面丛林里传来一声喊叫。她赶紧转身,看到一小队生还者出现在树林中。洛克带路,迈克尔、克莱尔、还有两个她不知道名字的人跟在后面。

“发生什么事了?”克莱尔说。

迈克尔匆匆忙忙走向乔治。“我们在沙滩上听到你小子一直在叫喊……有人受伤了吗?”

菲斯畏缩了,料想乔治会说的话:她让一条危险的蛇跑了——她是疯子……

但是当她注视着他的时候,他正对着她微笑。“我会告诉你们发生什么

事情的，”他把经过告诉了其他人，他的声音已经恢复到正常的低沉的声调了，“这个女孩救了我的性命，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事。”

每个人都七嘴八舌起来，询问更多的信息。只有洛克沉默着，他的眼神从菲斯身上游离到乔治身上，又从乔治身上转移到菲斯身上，他摸着下巴思考着。乔治说得很快，迅速给其他人大概地介绍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

“干得好，菲斯，”迈克尔走上前来拍了拍她的后背，“非常勇敢。”

克莱尔点点头，轻轻地颤抖。“真的很勇敢，”她断言道，“有一次我徒步走在外面的灌木丛中遇见了一条南部棘蛇——真是令人害怕！”

最后乔治举起一只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听我说，我想要说一些事。”他转向菲斯，“当时我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如果你不来救我的话，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在经过这些事之后……噢，我想说我不会责怪你忽视我的存在的。”

菲斯脸红了。在后面，克莱尔暗暗窃笑，另外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乔治耸了耸肩。“无论如何，我不会用太多华丽的词语。所以我只想说谢谢你，菲斯。你是一个勇敢且受人尊敬的人——一个好朋友。我不会忘记这点。”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真诚的。

“我——啊——你——”她是如此地惊讶和感动，以至于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她只是抓着他的手握了握。

当她把手抽回来的时候，她瞥见附近有鲜艳的羽毛。有一会儿她想可能是早先飞过去的那只小小的长尾巴鹦鹉。但是当她望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一只大鸟消失进树林里。她的心怦怦地跳动着。

“不好意思，”她急匆匆地告诉乔治和其他人，“我很快回来。”

她跟在鸟后面跑了开来，追寻它的踪迹。那只鸟在树林的地面上做直线上升飞行。它带领着她穿过几片明亮和阴暗的地方，绕过几块岩石混杂的地带，沿着一条狭窄的、迂回的河流飞了过去。有一会儿它在她前面拉开了那么远的距离，以至于她想它又要消失了，而这个想法几乎要让她心碎。

但是就在那时，非常突然，她在一片小小的长着苔藓的空地上追上了它。它栖息在岩石上，整理它五颜六色的羽毛。

她屏住呼吸，猛地停下来，注视着它。太阳照射在空地上，她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那只鸟了。它抬起头，从它呆的岩石上跳下来，在地面上跳了几英尺。它叫着，转身又跳回到岩石上面。

她呆在那里观察了一会儿，接着她听到上空传来了振翅声，及时抬头往上看，看到十几只几乎完全相同的鸟从树冠上飞下来，飞向空地。她透不过气来，它们像一串五颜六色的宝石一样，她的耳中充斥着它们优美的叫声。

很快她就无法从这一群鸟中挑出原先的那一只了。这些鹦鹉在地面上





跳跃了一会儿,便混合在一起了。接着,它们好像用某种她听不见的信号,立刻平整而迅速地一起飞向天空,像一个较大生物的多个组成部分一样。当它们在空地上方往高处飞的时候,它们煽动着翅膀,使空气充满自由和活力。

菲斯微笑着,斜着脑袋望向头上的天空,看到鸟儿一起飞走了。一直以来她都认为只有一只鹦鹉孤独地住在这个丛林。她很高兴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接着,她应该知道了。毕竟,大自然经常不会让这些生物单独生存。

当鸟群最后在树冠上方消失的时候,菲斯听到穿过丛林,不断靠近过来的脚步声。菲斯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洛克向她走来。

"其他人在哪里?"她问他。

他朝沙滩的方向点了点头。"他们把乔治带回营地了,"他说,"估计他们会让杰克给他检查一番,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噢。"菲斯把视线转移回来,她望向天空,在无边无际的蓝色天空中寻找,希望能最后看一眼那些鸟儿。但是它们都走了,尽管她很失望,她还是无法控制微笑。

洛克跟随着她的视线。"你找到了你一直寻找的东西了吗?"他用谈话的语气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她最后回答道,"和我想的不一样。那只鸟——嗯,结果它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我应该知道是不能让时间倒流的——不可能让那些你知道已经永远消失的东西回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一心想把它追到手,我感到自己真是愚蠢。"

洛克摇了摇头。"没必要感到愚蠢,菲斯,"他说,"像这样一个地方——噢,能让人们明白他们想要明白的东西。"

她转身凝视着他。他正对她笑笑,但是他的眼睛似乎正注视着更加遥远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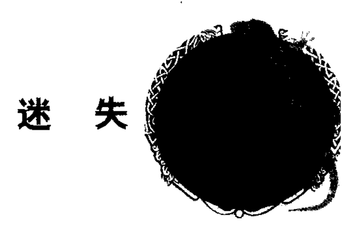
"你的事结束了吗?"过了一会儿,他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和你一起走回沙滩吧。"

"好的。"她笑笑,最后看了一眼天空,"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神秘的验证





第二十四章

德克斯特睁开了他的双眼，却只是看见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戴丝！”他用尽力气喊道，声音既低沉又异样，几乎窒息，“戴丝，你在哪里啊？”

就像无线电波在静止中搜索信息一样，德克斯特大脑中模糊的景象开始清晰起来，慢慢地意识到了他周围那一片嘈杂与混乱：尖锐的叫喊，沙哑的呼唤，金属之间相互撞击敲打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东西滑动的声音，沉重的打击声，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声响。然而，透过所有这些，在所有这些混乱的声音背后，有一种超越一切的、颤抖的无比哀怨的声音冲击着他的大脑，不断回响。这个声音使他充满了恐惧，尽管他并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离开，找到戴丝然后逃离……

他试图匍匐前行，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他的身体使他不得不刚刚爬就马上停了下来。相伴而来的是他身体中部一种突然的麻木的疼痛感觉。而这种感觉好像唤醒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知觉，好多种不同的疼痛纷纷向他袭来，让他从头疼到脚趾。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为什么他看不见了呢？他快速地眨着眼睛，但是仍旧是一片黑暗，如同他身边的声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嘈杂。充满恐慌地，他疯狂地抓向他的双眼。他的指尖触碰到了一片柔软的布，蒙在了他的脸上。

他猛地扯下了这块布，已经感觉到自己很傻，然后就发现他自己竟然躺在印有“大西洋航空”图标的毛毯上。他终于发现了他“失明”的原因了。而且受到了这个启示，他周遭的世界开始重新清晰起来。他正坐在原本应该送他回家去美国的飞机上。那个紧紧地“抱住”他，使他不能移动的东西是他的安全带，现在仍旧牢牢地固定住了他，尽管在他周围的飞机上其他部分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碎片……

戴丝，他突然想到，又重新感到一阵惊慌。

他想转动他的头，去看看他身旁的位子，然而这个动作耗费了比想像中更多的力气。当他最终做到了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位子空无一人。

他仍旧斜着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还在努力适应光线，正在这时，从过道的方向，一张充满焦虑的年轻人的脸隐约地映入了他的眼帘。“嗨，”那个人跟

他打招呼,"兄弟你还好吧?"

"我……"德克斯特努力地想多说点什么,但是他的舌头在嘴里抵住了上齿龈,说不出话来。他使劲儿地咽了咽口水,努力地抵制那种他好像正在径直看着自己的脸一样的那种可怕的感觉。

然后那个陌生人的容貌开始重新自我组合。德克斯特看到那个人可能跟他一样的年纪,或许比他稍大一点点,但是那个陌生人却是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眼睛的颜色要浅一点,头发的颜色要深一点,不一样的鼻子、下巴,额头也不像。

"我——"德克斯特又开始说道,然后又犹豫地停止了。他很难集中视线凝视。那个年轻人的深色头发乱蓬蓬的,焦虑的蓝色眼睛在他面前闪动,犹如透过水族箱观看一部老幻灯片一般。

"再坚持一下,"那个陌生人说道,"我们马上就把你从这里救出去。"

"好——好——"德克斯特停顿了一下,试图发出第二个音节。经过了长时间的令人痛苦和抓狂的挣扎,这个字终于冒了出来。"好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为说出话而做的努力已经耗掉了他身上的每一寸力气。他的眼皮开始下垂,黑暗又开始在他的视线边缘若隐若现。

"要坚持住啊,"焦虑的陌生人急切地说道,"跟我一起留在这里,好不好,兄弟?跟我说话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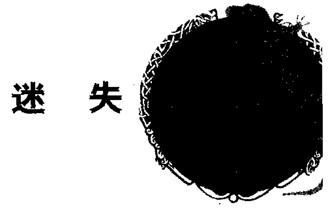
德克斯特确信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就在思绪外的某个地方漂流着。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思索,他终于成功地找到了答案,把它说了出来。

"德克斯特——德克斯特·克罗斯。"他喘着气说了出来。然后他就放弃了痛苦的思索,重新陷入到让人羡慕的不用思考的无意识状态的黑洞中去了。

当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不知道究竟过了多长时间。又一次地,他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不过这次不同的是,皎洁冷俊的月光以及不远处的篝火发出的桔黄色的摇曳的光芒让他感到安慰了许多。有那么一霎那,德克斯特竟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然后他感觉就像是沙子碾进了他的皮肤一般,一股轻快的微风吹过他的全身,他的胳膊上被吹起了鸡皮疙瘩,鼻子里满是一股又咸又腥的海水的味道。当他想举起胳膊互相摩擦使胳膊暖和些的时候,他的肌肉疼得不行,一点儿也不想动。这个举动仿佛启动了他的神经系统,一秒钟后,他的整个身体陷入了无尽的酸胀疼痛,感觉就好像他曾被发了脾气的巨人狠狠踩过一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飞机坠毁的事。他紧紧地闭着双眼,试图关掉在他脑海里不断掠过的可怕的景象。嗡嗡乱响的发动机,尖声喊叫的





人群。一个突然的摇晃,然后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飞机开始急速下降,每一寸下降都使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氧气面罩掉了下来,来回不停地前后摆动。有那么一刻,他还曾经担心他不能够抓住一个……

德克斯特又睁开了眼睛,试图忘掉这些记忆。呻吟了一声,他使自己伸直了一点。

"啊,你醒过来了,"一个年长一点的人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坚持一会,我去找杰克。"那人有着一双不大但却充满智慧的眼睛,下垂的圆圆的脸颊让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只老猎犬。

这个人很快地走向其中一堆篝火。德克斯特用一只手支撑着他的头,脑袋里就像塞满了棉花一样。他不知道杰克是谁,也不认识这个老人,但是他想他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好奇地向四周望了望。他躺在一片广大宽敞的沙滩上,整个沙滩在月光下发出苍白的光。他转过头来,看见一大片茂密的热带丛林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如果不是散落满地的无数烧焦了的碎片残骸,这里的景象真是像极了风景明信片上外国的具有奇特风格的度假胜地。就像美丽的油画上被刻上了丑陋的刀痕一样,这个原始的海滩被锯齿形的金属厚板、翻转的机轮和变黑了的发动机碎片给破坏了。天色太晚了,德克斯特没有办法看清楚更多的细节,但是他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坏掉的机翼横躺在沙滩上,还有一大截毁坏的机身戳在沙滩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奇怪的山洞。

在残骸周围的沙地上,燃着几处大的篝火。几十个人挤成一团,围坐在篝火周围。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但是好像只有少数人在睡觉,而大多数的人仍旧醒着。一些人三五成群在轻声交谈着,裹着救生毛毯坐在一起。另一些人独自或坐着,或站着,凝视着丛林、海洋,或者他们脚下的土地。

飞机上有多少个人呢?德克斯特不知道确切的数目,但是他知道有很多人。他开始数他可以看到的生还者,但是当他数到十五或者十六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看到一个高大威猛的、英俊的留着平头的男人一脸严肃地向他走来。那个人穿着一件被沙子泥土弄脏的深色裤子,一件白色的汗衫,他的脸上有好几个丑陋的刀伤,开头是一个五点钟形状的暗花。尽管如此,在他的脸上还是有一种平静的自信,使得他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威严。德克斯特感到心底有一丝刺痛的感觉转瞬即逝,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焦虑不安?嫉妒?还是愤恨?

"嗨,你好吗?"那个陌生人跟他打招呼,"你叫德克斯特,是吧?我是杰克。阿尔兹特告诉我你醒了——真是个好消息啊。你昏迷了挺长时间的,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有一点眩晕。"德克斯特如实地回答。

“嗯，那是肯定的啦。看起来好像你严重脱水所以昏了过去。但是不管怎样，你还算幸运的，我几个小时之前给你检查了一下，所有的地方看上去都还正常。”

“是啊。”德克斯特停下来接过杰克递过来的半瓶水，狼吞虎咽地喝光了，“我是比较容易脱水。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有一次我表哥忘记了带冷饮，结果我就在他的游艇上昏倒了。我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驶进海湾一个小时了，我的脸变得亮红色，我哥哥还以为我要死了。他慌乱极了，事实上他答应我如果我能够活着抵达码头他就给我一千块钱。”他笑了笑，耸了耸肩。“你看到了，这就是我的表哥杰伊，他认为如果有足够的钱的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确，他就这样做了。”

杰克看起来对这个故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摸了摸德克斯特的前额，将手指搭到他的手腕上，检查他的脉搏跳动情况。“嗯，你现在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他说，“就是要注意一定要喝足够的水，如果吃得下就吃点什么东西。那边有一个叫赫尔利的人，正在从飞机上找一些食物。他可以帮助你的。”

一想到吃的东西，德克斯特的胃剧烈地颤了颤，尤其是想到飞机上的冰冷的食物。“谢谢了，但是我并不觉得现在吃东西是一个好主意。”

“那好吧，也许等到了明天早上你就会有食欲了。”杰克站了起来，拿开了他的手，“也许你也可以在救援人员到来之前争取睡上一觉。”

“救援人员，”德克斯特仍旧很模糊的头脑锁住了这个词，“嗨，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呢？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掉下来了，是吧？对了，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杰克耸了耸肩：“我确信救援部队知道我们下来了。现在就努力睡一会儿吧。”

德克斯特想要抗议，他有好多的问题要问，是很重要的，只是得他想得起来问的话……但是，躺回到沙滩上放松确实要容易得多。他仰起头，凝视着夜空中躲在云彩中闪动的星星，他的手下意识地慢慢地伸向脸颊上锯齿状的紫色的伤疤，揉了一揉。

“你那里是怎么搞的啊？”杰克问道，点着头指向他的伤疤。

德克斯特抬头向他眨了眨眼睛，突然觉得太困了不想回答。“从马上摔下来弄的。”他回答道，“我当时在学习怎样打马球，但是我并不是很在行。”疲倦地轻声笑着，“可恶的马正好把我摔进球门里。”

杰克点了点头说道：“晚安吧。”但是德克斯特几乎没有听见。他已经漂进了梦乡，只是他的手仍然无意识地在抚摸着他的伤疤。





第二十五章

“不要再碰那个东西了，小子。”

德克斯特猛地把手从他的伤疤上拿开，而他的保拉姨妈生气地打掉了他的手，这个动作使她赤裸的被太阳晒黑的上臂上的肉轻轻地颤动。他从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个买东西的家伙用一种不满的眼神看着他们。

“对不起，”德克斯特嘟囔着，他两手紧握购物车上包着塑料的粘粘的把手，两眼也认真地盯住那里。上面印着“摩诺超市，体现美国价值！”那些艳丽的红色字母被刻在购物车的儿童安全座上，仿佛正在向他欢呼雀跃。

“往这边走吧，德克斯。我想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换成薯片打特价了。”

德克斯特尽责地跟着，推着购物车走在他姨妈笨重的身子后面。他讨厌这种每周的购物活动。他讨厌折扣商店里那错综复杂的、到处都充斥着有天花板那么高堆满了商品的货架的走道。就只是看一看那些罐装的食品，俗气的小装饰品，还有那些中国制造的儿童服装就搞得他头晕目眩的。而且冰冷的冷气机并不能掩盖充斥在整个空间里的那种便宜的不真实的、让人绝望的味道。这让人很沮丧，因为没有多久他就不得不再次踏足摩诺超市商店。

但是他的想法并不重要。保拉自己没有孩子，而他的妈妈坚持让他帮帮她的忙。他能做到的一切就是照她们的话乖乖地做，然后做梦期盼他年满十八岁的那一天，他就可以逃离她们的控制。

当德克斯特减慢购物车的速度来避免撞到走过来的一个只穿着松松垮垮的尿布的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时，保拉姨妈走到了前面，笨重的身躯变得异常的灵敏，消失在拐角处。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听到她那愉快的长声尖叫从下一个走道的某个地方传了出来。

“我们找到了！”她洋洋得意地颤声说道，她那尖锐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商店，许多人都惊讶地闻声观看，“打八五折呢！我们最好多储备一点，上帝知道下次打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刚才去哪里了呀，小子？快点过来啊！”

德克斯特非常不明白为什么她今天心情就这么好呢。据他所知，她现在仍然在痛恨她那在药店的工作，而且从他妈妈最近的说笑中得知，他姨妈打算从她那一无是处的前夫那里索要更多的钱这件事，她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正常情况下，她应该在商店里四处闲逛，抱怨商品的价格，可是今天她看起来特别兴奋。

顺着她说话的方向，他将手推车推过一个个几乎堵住整个通道的摆成金字塔形状的罐头食品展区，差一点就撞翻了奶油玉米，造成一场“雪崩”。当他过下一条通道，他看见他姨妈的手臂已经提满了奶油小吃的袋子。

他把购物车推向了她。“让我们保持现在的步伐吧，德克斯。”她一边大声说道，一边把手上的袋子拿掉，放在她刚刚挑的卫生纸、洗衣液和擦碗布上面。但是，她的声音仍然快活得很古怪，听不出任何以往苦涩的味道。“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她伸手去拿更多的零食之前，在他的手臂上快速地拍了一下。

“呦，大伙儿快来瞧瞧，看看谁在这儿呢！”

德克斯特立刻僵在了那里，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两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刚刚从走道尽头的拐角转了过来。扎克·卡森，达里尔·夏普，詹纳·奥马里……他们这些人都在他的高中学校里很受欢迎，这些人都住在城镇的东部。他不明白他们在摩诺超市里面做什么，其实他并不真的关心这些。他唯一希望的是他可以钻到地板缝儿里消失掉。

更糟糕的事情是，正在这时保拉姨妈已经塞满了一整车的垃圾食品，正在顺着走道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德克斯特向后退缩着，他的三个同学都在假装使劲儿贴近货架免得被她走过来的笨重身躯压扁。保拉姨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德克斯特为她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羞红了脸。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

他的同学们几乎都在嘲笑地看着他，他快速地将脸上的表情变得温和一些，希望能避免出现其他的画面。

“你在这里要挑选更多这样的花式汗衫吗，德克斯？”达里尔问道，他的眼睛在他那宽阔、红润的脸上卑贱地闪烁着光芒。他伸出一只肥手，德克斯特以为他要打他就躲开了，但是达里尔只是指了指他的袖子，厌恶地耸了耸鼻子。

扎克笑得喷了出来。“不是的，兄弟，”他插嘴道，“德克斯可能在买车吧。我们都知道他买不起真车，但是我听说这些塑料的芭比娃娃的小车却是便宜得很。”

“是的，你就知道，是吧，扎克？”詹纳看起来很不耐烦，“算了吧，你们这些男生戏弄这个可怜的人也该玩够了吧？”她那傲慢的绿灰色的眼睛在德克斯特的身上上下打量着，“我们去买些饮料，然后马上离开这里吧。这个地方臭臭的。”

达里尔冲动地给了她一个拥抱，然后又在她的脸颊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放轻松，亲爱的。我们只是跟德克斯特聊聊天而已，好不好？”

“呃。”她将他推开，重重地擦擦脸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你？”

“嗨！你们在这里啊。你们这些人想甩开我，还是怎样？”





德克斯特迅速地看了一眼其他的人，发现一个女孩儿正走过来。她是那么美丽——苗条，白皮肤金发碧眼，带着天使般的笑容，一双微笑着的蓝色眼睛。

“对不起，克瑞斯。”詹纳说道，“我还以为你就在我们后面呢。”

“没什么啦。”这个新来的人发现德克斯特正盯着她看，就给了他一个甜美的微笑，“嗨，德克斯特，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他沙哑地喃喃说道，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身上穿的是破旧的衣服，面前的购物车里都是些便宜货。他已经对这个女孩儿暗恋了很久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像克瑞斯汀·婉蒂维尔这样的女孩儿是不会和他这样的男孩儿在一起的，他没钱、没车、没有朋友、也没有前途。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德克斯特一下子陷入了那个他最熟悉的幻想之中，那个他在生物课上望着克瑞斯汀金黄的头发一直编织着的美好的幻想。幻想着他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就好像是个超级德克斯特——安详，自信，女人们都无法抗拒。在他最狂野的梦想之外，财富常常伴随着玩笑或是一个故事迅速出现，然后把他自己现在古老的、可悲的生活抛到脑后，远远地，远远地……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小德克斯？”达里尔的声音打破了他的幻想。通常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忍受其他男生的欺负的。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在克瑞斯汀面前受到羞辱使他想把达里尔洋洋自得的脸打成血肉模糊的肉酱。

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首先，他会是那个最后被打成血肉模糊的肉酱的人，而不是大块头的、满是肌肉的达里尔。还有就是，他并不喜欢这样，面对面的对抗并不是他的风格，让事情就这样过去还是要容易得多。

“不管怎样，”詹纳扯了扯达里尔的汗衫，说道，“算了吧，我在这里要被烦死了！”

“好吧好吧，不要再叫了，你这个女人！”达里尔还是让她把自己拽下了走道。另外的两个跟着他们走过去了。只有克瑞斯汀停了一下，给了德克斯特一个挥手告别：“生物课上再见咯！”

“好的，”他嘶哑地回答道，试图寻找一种充满自信而又不经意的声调，但是可悲的他没有找到，“到时再见了。”

他看着她转过拐角，直到看不见了为止。然后他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的整个身体都变软了。他把身体的重量都支撑在购物车的把手上。为什么他还要不怕麻烦地想试一下呢？像她那样的女孩儿是不可能跟他这样的男孩子交往的，他只不过是个上生物课时坐在她身后的安静、让人讨厌的穷孩子。永远都不会，不会，不会。他应该面对这个现实，然后把自己的眼光放低一点，或者……

砰！

从下一个走道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声音，把他从他的幻想中震醒过来。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整个商店都要塌下来了似的。

他把购物车扔在了原地，急忙跑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下一个过道的转弯处，他一眼就看到了一大堆装在巨大的五颜六色的扁盒子里的货物散落一地。然后他在这一堆里发现他的姨妈，他赶紧把她拉了出来。她四肢伸开，躺在地上，就像一只上了岸的鲸鱼，呻吟着，折腾着，虚弱地正在想把压在她胸口和肚子上的箱子推掉。她那褪了色的蓝色家庭妇女装向上缠到了她的大腿上，露出了松弛的膝盖，而且鞋也掉了一只。

"保拉姨妈！"德克斯特失声喊道，向她冲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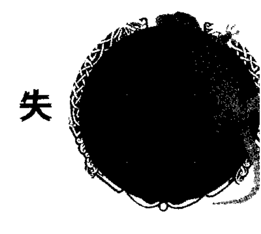
他在她身旁跪下，几乎不敢看她那扭曲的、呻吟着的脸。他看了一眼旁边地板上的一个箱子，上面印有一张微笑着，看起来很有钱，长着有银色光泽的胡子的男人彩色相片。这个男人正在一个豪华游艇的甲板上，在手提式的烤架上烹饪牛排。在他身旁那几个金黄色的手写彩绘字体表明了他就是主厨克罗斯了，而且盒子上的标签也表明盒子里面是克罗斯·克瑞尔的一种专利食品，这种专利食品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也可以在全国最好的零售商处买到。

德克斯特望着这张照片很长时间，希望他可以把自己送到那条游艇上去，在那里，主厨克罗斯的微笑还可以让他相信生活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一个身穿摩诺超市制服的中年妇女最先赶过来。她飞快地跑了过来，停下脚步，瞪大眼睛，低头看着保拉姨妈。

"你还好吧，女士？"她喘不过气地问道。

"不，我不好！"保拉姨妈喊道，"这些箱子——这些愚蠢的展品，当我从边上走过来的时候全都掉下来砸到我的身上了。我的后背啊！快叫救护车啊，快来人啊，我动不了了！"



第二十六章

当德克斯特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早些时候他醒着时那些疼痛已经变成麻木的、持续不断的全身范围的疼痛了。他坐了起来，伸展了一下他酸疼的肌肉。不知是谁在他睡觉的时候在他上方支起了一块防水布；尽管空气中湿气很重，也很闷热，这块防水布在空地上投下了一片凉爽的蓝色阴凉。

他看了看手表，但是表已经停了。不知道时间让他感到很找不着北，有些茫然；从飞机坠毁到现在过了多久了呢？他可以听见围绕在他周围的各种谈话声，他相信是时候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了。

当他从他的临时搭建的避难所下面爬出来那一刻，太阳无情地照射着他。热浪滚滚袭来，卷起沙子，让他觉得头晕目眩。看到杰克给他的那瓶水还有半瓶，在避难所下面，他弯下腰，抓起了它。水已经变温和了，但他仍然不顾这些狼吞虎咽喝下去。这让他的头脑感到清醒一些，同时也让他的胃咕噜咕噜作响，抽起筋来。

食物，他需要食物。食物能帮助他思考。

他记得杰克说过有一个人正在从飞机上收集食物。昨天晚上，一想起飞机上那没有加热过的、油乎乎的饭菜，他就恶心得想吐。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听起来就非常令人有食欲。这是多么可笑啊，他想，人的想法能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这么快速的改变。

德克斯特环视了整个海滩。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在沿着海岸行走，在飞机残骸中转悠，或是拖着行李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到处走。一个留着卷发的很胖的男人正在翻着一个手提箱，而他身旁的一个年轻人在沙子上乱踢，看上去很是沮丧的样子。这两个人看起来隐隐约约有些眼熟，德克斯特随即想起来他们两个在飞机上坐得离他很近。

就在他的身后，有人突然用一种德克斯特听不懂的语言开始讲话。转过身来一看，只见一个亚洲男子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个装有四个白色小碟子的黑色盘子。

“对不起，请问有什么事吗？”德克斯特被这个男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脱口而出问道。

那人重复了他那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很焦急地用另外一只手指着他的盘

子。德克斯特更近一点地观察了一下,发现在盘子里每个小碟子上都盛有一些粘着泥土的、发灰的东西,他觉得应该是几种海鲜吧。海边的清风吹过来,一股鱼腥味儿扑鼻而来,他不禁向后退了一步。

那人又开口说话了,听起来挺泄气的。他认真地指着其中一片,然后做出一副要吃掉它的样子。

德克斯特颤抖了一下。就算他再饿,他也不会饿到吃那种东西的地步。事实上,他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宁肯去吃脚下的沙子也不会将那种看起来粘乎乎的东西放进嘴里。他甚至还没有成功地尝过寿司的味道,他第一次试着去吃的时候,他几乎没能及时赶到洗手间。

"不了,谢谢,"他告诉那个男人,摆了摆手,做出这个动作后他再次感到全身软绵绵的,"不用了,但还是要谢谢你。"

那个人皱着眉头看着他,又一次做出手势表示邀请。德克斯特正在想如何才能让这个端着海鲜的男人离开,正在这时,凭着眼角的余光,他突然发现有一组大约五、六个人的队伍正有目标地从海滩穿过,去往丛林。在他们之中有一个苗条的、穿着短裤和一件浅色坦克衫的金黄头发的女人。

他的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戴丝!"他大声喊道,跳了起来,再没有理那个寿司,就径直跑过沙滩,"戴丝,等一下,是我啊!——我没事儿啦,戴丝!"

尽管大脑一阵狂晕,差点使他一头栽倒在沙地上,他还是赶上了那队人马,他们刚刚从沙滩走出,经过一片长着矮小植物的开阔的空地。他连跑带跳快速地迈过最后几步,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身体转过来使之面对着自己。

"怎么——你是谁呀!把手拿开,你这个变态!"

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白皮肤金发碧眼的陌生女子正瞪着他看,双目中燃烧着怒火。不是戴丝。根本就不是戴丝。

"哦,"德克斯特喘着气说道,已经浑身是汗,"对不起,我——我还以为你是别的什么人呢。"经过短暂的奔跑,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也希望她是别的什么人呢。"人群中另一个人小声咕哝着。

德克斯特打量着刚才说话的那个黑发年轻人,心里在想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眼熟,他也是在飞机上跟他坐在同一区的吗?

然后,一闪念间,他想起来了,这个人正是在飞机坠毁后第一个来帮助他的那个陌生人,那个他曾经以为是他的影子看着他的那个人。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并没有长得那么像,只是年纪差不多,肤色一样罢了。

他感到很尴尬,好像他应该说些什么,但是那个人好像已经记不起来他了。在他还没想好应该怎样做之前,那位漂亮的金发美女又说话了。

"闭上你的嘴巴吧,布尼,"她突然说道,转过她的头瞪着那个黑发陌生人,"恐怕你没有注意到,其实我现在和你待在一起也不怎么开心。但是那也不意味着我会幼稚得像个婴儿那样成天抱怨。"





“随你怎么说好了，香农。”布尼向她皱了皱眉头，转身离开了。

“你还好吧？”另外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人关心地看着德克斯特，她棕红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了一个圆发髻，“你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我还好啦，”德克斯特强装出笑容，“很抱歉我认错人了。”

他们继续向前走，而德克斯特走回了海滩，感到一丝困窘。他曾是那么肯定那个金黄头发的女孩就是戴丝……

戴丝。

这个名字在他的心里炸开了，内疚填满了整个身体。他怎么能忘记戴丝了呢？从飞机坠毁到现在，当他躺着睡觉的时候，她可能正身受重伤……或者更糟。

“嗨，兄弟，你没事儿吧？”

德克斯特抬起头看，发现他自己正低着头一直走，差点儿撞到人。说话的这个人是个美国黑人，留着短短的山羊胡，正关切地看着他。

“对——对不起，”德克斯特说道，意识到他还是有点头晕，“我想我没注意看我在往哪里走，真是不好意思啦。”

“没关系的。你是不是昨天一整晚都昏迷不醒的那个？我儿子还在想你会不会醒过来呢。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叫迈克尔。”

德克斯特向沙滩那边一眼望去，看见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那个男孩儿，他猜这位一定是那男孩儿的父亲。“我叫德克斯特，德克斯特·克罗斯。嗯，是的，我想你说的那人就是我。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清醒着呢，我现在需要寻找我的女朋友——戴丝。”他将头转过来想看看整个海滩，但晕乎乎的身体晃动了几下。

“哎哟，”迈克尔伸出手来扶稳他，“你看上去不太舒服啊，小伙子，你确定你不需要再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我没事儿的，我只是需要一些吃的，还有，要找到戴丝……”

“吃的，对了，”迈克尔四处看了一下，“那个大个子——赫尔利，他是这里掌管食物的人。我想，他正在帮助杰克呢。但是吃的就在那儿，好吧，走吧……”

没多久，迈克尔就拿来一小包飞机上的食物。德克斯特坐在一块残骸下的阴凉处，把这些东西吞了下去，几乎还没尝到味道。然后他喝下了满满一瓶子水。

食物和水让他头脑清醒了许多。当他一旦又感到好了很多，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件事上——找到戴丝。他站起身来，搜索着他能看到的每一个幸存者，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迹象。

当然不会有啊，他跟自己说，心不在焉地挠着蚊子叮的包，如果她在这里——而且没事的话——她现在一定已经找到我了。

一对年轻人从飞机上拿下来一堆座垫，刚好经过他身边。德克斯特走上前去，打断了他们。

“嗨，”他叫道，“那些受伤的人在哪里？你们知道，我是指在飞机坠毁中受伤的人。我需要找到某个人。”

其中一个年轻人轻轻擦掉额头的汗水，“希望不是那个插着爆炸碎片的男的，”他说，“医生正在给他检查呢——但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大好。”

“斯科特，真沮丧，”另一个人说道，“你不要吓到他。”他看了一眼德克斯特，“你要找的不是那个插着碎片的人吧？对吧？”

“根本就不是个男的，”德克斯特说道，“是个女孩儿，我的女朋友，戴丝。长得很漂亮，差不多这么高。”他举起一只手来估计她的身高，“金黄色的头发。”

那两个男人一起耸了耸肩，“在那些受伤的人中没有见到过这个样子的女孩儿，”斯科特回答道，“对不起。或许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帐篷。”他摆起一只手指了指散落在残骸中这样那样的一小群防水布和其他东西搭成的临时避难所。

“好的，谢谢了。”德克斯特走了回来，用手遮住了眼睛，他们也继续赶路了。他奔向了第一个避难所，向里面张望。没有看见戴丝，他只发现了一个中年男子，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

浑身颤抖了一下，他在那个男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之前赶紧跑掉了。他又查看了其他几个避难处，但是大多数都是空的。

正当他四处寻着打算找下一个地点去查看时，德克斯特发现了一个很面熟的、圆脸的男人正从海滩边上的丛林中走了出来。德克斯特认了出来，这就是昨晚把杰克叫过来看他的那个人。

他向那人走了过去，打算感谢他对自己昏迷时的照顾。他还没有走到，那个老人发现了他要走过来，走得更快了。

“嗨！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啊？”他询问道，快步走上前。

德克斯特盯着他，一脸困惑：“你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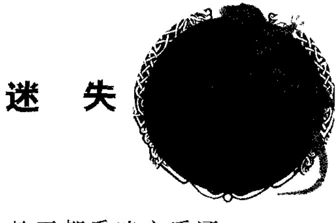
“别装了，”那人说道，“如果知道从林子里返回沙滩的近路，就说出来吧。”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德克斯特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叫德克斯特·克罗斯，我只是过来谢谢你——”

“那好吧，我叫阿尔兹特，很高兴见到你。”那个人，阿尔兹特，非常惊讶地看着他，“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德克斯特？”

“出现？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你当然知道啊！”阿尔兹特坚持说道，“你看，我刚刚还在那边那几棵歪树旁边见到你，不是吗？我知道你也见到我了——你甚至还挥了手，看在上



帝的份上。我知道那个是你。我也很惊讶看到你昨天一整天都昏迷之后还能站起来。”

德克斯特摇了摇头:“对不起,但是你一定是搞错了。我根本没在丛林里。我醒来后就一直在这儿,待在沙滩上。”

阿尔兹特看起来并没被说服,但他耸了耸肩:“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他在威风中有礼貌地挥了挥手,越过他的肩膀看看那棵树。“我自己也在沙滩上待了很长时间,尤其在听到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那个不明声音之后。”

“你在说些什么呢?”德克斯特没有耐心继续寻找他的戴丝,倒是对阿尔兹特的话很好奇——那个人的眼中突然闪过一种很害怕的眼神。“你们听到了什么呢?”他指了指自己,“我昏过去了,记得吗?”

“哦,是的,”阿尔兹特明快地笑起来。“好吧。嗯,很高兴你没有听见。真是吓人啊。大声的轰隆隆的响声,奇怪的呜呜的声音……”他戏剧性地挥动着他的手臂,显然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想要形容的东西。

德克斯特摇了摇头:“但是你是指什么呢?什么在发出声音呢?是救援团来了吗?”

“我觉得不是。”阿尔兹特耸了耸肩,“没人知道是什么,听起来很大声很惊人,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个。”

“哦。”德克斯特立刻失去了兴趣。不管阿尔兹特在讲的东西是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找到戴丝更重要。“听着,我需要找到我的女朋友。你在丛林中见过任何金黄头发的女孩儿吗?差不多这么高?”德克斯特用手比了比。

“没有,你的女朋友,啊?和她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六个月的样子,”德克斯特回答道,和阿尔兹特一起走回到海滩的主要地带,“我们一起上的大学。”

“哦,是吗?你们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德克斯特?”

“心理学,”德克斯特答道,“我真的很喜欢学。前几个月才刚刚决定的。”

“不错,不错,很有意思的学科。但是请听我的建议——别去教书。至少别教九年级生。”阿尔兹特耸了耸肩,眨了眨眼睛,“在这点上,请相信我,我自己就是个老师,高中,理科。”

德克斯特礼貌地笑了笑。“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毕业以后做些什么,”他坦言道,“我想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决定——可能会去读研究生,可能会停下来花点时间看看在发生着什么,我想我那样很幸运,知道吗?知道我将一直有家里面的钱的支持感觉就很好……”

第二十七章

“你不能决定你是不是出身贫困，德克斯特，”学校的顾问，华盛顿女士，一个体态丰满、热心肠、脸上发光的女人，她侧身倒在她的椅子里，将两手交叉放在大腿上，和蔼地看着他，“但是从那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帮自己了。那就是我在这里的作用了。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你的计划了——所有教你的老师都认为你想要上大学。”

德克斯特在不舒服的木椅子里起了起身。在关闭的窗子外面，他可以听到他的同学闷模糊的喊叫声和笑声，还有从学生停车场外面的人行道上传来的低沉的拍篮球的砰砰声。在华盛顿老师狭窄的灰棕色的办公室里面，空气很不新鲜，几乎没有流动，只有墙上的钟发出的单调低沉的嗡嗡声在她不说话的时候充满了整个空间。

“我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喃喃说道，“我并不确定，我想大学对我是合适的，但所有那些学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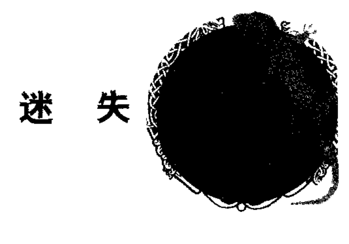
当华盛顿老师微笑的时候，她就像个花栗鼠。一只戴眼镜的花栗鼠。

“我知道你的担忧，德克斯特，”她说，“但是奖学金和贷款就是为像你这样的学生制定的。有你那出色的赛达成绩和平时成绩，我相信你获得奖学金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在这点上，我可以帮助你。而且一旦你被学校录取了，你就可以勤工俭学赚钱来解决你余下的费用。你一定会很成功的，那你就一定能马上还清债务。”

德克斯特在她对学费开支、基本生活奖学金和其他更多侃侃而谈的时候，一直在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但是他并没有在听。如果说他那艰苦的生活教会他什么的话，那就是要现实一点，别抱太高的希望，或是企图改变他控制不了的事情。就算有了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上大学。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很久了，并且努力让自己很好地接受它。但是这次，当华盛顿老师用她丰富的信息，和她那好心的关切，并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时，他并不好过。他凝视着她桌角上那一大叠五颜六色的大学小册子，允许自己有一刻短暂的令人渴望的幻想。

如果可以的话……

他在这个幻想深入下去之前把这个想法抛弃了。那样想是没有用的。他知道他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该是什么样的。除了接受它，没有什么



可做。

他尽他最快的速度逃离了那个会面，为了让她不多说话，他接受了她递过来的宣传单和宣传手册。外面的停车场上，篮球比赛还在继续，所以德克斯特走的是侧门，沿着灌木走以免被人看见。他那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躲避平日里欺负他的人们。

当他转过拐角脱离视线的时候，他放松了一点。因为和顾问的会面，他已经错过了公车，他不得不走两英里回家，这已经够糟糕了。唯一比这更糟糕的事，就是驾着宝马、骑着野马、开着吉普的阔少爷们逮住他，然后因为他们太无聊了便决定停下来，嘲弄他太穷了连车都买不起。上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尽管一开始他尽其所能避免打架，但最后，还是以被打青了一只眼睛和获得了软弱无能的名声收场。

他穿过公园，然后在 Beale 大街外面的破旧的人行道上走着。这条大街通往贫穷的乡镇，德克斯特和他的妈妈就住在那里的租来的房子里。当他走到第四大街拐角那个巨大电线垃圾箱时，他停了一下，将背包中的大学宣传小册子拿了出来，扔进去。他站在那里，看着它们顺着那些用过的废弃的手纸、锡制的罐头和香蕉皮上面滑落。然后他转身离开，穿过大街，然后向家走去。

当他走进了后门时，他发现他的妈妈和保拉姨妈都在厨房里坐在扁牌桌前。他妈妈仍旧穿着她不上班时在家里常穿的那件破旧的紫色长袍。保拉姨妈则仍旧戴着自从在摩诺超市出了事故那天便戴上的那个粗大的、灰色的项托。德克斯特一看到那个项托就会很退避，因为他很确定她假装她受了伤，但是他很早就学会了不要在这种事情上跟她争执。不管他对她的计划有什么想法或是作些什么，她都不会改变的。

那两个女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半空的瓶子，德克斯特很惊讶地发现空气里的那股微弱的、酸酸的酒精的味道。那不像是她们的作风啊，保拉姨妈倒是时不时地喝点六瓶装的酒，但是德克斯特的妈妈是基本上不喝酒的。她认为酒是昂贵的奢侈品，应该留着在像婚礼或是葬礼这样特殊的场合下才会喝。

“德克斯，亲爱的，你终于来了！”他的妈妈转过身来跟他打了个招呼，满脸堆笑，她那通常灰黄色的脸颊泛着红色，她那双苍白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光芒。

德克斯特惊奇地眨了眨眼睛。“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他喃喃说道，已经感觉到这不像是个玩笑了。

“德克斯，你猜怎么了？”保拉姨妈低声温柔地说道，“特大新闻！摩诺超市在庭外调解了！”

“啊？”

"摩诺超市,"保拉姨妈不耐烦地回答道,"哦天哪,那天你在那儿啊,不记得了吗?"

德克斯特当然全都记得。当他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回想起当他看到那些 EMT 们挣扎着将他的姨妈笨重的身躯抬上担架时,他有多么不好意思,尤其有扎克和其他人在旁边咯咯地笑……

"几乎是她要了多少钱,他们就赔给了她多少钱,"他的妈妈很急切地插嘴说道,她那单薄的声音都在因为兴奋而颤抖,"你能相信吗?我猜想像他们那样的大公司,是不会为了那么点钱而上法庭的。"

"是啊,"保拉姨妈纵声大笑,"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些钱足够活上好几年了,而他们甚至都不想为此而打官司!"

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情吓了一跳,他的身体流遍一种苦涩的哀愁的感觉,滚烫滚烫的。这已经不是他姨妈第一次为了钱财而诈骗了。以前她就曾经自己损坏了地板却起诉了给她盖房子的人;还有一次她在一家当地的快餐店里,自己放了一只蟑螂在沙拉里;还有,也许是最过分的,她曾在她丈夫和她离婚一个月之后起诉了她的婚礼策划者和其他各种她用过的商品和服务。

但是这次听起来好像是目前为止她得到的钱最多的一次。他很想问有多少钱,但是他还是忍住了。他不想用他的好奇心来增加她的满足感,那样只能增强她的成就感。

而且,也许她还正为这件事而感到骄傲呢,他厌恶地想着。她也许认为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呢,而且以后的十年她会对此滔滔不绝,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都夸耀一番。

他讨厌听到这种故事被讲述,讨厌看到她向她的朋友和邻居反复讲述时她那卖弄风情的假笑,然后他的妈妈就在一旁咯咯地笑,希望得到一些慷慨的回报。他讨厌谈到他的家庭的一切事情。甚至于,他讨厌自己在想到那些钱的时候,所有的那种嫉妒的刺痛的感觉。站在这里指责她所作的一切当然很容易,但是他自己就真的比她好到哪里去吗?或者还是他太胆小懦弱了,不能像她那样有勇气做出事情来?

不是的。我不是那样的。我永远也不会是那个样子的。

德克斯特的整个身体都被他的厌恶感搞得紧张起来。他想张嘴说话,想说点或是做点什么来表达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让他的姨妈和他的妈妈知道,他的境界在她们之上,他永远也不会让自己成为她们那样,就算他得靠捡吃垃圾罐头为生,睡在大街上,他也不会那样。

"德克斯,"他的姨妈说道,打断了他气愤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把我的财富和我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起分享——那就是我的家人。所以我给你妈买了一辆新车……"

"一辆卡迪拉克!"德克斯特的妈妈插嘴说道,将她那双瘦小的手在面前





紧紧扣住。“你能相信吗？我，开着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这真是太棒了！都不太像真的！”

“对于我最喜爱的姐妹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好到不敢相信！”保拉姨妈向她微笑着说道，她的眼睛几乎陷在肥肉里看不见了。“不管怎样，德克斯，我曾经在考虑你想要些什么，我本来也想给你买一辆全新的好车来着……”

将一辆闪闪发亮、流线型的外国跑车或是装扮漂亮的运动型多功能车嗡嗡地驶进学校的停车场的画面跳进德克斯特的脑海。那样的话那些有钱的男孩儿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克瑞斯汀、婉蒂芮尔会怎么想呢？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想法，这个想法在他踌躇时温暖地流遍了他的全身。

不。我不想要这车，不要这样子得到。他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没有车也活得下去。反正有车又能怎样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我需要去上班或上学的话，我可以走路去。一辆好车只能是一笔大开支，当保拉姨妈几个月或是一年后钱花完了，我还得再自己省吃俭用攒钱来还。

他意识到保拉姨妈还在说话。“但是然后我就对自己说，德克斯特并不那么想要一辆车。但是我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

她怎么可能知道呢？德克斯特纳闷着，抵制住转动他的眼珠的欲望。她不知道我想要……

她下面的几个词把他所有讽刺的想法都一扫而空。“他想出去上大学。”保拉姨妈满怀着明星的满足感宣布道，“所以我认为，管他呢，如果他真的想上大学，我想我应该能够让这个梦想实现。这就是一家人的作用，不是吗？”

德克斯特的下巴都掉了下来。他太震惊了，一时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很惊讶，是吧，我的孩子？”保拉姨妈咧嘴对他笑着，仍然看上去对自己很满意，“你知道我并不是很了解学校的那些事儿，但是你好像对这些挺懂的，所以干吗不去呢？我可以为你在你能够进去的任何一所大学期间的费用提供贷款，然后当以后你有钱了，成为了医生、律师或是其他什么的时候，你再还钱给我。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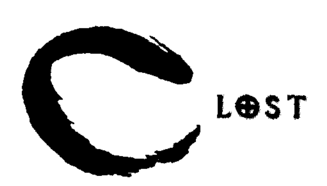
德克斯特盯着她，仍然因为震惊沉默不语。他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拒绝。他不想从她那骗来的钱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她认为他赞同她的生活方式，或者认可她做过的一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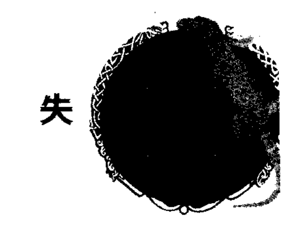
但是当最初惊喜的震惊过去之后，他立刻认识到她在向他提供着什么，不管她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她在提供一张走出去的门票，是一条可以通向一种全新的生活的出路，在那种全新的生活里，不需要为了微薄的薪水而日夜奔忙，也不需要为了避免生活的绝境而攥紧每一分钱。德克斯特想像着自己漫步在雾蒙蒙的、神秘的大学校园里，能遇到善良和蔼、有思想的人们，他们能够倾听他的想法，这种美好的图景让他感到一阵希望和光芒。那将会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有趣、轻松、令人满意，比他目前为止灰暗的现实生活

好多了。他能够从平等的地位重新开始生活，去做一个他想做的人……也许做个现实生活中的超级德克斯特。

意识到她的姨妈还在注视着他，期待着一个答案，他努力地咽了咽口水，挤出一个笑容。

“就这么定了。”他说。





第二十八章

“谢谢你，乔安娜，”德克斯特转过头来对刚刚向他的脖子后面喷洒昆虫驱除剂的女士表示谢意，“我真的很感激。我走进丛林想要寻找戴丝，但是这些虫子要把我生吃了。”

“你太客气了。希望你好运可以找到她。”那个女人同情地笑了笑，把驱虫剂又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乔安娜走开了。德克斯特卷起他的裤腿踩进波浪中，把他手上那点儿驱虫剂清洗干净。水感觉很冷，太阳下山以后海滩上的温度好像下降了大约二十摄氏度。海滩的远处、近处，人们都在适应着新建好的避难所，并生成信号烟火。天很快就要黑了，而现在仍然看不到有救援队伍前来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乎肯定要在岛上度过第二个夜晚。

当德克斯特把两手在牛仔裤上擦干时，他看见迈克尔扛着一大片金属，很艰难地穿过沙滩。“需要帮忙吗？”德克斯特主动问道，很快地走过去，抓住那金属片的一头。

那个男的感激地抬起头来，“谢谢了，兄弟，”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想用这个给我和沃尔特搭一个好一点的避难所。”

“听起来不错。”

自从那天早些时候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德克斯特还没有和迈克尔说过话。不管怎样，在他寻找戴丝的过程中，他还是认识了不少和他一样落难的朋友。这其中当然有阿尔兹特，那个急脾气但是很聪明的理科教师，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曾经照顾过他。乔安娜，那个友善的冲浪少女。赫尔利，一个大块头，友好的胖子。乔治，嗓门很大，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一样。约翰洛克，好像只会说谜语。还有斯科特、史蒂夫、简娜拉、妃斯和拉里等等许多。当然了，杰克整天都忙碌着照顾伤员，或做其他需要做的事。

但是却仍然没有戴丝的消息。没有人见过她，没有人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德克斯特又不太敢看在沙滩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但当他最终鼓足勇气去看时，在他们之中也没有看到戴丝，他大松了一口气。

他们把那一大块金属安置好后，迈克尔拍了拍手，并向德克斯特点头致谢。“再次感谢了，小伙子，”他说道，“对了，你不是之前在找什么人吗？找到她了吗？”

“是我的女朋友，戴丝，”德克斯特回答说，“还没呢，我还没有找到她。我也正想问你有没有在附近见到过漂亮的金黄头发的上大学年纪的女孩儿。哦，但不是今天早上跟着一队人去检查无线电收发器的那个女孩儿，我已经见过她了……”

“从这边正走过来一个呢。”迈克尔朝着德克斯特身后的方向点了点头。

德克斯特转过身去，一种急切的、慰藉的微笑已经挂在他的脸上。但是不是戴丝，他看到了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年轻的金黄头发的孕妇正朝他走来。“哦，”他很泄气地说，“不是她。”

他已经注意到那个年轻妇人很多次了。她那巨大的突出的腹部让人不注意都难。但是，让他吃惊的是，那个怀孕的女士好像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她迅速地向他走来，她美丽的脸上一副吃惊的表情。

“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回到这里来了呢？”她带着一口澳大利亚的口音询问道，“我刚刚还在丛林里见过你！”

吃惊得吓了一跳，德克斯特回想起早些时候阿尔兹特类似的发问。难道他在岛上有了长得很像的人？如果有的话，他还没有遇到他。

“不是，那个不是我，”他告诉那个怀孕的女士，“顺便说一下，我叫德克斯特。”

她伸出手来，微笑着：“你好，我是克莱尔。”他们握了握手，但是直到握完了手，她好像还是不停地盯着他看。“你确定我在那儿看见的不是你？”过了一会儿，她问道，把一只手放在突出的肚子上休息。“我敢发誓……”

“不是我，”他向她保证，“过去的几个小时内我都一直在这里，在沙滩上。你可以随便问个人。”

“是的，我就可以为这过去的十分钟做证明。”迈克尔露齿一笑，插嘴说道。

她大笑起来，“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你，”她说，“你们两个的话我都相信。如果听起来不太像的话那就抱歉了。只是这太奇怪了……”

“是啊，”德克斯特慢慢说道，“这是很奇怪。你并不是今天唯一一个对我说起这种事情的人。”他把早些时候和阿尔兹特相遇的情形描述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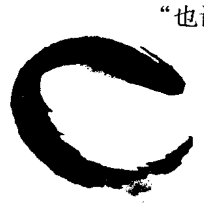
“那个老师吗？”迈克尔转了转眼睛，小声问，“他好像有点儿伤得不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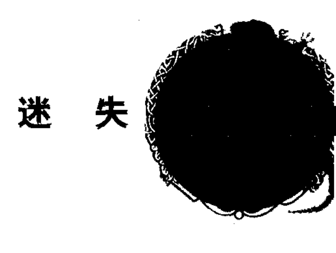
“和你一样，他好像很肯定那个是我，”德克斯特说，“也许我在这儿有个双胞胎呢。”

“是的。而且显然他总是待在丛林里。”迈克尔说道。

想起来一开始他有多么分不清方向，德克斯特在想不知是不是还有一些幸存者在树林里乱逛但还找不到来沙滩的路。像那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或者也许还有戴丝。

“也许我应该到丛林里看一看这个家伙，”他说，“如果他是我的孪生兄





弟，我还真得见见他，不是吗？”

“你现在要去那里吗？要小心点儿哦。”克莱尔看起来很担心，“天很快就黑下来了。而且你不会不知道……”

她把声音放低了。德克斯特猜她正在想那个神秘的噪音制造者。其他人都在前一天晚上听见的，而他当时正在昏迷。当人们提起它时，他们的脸上都是那样的表情，他不禁在想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

耸了耸肩忘记这样的想法，他和迈克尔和克莱尔都说了拜拜，然后向树那边走了过去。在他看见克莱尔出现的那个地方，他走进了树林，他沿着一条隐约的小路走着，享受着树荫、安静，而且没有苍蝇烦人。这里和炎热、干燥、让人生疥癣的、乱哄哄的满地残骸的沙滩相比，简直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至少是大部分都不相同。他绕过一小丛灌木，发现在面前那棵树的茂密、缠绕在一起的树枝里卡着一个摔坏了的手提箱。箱子上的弹簧和锁已经坏了，半开着，里面的袜子、汗衫、女士的内衣都露了出来，摔在树干上和林子里的地面上。

德克斯特盯着它看了好久，不安地想着这是不是克莱尔的或者是乔安娜的，或者沙滩上其他女人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人装的东西，一个没有在飞机坠毁中活过来的女人？

轻轻颤抖了一下，他转身离开了。那时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尤其在这茂密的丛林和树荫下，他知道他应该尽快回去了。但是，首先，他要再多花点时间四处转转找找他那个神秘的“双胞胎”，更不要说他还要寻找戴丝。他现在仍然摆脱不了他没有尽全力去寻找她的那种愧疚感。是的，他的确在沙滩上都问遍了。但是那样做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很确定在那里是找不到她的。如果她在那里的话，当他昏迷醒过来的时候她就应该坐在他的身旁，拿着水瓶子在他唇边喂水，用她的微笑让他感觉好一些。

想到她那张美丽的微笑着的脸，让他感受到那种熟悉的快乐，欲望和畏惧的感觉，那种戴丝出现时他常有的感觉。但是也有一种不舒服的刺痛的感觉，好像在他脑海中的那张脸有点问题，有点缺陷或青春痘什么的，但是他又不能集中精神。皱了皱眉头，他继续向前走。经过看上去很古老的树林，他像一只狗想着骨头那样为自己的问题担忧。他这是出什么毛病了？难道是脱水后留下的后遗症？难道他在事故中撞到了头，现在有点脑震荡，杰克并没有注意到？

一只巨大的、嗡嗡乱叫的昆虫在小路上忙碌地尖啸而过，就在他的鼻子前面，把他吓得停了下来。伴随着它一圈圈地在树间飞来飞去，他继续穿过树林。他第一次发现在森林里的这个地方他并不孤单。一个年轻人正站在几码外一棵高大的、有两个树干的树前面。他穿着牛仔裤，帆布运动鞋，还有

一件和德克斯特穿的几乎是同一种蓝色的汗衫。

啊哈！德克斯特带着得意、开心和解脱想道，这就可以解释了，相同的衣服搭配，相同的衣服，怪不得每个人都一直把我们搞混了。

“嗨!”他喊道，很好奇地想着那个人的脸是什么模样，“对不起，那位朋友。”

那个年轻人转过身来……然后德克斯特突然有种明确而又眩晕的感觉，好像掉进了深深的、漆黑的大坑，因为他看见他自己的脸正在看着他。

他发出了震惊的喊叫。那个人并没有回应，只是好奇地盯着他看了一段很长很长、令人窒息的时间。

德克斯特不能够思考，甚至不能呼吸，也盯着他看。那个年轻人的特征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和他完全相同，尽管仔细看的话那人的衣服看上去更破旧一点，那人可能要微微瘦一点。他的脸在头顶的树枝和树荫下，脸上的表情不可捉摸。

然后，那个德克斯特就一声不响地转身离开了。一步，两步，他消失在枝叶茂盛、有斑点的树荫里。一两秒钟后，德克斯特就十分确定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仍旧注视着那棵双树干树前的空地，有那么一会儿，直到他听到身后传来了跑步声。他一转过身就看见迈克尔和他的儿子，沃尔特，从树木之中冒了出来。

“德克斯特!”迈克尔喊道，“你还好吧，伙计？我听见你大叫了一声。”

有那么一会儿德克斯特回答不出来。他的嘴和嗓子都感觉很干，像沙滩上的沙子那般毫无生命力。最后他使劲儿咽了咽口水，强迫他那不情愿的嗓子开口说话。

“你看见了吗?”他嘶哑地问道。

“看见什么啊?”迈克尔的眼睛在这附近四处乱看，他的神情很紧张，“有什么东西袭击你吗？它是不是……？是什么啊?”

“是不是文森特?”沃尔特激动地插嘴道，他跳了过来，他的全身都在兴奋地颤抖，“我的狗？你看见它了吗？一只黄色的拉皮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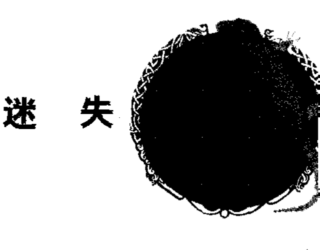
“没有，”德克斯特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是很晕，“对不起。不是狗，也不是袭击，是那个男的……”

他停了一下，回身看了看另一个德克斯特曾经站过的地方。迈克尔疑惑地凝视着他。

“什么人?”他问，“这里除了我们没有人啊。”

“曾有个人。”德克斯特解释道，转过身来面向他，“还记得克莱尔说过曾在这里见过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那件事吧？嗯，我刚刚也看见了他。而且他并不是长得像我，而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是说，细致到每一个细节。





看他简直像照镜子。真是让人搞不懂。"

"真的吗？那很酷啊！"沃尔特看起来很感兴趣。

"是啊，"迈克尔的脸上挂满了关切，他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德克斯特，又看了回来，"很酷，很奇怪。管他呢。听着，你确定你感觉没事吗？天还是很热，走得太多了会很容易再次脱水的……"

"不，我并不是产生了幻觉，如果你想我是的话。"德克斯特坚持道，"我真的看见了那个人，我是认真的。他刚才就站在那儿，就和那些树一样真实。"他拍了拍离他最近那棵树的树干来加以强调。

"那好吧，我相信你的话，"迈克尔说道，尽管他的语气却表明他仍然怀疑，"但是天差不多都黑了，我们应该回去了。你可以在早上找你那个孪生兄弟还是什么的。"

"我想你是对的。"最后看了一眼，德克斯特转身走了，向沙滩走了回去，"我们走吧。"

"我知道一个更好的路回去，"沃尔特说道，"是条近路。我今天发现的。"

迈克尔用有点不赞成的眼光看了儿子一眼，但是之后他还是点了点头，"那好吧，带路吧。"

沃尔特急切地向前冲去，在矮树丛中艰难前行。"这边走，"他回头叫他们，"跟我来，或者等一下，也许是从这儿走……"

他的声音在穿过一片竹林时被淹没掉了。"沃尔特！"迈克尔叫道，"你确定你知道你在往哪里走吗？"

德克斯特快步向前追上了他，"也许我们应该只是——哦！"他的脚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向前飞了出去。他抓住手边的树干保持平衡，粗糙的树皮把他手掌上的皮都刮掉了。

"你还好吧，兄弟？"迈克尔问道，停下来，转过身来。

"是的，我还好。我刚刚被树根还是什么的绊倒了。"德克斯特低头看了一眼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绊倒了。

当他看见是什么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并不是树根或者掉下的树枝，而是一条人腿横伸在路上，穿着牛仔裤，一只脚穿着白色运动鞋，大腿消失在一片繁茂的灌木丛里，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因此被遮挡看不见了。德克斯特感到有点倾斜，头昏昏的那一刻他突然很确定，那是他的影子躺在那里等着绊倒他。

然后他重新镇定下来，"哦，迈克尔，"他喊道，"来看这个。"

迈克尔朝沃尔特走去的方向焦急地轻轻地望了一眼，但他还是回到德克斯特这儿来。"到底怎——哦天哪！"他发现那条腿时不禁大叫，"这究竟是什么啊？"

"你说呢？"德克斯特颤抖着，"我猜还没有人发现这个家伙吧。"

迈克尔看上去一脸不确定，"我想我们应该把他拉出来或是做点什么，"他说，"也许把他抬回沙滩，或者——"

跑步声打断了他的话，紧接着沃尔特从小路的拐角处侧身出现。"嗨！你们去哪——哇！"男孩儿的眼睛一看到这个场景瞪得圆圆的，"这个人已经死了吗？"

"是的，"迈克尔清了清嗓子，"我很确定他死了，孩子。"

"来吧，"德克斯特忧郁地说着，回想着他有多长时间是无意识的，"我们把他拖出来，确定一下吧。"

迈克尔让沃尔特站在后面。当那人被拉出来时，一大群苍蝇从灌木丛里飞了出来。在潮湿的热带空气中费力地喘着粗气，德克斯特使劲儿最后一拉，那人的脸也露了出来。德克斯特的心脏停住了。"詹森？"他喃喃道。

这是个年轻人，而且毫无疑问地，他已经死了。他那双已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上面的树枝，一股难闻的味道从他嘴里散发出来。他的脸满是已经干了的血迹，一只手已经不见了。

"是谁呢……"沃尔特向前走了一点儿，想看得更清楚，于是迷惑地小声问道。

"呃，"迈克尔说道，径直抬起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倒霉的家伙。"

德克斯特的胃里不舒服地翻滚着，他靠近了一些，多看了那个年轻人扭曲而膨胀的脸一眼，幸好是不熟悉的脸。



第二十九章

当公共汽车发出一声很大的刹车声，停到路边的时候，德克斯特的胃就好像一只紧张的青蛙一样乱蹦。这辆公交车在两旁有树的街道上一幢爬满了常青藤的砖楼前面减速停了下来。

“请上来吧，亲爱的，”公交车司机说，抬起头来，从她那巨大的后视镜中看到了他的眼睛，“这站是为你停的，祝你好运啦，上大学的男孩儿！”

大学男孩儿！德克斯特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突然有一种想要跟公交车司机解释的冲动，这个司机是个很瘦的老女人，那张脸显示出了她一生艰苦的工作和那倒霉的运气，还有抽了太多太多烟的痕迹，这些痕迹之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这点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她看着他就看不出来了，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就这样站着，他向下看了一眼，紧张地在他那条全新的卡其布的裤子上抚平褶皱。这条裤子花了五十九美元——这是他在这夏天以前，有生以来在一件衣服上花得最多的一次。但是这仅仅是众多花销的一半还不到。就在公共汽车头顶上的行李架上的那个行李箱里，装着更多条新裤子，还有设计很好的衬衫，许多双皮鞋，名牌的运动鞋，全新的内衣内裤还有袜子，这些都是在高档商店里买的，在这个夏天以前，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的一件羊毛外套是那么昂贵和奢侈，能穿上它他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至少保拉姨妈是懂得这些衣服的。当德克斯特站着取行李的时候他这样想着。学费她就不理解了……

他扮了一个鬼脸，想起了长时间的讨论，“你怎么就不能在州立大学里学到同样的知识呢？”保拉姨妈在无数的场合下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一心想去那个势利的 Ivy 联合大学，那些人跟我们不一样啊，你在那里肯定融不进去。”

“你的姨妈是那么的慷慨大方，德克斯，”他的妈妈胆怯地插嘴说道，她那双温柔的眼睛在请求他就这样算了吧，“你为什么就不能很高兴地接受呢？”

有好几次，他也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为什么就不能顺着大家的意思，就让她们送他去那个州立大学，然后从那里再走？这样也仍然比他曾经期盼过的要好上一百倍啊。

但是这样就是不够好，在内心的深处，他深深地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扎

克 Carson 和其他很多人都将去那所州立大学。他是多么想逃离开他的过去啊？如果他们在，就会抓住一切机会用过去来羞辱他。那样的话，大学只不过是高中痛苦经历的继续和延伸罢了。

还有就是，既然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为什么不试一试争取接受最好的教育呢？保拉姨妈现在有足够多的钱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且，如果她不把钱花在他的学费和学习生活的费用上，她就只会把这些钱浪费在购买另外一个大屏幕彩电，或者真皮沙发，或者甚至是从当地的百货商场里购买俗气的、人造钻石装饰的衣服。如果她一旦花光了钱，不再给他提供学费，那么他就又将回到从前的生活。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最后的部分是个谎言。既然现在他已经看到了一个逃离的曙光，看到了未来的一丝希望，他就回不了头了。快乐幸福和一个崭新的生活现在就在他的手中，离他自己是那么近，他能够尝到新鲜的滋味。这是他开始重新进行他的生活的机会。

这也许就是他选择那所学校的所有理由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说他想从头开始的话，他希望每一件事都做得对。赌注已经下了，现在他就在这里。他已经赢了，他已经被这里最好的大学录取，所以保拉姨妈虽然勉强，但也要给他交学费。

"总有一天你要还钱给我的，没有忘记吧？"她一边签着第一笔学费开支，一边抱怨道，"千万别忘了。你最好努力学习，那样你就可以进入一所好的医学院。"

医学院，那将是日后又要争论的地方。现在德克斯特太开心了，可以把这以前的事情忘掉。他甚至还靠提醒她们会有三个小时的路程而成功地说服她们不要开车送他到学校。他一想到和她们那样的两个女人呆在一辆车里就有点发抖。然后就会出现令人不好意思的画面，就是坐在她妈妈那辆被喷漆装饰得华而不实的卡迪拉克或者保拉姨妈那辆巨大的黄金装饰的崭新的多功能运动型跑车里开进大学有常青藤装饰的校门。当然了，车子并不是最糟糕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想到有这样两个女人陪在他的身边来开始他全新的生活——他的妈妈带着她那苍白的、像被人踢了的小狗那样的神情，还有一头卷曲的过长的头发，而他的姨妈，像个水桶般，争强好胜地穿着她庸俗的新衣服，就像一个巨大的、俗气的推土机，制造大声的、白痴般的、审批性的评论，见到什么说什么……

想着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不禁发了发抖，他感谢他的运气是那么好，她们同意只把他送到公共汽车站就从那里离开了。然后，他把过去统统抛到脑后，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未来。他现在来了，自己一个人，就如同他期盼的那样。

这是一个八月份温暖的下午，德克斯特努力挣扎着拿住他所有的行李并





把它们沿着人行道拖向前。按照众多指示牌上的箭头指示，他走过公交车站之后的一个街区就来到了碧绿的大学校园。在那里他停了下来，把他所有的箱子、包都放在地上，放松了手臂上的肌肉，四处看了看。

就跟他想像的一样。绿色在他的面前延伸，覆盖了好多个街区，青葱的小草四处点缀着，还有花坛，雕像和成荫的绿树。在它的边缘是一些高大的砖和石头砌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发出金属性的柔软的光泽，它们的窗户像一双双玻璃的眼睛，低头看着楼下的活动的人，像是慈祥的、戴眼镜的老教授。

而且他能够看见到处成群结伴的学生在聊天、欢笑、打球、听着大声广播的大喇叭，或是到处跑来跑去。他们中的所有人都看上去不可思议地快乐、聪明、富有，而且极负自信心。有那么一刻，有一个疑惑闪过他的脑海，渗了进去，使原本快乐的心情变得沮丧起来。他怎么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就会跟扎克、达里尔或是家乡的其他那些混蛋没有什么区别呢？有那么一刻，他是多么希望他能够把所以的一切都倒退回去，然后就在他们注意到他之前能够消失在人行道的裂缝里。

然后他直直了脊背，提醒他自己他想要他们注意到他。毕竟，这里的人们都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他们唯一知道的——他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试着让自己自信起来，尽管现在他还没那么自信，德克斯特在脸上挂上礼貌的微笑，然后朝着一个像他这般年纪，正靠在附近的一个街灯柱子上，以专注的神情看着一张纸的男生走了过去。

“打扰一下。”德克斯特说道。

那个男生抬头看了一眼。他是那种很受人欢迎的类型，穿着卡其布的短裤，一件设计优良的马球上衣，那件衣服的价钱可能比德克斯特的妈妈一个月的房租还要贵。有那么一刻，他感到自己在对方凝视之下有点畏缩。他在等待这个看起来很有钱的陌生人的嘲笑和侮辱，可能还会叫他的朋友过来一起捉弄他。

可是并没有这样，那个陌生人报以微笑，“嗨，”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德克斯特简直太惊讶了，以至于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呃，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嗯，我正在找……正在找注册登记办公室。我需要报个到，或者什么的，我想……”

他让自己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感到自己很愚蠢。对于现在这个圆滑的、自信的、全新的他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超级德克斯特听起来和那个普通的老德克斯特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

“没问题。”那个人说，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德克斯特有什么不自在。他朝前指了指在草地周围排列的大楼里中很引人注目的一幢。“就是那个在草坪

对面右边那个砖砌的建筑。我刚从那边过来。你是个新生吧?”

“是的。”德克斯特深呼了一口气,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憋着气,然后对那个人微笑着说,“嗯,是的,我是,多谢了。”

“不客气。那就回头再见喽。”

德克斯特急忙向那个人指的方向快步走去,几乎没有在意到他的包有多么重。这样能行啊!他想着,第一次允许自己相信。这样真的可以啊!

就算在他发现了这笔钱的事情之后,就算在他被大学录取了之后,就算在看到保拉姨妈写下支票之后……就算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始终还是无法相信,他都不太敢相信他的生活真的可以改变。但是现在……

他慢慢地向那栋楼走去,避开和他一样的投考者,自己做起了快乐的白日梦。他幻想着自己能够拥有一群就像刚才碰到的那个人一样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在草地上闲逛,或者就在某个人的宿舍里为了一次大考而奋笔疾书。他幻想着脾气暴躁的老教授发下来写满了有意思的阅读材料的书单,自己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安静的角落里,在一排排古老的、落满了灰尘的、皮革装订的书中间,大多数都是他在古典文学的优美中沉浸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他幻想着巨大的文学报告厅里坐满了学生,大家都坐在那里仔细倾听受欢迎的教授所说的每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学术研讨发布会,在那里他不得不被迫发表他对于政策或者心理学方面的看法。

那个医学院怎么办啊,小子?

他的姨妈那刺耳的、命令的语气像一桶冷水一样泼到了他的白日梦上。德克斯特颤抖了一下,尽他最大的努力把她忘掉。他的姨妈和妈妈都坚持认为,他现在能够去一所如此美好、昂贵的大学,他就应该成为一个医生来回报这笔花销,——最好能够成为一种工资很高的某种外科医生。他们好像都记不起来在高中的时候,德克斯特在上科学课时曾经有多么痛苦,远远比不上他的英语和历史。但是他现在正在努力不再为这件事情发愁,直到绝对需要为止。

正在被这些烦人的事情困扰的时候,他的思路被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阵美妙的音乐般的笑声所打断了。朝着那边望去,他看见了他这辈子看见过的最漂亮的女生。

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身材细小,那个女生交谈着,嬉笑着,和一个朋友一起走在人行横道的边缘上,尽管德克斯特近乎没有看到那另一个女孩儿。他整个人的注意力都被这个金黄色头发女生的出现而吸引住了。她看起来好像要将整个绿色的空间填满了她的可爱,她那小麦一般丝滑的头发,她那像矢车菊般蓝色的会跳舞的眼睛,她那苗条的晒成褐色的四肢……

他努力地咽了咽口水,意识到他那曾经以为是一生的爱恋的克瑞斯汀只是孩子之间的游戏,仅仅是为此刻的这种感觉做了准备。那种感觉淹没了





他，让他感到渺小和不重要，但是在这同时又让他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生命力。他永远都不想让这一刻停止，永远都不想停止看着她，欣赏着她，感谢他的幸运星，让他能够最后遇到了她……

就在这时，这两个女孩儿都注意到了他在盯着她们看，于是也就好奇地注视着他。他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然后他试图马上跑掉，但是他还是无法将自己凝视的目光从这个金色女生的脸上移开。

相反，他鼓起他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走上前去。“你，你好！”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好啊，”那个女生轻松地回答道，她说话的声音和她笑起来的声音一样，如同音乐一般，“有什么事儿吗？”

当她的目光直接面对着他——对着他！——她的微笑不可思议般地美丽。德克斯特发现自己舌头好像打了结一般，“你，呃。”他毫无表情地，茫然地说道。

“快点说出来吧，伙计。”另外的那个女生说，那是个皮肤明显很黑的女生，在她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嘲笑的感觉。

他根本没有理会她，继续将注意力放在那个漂亮的金发女生上面。“注册，”他最后蹦出这几个字，“嗯，我在找注册办公室。你们，你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她又一次大笑了起来，但是不像她的朋友那样，在她回答的声音里面一点轻蔑与嘲笑都没有。“当然知道了，”她说，“你就正站在它的前面呢，可爱的人啊。”

然后她就头一掷，转身赶紧走开了，她的朋友陪在她的身边。德克斯特站在那里看着她离去，直到她消失在那些学生中间。然后，就感觉他刚刚才找到生命的意义一样，他转过身来，向前走，迈上在他面前那幢楼前的水泥台阶，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在外面草地上，堆成一堆。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他的脸上有着一种轻率的笑容，但是这一次他并不在意别人是怎么想他的。所有他可以思考可以想的，就是那个女生。

在充满了混浊的空气和阴沉的灰暗的大楼走廊里，里面全都是快步行走的学生，这让他有一点点回到现实的感觉。暂时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他集中精神找到通往正确办公室的路。很快，他就在一条长长的队伍后面找到了他的位置，这条长队迂回向前，一直通向一个高处的工作台，在这个工作台后面不少阴沉着脸的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屏幕前面。

在他等待的时候，德克斯特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金色头发女生的身上。既然现在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开始感到了焦虑。大学校园是那么大——光是大一新生的班级就数以千计，如果他再也找不到她了该怎么办啊？

惊慌了一小会儿。但是之后他就明确地告诉自己——他可以再次找到她,他一定可以再一次找到她的。总之,这全新的超级德克斯特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

“名字?”

“啊?”德克斯特眨了眨眼睛,发现他已经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盯着眼前这个桌子后面看起来很烦的男人。

“名字?”那个人头都没有抬起一下,重复说道。

“噢,是德克斯特,”德克斯特心不在焉地说道,“德克斯特·约瑟夫·斯塔布斯。”



第三十章

"那么你的孩子大概该什么时候出生呢?"德克斯特问克莱尔。

她从正在剥皮的桔子上方瞟了一眼,"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她回答道,将一小绺头发从眼前掠过,在早晨太阳的明亮阳光下斜眼看着他。

他微笑着:"哇哦,你一定既兴奋又紧张吧,啊?"

"是的。"她注视着桔子,她的手没有动,她的表情很迷惑,"我不知道是应该期望这孩子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生下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是感觉我想让这一切,所有跟怀孕有关的一切,到处的疼痛、痛苦还有其他的什么,都快点结束掉。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可能是疯掉了,在这种时候我本应该学会享受这个过程才对的啊,至少这是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的。然而在其他的时候,我有时希望这个怀孕的过程能够坚持得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我现在还是不能够确定如果这个孩子来到了这里,我能不能应付得来……"她摇了摇头,勉强地挤出了一个微笑,"我猜想我就是一个疯狂的人吧,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像我这个样子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要孩子。"

"你不应该让自己那样想,"德克斯特在她的声音中听到了焦虑的感觉,他温柔地说道,希望能够尽他的努力,让她感觉好一点点,"你现在正要经历要生个小孩儿的这种能够改变人生的重大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候感到有一点点异常,只是正常的反应。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真的吗?"她向他投以微笑,然后扬起她整个脸,就像是阳光终于冲破了满天的乌云,露出了光芒,"真是很感谢你,我想每隔一段时间就听一听这样的话真的会感觉好一点。"

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沉默了一会儿。在他们周围,沙滩上到处都是清早起来例行公事的拥挤喧嚷,匆匆忙忙的情景,经过了这么几天的生活之后,这样的景象已经很熟悉了。克莱尔终于剥完了桔子,把桔子掰成了好几瓣儿。德克斯特看着她,他的思绪飘到了前一天晚上可怕的发现。看见詹森就躺在灌木丛中,僵直的,满身血淋林的,这样的场景终于让他切身感觉到这个严酷的困境是那么严重和那么真实。尤其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戴丝到底怎么样了?

"德克斯特,德克斯特你到底怎么了啊?"

德克斯特眨了眨眼睛,开始意识到克莱尔正在她面前挥动着一瓣儿桔

子。“不好意思，”他说道，“我想我刚才是有一点走神了，我只是正在想……”

“你是在想你昨天找到的那个人吧？”克莱尔温柔地说道，帮助他把句子完成。

德克斯特惊讶地看着她。在这个沙滩上消息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惊人地快啊。“是的，我想我是在想那个人，”他承认道，“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震惊。”

“给你。”她又给他递过来一瓣儿桔子，同情地看着他，“我听说那个人你是认识的。那样一定会很难受吧。我希望那不是对你来说太重要的人？”

“那倒不是。”德克斯特把桔子扔进嘴里，咽了下去。喷出来的果汁真的是太甜了，弄得他的嘴唇都发皱了。“我其实并不是太认识他，”他咽了咽口水之后说道，“他是我女朋友的哥哥——我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澳大利亚度假时才见过面的。”

“噢，”克莱尔清了清嗓子，不确定地看着他，“嗯，那你的女朋友呢。她，她当时也在飞机上，是吧？”

德克斯特犹豫了一下，然后张大了嘴想要回答。他还没说出任何字句，就听见有人叫了他的名字。他抬头看了一看，看见杰克正朝着他们跑过来。

“你在这里啊，”那个医生说道，听起来很着急的样子，“我一直在找你呢，”当看到了克莱尔也在旁边，他朝她迅速点头报以微笑，“今天早上感觉还好吧？”

克莱尔用一只手支撑在腹部，“还好，谢谢，”她说，“他又开始乱踢了。”

“很好，很好。”杰克又重新将目光放在德克斯特的身上。他的目光看起来很疲倦，也有一点点分神。“听着，德克斯特，我听说你在心理学方面有一点经验。”

“什么？其实并没有啦，”德克斯特有一点警觉地否认了，“我只不过是在大学里主修心理学，如此而已，我还是个大一新生。目前为止，我才刚刚开始学习了一点点的课程。”

“已经足够接近的了，”杰克说道，“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都有很多问题，不能够适应在这里的生活呢，”杰克挥舞着一只手，指了指那些在沙滩上来来回回忙着自己的事情的幸存者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吗？”

克莱尔温柔地笑了起来。“是这样的。”她说，一只手仍然放在肚子上面。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太忙了，做不过来太多像这样的事情。”杰克的目光在沙滩上四处游走，看着那个用蓝色、黄色防水布和飞机残骸碎片搭建成的将就的避难所，现在作为临时的医务室。在那个医务室里面，德克斯特知道，躺着一个人，他的肠子周围有一个巨大的、丑陋的外露的伤口。那个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在飞机坠毁中活下来了，但是他的腰间却插着一片带着锯齿的金属碎片，前一天杰克已经拿掉了那个金属碎片，而且缝合



了伤口。沙滩上的人们一个上午都在小声地谈论着这个人。那些见到过他的人都认为他的状况并不太好。德克斯特很确定的是杰克一定尽了他的全力,在现有的环境条件下,能做的全都做了,但是如果救援人员还不能快点赶到的话……

"我知道,"德克斯特耸了耸肩,说道,"我很理解你。"

"那样的话你就进来帮忙吧。"杰克微笑着,用一只手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如果你能够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好好谈谈的话,我真的是很感激。——看看你能够做些什么吧。肯定没有害处,也许还能帮得上忙,我说得对吧?"

"我不知道啊。"德克斯特有点不太肯定,摸着他脸颊上的伤疤。他害怕杰克对他这个心理学系的一年级学生期望得太多了。另外,德克斯特还计划着重新返回丛林,继续寻找戴丝。

"噢,要有点信心,德克斯特,"克莱尔鼓励道,"刚才跟你聊了一会儿,我真的感觉好多了呢。你有一种的确很好的方法,你知道吗,你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心理学家。"

德克斯特听到这样赞扬的话,脸一下子红了。"谢谢夸奖。"他还是又犹豫了一阵儿,还是在想着戴丝的事儿。但是最终,他看着杰克,点了点头:"那好吧,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真是太好了!"杰克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的家庭一直都在努力帮助别人,"德克斯特继续说道,试图来激励自己接受这个挑战,"曾经还有一个克罗斯基金会,专门是为了致力于,致力于,……"他停顿了一下,非常困惑地在想为什么脑海里就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呢。"像是,呃……"他又试了一试,"我——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一件很好,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是的。是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慈善组织之一。也许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呢——我并不十分确定……"

他轻轻地皱了皱眉头,在想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他已经很小心地喝了足够的水来防止在海边脱水,而且他的头脑就像以前一样清醒啊。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记起来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如此基本的细节呢?

最后他摇了摇头,然后就让它低了下去。杰克反正也看起来并不是对细节十分感兴趣。他给了德克斯特一个简短的名单,上面的人他认为会需要德克斯特的帮助,然后他再次感谢了他,匆匆忙忙地向医务室帐篷那边走去了。

"哇,你的家庭还有自己的慈善组织?"克莱尔在杰克走了以后说道,"那真是很感人啊。"

"是啊,"德克斯特耸了耸肩,"我的——我的祖父,克罗斯……,不对,是我的曾祖父……他们中的一个在股票市场赚到钱了以后就开始了。我想是这样的。"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集中精神，收集正确的信息，但是却被记忆中那些奇怪的鸿沟搞得心烦意乱。他自己的脑袋好像就被一块大石块堵住了似的，思绪总是四处游走，这样的他怎么能想像帮助别人重新获得健康的心智呢？但是就像他努力试过的，在想到关于克罗斯基金的事情时，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一幅模糊不清的，无法解释清楚的一个伞兵军医抬着一个担架的画面。

他摇了摇头，为自己感到很灰心丧气。“噢，好吧，”他告诉克莱尔，站起身来，“我敢保证我一定能重新记起来。我们可能都还处在震惊当中吧，至少还有一点点。”

“也许吧。”她表示赞同。

吃完了她让他吃的早餐，德克斯特走向了沙滩，去找名单上第一个人，一个叫 Rose 的女人。他发现她就坐在海浪线旁边，眼睛盯着大海。

“嘿，你好，”他说着，坐在她身旁的沙地上，“还记得我吗？我们昨天见过面，——我的名字叫德克斯特。”

她没有回应。她的手在她的脖子上，抓着她戴的那条项链。在她的脸上，有一种苍白的微笑，而她的眼睛从来没有从地平线上移开过。

德克斯特又试了几次想要引起她的注意，但是没有一次管用。她仍旧安静地、冷漠地坐着，好像不知道他在那里。最后，他离开了她，对他的第一次尝试治疗感到有点泄气。

幸运的是他和接下来的几个“病人”的相处就要好得多了。首先，他花了大约二十分钟和一个叫简娜拉的人聊天，那是他在前一天遇到的一个眼光很紧张的年轻女子。而且到了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十分确定他已经成功地使她开心起来一点点。然后，他和阿尔兹特闲聊了一会儿，要简短得多了。阿尔兹特不像杰克所担心的那样，德克斯特觉得他的状态还不错，只不过有点性格急躁，有点被阳光晒伤。

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是赫尔利，是那个大块头，负责从飞机上寻找食物和水，管理食物和水的供应。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也像杰克的业余护士一样，一直在他身边忙碌，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医疗帐篷里的那个受伤的人。

德克斯特发现他正在飞机机翼的阴影下面翻看着一个手提箱。

“嗨，”他说，“在忙什么呢？”

“哦，伙计，”赫尔利瞥了他一眼，红着脸，努力来地喘着粗气说道，“人们还真在他们的手提箱里装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德克斯特露齿而笑：“哦，真的吗？”

“是的，”赫尔利摇了摇头，把他的卷曲的头发从出汗的脸上移开，“真的很奇怪。我现在已经翻看这些箱子应该有三遍了吧，为了寻找到药啊，还有其他有用的东西，但是你不能相信我都找到了些什么东西！”



"你在找药吗?"德克斯特朝着医疗帐篷看了一眼,"是为了那里的那个人吗?"

"是的,我想是的,"赫尔利耸了耸肩,又喃喃地补充道,"但是好像找到了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没有理会他这句话,德克斯特向下看看手提箱的里面。"那么你找到的药多吗?"

"并不是很多,"赫尔利又耸了一下肩,回答道,"杰克说是要来寻找那个,你知道,抗生素类的药品,但是这里却没有多少。我已经每一样东西都翻看过了,几乎是每一件东西。"他挥动着一只手臂,指着附近堆积的一大堆行李。然后他努力地咽了咽口水,越过德克斯特的肩膀,盯着什么东西。

德克斯特回头看了一眼,发觉他正在看这飞机的机身:"你到那里看过了吗?"

赫尔利点了点头:"伙计,不行啊,都是尸体。"

德克斯特颤抖了一下,想到了空难遇难者还被困在飞机的机身里。经过了那么多天热带阳光的暴晒……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告诉赫尔利,努力忘却突然涌上心头的可怕的画面,戴丝被困在飞机座位上,已经死掉了,而苍蝇爬满了她空白的蓝色眼睛。

他立刻转换了话题,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起被大家期望的救援团,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话题。边聊,德克斯特边帮赫尔利查看了更多的箱子、包。但是德克斯特总是会不经意地发现那个人一直都在不停地看着那个机身,他的正常的高兴的表情每次都会变得凝重,这让他也更加胆怯和沮丧,尤其是当他想到在那里面的可怕情景。

我应该到那里去找戴丝,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疾驰而过,未受邀请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她就在里面,那该怎么办?

他紧张地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像被磨光的金属墓碑一样的,从沙地中间支伸出来的机身。不,她不可能在那里。

如果她在呢?

德克斯特越是想镇住这个想法,他就越愚蠢地认为,戴丝就是躺在那里,在如同烤箱般的飞机金属外壳下被烘烤着。就好像有其他人在控制着他的头脑,一些理智的、无情的人在控制着他。

她不在沙滩上,那个声音冷酷地说道,以清晰的逻辑坚持着,她不在丛林里,她还能在哪里呢?

"兄弟,你还好吧?你看起来有点不舒服还是怎么了?"

当他意识到赫尔利正在用一种关切的目光凝视着他,德克斯特强挤出一个笑容。"我还好啦,"他说,"但是,我想我最好还是不在太阳下呆一会儿。"

赫尔利同情地看着他，"是个好主意，"他说，用他刚刚从其中的一个手提箱里翻出来的一条拳击短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这里确实很糟糕。"

德克斯特和他说了再见，向着树林快步走过去，小心地注意将他的目光从附近的那个巨大的机身上面转移过来。他知道唯一能使他的情绪安定下来的方法就是他走进去，四处看一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就是无法鼓足勇气去这样做。他不能够走进那个机身。也许是因为赫尔利的厌恶已经将他的想法消除掉了，也许他就是不能够接受那里的味道，苍蝇，还有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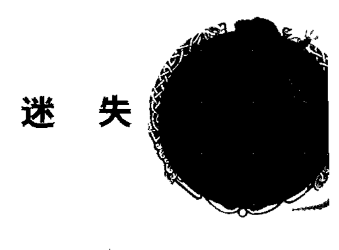
我必须得去，他告诉自己，我需要知道她究竟在不在那里。

他是那么地集中注意力来说服自己，以至于差点儿就撞上了正在朝他快速走来的杰克。"真是不好意思。"德克斯特脱口而出。

"进行得怎么样了?"杰克问道，"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得和他们聊一聊，——斯科特在丛林里迷路了，现在他刚刚回来，还是有点被吓着了。你现在有时间和他聊一聊，让他平静下来吗?"

"当然可以，"德克斯特说道，很高兴有一个理由来打断他目前脑子里面的想法，"我有时间和他聊聊。绝对没有问题。"

他紧紧地跟在杰克后面，他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被一阵愧疚的痛苦影响了一下，但是这种影响很轻，也很短暂。



第三十一章

德克斯特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学校制服，然后又抬起头来看了看在教室外面的门上挂着的手写标示，感到了一种短暂的愧疚的痛苦。标示上写着“英国文学概述”。德克斯特不敢想像如果他的姨妈知道他在上这种课的时候她会说些什么。你怎么能浪费你的时间和我的金钱来上这种垃圾课程呢？她一定会喘着鼻气教训道，用你那颗人人都说聪明的脑袋，来上一些真正有用处的课程吧。当你成为了有钱的医生，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钱来买那些你想要的文学书啦。

德克斯特一想到这里就在脸上做出了痛苦的表情。现在为止他所选的大多数课程都是很实用的，足以取悦他的保拉姨妈了，——像是化学，生物，经济学，西班牙语。但是如果他在人文科学上没修够一定的学分的话，他也是不能够毕业的。所以，为什么不选一些他也许会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呢，即使这些课程也许日后并不能兑换成金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在高中时就一直很喜欢学习语文，当老师布置一些书目要读时，他能够在其他同学都在抱怨必须要读这许多书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地读完了。

不管怎么说，超级德克斯特是不会让两个酸腐的老女人告诉他怎么做的，他十分叛逆对抗地想着，超级德克斯特想要延伸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会为了这个想法付出一切代价。

他咧开嘴微笑了一下，然后环视了拥挤的走廊，十分高兴没有人能听到他的想法。感觉好了很多，他向着门口走去，然后朝教室里望了一眼。在教室里面，教授还没有来，但是已经有好几个学生坐在教室里破旧的固定桌子前面，或者在教室的前面闲转。

“呦，德克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你过得怎么样啊，兄弟？”

德克斯特侧身转过门口，向大厅里望眼看去。正朝他走来的是兰斯，一个住在他的宿舍对面的男生。兰斯也是一个大一新生，而且已经被学校的篮球队录取了。这个男孩儿除了长得很高大，很有运动员的气质，很受大家欢迎以外，他还十分聪明，是德克斯特所知道的最聪明的男生。自从他们两个见了面之后，德克斯特花了很长时间痛苦地挣扎，才没有重新回到他那个一生的习惯，就是总是被像兰斯一样的人所胁迫。但是现在，他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习惯，而且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在正常进展中。

"嗨,兄弟,"他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和兰斯的声音一样的轻松、自然"你怎么样啊?"当兰斯向他这边慢跑过来的时候,他举起了手,和他在高空中击了一下掌。

兰斯和他击了掌,咧开嘴巴微笑着。"就是在熬过第一个礼拜,"他说,"我说,这里的教授都太残忍了——我到目前才刚刚上完了一堂课,结果我就已经需要写一篇论文,还有大概八章的书要读!"

德克斯特咯咯地笑出了声。"我理解你。我觉得我们那个化学教授也是要把我们杀了。我敢打赌,我一定还要为这堂课读不少的书。"他勾出了大拇指,指了指教室门上写着的标记,"你也选了这门课吗?"

"那是不可能的,伙计,"兰斯摇了摇头,"我在高中上这种课上得已经够多的了。我为我的大学一年级的人文社科必修学分选了心理学101——这样会容易得多呢。"

"听起来挺不错的呢。我想我最好进教室了,"德克斯特说道,"以后再见喽。"

"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去吃饭的时候就在我的宿舍门上敲一敲,怎么样?也许我们能够一起去餐厅吃饭呢。"兰斯像模像样地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别太用功了,把头都想炸了,兄弟!"

"回头见。"德克斯特像一头雄鹿一样冲进了教室。如果像兰斯这样的人都愿意成为他的朋友,那么他再失败又能失败到哪里去呢?也许家乡的那些人——像保拉姨妈,还有学校里的那些家伙——这些人这些年来都把他看错了。

他四处看了看,寻找一个空位子。就在他想要坐在靠近教室后面的一个位子上时,他向前看了一下……然后他的心脏就不会跳动了。就在那里,在前排的位子上,坐着那个他在草地上碰到的那个女孩儿!她那满头金黄色头发的脑袋在低头看着她桌子上的一些纸,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一眼就认出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好几天前第一次和她偶遇的时候,他就一直盯着她看,不能自已。但是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直到今天。

他的嗓子一下子就变干了,他使劲儿地咽了咽口水。他的机会来了。他有胆量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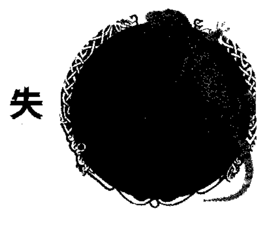
如果是超级德克斯特,他会怎么做呢?他问自己。

这样想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然后就滑进了她身旁没有人坐的位置里。

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向她微笑着。

"嗨,"他打招呼道,假装很惊讶的样子,"原来是你啊。"

有那么一小会儿,她看上去一脸困惑,然后她就马上微笑起来了。"噢,是啊,"她说道,"你是那个找不到登记注册办公室的人。"



她的语调一点也不严肃,倒是很轻松搞笑,然后德克斯特就大笑了起来。“是的,就是我,”他说,“如果我当时离得更近一点的话,我可能就绊到它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伸出了她的手。“我叫戴丝,”她说,“戴丝·沃尔特。”

“德克斯特·斯塔布斯,”德克斯特回应道,“你是大一新生吗?”握了她的手。她的皮肤摸起来既柔软又温暖,他根本就不想放手。

“是的,”她回答道,“我是英语专业——至少现在还是。我的父亲认为我也许在毕业之前至少要改变主意十五次。”她又一次发出了她那美妙的音乐般的笑声,“我想他偷偷地希望我能够选择主修经济学,就跟他在好几十年前读书的时候一样。你呢?”

“也是大一新生。现在还没有确定主修的专业,”德克斯特说道,“我正在考虑——考虑要不要也主修英语。”这个是他真实的想法,从技术上说。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要学英语。但是他就知道他的姨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只要他还花她一毛钱,她就不会同意的。

他把这些令人沮丧的想法强制地赶出他的脑袋,尽了最大的努力集中精力听她在说些什么。她正在谈论她最喜欢的作家,还有她在高中时所上的一些课。他们一直在谈论书籍还有文学,就好像他们已经彼此很熟识一般。尽管,他这一整天都在盼着上这堂课,但是当教授走进了教室,并且叫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德克斯特还是很失望。

当一个小时之后,这堂课结束的时候,德克斯特疯狂地想破了脑袋,想找出点明智的话来跟戴丝说,好让她能够留下来,再和他多聊几分钟。他现在还不太知道关于她的事情呢,而他也无法忍受就这样等待,直到两天以后的下一堂文学课,才能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她。

但是让他惊讶的是,在教授宣布下课解散之后,她竟然先张嘴说话了。“那么,你觉得这堂课怎么样呢,德克斯特·斯塔布斯?”她问他说,“你是不会逃课或是其他什么的吧,是不是?”

“绝对不会的,”他快速地回答道,感到有一点点惊慌,他都没有怎么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呢,但是为什么她已经想了这么多了呢?如果她逃课不上了,而他再也见不到她了怎么办啊?“你呢?”他尽量让他的语气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听起来自然不刻意一些。

她开始收拾她的笔记本,把这些本子装进了书包里。“不会,”她轻声地说道,“那我恐怕你得整个学期都和我呆在一起了,希望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啊,”他呼吸困难地说道,被吓了一跳,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他至今遇到过的最漂亮的,令人惊异的美好的女生,正在,是的,正在……正在……

她微笑着:“那好的。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在他还没怎么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漫步走过大学的校园，一起走在通往当地一家咖啡馆的路上。“你曾经说过你的爸爸也在这里上过学，是吧?”他说道，“那真的是太酷了。”

她耸了耸肩膀。“我想是这个样子的。尽管我猜有一些人认为我是很容易地就上了这所大学，因为有这个遗传什么的。”

“遗传?”德克斯特不确定地重复了一遍，“你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吗？这就是说你的父母或者你的祖父母或是什么人在这学校读过书，这就意味着你有比别人更好的机会能够进入这所大学。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学就一定得录取你，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她转动了一下眼睛，“尽管如此，因为我祖父的名字被刻在了新的商学院图书馆上，就很难说服别人我是靠我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而被录取的。”

“这些都是真的吗?”德克斯特迅速地瞟了她一眼，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在开玩笑。

但是她的脸看起来很严肃认真。“是真的，”她说，她摇了摇头，她的金黄色头发掉进了眼睛里，“但是，说我说得已经够多的啦。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呢，德克斯特？你有没有曾经在这里读过书的亲戚，或者捐款盖过楼房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的?”

他犹豫了一下。她现在为止已经对他很坦诚了，如果不告诉她他自己的情况，隐瞒真相的话，会让他感觉很糟糕。但是他又能够怎么办呢？一旦让她发现了他真正的样子，让她知道在这个超级德克斯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没钱的懦夫，那么，像她一样如此美丽、如此优雅、如此富有的女孩子是绝对不会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就是，如果话传开了，超级德克斯特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慈善施舍的事例，就像和他同住在一个大厅里的那个孩子，必须打三份工才能维持他的经济补助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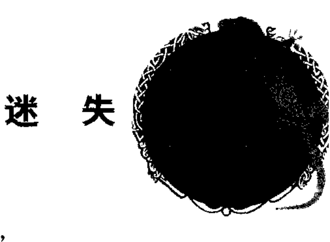
“没有，在这里没有这样的血统，”他最后说道，在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踢着一块小圆石头，“我的父母都去了普林斯顿，当他们得知我却想要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把我从遗嘱的继承名单中剔出去了。”他的笑声是如此不可思议地正常，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说真的，我在开玩笑的啦，他们对此态度还算可以。”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戴丝问道，“现在在哪里住呢?”

“他们都是律师，住在——住在纽约。”当又一个谎言随口而出的时候，德克斯特感到一丝不安的刺痛感。他要怎样才能应付这个弥天大谎啊？他这辈子都没有去过纽约。“嗯——但是我去的是寄宿学校，所以，我的家，呃，在康涅狄格，”他迅速地补充道，戴丝之前说过她的家在弗吉尼亚，所以他认为康涅狄格是个安全的选择。

“真的吗？你上的是哪一所学校?”戴丝很感兴趣地问道，在德克斯特就





要惊慌抓狂之前,她又补充说道,“乔特?还是哈奇凯思?”

“是的,”他如释重负地脱口说道,“呃,我是说,是第二个——哈奇凯思。”

“噢,那好吧。我在乔特还认识不少的人呢,但是在哈奇凯思我就认识一个人。他在我爸爸的手下工作——他至少是在你之前四年或者是五年在那所学校里,”她说道。“你可能不认识他——他叫杰克森·郝莱威?”

德克斯特摇了摇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他如实地回答着。

在那之后,她又问了他不少相关的问题,但是他都成功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连停顿都没有停过。事实上,连他自己都有点惊讶,他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脱口而出,编造出了这么多的故事……更不用说她是多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

他的保拉姨妈也许会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是个骗子。但是德克斯特却宁愿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他的新版本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成功,也许是因为那个人才是他真正想成为的人。如果他相信有个超级德克斯特存在的话,他就会慢慢变成这样的人。

当他们两个到达咖啡馆时,他对自己微笑着,并且为戴丝推开了门,好让她走进去。是的,他喜欢自己的这套理论。他非常喜欢。

第三十二章

德克斯特坐在一片飞机残骸上，和斯科特还有他的伙伴，史蒂夫，一起聊着天，正在这时，从丛林的边缘处传来一声喊叫声。“他们回来了！”一个德克斯特不认识的老人叫喊着，挥舞着他的手臂，“他们回来了！”

“是谁回来了？”德克斯特纳闷着，朝那个方向斜视过去。

“一定是那个无线收发器的巡逻队，”史蒂夫说道。

斯科特站了起来，以便看得更加清楚。“我猜想这就意味着不管在丛林里的那个是什么东西，终究是没有伤害到他们。”他看了德克斯特一眼，“史蒂夫想要打赌到底有多少个人可以成功地、完整地从那个地方走出来。”

在他们的周围，人们都在小声嘀咕，盯着这边看，都想看得更加清楚而急忙靠拢过来。赫尔利也走了过去，他的手臂里装满了水瓶子。“伙计们，”他跟德克斯特还有其他的人打着招呼，“这里这么吵，这么乱啊，发生了什么事儿啦？”

“听起来好像是徒步寻找无线电收发器的那些人回来了，”斯科特告诉他，“你知道的，萨伊德、凯特，还有其他的人。有些人刚刚看见他们正朝着这边走来。”

“不是吧，”赫尔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朝着丛林那边看去。“伙计们，他们昨天晚上就没有回来，我还以为那些人必死无疑了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史蒂夫说道。

德克斯特站在那里，伸直了身体，将他的目光盯住在树林的边缘处。过了一会儿，有六个身影出现在那里，其中包括那个他曾经错认为戴丝的有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女孩儿，她和一个赤褐色头发的妇女一起走了出来，还有那个叫布尼的小伙子，以及其他三个男人。他们看起来都很疲倦，他们已经累得浑身是汗，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一切都完好无缺。

赫尔利大喘了一口气，“哟，这是真的！”他喊道，“他们回来了！嗨，应该叫人去告诉杰克！”

显然，他决定自己就应该是去通知的那个人，他把他一直抱着的水瓶子全都扔到了沙地上，横跨过沙滩出发了。与此同时，史蒂夫和斯科特以及其他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们飞快地跑上前去，去迎接那六个人。德克斯特拖着脚步，跟在他们的身后，毫无意识地抚摸着他的伤疤。已经有很多人告诉了他



那一行人的行踪。他们出发去爬上山头,之前有人在已经毁坏了的飞机驾驶舱里找到了无线电收发器寻找无线信号。然后他就意识到他们说的那队人就是他在前一天醒来后短暂耽误的那些人。当他看着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女孩儿——香农,她的一个同伙是这样叫她的——他还在为他就那样抓住了她的手臂,以为她就是戴丝的行为而感到不好意思,一阵阵脸红。现在他有机会可以好好地端详她了,他忽然意识到,怪不得他会搞错,她真的是有很多地方都很像他的女朋友,尽管她看上去有一点点年长。

"大家都注意了!"返回的那队人中为首的那个男人,一个英俊的、中东类型的、深色皮肤的男人,四处环视着逐渐聚拢的人群,"我们一会儿就告诉你们关于旅行中的一切事情。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聚过来一点,好让每个人都能听见。"

他指了指一个位于中央的地带,然后向那个地方走了过去。大多数的其他人都跟了过去。当香农走过德克斯特的身边时,她多看了他几眼。

"嗨,"她说道,将被微风吹到脸上的一小绺头发拨到一边。"你就是昨天袭击我的那个人吧?"

德克斯特怯懦地笑了笑,"是啊,是我,"他说,"对此我真的很抱歉。"

那个黑色头发的年轻男人,布尼,也停了下来。他瞧了瞧香农,又看了看德克斯特,之后又瞅了一眼香农,"你看你,不要只因为你自己情绪差就令得一个可怜的无辜的人不好过,香农。"

她转动了她的眼睛,"有点幽默感嘛,布尼,"她突然说道,"我不是在开玩笑呢吗?你知道的,是吧?"她转身看着德克斯特,带着一丝迷人的浅浅的微笑。

"是的,当然了,"德克斯特耸了耸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我叫德克斯特,我真的为我那样抓住了你的手感到非常抱歉。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女朋友呢。"

"哦,是吗?"香农的眼睛带着恶作剧的淘气的神色,转动了一下,"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嗯?我以前倒是也听过这样的话。"

德克斯特的脸一下子红了。"不是的!"他解释道,"我的女朋友叫戴丝,你,你长得很像她。"

"别让她靠近你,伙计!"布尼叹了口气说道,"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我的妹妹喜欢做的话,那就是捉弄人。"

"你的妹妹?"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德克斯特已经假定他们两人是情侣了。但是现在他想了一想,兄妹好像更合情合理得多。他们两个当然是像哥哥与妹妹之间那样争吵不休。

"是的。我很幸运吧,有这样一个妹妹。啊!"香农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布尼转动了他的眼睛,向沙滩那边望去,"好了,我们最好应该走了

——萨伊德已经做好准备,要开始讲话了。”

他们快步走上前去,走到人群中间,围在那个黑色头发的,中东男子——萨伊德身边。德克斯特在他们身后,拖着脚步。尽管这两个人明显地总是在争吵,但是他已经喜欢上他们了。也许是因为香农和戴丝长得太像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布尼,尽管他比自己要大上好几岁,但他仍然是和他同样年级的上大学的家伙。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他们的出现。

当他意识到萨伊德已经开始讲话了,他加快了速度。人们仍然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来加入他身边的一小群人。

“正如你们和其他人所知道的那样,”萨伊德大声说道,“我们爬上了山顶,试图来帮助救援部队发现我们的位置。但是,那个无线电收发器没有搜索到任何信号。我们不能发出信号请求救援。”

人们中传来微弱的失望的喃喃抱怨,德克斯特觉得自己的心在下沉。自从听说了有无线电收发器这件事情,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马上就要获救了。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萨伊德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收集一些电子元件——手机啊,笔记本啊——我能够增强信号,我们可以重新再试。但是那样也许会花费点时间,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我们还剩余的食品定额分配一下。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应该支起防水布来收集雨水。需要组织三个不同的小组,每一个小组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一个小组负责收集雨水——我来组织这个小组吧。谁来负责组织电子元件? ……”

他继续讲着分配食品,建造避难所,但是德克斯特已经没有在听了。萨伊德的话让他们重新感受到了他们处境的艰难。剩余的食物? 收集雨水? 到目前为止,好像德克斯特一直都把这当成一种模模糊糊的、不舒服的旅行,就好像这些成年人的夏令营。但是现在,他被迫面对这个现实,那就是,这是真实的空难,并且每个人都一直等待着的救援人员好像并没有出现,而且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且那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接受其他一些事也是那么真实,那就是戴丝,仍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

在萨伊德继续讲话的时候,德克斯特朝着机身那巨大的若隐若现的身躯看了一眼。即使在这样明媚的阳光下,它看起来还是有点昏暗,有点不吉利的感觉,就好像那些仍然被困在里面的死去的人的灵魂,正在从里面泄漏出来,跑到外面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来。

我应该走到里面去,德克斯特咬着嘴唇,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进去找戴丝,如果她真的就在那里面,我最好还是知道……

他颤栗着,仿佛一组组连续的画面不停地跳到他的脑子里,就好像在播放电影一样,他完全不能够控制。他看见戴丝苗条的身躯仍然被困在飞机上那蓝色的舒适豪华的座椅上。在那一瞬间,她周围的一切都像死亡一样的沉寂,唯有四处乱飞的苍蝇给这个画面增添了一点生命力。但是然后,画面动



了起来。一个阴影的身体从某个地方走了进来——德克斯特不知道这个身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身影俯下身来，在戴丝不能活动的身躯上，专心致志地看着她的脸。然后那个身影抬起了头，好像正在径直地看着德克斯特。然后德克斯特看见那个身影的脸——就是他自己的脸……

他颤栗着，揉了揉眼睛，想赶走这个想像的画面。他到底是怎么了？首先是在丛林里看见那个奇怪的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现在又出现这些关于戴丝惹得人心烦的幻想……

"你好啊，莱克斯特。"

德克斯特吓了一跳，突然注意到那个叫乔治的老人正站在他的面前。他同时也意识到萨伊德的讲话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遇难者都被分成了工作小组。

"我是叫德克斯特。"他说道。

"对不起，德克斯特。"乔治抱歉地笑了笑。"萨伊德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忙建造收集雨水的东西，你想要加入进来吗？"

"当然了。"德克斯特有这样一个理由可以不去想戴丝的事情，以及他自己这个刚刚变得很奇怪的脑袋，他感到很是解脱，"我们走吧。"

这是一个有风的日子，所以那些防水布很难控制，它们总是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被风刮得飘起来，被吹得到处乱飞。才过了没多久，他们所有的人就都热得不行，累得满身是汗。德克斯特不得不时地停下来，多喝点水。

"我说兄弟，"赫尔利看着他把瓶子里面的最后几滴水都喝干了，忍不住地说道，"好歹也给我们留一点啊，行不行？"

感到一阵愧疚，德克斯特开口向大家道歉。但是阿尔兹特，正在附近试着搞定一张防水布，为他说起话来。

"你就让他喝吧，大块头，"这个理科老师告诉赫尔利，"他就是那个因为严重脱水，在这里的第一天就一直昏迷不省人事的那个人。所以除非你还想让他跟着我们再次晕倒昏迷，就让他喝吧。"

"噢，是这样啊，"赫尔利羞怯地对德克斯特笑了笑，"刚才真是不好意思了，兄弟，我忘记了，喝吧喝吧。"但是就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德克斯特几乎听不见他又低声加了一句，"我还是希望天快点下雨吧。"

赫尔利实现他这个愿望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这些遇难者还没有把最后一块防水布固定好，天空就如同打开了一般，开始下起了一场能浇透一切的热带的瓢泼大雨。

德克斯特迅速地躲在一块支起来的巨大的金属片下面，蹲了下来。在整个沙滩上，人们都在四处疯狂地寻找他们可以找到的、能够躲避这场倾盆大雨的任何容身之所。

向雨中斜眼望去，德克斯特看见布尼和香农正在寻找一块干爽的地方。

“嗨，伙计们！”他喊道，向他们招了招手，“快到这里来！这里还有地方！”

布尼看见了他，和他的妹妹打着手势。然后他们两个就朝着这边的空地跑了过来。冒着仍然很是强劲的大雨，他们气喘吁吁地冲到德克斯特藏身的地方，跑了一头的汗。

“谢谢你啦，兄弟。”布尼喘着气说，拍着德克斯特潮湿的肩膀，“这场暴风雨真是不知道从哪来的。”

“是啊。”德克斯特向外面看去，外面的雨还是下得那么的大，以至于在四英尺以外的任何人们或是残骸的样子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将所有的防水布都支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场大雨过后就会有足够多的水了。”

“不管怎么说，这倒是件好事。”布尼同意地说道。

布尼和香农跟德克斯特都是不同的工作小组，所以在大雨继续下着的时候，他们三个彼此交换了各自小组的新闻。现在看来，既然救援队伍不会像一开始想像的那样那么快到来，食物和水就成了每个人心里面最关心的事情了。

“幸运的是，看起来好像丛林里面有足够的水果。”布尼说道，“而且那个韩国人昨天正在给每一个人分发那种海鲜，所以还有那个。”

香农皱了皱鼻头，“那个是从海里弄出来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可以吃的。”她说，“但是，毕竟这里不是日本的寿司店。”

“要饭的人是不能够挑食的，甜心。”布尼告诉她说。

“哦，闭嘴吧，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在想念那个新开张的，你是那么喜欢的牛排餐厅里，你最喜欢坐的那张桌子。”香农盯着布尼看，她的眼睛里面闪烁着邪恶的光芒，“你就想一想看吧——那么一大块的、鲜嫩多汁的半分熟的牛排，在小餐馆里面……”

“你就不要在这里捉弄我了。”布尼朝着德克斯特望了一眼，“她是在说卡尼瓦餐厅。如果你过去曾经在洛杉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听说过这家店的，我说的没错吧？”

“我去过洛杉矶好多好多次啊。”德克斯特停顿了一下，试图去回想，要挖掘出任何跟他刚刚所提到的饭店有关系的事情，“卡尼瓦？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吗？事实上我——我并不认为我曾经听说过那家餐厅。”

“是真的吗？”香农很惊讶地看着他，“你是个什么人啊？你是吃草的吗？还是怎样？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竟然没有去过那里。每个人都去过那里。”

德克斯特耸了耸肩。“是啊，”他慢慢地说道，仍然在脑子里搜索任何有关系的、熟悉的暗示线索的，“我相信你所说的话。我感觉我应该也知道的，你了解吗？但是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想起来这些事情，就好像在我大脑里面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被关掉了或者什么的。”





"那就别再使劲儿地想它了,德克斯特,"布尼说着,侧过身来,将他的汗衫里面的水拧出来,"这些天来,我们的脑子都要被折腾炸了。在经历过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之后,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倒是真的。"德克斯特微笑着说,立刻就感觉好一点儿了,"不管怎么说,谈到好吃的东西,戴丝和我在我们在悉尼的时候倒是去过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

外面的大雨仍然在下着,重重地打在沙滩上,他们三个轻松地交谈着。尽管布尼和香农两个人总是不时地就突然争吵了起来,但是德克斯特还是觉得他们两个既聪明,又十分有趣,而且很容易交谈——非常像他在学校里的朋友们。和同他自己讲着同样语言,能够听得懂他的笑话的人——就是很相像的人——呆在一起,让他觉得有一点舒服和安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外的、让人恐惧的地方。

第三十三章

在度过了第一个学期的头几个星期之后，德克斯特已经变得舒服多了，也自信多了。他仍然有些时候还会有些许的不自信，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已经不再觉得自己在这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里是个十足的冒名顶替者，尽管这个世界的确有着它自己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处事态度。至少他并不是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

这是个星期六的上午，德克斯特刚刚从图书馆的一个学习会议归来，回到宿舍里。“呦，德克斯特，”一个叫做亨特的跟他住在一个大厅里的家伙跟他打着招呼，“我一直都在找你呢，兄弟，想不想去看一看我的坐骑？是我亲爱的老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今天早上刚刚送货过来的呢！”

“当然不用问了！”德克斯特露出牙齿，微笑着，同时咽下了一种嫉妒的痛苦感觉。尽管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还是不能完全忘记，时不时地提醒着自己，他和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但是，只要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这些不同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但是我能不能延期啊？我和戴丝约好了五点钟在楼下见面呢。”

“没有问题，伙计。”亨特暗示般地扬了扬眉毛，“你当然不舍得让那样一个女孩儿在外面等着啦。”

德克斯特咧开嘴微笑着，一股骄傲感流遍全身，淹没了对亨特新车的嫉妒。当他有戴丝的时候，谁还需要一辆奔驰还是宝马啊？“你了解我啊。那就一会儿再见啦。”

他钻进了他的房间，把那些书全部都丢了下来。当他放下书本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的那台电话答录机上面的小红灯一直不停地闪着。也许就是她的妈妈或者是姨妈又在给他打电话了，他这样告诉自己，脸上是痛苦的表情。大多数的时候，他一直在尽量避免接听她们打来的任何电话，而且好像她们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打过来了。他知道或早或晚，他都不得不同她们通一次电话，但是现在似乎还早了一点儿，他还不想让过去的生活闯入他的新生活。

根本没有理会这个消息，他就走出了房间，然后急匆匆地向大厅走去。没有坐电梯，他一头走进了举架很高的学生公寓里面那个可以有回声的楼梯间，一次迈三个台阶。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难以相信，目前为止所有的一切事情都进展得如此顺利。这种感觉就好像在做梦，他很害怕这个梦有一天会



醒过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那间非常狭小卧室的床上，被他的那个一直响个不停的闹钟吵醒。

回到你属于的地方吧，回家吧，小子。他姨妈的声音就像以往一样令人厌恶地、刺耳地难听，冲入了他的脑子，是如此清晰，好像她就在那里，和他一样，在楼梯间里。

德克斯特不耐烦地摇了摇他的脑袋，就像一匹马在赶走一只讨人厌的苍蝇。时间过得越多，他就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在他的生活中一直以来他的姨妈对待他有多么的糟糕，不仅仅是因为她把他当成了她自己的奴隶，而且因为她一直都在告诉他，他不可能过得更好。

然后就是他的妈妈。他知道他的妈妈是爱他的，总是好心的，但是她自己是那么绝望，那样蹂躏自己，这样的她怎么可能给他未来的生活带来希望呢？总的来说，这两个女人，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说服德克斯特，他不应该也不能得到比他现在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然而，最最悲伤的事情是，他那时竟然是那么相信这所有的一切。

但是那是过去的老德克斯特的事情了，他在到达楼梯底部的时候非常坚定地告诉他自己现在这个全新的德克斯特知道更多的事情，现在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记住这件事情。

戴丝正在宿舍的走廊里等着他，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白色条纹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无袖的白色女士衬衫，这件衬衫显示出了她美好的身材，露出了她那被太阳晒得有点发黑的手臂。“嗨，亲爱的，”她跟他打着招呼，把她的头倾斜过去，接受了他的亲吻，“准备好了要走了吗？我都快要饿死了。”

两个小时以后，在大学校园外面的一家餐厅吃完了奢侈的一顿午餐，德克斯特和戴丝漫步在校园里绿色的草地上，手牵着手，享受着有着彼此的陪伴，还有这夏日的温暖。就像往常一样，草地上到处都是晒着太阳的学生们，互相扔着飞盘，或是踢着足球，还有在树荫下面小憩的，在卿卿我我的，在激烈辩论的，乱弹着吉他的，阅读杂志的，看书学习的，都是学生们的生活。

我现在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德克斯特这样想着，微微地颤抖，带着全新的德克斯特的幸福快乐，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儿那个老德克斯特的怀疑。但是，没有关系，人们看着我，但是没有人会看出来之前的我。

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完全沉浸在一种满足、安宁的感觉之中。这种感觉正是他想要的。也许在他的一生之中，在有些下意识的情况下，他还是知道他想要这种感觉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从来不想麻烦地反抗在他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也不会像和他一样处境的年轻人那样，用吸毒、打架、犯点小罪什么的来抵抗。他的姨妈总是说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个懦弱的人，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如果他耐心等待的话，一些好事情就会发生的。

当他再一次环视了一下周围如同田园诗般的美丽景象，德克斯特突然发现了在它的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是一个熟悉的、笨重的身躯，正在离这里最近的那片草坪旁边不远处的人行道上，移动前行。那个身影，如同一块巨大的、膨胀着的乌云，笼罩在校园的上空，隔断了太阳的温暖，一股寒潮袭向整个校园。

不是吧，德克斯特想着，他的胃在极度的震惊中翻滚着，怒火中烧。不，不要，不要啊，不要，不要这样啊！

“嗨，你怎么了啊？”戴丝将她的手从他紧紧握住中猛地拉了出来，然后用他空闲的那只手揉了一揉，“你刚才都要把我的手指头给捏断了。”

“对——对不起，”德克斯特结结巴巴地说着，他的思绪惊恐万分地旋转着、嚎叫着，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活生生的、胖胖的身躯。他的妈妈也在那里，站在那里，就是那个更巨大的女人的温顺的影子。他不能让他的两个世界，那两个不同的德克斯特相交汇，相重合——那样的话，一切都会被毁掉的。如果戴丝碰到他的妈妈和姨妈的话，他的面具就被揭开了。她立刻就会发现，他一直在对她撒谎，关于他的那个幸福的、富有的、彼此很亲密的家庭，还有他那个关于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晚餐、在欧洲奢侈的度假旅行的故事，还有所有的、剩下的那些事情，都是谎言。那样的话，就会是个大灾难。

极度恐惧，他觉得浑身都要冻僵了。他看见保拉姨妈正在和一个路过的大学生交谈着，而她的妈妈就站在后面，很胆小羞怯的样子，她的双手还在不停地摸着她的钱袋，好像害怕有人随时会把她的钱包抢走似的。德克斯特离保拉姨妈太远了，他根本听不到她在讲些什么，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看见那个大学生耸了耸肩，然后继续前进了，只剩下了那两个女人站在那里，茫然地看着四周。她们简直看上去太不合时宜了，就好像她们突然出现在火星上一样——他的妈妈瘦瘦小小的驼着的肩膀，还有她那饱受忧虑折磨的脸，而她的保拉姨妈，穿着用她欺诈赢来的钱买来的俗气的衣服，看起来像极了世界上最肥、最笨重的“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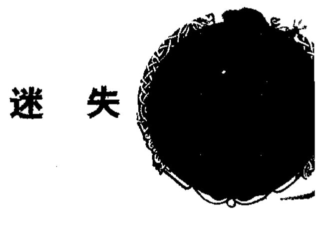
她们根本不属于这里，他疯狂地这样想着，她们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啊？

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管她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他都必须对此采取一些措施——现在就要做——如果他不想看到他小心翼翼搭建起来的新生活就这样在他的身旁崩溃倒塌下来的话。

“嗨，听着，”德克斯特对戴丝说道，绝望地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跟往常一模一样，“我刚刚才想起来，我，呃，我已经答应要给我在瑞士的表妹打电话呢。她的生日——今天是她的生日。我最好现在就去给她打电话，免得看起来太晚了就不太好了。你介不介意我们稍晚一会儿再见面约会呢？”

如果戴丝注意到在他的声音里面，最后的几个单词已经有一点点轻微的





歇斯底里的尖声的话，那么她也没有表现出来。“稍等一下。你在瑞士的什么表妹啊？你是不是又在我的背后有什么事情要瞒着我不让我知道啊？”她用一种带着调侃的语气，撅着嘴，质问道。

他强挤出一个笑容。“现在我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女朋友，我为什么要欺骗她呢？”他说道，那个熟悉的恭维和褒奖轻松地从他的舌尖滑过，“我今天会弥补你的——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怎么样啊？地方随便你挑，去哪儿都行。我请客。”

她嘟着的小嘴终于变成了微笑。“那好吧，如果你那样说的话……”她说道，“我想我离开你一会儿也可以过活。反正我的室友也正想去城里购物呢。也许我可以买到一些性感的衣服，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吃饭的时候穿。”她眨了眨眼睛，“跟你的表妹说，我祝她生日快乐。”

招了一招手，她转身离开，漫步向她自己宿舍的方向走去。通常的情况下，他会开心地一直看着她走路离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如此焦急难耐，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来享受这个画面。当她最后终于消失在视线中，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但是，现在还不是他可以放松的时候，还太早……

“德克斯特！”他的姨妈像牛一样地吼叫着，她的声音粗粗的就好像是个浓雾信号一样，刺穿了学生们喧闹的交谈声，欢笑声，演奏音乐的声音。“你原来在这里啊，我的孩子！”

“我们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他妈妈的声音就温和得多了，带着解脱般地颤抖，说这话的时候，这两个女人正在匆忙地向他走了过来。

当她们就要走过来的时候，德克斯特尽力朝四周看了又看，用眼睛的余光搜索着周围的环境。坐在那边那棵树下的那个女生是不是正在奇怪地看着他啊？那边喷泉旁的那群男生是不是他在西班牙语课上认识的啊？是不是有谁正在那里盯着他看，看着他的所作所为，然后就等着向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详细地描述他那丢人的、让人难为情的亲戚们的事情呢？

非常幸运的是，他十分确定他没有看到任何他真正认识的人。决定了不再冒任何风险，所以当他的妈妈伸出双臂想要拥抱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肘部。“往这边走，妈妈，”他说着，“让我们找个安静点儿的地方说话。”

“看到我们你很惊讶吧？”保拉姨妈问道，当他想试着挪动她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移动。

“惊讶……惊讶得差点儿就没有认出你们了。”德克斯特想寻找一个开玩笑的口气，但是很不幸，他失败了，“我们真的得快一点走了。让我们走到没有太阳的地方，那样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

他成功地带领着她们绕过主图书馆的拐角处，来到了建筑物中间的一棵

古老而粗糙的长满树瘤的枫树的树荫下，那一片荒凉的草地上。德克斯特放开了他妈妈的手臂，把脸转向了她们两个。

“那么，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呢？”他问道，“而且在你们过来之前，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呢？”

“我们试过啊！”保拉姨妈听起来很是气愤地说道，“如果你能接一接你那个该死的电话的话……”

“不要再管这些了。”德克斯特的妈妈伸出手臂来，想要试图做一个安慰性的动作，“我们现在都已经一起来到这里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又将她那苍白的眼神投向了德克斯特；“我是真的很想念你，德克斯。你怎么都不回到家里看看，或者至少打个电话回来也行啊！”

德克斯特看到了在她的眼睛里面那种绝望的渴求，他的心里就像是被挖空了一般感到一阵疼痛。“这不是刚刚才过了几个星期嘛，”他毫无力量地为自己辩解道，“我一直在忙碌着安顿下来，然后干一些事情……你知道的，就是，很忙。”

“是啊，是这样啊。你现在可是个了不起的上大学的男孩儿了。你太忙了，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你的家庭。”保拉姨妈轻蔑地哼着鼻子说道，“幸好我在给你签写那张巨额支票，给你交钱到这里上学的那天，我没有忙到没有时间理会我的家人。”

“保拉，我拜托你了，不要再说了。”德克斯特妈妈的眼睛望着她向她求情，“我们不要再争论了，好不好。我是很想听一听德克斯在这里都过得怎么样呢，我全部都想听。你在这里有交到什么朋友吗？”她那焦虑的眼神再一次地落到了他的脸上。

“当然有了，妈妈。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真的很酷呢。”当德克斯特在家乡上高中的时候，他是个被大家遗弃的对象，那个时候他很不愿意和别人谈起他的社交活动，那种感受真的让人很不舒服。但是现在，尽管现在他真的有了朋友，但是他却发现，谈论这个话题也并没有比以前的愉快多少。

“那你有没有交到女朋友啊？”保拉姨妈开着玩笑地问道，“既然现在你已经不是呆在妈妈家里的小孩子了，你可以到处广撒种子了，不是吗，德克斯？”

德克斯特耸了耸肩，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我不知道……”他咕哝着。

“你就放过他吧，保拉，”他的妈妈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竟然和他差不多一样地感到不好意思，“那么，德克斯特，你的课程都上得怎么样呢？你现在有没有决定下来你要主修什么科目呢？”

“对啊，小子，你打算要主修什么呢？”保拉姨妈质问道，“是医学预科吧，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是吧？啊？”

德克斯特似乎更希望她们可以重新返回到他的社会活动方面的讨论。





“呃，我已经为你说的那个修了不少准备的课程了，”他说，“像是生物、化学、经济学。还有西班牙语，那是为了语言需要而修的。哦，对了，还有一门任意选修课——英国文学。”他喃喃地说出了最后的两个单词，尽可能小声地说道。

“什么？英国文学？”保拉姨妈皱起了她那肥肥的嘴唇，极其反对地说道，“你为什么会去选了那样一门课呢？”

“我只是觉得这门课听起来很有意思。”德克斯特很讨厌和他那个傲慢专横的姨妈顶嘴，那种感觉很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照着她的意思做事，不管她说什么。

她阴沉地皱了皱眉头。“你别用那种语气和我说话，小子。这可不是一个玩笑——像那样一门疯狂的古怪的课是真的会搞砸你的成绩的，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为了阻碍你进入一所医学院的障碍。”

“不用担心。我现在已经交了一篇论文出来，而且我得到了一个A。”

德克斯特也懒得向她们解释这已经是他这个学期以来在所有所学的课堂上所得到的最好的成绩了。而事实上，仅仅这几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在其他的课上很吃力地挣扎了。他的脑袋好像并不是十分想记住化学或者是生物课上那些复杂难懂的知识，然而经济学又是那样单调无聊。

“不管怎么样，”他很快地补上一句，在她们想起来向他问起他剩下的那些功课成绩怎么样之前，说道，“其实英国文学也许并不是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不实用。就我所听到的，大学里教文学艺术的教授们挣的钱也都相当可观，而且——”

“暂时先忘了这些吧，小子，”保拉姨妈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是不会用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打水漂的，我不会花钱让我的外甥走偏了，而成为一个穿着随便、不修边幅、傲慢自大的迂腐的老学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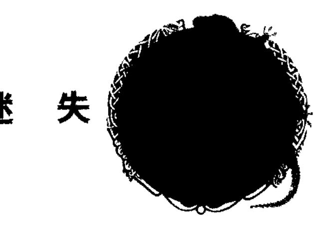
德克斯特听了她的话，向后退缩了一下，就好像她扇了他的耳光。他为什么为要学费这么烦恼，一个劲儿说这些呢？还不如干脆写一封信算了，只告诉她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把剩下的那些都留给自己当成秘密不就得了。

当然了，他也不可能把一些事情永远地瞒着她们。当学期结束时，他的妈妈和保拉姨妈看到他的成绩单，她们会怎么说呢？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所说的所有的那些谎言，还有半真半假的话，一下子就把他的脑子挤得满满当当的，让他觉得头晕目眩，恶心得直想吐。不管怎么说，他这是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难道他真的觉得那一整套关于两个德克斯特的事情，能够长久吗？

但是，他迅速地将这些担忧全都推到了身后。有志者，事竟成。也许，如果他学习得更加努力刻苦一点的话，他还能够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把他的学

习成绩再提高一点儿，也许去找个家教，或是什么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保证让自己能留在这里，能够留在这个学校里。既然现在，他梦想的生活看起来好像绝大部分都还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是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的。不管这样走下去他要付出多少代价。



第三十四章

“这个地方真的是糟透了。”香农愁容满面地皱着眉头，看着她手里那包吃了一半的脆饼干，“如果情况还是像这个样子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在那些愚蠢的救援队伍赶到这里之前，我们一定会被活活饿死的。”

德克斯特抬起头，目光离开他自己的那一大块儿、已经走了味儿的飞机上的面包，同情地微笑着。他不得不承认这并不能算作是一顿午餐。这场湿透了的大雨几分钟以前刚刚结束，他们三个就意识到他们已经很饿了，就去寻找食物。但是他们却发现，食物定额分配制度已经认真地执行起来了。

布尼大声地叹着一口气，然后就恼怒地瞪了他的妹妹一眼。“是啊，我们都知道，香农，但是除了抱怨，你就不能为此做点儿什么事情吗？”他挑战性地向她说。

“比如说做点儿什么事情呢？”她把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注视着他，“打电话叫个匹萨吗？”

“也许我们应该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食物来源，”德克斯特温和地插嘴说道，希望能够保持和睦安宁，“我听说在离沙滩不远的地方就有很多果树，但是好像他们已经摘下来很多果子了。我们应该去找一找更远处的一些其他种类的果树。或者是干净的水源，也许。”

布尼耸了耸肩。“这个计划我听起来不错。”他朝着香农瞟了一眼，“你要加入吗？或者是你更愿意呆在这里，然后顺便像往常一样晒晒太阳？”

“去你的吧，你这个——”

“嗨，伙伴们，”一个陌生的、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插嘴说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德克斯特抬头看了一眼，看到一个年轻的、留着胡子的男人正在朝着他们走来，在他的身后，阿尔兹特拖着步子。他曾经在沙滩上看到过这个留着胡子的英国年轻人——还有一件事，就是他还在那个无线电收发器巡逻小组中看到过他是其中的一员，和布尼和香农在一起。——但是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和他正式见过面。这个时候，那个人看上去有一点无聊。德克斯特在猜想是不是阿尔兹特一直在给他讲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

“你好啊，”德克斯特跟那个英国小伙子打着招呼，“我想我们没有见过面

吧。我的名字叫德克斯特。"

"我的名字叫查理，"那个新来的人主动地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德克斯特。"

正在这时，阿尔兹特脚步沉重地走到了沙滩上，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我的老天啊，"他抱怨道，"先是下了场大雨，现在又这么热——在这个地方简直就像是在蒸桑拿。"

"查理曾经是驱动轴乐队中的一员，"香农懒懒地告诉德克斯特说，根本没有理会阿尔兹特所说的话，"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可以告诉你关于乐队的所有事情。"

查理看起来有一点点痛苦，"不是曾经是，"他纠正道，"我现在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解散，没有正式地解散。"

"驱动轴？我还记得他们呢，"他印象很深地说道，"他们真的很酷。"

布尼好像对整个交谈不是太感兴趣。"我们刚刚正在聊到去丛林中寻找更多的水果和水源，"他告诉这两个新来的人，"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查理朝着丛林的方向看了一眼，一种忧惧的阴影掠过他的脸颊。然后他耸了耸肩，"当然去了，"他说，"我想是吧。"

"我也去，"阿尔兹特站起身来，伸了伸手脚，"如果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们在找些什么的话，去找食物来源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么说你知道了？"查理怀疑地竖起了一边的眉毛。

阿尔兹特耸了耸肩，"我的孩子，我是个自然课的老师啊。"带着些许骄傲的口气说道。

当其他人开始讨论该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德克斯特注意到那个高大的、赤褐色头发的女人正在向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这个女人也是那个无线电收发器巡逻队的成员。她的头低垂着，她的神情很迷惑。一些和她在同一个工作小组的人曾经提到过她的名字，她叫凯特，而且看起来她好像和杰克是朋友。德克斯特一直看着她越走越近，在想着她为什么如此沮丧。

"你好啊，"他在叫她，决定主动扮演起岛上业余心理学家的角色。"你是叫凯特，是吧？"

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很惊讶地说："是的。"

德克斯特向她自我介绍了一下，尽管大部分其他的人都已经认识他了。"我们正想去丛林里寻找食物，"他说道，"你有兴趣去吗？"

"当然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凯特向他们走了过来，将她的一小绺卷曲的头发从眼睛里面拨了出来，"我可以忍受离开沙滩一小会儿。"

德克斯特注意到，当她这样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游走到了那个蓝黄相间的临时医疗帐篷那里。从那个帐篷里面，传出了越来越多的痛苦的呻吟声，还有疼痛的喊叫声。他听得出来，尽管杰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帐





篷里面的那个人，那个被一大块金属碎片插到腰间的男人，还是可能会死掉。

他颤抖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了，并不打算想太多那样的事情。“那太好了，”他跟凯特说，“离开沙滩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

不久，这六个人就向着树林的方向出发了。正当他们要到达的时候，他们经过了沃尔特，他正在一棵松树的树荫下面，朝着沙地猛踢。

德克斯特停留了一下，很惊讶地看到他一个人独自在这个地方。目前为止，沃尔特总是要么跟他的爸爸在一起，要么就跟那个不可捉摸的约翰洛克在一起，好像他们两个已经建立起了友谊。但是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这里。

“嗨，”德克斯特和这个男孩儿打招呼问着好，“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的爸爸在哪里呢？”

沃尔特斜眼瞅了他一眼，说道：“去丛林里找文森特去了。”

“文森特？”德克斯特感到了一阵刺痛。在他一直为戴丝担忧牵挂的时候，他都没有想到，其他的幸存者也许也在寻找他们深爱的人。“那是你的兄弟吗？”

“不是。”沃尔特看着他，好像是在说你疯了吗，“是我的狗。”

“哦，”德克斯特迟钝地回想起这个男孩儿曾经在以前提到过他丢了一只狗。“嗯，我希望他能够找到它。”

离开了那个踢沙子的孩子，他和其他人继续着他们的艰苦跋涉。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摇动的棕榈树的斑驳的树荫下，沿着一个动物的足迹向前走着。到那里天气就凉爽多了，德克斯特为他自己逃离了沙滩上灼人的热度而感到大为放松。就像阿尔兹特曾经说的，之前下的雨并没有让周围的温度降下来，反而只是增加了空气的湿度，使得下午的太阳更加毒辣、炎热。在这样的环境下，看起来不管喝多少水，都无法摆脱高温和脱水，因此德克斯特也不想冒险。他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像是出现了幻觉，以及奇怪的记忆上的障碍。

过了几分钟，这条小路变窄了，变成了一条在森林中有巨石挡路的羊肠小路。这些徒步行走的人被迫地只能两个、两个地通过。德克斯特在队伍的最后，和香农并肩走在一起。她那漂亮的脸上戴着一种愠怒的表情，她的前额上点缀着汗珠，把她金黄色的头发都弄湿了。

“要提醒我下次不要在有这些愚蠢的棕榈树的地方度假，这热带的天气也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她满腹牢骚地抱怨着嘟囔，把一片落在她脚边的棕榈树叶踢到了一边。

德克斯特同情地笑着。“你说起话来跟戴丝很像呢，”他说，“她曾经在小岛上的海滩度假，之后的一星期里的每天都去威尔滑雪呢。”

“我过去还挺喜欢海滩的，”香农皱了皱鼻子，“但是这些天来，事情就变得有一点点糟了，你理解吧？”

“是的，我知道。稍等一下。”德克斯特刚刚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的裂缝处发现了一小摊清水。即使在这里相对很凉爽的丛林树荫下，炎热还是够难受的，他的喉咙已经冒烟了。“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雨水——我想我要赶紧喝点儿。”

香农皱了皱鼻子：“你确定这水安全，可以喝吗？”

“我想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吧。”德克斯特微笑着，穿过长得很高的杂草朝着那块大石头走了过去。其他的人已经在前面有好几十码远了，而且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但是香农停下了脚步，等着他。

他朝着那块大石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然后俯下身去喝水。那一摊水在树木中间透过来的阳光的照射下，平静的水面上跳动起了白色的光芒。

当他的脸和他的双手快要接近这个水洼，他正准备要捧起水来喝时，透明的如同玻璃般的水面显示出德克斯特映在水里的影子。他的脸看起来微微发着光，移动变化着——那双熟悉的眼睛向上朝着他看，突然间变得很阴暗、愤怒、异常，然后他的嘴角向下，变成了一副愁容。

“哟！”他大声叫喊，他那么震惊以至于向后跳了起来，几乎被他身后的一截落木绊了一个跟头。

“怎么了？”香农大声喊道，“你怎么了，德克斯特？”

他凝视着水面，水面又恢复了平静与透明，如同玻璃一般，显示出他平时正常的脸。“我的倒影，”他慢慢地说，“它，它变形了。就好像那里有个另外的别的什么人在看着我。”

她皱了皱眉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可别那样吓我，我还以为你踩到了一条蛇或是什么的呢。”

“但是我确实看见了。”他坚持说道。他是被他刚才看到的那个东西吓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他都没想到会使她联想到其他的事情而吓到她。“我发誓，我正在看着我自己的脸，然后它就……变形了。”当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自己听起来都很软弱无力。

香农朝那个水洼看了一眼，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相信，还有点儿不耐烦。“别吓唬自己了，那也许就是那儿上方的树上滴下了一滴雨水罢了。”她伸手指了指头顶上方丛林的树冠，“那可能就是滴下的雨水引起了水面的涟漪，然后就造成了一个视觉的错觉，而使你认为你的脸变得不一样了——就好像娱乐室里的哈哈镜，让人们看起来很胖或是什么的。”

“你可能是对的，”德克斯特缓慢地说道，仍然不能够摆脱那张暴怒的脸孔的记忆——他自己的脸，但是又不是他的脸——抬眼凝视着他，“但是……”

“但是什么啊？”她心情纷乱地问道，朝着其他人走的方向望去，他们的声音几乎已经小得不在听力的范围了，“快点吧，我们最好赶上那些人，我可不



想在这个地方走失。”

德克斯特跟随着她顺着小径往前走。但是他仍然在想着他刚刚看到的东西，“你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了，自从飞机出事儿以后……”希望她不要觉得他很疯狂，——至少不要觉得他更加疯狂，——他告诉她曾经在前一天，他在丛林里发现了如同他影子一般的人。

“杰克说你在飞机坠毁之后曾经十分严重的脱水，是不是这样呢？”当他说完的时候，她这样问道，“是不是脱水、昏厥，让你的头脑产生了幻觉呢？”

“当然可能，”他承认道，“我猜想，很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之所以去那个地方寻找，是因为我根本没去过那地方，但是其他人中，有几个却认为他们在那里见到了我。”他摇了摇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这只是我大脑中产生的幻觉，那么为什么要让我看见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香农耸了耸肩，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她捉弄般的朝着他假笑，“听起来好像对德克斯特·克罗斯医生来说是个难题哦，我们的心理学家。”

“我想是吧。”德克斯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话语让他的胃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就在那时，他们绕过了小路中的一个转弯处。其他的那些人就在前面，在一棵树下面集合了起来，抬头凝望它的枝叶。他说：“走吧，我们去看看他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第三十五章

德克斯特抬起了头，看了一眼放在他狭小的宿舍外面的那张桌子上的日历表，他的胃里在剧烈地翻腾着，带着一种焦急的感觉。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份了，这就意味着只剩下几个礼拜就要放寒假了。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惧怕寒假的到来，因为他知道他那时将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面对他的家人。而且他仍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来为这个学期即将结束而感到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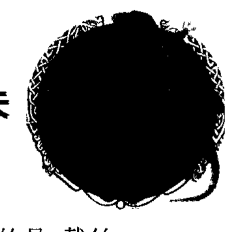
不要再困扰地想着寒假的事情了，他责备着自己，低头看了看在桌子上摊开的书本，然后又看了看在他面前闪烁的电脑屏幕。不管怎么说，至少得等到你把你的论文写完了再说啊，现在已经够糟糕的了，也许在你的五门功课的考试里，你会有三门不及格呢，你可不能够蓄意破坏你这个学期有可能是最好的分数……

他叹了口气，尽管他现在已经很努力地阻止，但是他的思绪还是在四处游荡。瞟了一眼在书桌旁边的地板上堆积如山的厚厚的、看起来都吓人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书籍，他浑身都在发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全力去通过那三门艰难课程的考试，能够考试及格的话就简直是个奇迹了，更不用说想考个好成绩了。不管他多么努力地去学习，他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搞清楚化学或是生物是怎么回事。然而经济学又是那么无聊、烦人，以至于他根本就记不住书本上，或者是教授的讲义上的话。

德克斯特的宿舍门半开着，以便可以听到他隔壁的立体声音响，那个音响正在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看起来好像只有德克斯特是学生公寓里面唯一没有这样一套新潮、流行的音响设备的人。这整套系统里面还包含一个电视，一个 DVD 播放机，以及许多种其他的非常好的设备。有一些同学已经评论过德克斯特的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小东西装饰，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将他们的好奇心转移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上面。他讲着他那个虚构的妈妈在佛教和极简派艺术上面的新主张。让他感到很惊讶的是，他们好像都买账了。

那么如果他们都不相信该怎么办？他想着，带着一种现在来说已经很熟悉的愧疚感。但是他们是没有理由认为我在对他们说谎的。

当他逼着自己重新看着他的电脑屏幕的时候，他听到了门吱吱地被打开了一点点。他抬头看了一下，以为会看到是大厅里面的某个家伙，停下来顺



便来拜访他，进来喝杯饮料，或者看场球赛什么的，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戴丝的微笑着的、金黄色的脑袋探了进来。

“敲门，敲门！”她唱着说道，“想给你个惊喜！我正好经过你的宿舍楼，所以我想我还是进来看看吧。”

“嗨，”快速地将他的担忧放在一边，他一下子弹了起来，快步向她走近。莫名其妙地，他通常只要一看到她的脸，他所有的问题都好像变得没有那么让他灰心丧气了。他最终会把它们全都解决掉——毕竟，他也别无选择。他俯下身轻吻了她一下，然后一脚踢开了随便扔在地毯上的几件衣服，笔记本，还有弄皱的食品外包装。“快点进来吧，很抱歉，这个地方真是太乱了。”

她挥一挥手，把那熟悉的道歉放在一边，跟着他回到了他的书桌前。“我一会儿得去见凯拉——我们要去‘四十二餐厅’吃晚饭，你要不要一起去？”她朝着他期待地咧嘴笑着。

德克斯特的胃又扭动了一下。“四十二”是城里最贵的餐厅之一，也是即兴吃饭最喜欢去的地方。离保拉姨妈给的零花钱差得太多了，就算再加上他在会计室里面做兼职赚到的钱，也不够花在饭店的账单上。

这也是他努力不要去想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成功地保持着自己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儿的伪装，他只是因为他那虚伪的有钱的父母认为在大学兼职会对“塑造性格”产生影响，所以他才会在校园里打打工。但是那伪装会被揭穿，假装他有一天没钱了的话，——或者说，当他没有钱花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这样如此美好的女朋友，事实证明，要比他曾经想像的要花费得多的多。如果他把保拉姨妈这个学期分配给他的钱在寒假之前就花光了，那他该怎么维持下去呢？他听说人们有卖血换钱的——最近越来越频繁地，他发现自己不安地想，那样的话到底能卖多少钱。

“所以怎么样啊？”戴丝甜言蜜语道，“你能不能从你写论文中抽出一点时间出来啊？”

这句话提醒了他，他有完美的理由来推掉这顿昂贵的晚餐，至少一顿。“不好意思啦，”他说，“我是真的得把这个东西快点搞出来——如果我想通过考试的话，我还得开始为我这个礼拜的经济学期末考试复习。能不能推迟呢？”

“好的。”她看起来为他的推迟感到有一点点失望，越过他的肩膀，她看到电脑屏幕上的字，“那么现在你的论文写的怎么样了呢？你准备写狄更斯，是不是？”

“是的。现在进展得还算顺利。你的那篇关于乔叟的论文写得怎样啦？”

“差不多快写完了。所以我想出去庆祝一下。”她开心地眨了眨眼睛，“那也提醒了我——你什么时候能做好你的寒假计划啊？我已经等不及了要见你的家人呢。而且你会喜欢海边的房子的，那里跟你叔叔在凯伯的房子很像

呢。”

德克斯特的胃又一次地翻腾着。戴丝最近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他们两个在寒假里一起玩儿的事情了——更倾向于想和他的家人呆在他们靠近大海的房子里度过假期。目前为止，他一直在回避讨论这个话题，总是声称他必须在能够做出任何承诺之前和他的家人确认一下。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尽快给她一个答复。她很明显地期待他至少能在寒假里有一段时间陪着她，但是他知道他的妈妈和姨妈想让他整个寒假都和她们呆在家里。这次他要怎样做才能使他的两个世界彼此分开呢?

感到很失望，他决定是时候做个交待了，在事情还没有不可控制之前。“我正要和你打电话说这事儿呢，”他慢慢地说道，谎言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成形了，“我想这次也得推迟了。”

“你是什么意思?”这一次她看起来真的很沮丧了。

“我今天和我的家人谈了一下。”他说着，试图不要为欺骗她而感到内疚。想这样做并不容易，尤其是当那双蓝色的眼睛如此真诚地，如此信任地看着他时。但是，努努力，他压下了想跪倒在她脚下，承认所有事情的冲动。“他们真的想让我这一整个寒假都做一些志愿活动去帮助那些——那些西班牙的穷人。”最后的部分是他快速看了一眼他的西班牙语课本而得到的灵感，当时他正在努力想像出一个与佛罗里达距离合适的地方。“这是我们家庭的一种传统，”他快速地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去做了，还有在他之前我的祖父。就是以我们的方式来回报社会一点点，你知道吗? 像是公共服务或者其他什么的，所以现在轮到我了。”

“哦，”她沉默了一会儿，很明显地在消化他刚刚说的话，“我想那听起来很酷。真是个不错的传统——如果我抱怨的话，我就太自私了，不是吗?”她微笑着，“但是，我一定是会疯狂地想你的。那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

“我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我一定会及时赶回来好有时间来准备下学期开学。”他控制着他的呼吸，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相信他这个在紧急的刺激下编出来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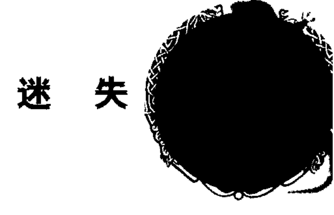
“那好。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能不能提早回到学校一天呢? 我的父母要开车送我回学校，所以那样的话至少你还能跟他们见个面。”

德克斯特在点头同意之前仅仅犹豫了一分钟。“当然了，”他回答着，为她如此在意而感动，“我保证。”

“太好了。”她又笑得像朵花了。看了眼手表，她有点喘气地说，“哦，天啊! 我要迟到了——凯拉会杀了我的。”她弯下腰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别送了——我这就走了。”

“好好玩儿吧，我晚点给你打电话。”

他看着她飞也似的跳出了房门，然后消失了。尽管一些棘手的问题让他



有点道德败坏,他还是不敢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现在他在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读书,而且世界上最棒的女朋友在请求他可以多点时间和她在一起。

幸运,幸运,我真是幸运啊!他想着。

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揉了揉他的伤疤,希望他不会后悔见她的父母。他该怎么将这个和他的妈妈和保拉姨妈解释呢?和以前一样,他不需要为这个太过担心。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目前为止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也许我的运气真的改变了,他想着,他凝视着天花板,沉思着他自己运气的改变,把论文抛到了脑后。虽然一直都听说从前那些成功的人,都曾经因为错误的决定或者坏运气在艰难的时刻失败了,为什么相反的事情有时就不能发生呢?现在,这不就轮到我了吗?

第三十六章

“一群花花公子!”赫尔利感叹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你从哪找来这么一群人?”顺手从盘子里拿了一片布尼刚从地里采摘来的新鲜水果。

“就是从那边。”凯特在查理和布尼的帮助下,手指着远方,开始形容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些水果,以及更多的幸存者将这些水果收集起来并欣喜若狂的样子。

但事实上德克斯特并没有注意这些。在卸下自己身上的负担并舒展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之后,他漫步离开了人群。找到果树这件事将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的烦恼转移了出去,但现在重新回到了海边,他再也无法停下扫视飞机机身的目光。他知道,自己只有在为戴丝办理完登机手续之后才能彻底松懈下来。

他突然被一阵从医疗帐篷传来的突如其来的惨痛叫声吸引了。那个患者的哭喊和呻吟似乎预示着他的病情恶化了。德克斯特的目光从他走过的一个为饮水而建造的雨水收集塔上扫过。他注意到许多跟随他的幸存者也正在朝那个方向张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脸上有慌张或者是不安的表情。

就在这时,杰克从那个帐篷里面出来,匆匆地向水塔跑去。这个看上去非常疲惫,全身湿透的医生手里拿着几个用旧水瓶做的空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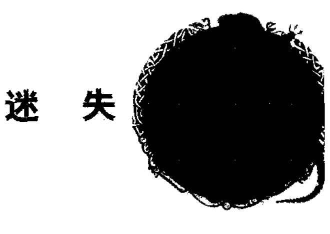
“情况怎么样了?”当杰克到达水塔的时候,德克斯特问。

杰克弯腰取了一些水,看了一眼帐篷以后,把目光投向了德克斯特。

“还好吧。”他答道,声音有些扭曲,“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放弃。”然后他在德克斯特出声之前,带着他的水匆匆离去。

大多数人仍然在为水果的事儿忙碌。喝完酒之后,德克斯特沿着海滩散步,试图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自己想检查飞机机身这一该受谴责的念头上转移开来。他发现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坐在不远处。他伸头张望了一下,想看看那人是谁。他走近看,发现那人是洛克。

德克斯特盯着这位长者的花白头发犹豫着。洛克的事情让他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老人黯淡的蓝色眼睛总是能看到更多他人的东西吧,又或者,是因为他有点孤僻,总是一个人并且只跟小沃尔特一个人交流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德克斯特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他身后飞机机身的一丝幻像,他合上自己的下巴向前走去,他不想让关于这座小岛的任何



事情再使自己担惊受怕了。

"您好!"德克斯特走到洛克面前,向他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我只是想告诉您我们的一队人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新的果树,并带了一些水果回来。如果您需要一些的话应该没问题。"

洛克坐在残骸中间的临时长凳上用一把小刀在一截银树上雕刻。过了好一会,德克斯特猜想这个老人也许并不打算回答自己的问题。洛克看了他一眼,又继续把注意力放回他自己的作品上。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不,谢谢。"他的声音出奇地轻柔,并且有教养,"我不饿。"虽然话很少,但是受到这一回应的激励,德克斯特再次开口,"您正在雕什么呢?"他好奇地问。"哨子。"

"真酷!"德克斯特猜想这一定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这应该只是他打发时间的方式而已。

"看来您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但是你觉得完成以后它能发挥作用吗?"

洛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向几个小时前到过的苍穹顶端望去,朝着大西洋方向缓缓落下的夕阳发出了万丈光芒。"嗯,它会有作用的。"他自信地向德克斯特保证,"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我吹它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男人的黯淡的蓝色眼睛,尤其是右眼那被悲伤一分为二的目光让德克斯特感到战栗不安。仅仅是瞬间的对视,他就感觉像是洛克已经看穿他的双眼,直达他的内心和思想,甚至看到了连德克斯特自己都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

"好吧,我最好让其他人也知道这些水果的事。"他说,试图甩掉这种胆怯,"祝你好运!"

在他从海滩回去的路上,他遇见了再次漫步海滩,有些令人厌烦的查理。德克斯特点了点头,并没有停下来交谈。他突然觉得有独自待一会的需要。

当他离营地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走到海边,脱去自己的鞋,朝南走去,同时享受着湿润的沙滩给他的脚趾带来的清凉感觉。就这样呆了几分钟,他忘掉了过去几天来的困惑和焦虑,只是尽情地享受他四周的自然美景。

"当然,如果戴丝和我在一起享受这一切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这一念头将他拉回了现实。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残骸散落的海滩。他的眼球立刻被那可怕的堕落之后剩余的主要部分——飞机机身所吸引。和往常一样,当他想起戴丝那失去生命的身体仍然留在那里面的一个座位时,胆怯和愧疚就充满了他的内心,为什么他不能立刻进到里面,面对他所能找到的一切呢?

他被前面某个地方传来的说话声吸引住了。一开始,他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一阵激烈的讨论之后又重归宁静。突然有一个大声的、愤怒的

男声在回答那个女声。但是德克斯特却无法听清那两个愤怒的人在说什么。

他沿着海岸又向前走了几步,在几块鹅卵石周围他看到了一个岩石小海滩在海岸线上若隐若现。随后他明白为什么他无法听明白那些话了。那个男的是曾经在他醒来的第一天给他提供了很脏很难看的生海鲜的亚洲男人。而女的是被所有人都认为是他妻子的漂亮的亚洲女人。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完全无视他的到来。别人曾经告诉他,他们是韩国人,而且都不会说英语;德克斯特甚至还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不跟人接触,只是那个男的偶尔到处走动向人推销他那难看的海洋食品。实际上,一些幸存者似乎很喜欢这个男人做的寿司。但是,德克斯特并没有勇气去尝试那些食品。

这个男人发出了一声失望的吼叫,德克斯特向后退了几步。但是那个女人却并没有回去,而是转了个身。她的脸上是混合着悲哀、痛苦和失望的表情。看到这,德克斯特觉得胃很不舒服地抽动了起来。

这完全就是戴丝的表情!

那段记忆瞬间充满了他的脑海,就好像它本来就在那一样,但在这之前,德克斯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段记忆的存在。然而现在,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戴丝带着同样痛苦的表情转身离开他时的那张脸。

但究竟是为什么?他在头脑中搜寻答案。但在他脑海中那些记忆本该存在的地方似乎变成了一个黑洞。他记不起来他们是否也曾经为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而争吵,就像布尼和香农整天做的那样,或者为了更严重的一些事情打架。

"戴丝不会和我吵架的。"他想。尽管他新发现的记忆还不完整,但他知道这是真的。这种想法并不让人感到舒服。如果他们没有争吵过,那一定为一些严重的事打过架,但为什么他回忆不起来呢?

他转过身,沿着海岸线的主体继续往回散步。当他散步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想像戴丝那愤怒和失望的脸上。虽然很痛苦,但这是他唯一的线索,也是他找到自己问题的唯一机会。

"嘿,伙计。这段时间你去哪溜达了?"

抬头一看,德克斯特发现他差点和在水边洗手的布尼撞到了一起。"嘿,"他对布尼表示欢迎,"我刚才去喝了一杯。"

布尼直直地望着他,"你还好吧?"他问道,"你看上去有点——,我也说不清楚,有点怪异。"

"非常感谢,伙计。"德克斯特笑了一下,接着叹了一口气。"你是对的,我也觉得有些不对。"

"你需要一些水吗?"布尼关心的问道,"我可以跑去拿一些给你,或者……"





"不，不用。"这时德克斯特已经准备用一个不光彩的理由搪塞过去，但随即他便意识到，布尼也许是这个小岛上唯一可以倾诉的朋友。也许和人倾诉一番会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不是设想中应该出现的情节吗？德克斯特低头往下看，他用脚趾戳弄着潮湿的沙滩，计划着如何去解释这一切。"我刚才只是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太胆小了，不敢进入飞机机身去寻找戴丝。"他尴尬地耸了耸肩，"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自从那次撞击之后，她可能已经在里面腐烂掉了，而我却在外面的丛林或者是其他的某些地方到处寻找她。"

布尼盯着他看了看，他的蓝眼睛露出了不确定的神色。"你听起来对这件事并不是特别伤心，伙计。"他说，语调像是在责难，"再仔细想想。这段时间你事实上并没有为寻找你的女朋友而担心。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但当你从脱水中恢复过来之后我才确认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你有些懈怠了……"

"是，我知道。"从同伴嘴里听到这些话，德克斯特就意识到这都是真的。这一整段时间，寻找戴丝已经成为一种事后的追悔，一些他必须不断提醒自己的事。这样做也有一个原因，真相在他脑海里留下痕迹，但另外的一些记忆却不知所踪。"你看，我甚至无法确认戴丝就在这架飞机上。"

"什么？"布尼看上去有点吃惊，"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她是登记了这个航班。"德克斯特解释说，想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才记起这些。

"但我们在离开悉尼前曾经大打了一架，并且我在海外的时候没有看见她。她可能改变了航班或者调换了位置，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可真是粗心啊，伙计。"布尼好奇地打量着他。

德克斯特发现布尼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打架。但问题是，他自己也很想知道。当戴丝那愤怒的脸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他却想不起来导致他们打架的原因了。

这个他记忆中的空白困扰着他，使他觉得不太正常，迷失了自我。"你知道，我只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什么。"他肯定地告诉布尼，不允许自己对刚才刺激到他的那一丝冲动有片刻的怀疑。"我要去检查飞机的机身——现在，在它变得太黑之前。至少我知道一种方式，这种或那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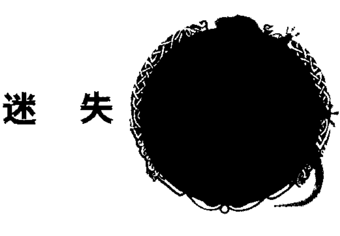
"好的。"布尼注视着他，看上去仍然好奇和不确定，"祝你好运！"

德克斯特谢过布尼，朝着飞机机身匆匆走去，不给自己任何回头的机会。海滩上的天空在夕阳下变得粉红，茂盛的热带小岛的美丽超凡脱俗。

但德克斯特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他朝着他的目标勇往直前。在他靠近的时候，飞机机身充满了他的眼睛和他的心。他盲目前进到离黑暗还有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陆续地打开灯，照亮黑夜。当听到苍蝇从里面飞出来

的声音以及闻到一股臭味时,他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到了一起。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积攒起所有的勇气,迈步向前。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现在所有剩下的事就是去做这些事……



第三十七章

“你看见这个了吗?”保拉阿姨对着他用手做了个令他呕吐的动作,使得她这些天到哪里都戴着的那副华而不实的金手镯彼此碰撞在一起,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她注视着犯罪电视剧里出现的细小人影,说道:“那个侦探做得真出色,这样那些医生才能做他们该做的,否则那个女孩不会活到告诉他是谁杀了那8个人了。”

“那个急诊室看上去总是那么刺激,也许当德克斯特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德克斯特的妈妈在那个新的皮革沙发上转了个身,笑着对他说。

德克斯特做了个深呼吸,试图获得一些勇气去做他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寒假很快就要结束了。他仍旧没有找到机会对这两位女士说提早回校的事,更不用说让他们知道关于自己年级的消息。

“要么现在,要么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告诫自己。

“再也不说”听起来似乎是个很诱人的条件,但他忽略了这种诱惑。将自己半空的饭碗放入满是脏碟子的池子里,然后走出厨房来到狭小的起居室,加入到两位女士当中。不管怎样,为什么事情不会像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那样再次在事后又降临到他头上呢?如果他的运气已经确定好转,那他说出事实就没什么好怕的。

再说,也许是他没有给他的母亲和姨妈足够的信任。很久以前他甚至一点都不敢想像她们会鼓励他去上大学。如果他把事情向她们简单地解释一下,也许她们会发现挑选专业他需要遵循自己的意愿。这一想法使他觉得好受了许多,接着他清了清嗓子。

“听着,”他坚定地说道,“我想对两位说点事情。”

有一段时间两位女士似乎不愿意从电视节目上将注意力移开,但最终他的母亲似乎注意到他的语调有点异样,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他。

“什么事,德克斯特?”她问道。

“是关于我的专业。”

这次保拉姨妈也从电视中转移出来。“是什么?”她问,“你是不是想宣布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前期医学专业还是什么?如果你有朝一日想要进入一所医科学校,那你最好赶快戒烟。”

“不是这样的。”德克斯特辩解道，“我，我并不想上医科学校。事实上我从没想过要去医科学校。你们看，我的成绩……好吧，我的成绩这个学期不是很好，至少在我的理科方面不是很好。”

“什么？”他母亲睁大了眼睛，“但是，德克斯特，我想你告诉过我们你这个学期表现得还不错！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英语成绩确实还不错，”德克斯特解释道，想起他的教授在他最后的论文上留下的激励之辞时，他也感到一些骄傲，“确实很好，我得了 A⁻。我的西班牙语和计量经济学也还可以，西班牙语得了 B，计量经济学得了 C⁺。”

“那你的那些自然科学课程呢？”保拉姨妈查问道，“这些课程对你的前期医科学习非常重要，你知道的。”

“我知道呀，但我想我就是搞不定这些科目。”他微微耸了耸肩，根本害怕提起那些成绩，“嗯，我想我最后生物得了 D，化学是 D⁻。对不起。”

他母亲看上去很惊悸，“哦，但……”她低声地说。

“孩子，你怎么会弄得这么差？”保拉姨妈打断道，“你在高中从来没得过那么蹩脚的分数，不是吗？这样的话，他们不会让你进入你最想去的学校的。”

“我知道。”德克斯特尝试避免从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丝的抱怨或者不满。任何的差错都会带来保拉姨妈鲨鱼般地进攻。“但是大学课程难度很大，而且就像我想告诉您的那样，我不认为自己有学习理科的天赋。”

他以为保拉姨妈会指责他懒惰或者是愚笨，但她只是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然后看着她的母亲，快速地耸了耸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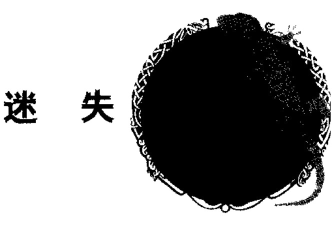
“听起来我们的孩子不再对医科感兴趣了。”她说道，“在他的脸哭得像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到这一刻了。”

当两位女士转过身来看着他的时候，德克斯特畏缩了。他忍住了去揭露和加大他的伤疤的冲动。为什么他的姨妈总是提起那令人难堪的往事？他仍旧记得那件事，仿佛发生在昨天。四年级的时候，那些对他一直都很野蛮的人把他推倒在一边，对他进行了无数的嘲笑——嘲笑他的长相，他的衣服，以及他从小便没有父亲。他突然猛地跃起，扑向那个最大的孩子，准备教训他们 。当然他们反过来教训了他，给他留下一个流血的鼻子和两个黑眼圈。当他们最后把他扔在路边的时候，他的头撞裂了，留下那个疤，一个永远的耻辱。“那可能是我为自己而抗争的最后一刻。”他意识到，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

“我想你是对的，保拉。”德克斯特的母亲不确定地说，“但是如果他不打算成为一名医生，那在接受了如此昂贵的教育之后他打算干什么呢？”

德克斯特想张嘴回应。也许现在她们已经准备好了听他说关于成为一个英语教授或者是作家的主意。毕竟，在后者方面他确实显现出了编故事的





天赋。

“那去法律学院怎么样?”保拉姨妈在他开口之前打断道,“我听说许多英语和其他一些无用的功课好的人最后都成了律师。”

“哦,那听起来棒极了!”德克斯特现在的表情明显舒缓下来,“律师和医生挣的钱几乎一样多,是这样吗?”

“当然,”姨妈应道,听上去就好像她确实对自己说的话充满自信,“有些律师甚至比医生挣的还要多。”

“但是,妈妈,”德克斯特反对道,“我不认为我……”

“或者再想想其他好的职业。”保拉姨妈打断道,当她跟她姐姐交谈的时候她几乎记不起德克斯特还在这个房间,“那些在纽约真正富有的行当怎么样? 你知道的,就像在华尔街工作? 德克斯特能够胜任那些工作,就像罗纳德·杜鲁门一样,你觉得呢?”

就在这个时候电视节目开始插播广告了,出现了一个地方政治人物竞选的画面。德克斯特的母亲指着画面,建议道:“成为政治家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个行业是否有钱,”保拉姨妈沉思道,“但我们可以深入调查一下。我建议……”

“嘿!”德克斯特叫道,打断了她。两位女士惊奇地转过身打量着他。此时他觉得自己的脸变得通红。“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吗?”

“哦,当然有。德克斯特,”他母亲安慰他,“你是怎么想的? 成为一个律师你觉得怎么样?”

“糟透了。”德克斯特看着她,“我对那一点都不感兴趣,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呢?”

“听着,你以为我在那个每天备受指责的杂货店里工作了 33 年是感兴趣吗?”保拉姨妈皱着眉头看着他,“成熟点吧,孩子。有时人为了活着就不得不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我知道,”德克斯特应道,“但是……”

“没有但是,”他姨妈的声音显得冰冷而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要是我支付了那些账单,你就不能将那昂贵的学费浪费在一些愚蠢的事情上。那些事是为那些可以靠自己私房钱过活的富家子准备的。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这点,你根本不属于那群人。”

他母亲摇着手安慰两人。“现在你们两个,”她嘟哝道,“要是我们现在谈不拢……”

德克斯特盯着他的姨妈,静静地站了一会。为什么他曾经以为她会在这件事上讲理或是考虑一下他的意愿呢? 那不是她的行事风格,他应该知道的。他的心里也想反抗,想将她的臭钱撒在她脸上,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生活。但几乎同时,他从这个想法里退缩了。拒绝她的钱和操控在短期内

自然会很愉快，但这样做最终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呢？

“回到我开始的地方吧，”他的潜意识冒出这样的话，“就困在这个令人绝望，处在死亡边缘的小镇吧，失去希望，失去未来……，也失去戴丝。”

他思潮涌动，想想过去几个月来他所关心在意的每件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与危险如此接近。那么就算他的姨妈思维狭窄，无理取闹又怎么样？那早已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了。他已经花费了自己的一生围绕着她的固执而生活，他应该能够作出让步以使大家和睦相处。不管怎样，他不是也自诩是这个家族中最聪慧的吗？

“好吧，”他说道，尽量使自己的音调保持镇定，“我知道了。但除了医生、律师或是股票经济师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职业能够支付得起那些账单吧？外面还有无数的工作可以轻松地负担起生活。”

“这么想就对了，德克斯特。”他的母亲再次和缓了下来，“你怎么说，保拉？”

保拉姨妈似乎有些疑虑，但她同意再商量一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三个人就埋头于大学的专业目录和德克斯特的技能与兴趣上。当保拉姨妈侮辱他或是嘲笑他的主意时，他不止一次想要站起来走出去，但每次他都想起戴丝的美丽，戴丝的笑脸，也就约束住了自己的舌头。他可以坚强地面对她，面对她们。

“是决定的时候了，”保拉姨妈最后总结道，她向后靠去，使得沙发受力变了形，“你以后就学心理学。”

德克斯特不喜欢她这种女皇命令式的决定方式。但他对这项决定的内容感到非常满意而忽略了自己的屈服。“好吧，”他附和道，“就学心理学。”

他母亲鼓了下掌。“好极了！”她叫道，“这样一来你仍旧可以成为一名医生，德克斯特，虽然形式不一样。”

德克斯特点了点头，温柔地笑了一下。虽然他仍然对去诊所实习不感兴趣，但他认为自己以后可以外出工作。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心理学和医学预科班比起来核心课程要少得多，这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涉猎英国文学、哲学，或是其他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保拉姨妈也不太可能再埋怨他。

“这不是最好的结果，”他告诉自己，试图不要让自己有沦为货物的感觉，也让两位女士从自己最初的设想上转而议论他自己，“但现在必须这样做，再说谁知道呢？怎么学心理学是我自己的事，总比学化学之类的强……”

“那倒是真的，”保拉姨妈回应地说，“从我听说的来看，这个职业确实能挣很多钱。”她转而注视着声音变小的电视，电视上一个穿戴整洁的律师正在法庭上为一个案子辩护。“再加上如果他决定去法律学院试试的话，他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一定能像其他知识一样帮助他轻松完成学业，对吧？”





“当然，”德克斯特回应道，虽然她并没有在和他交谈。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只要他能够被允许放弃那些太难的理科课程，他愿意同意任何事情。那些课程已经成为了他上个学期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部分。无论保拉姨妈要求什么，他都能在此基础上活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

虽然这样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像超级德克斯特，同时也更像一个懦夫。

第三十八章

飞机机身那裂开的黑洞就呈现在他面前，夕阳那惨白的深红色阳光使得它像地狱之门一样闪着光。德克斯特竭尽全力驱逐散这种荒诞的想法，然后打开手电，试探性的向前走了一步。微风从机身里扑面而来，差点使得他在飞机燃料、发霉的食物以及那腐烂的尸体的浓重气味中窒息。他闻之欲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在不吐光自己胃里东西的情况下再向前靠近一些。

过了一会他那蠕动的肠子才受到控制。将自己的手电调得更亮了些，他再次举步向前。将灯光照在机舱的洗手间那，他想明确地看看自己要去哪。

“不要紧张。”他打了个战栗，想道。同时也想起了他曾经摔倒在詹森尸体上的那条路。

飞机机身以一个夸张的角度躺在那。这样的角度任何飞机都无法降落。现在行李舱在最上面，其下是客舱，客舱的座位垂直翻了过来，变成了地板在头部上方。现在的地板，也就是原来的飞机天花板，被各种衣物，座位零件，一些金属物以及飞机的各种残骸弄得杂乱无章。

德克斯特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地走到里面。将手里的小手电像武器一样举了起来。苍蝇随处可见，它们不断的发出嗡嗡声围绕着他，也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氧气面罩仍旧从它们干净的管子里不稳地吊着，这让德克斯特想起了飞机轰鸣着撞向地面的那一刻，他疯狂的抓住这些面罩。他感到有些不安。他又走了一步，发现一个男人的脚在送小吃的车下压着，已经潜入了小车的残骸之中。很快他又移开了视线。

“四处看看，然后就回去吧。”德克斯特告诉自己，徒劳地为躲避这股恶臭而尽可能轻的喘息着。

随着他渐渐深入飞机的内部，他步步小心。里面变得越来越暗，也越来越难从废墟中找到他的路。他举头四周扫了一圈，发现绝大部分已不再在头顶的行李舱都敞开着，里面的箱子、衣服以及其他东西都掉了出来。德克斯特当时就想知道他随身携带的行李是否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一想法。在这个地狱式的黑洞里为一些不必要的事多呆片刻都是不值得的，更不要说是为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香水。

当他向上爬了一截以后，一条横梁挡在了道上，苍蝇的嗡嗡合唱瞬间被另一种声音所取代——唰，唰，唰……





德克斯特停了下来，当他用心听着这种不断重复的噪音时，他的心猛地动了一下。是他听到了什么，还是有什么东西在他头上的黑暗中呢？他告诉自己那可能只是一些昆虫或者是老鼠。想到可能是老鼠在这种死人堆里，虽然让人厌恶，但总比其他一些闯入他脑海的东西感觉要舒服的多。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德克斯特肯定地对自己说，"这里除了我，数百只的苍蝇以及几只老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爬行动物就没有其他的活物了。"

他再次举步向前。地面有点倾斜，当他再往前爬了一些以后，他只有抓住坐椅的靠背来继续前进。靠背上的织物摸上去有点潮湿也有点沙沙的感觉，他总是尽可能快的一掠而过。

唰，唰！

噪音再次袭来，比上次的更大声。这是否表明有东西在附近呢？

德克斯特再次呆在了原地。他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大得甚至盖过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恐怖声。虽然那微弱的灯光，只能照到黑暗处几步远的地方，他仍然将手电四处照了照。那微弱的白光照出了压扁的金属器皿，一个损坏了的休息室标志，以及各种垃圾。这些都是他预料中能找到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屏住呼吸，就像在等待一个未知的生物从黑暗中走出来呢？那个生物的脸上应该有一双愤怒的眼睛吧……

他颤抖着，试图将这种幻象赶走。现在不是去担忧他那幻想鲜红的怪兽的时候和地点，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戴丝，而不是为了别的。

这提醒了他……。他再次用灯四处照了一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废墟下的几具尸体上。有好几次胆汁都已经涌到了他的喉咙口，但每次他都咽了回去，然后继续前进，努力不去想如果在这里不能找到他女朋友或者他女朋友的样子。他坚持着一排一排地找下去。

唰，唰，唰！

德克斯特咬紧牙关，决定这次忽略这种声音。但突然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他的脑袋。他跳了起来，当他想像着一只贪婪的手紧紧捉住他，将他拖向某个黑暗的角落时，他的心脏差点从胸膛里蹦出来。

在恐慌中，他的脚绊了一下，然后重重地摔了下去，带起一片呛人的灰尘。灯光透过污浊的空气，他看见了那个碰到他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一条安全带的金属端。

砰！

最后的噪音比以前都大声，使他再次跳了起来，并且差点扔掉了他的照明灯。这听上去可不像老鼠……

"你，你好。"他轻轻地问道，虽然身处恐惧但他仍感到自己的愚蠢。他慢慢地爬了起来，用那只空着的手掸掉灰尘。"有人在吗？"

"除了我们这些胆小鬼就再没别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前方的黑暗中

传过来。

德克斯特被吓得一声惊叫，很有逃跑的冲动。“是谁?”他高声问道，很羞愧地注意到他的声音就像他说的那样在打颤，“谁在那儿?”

他将手电筒向那个声音传来的地方照了过去。、突然一束更强烈的光线照了过来，使他暂时失明了。他斜瞟了一眼，往旁边让了让，想从那无情的灯光中逃离，还几乎再次摔倒。

一个男子从他前方的行李舱中快速地闪了出来。这个人高大，偏瘦，白肤金发，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德克斯特马上认出了他，他名叫塞伊德。那天德克斯特还无意中听到他向其他的流浪者贩卖香烟。

“哦，是你。”德克斯特轻松下来说，“你这是在这里干什么?”

“我也想问你相同的问题，”塞伊德慢吞吞地说，“杰克派你来监视我还是干什么?”

“杰克?”德克斯特重复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杰克懒懒地耸了耸肩，拍了拍他边上鼓胀的背包。“你可以告诉医生，如果愿意的话，我会多回来几次，”他说道，“不要对我搞差别对待。在这个群体里，我和他永远有同样的权力。他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德克斯特并不知道塞伊德在说什么。“好吧。随便你，”他咕哝道，向后让了让，“那么我也把它留给你吧。”

塞伊德好奇地打量着他，“那你是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了，”他说，“但你仍然没告诉我你在这做什么。找什么东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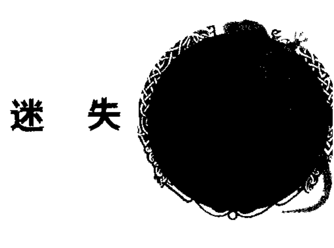
德克斯特觉得告诉他自己前半段并不完全真实的经历也不麻烦。他也不认为自己后半段的活动会很顺利，塞伊德看他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令他很不安。

“没什么，”他答道，“唔，只是在找个人，就是这样。”

不等对方回应，他就转过身去，沿着金属地板匆匆而回。他躲开倒在地上的点心小推车，跳过一堆无法辨认的残骸，最后闯过黑暗、腐臭、嘈杂的机舱，投入在那令人熟悉的凉爽新鲜的黄昏空气中。

他从飞机里匆匆离去，并没有回头张望。他无法抹去的是影像。当他盯着德克斯特谨慎观望，并锁定他的影像时，他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线中闪闪发光。这双自私的透露出赤裸裸的狡猾的男人眼睛，让德克斯特想起了某些人——虽然他终其一生也无法想起那人是谁。





第三十九章

德克斯特直直地盯着他姨妈那双狡猾的灰色眼睛，试图避免泄露他最新的谎言："因此我明天必须得早点回学校以应付考试。"

他为自己的借口听起来如此自然、正常而感到有些惊讶，不知道自己在撒谎方面是否因加深了印象而变得更加熟练。他等着看她是否接受这一借口。

保拉姨妈耸了耸肩，转过身去看电视正在播出的最新肥皂剧。"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吧。"她应道，"我想你会在春假把一切都弄好的，嗯，德克斯特？"

"当然。"德克斯特答道，为她没有起疑心而松了口气。他母亲也接受了他的借口而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看来我对说谎更加在行了，他一边匆匆离开屋子一边想着，一定是我最近不断练习的结果。

他因为愧疚而感到一阵熟悉的刺痛。他试图将这种感觉从脑海中删除，但这确实是个谎言。对于欺骗保拉姨妈的不安并没有困扰到他，就算是欺骗他的母亲也只是让他难受了一小会——因为他觉得如果她知道真相的话，她不但会原谅他，而且甚至会理解他。

但是随着更多时间的流逝，另一个人与谎言的纠缠使他觉得更糟，那就是戴丝。

"我有什么选择呢？"他想，脑海中闪现她的笑脸，"如果我不这样做，那现在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他一回到学校就觉得情况好一些了。不管怎样，这就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己的两个世界连通起来而不破坏任何东西。而现在，他只能空想，并且寄希望于自己的好运气能够保持。

而他的运气即将接受下一个大的挑战——戴丝的家族。当他来到学校附近一幢豪华的意大利餐厅时，他深深吸了口气，整了整他的衬衫领子，他即将在这和戴丝以及她的父母碰面。与此同时，他也迫不及待想见到戴丝。三个月未见对他来说好像三年一样漫长。面对她的家族，他有些紧张。他们会怎么看他呢？他们会马上把他看穿，然后认定他虽然优秀，但还不足以配得上他们的女儿吗？

一个看上去有点疲惫的中年侍者走了过来，打断了他的浮想："我能为您效劳吗？"

"是的。"德克斯特不确定地说，"唔，我要在这和人见面……"

"姓名？"这个侍者问道，听起来很不耐烦。

"德克斯特·斯塔布斯。"

那个侍者翻了翻眼珠："那是你这个聚会的名字吗？"

"哦，不，对不起，我以为你是问我的名字。"德克斯特抱歉地笑着，"我要和沃尔特家的人见面。"

"哦，请这边走，先生。"那个侍者的态度瞬间就变了。他直直地往里走，给了德克斯特一个逢迎的笑容。

德克斯特跟着这个侍者走进餐厅，他马上就认出了戴丝。她和一个宽肩、头发灰白、白肤金发的男子以及一个就像戴丝三十年以后会变成的那样的高贵夫人坐在一起。

"你们好！"德克斯特以他认可的方式小声问候。

"德克斯特！"戴丝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拥抱。"我想死你了。"她在他耳边低声诉说，她温暖的呼吸轻轻触动他的脖子。然后她挽着他的手，拉着他向前走几步来到桌边。"爸，妈，这是德克斯特·斯塔布斯。"

"啊，德克斯特。"

沃尔特夫人亲切地笑道，"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了。戴丝总是说你，让我觉得自己都已经很了解你了。"

"谢谢。我也很高兴见到您。"德克斯特回应道。

此时，沃尔特先生站了起来。他非常高，而且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厚重的嗓音在整个餐厅里回荡。"斯塔布斯先生，"他说道，同时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年青人。找个位置做下来，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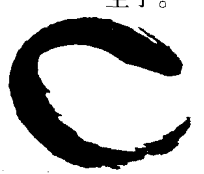
经过几分钟，德克斯特觉得自己稍微轻松了一些。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沃尔特夫妇有点吓人，但是他们同样也很宽容，友善。最好的消息是他们在看到他第一眼后似乎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了，而且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他们有所疑虑或者不赞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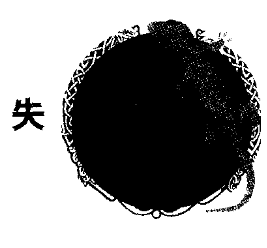
"戴丝告诉我你想上医科大学，德克斯特。"沃尔特夫人在侍者上菜之前说道，"那听起来棒极了。"

"唔，事实上计划有一些变动，"德克斯特回答道，觉得有些难以应付，"我打算选心理学作为我的专业。"

戴丝惊奇地盯着他，"真的？"她问道，"酷极了，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假期的时候，"德克斯特耸了耸肩，"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你，它就已经发生了。"





“心理学，唔？”

沃尔特先生停止给面包加盐。抬起头来说：“这个专业这些年来并不是很差。只要方法得当，也会获利颇丰的。”

德克斯特微微地笑了一下：“我也是这样听说的。”

“我总是跟戴丝说，她应该选一个更加实用的专业而不是英文写作，”沃尔特先生继续说，同时把盐放了回去。然后很专业地将叉子放下，“金融，经济，甚至是营销，总该是她能够用得上的东西。”

“人都是要用到英语的，你知道的，爸爸。”戴丝抗议道，看上去有一点难堪。她看着德克斯特说：“对不起，德克斯特，爸爸有时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

“人们必须记住在生活中遇到的艰辛，甜心。”沃尔特先生对她说，“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知道的。即便你认为自己以后不需要为此而担忧，但想得远一些是很重要的。”

德克斯特有些不舒服，沃尔特先生的言行和保拉姨妈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不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说，“至少沃尔特先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挣自己的钱，并没有像保拉姨妈那样欺骗别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德克斯特，”沃尔特夫人转过来笑着对他，显然是想换个话题。她靠近了些，拍了拍他的手背，她那沉甸甸的结婚钻戒轻轻巧地缠在她的手指上。“你还没有好好说说你的家庭成员。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嗯……”德克斯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瞬间紧张又充满了他全身。但他竭尽全力连贯地回答，将他那虚幻的父母所从事的法律行业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串成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喔，猜我知道了什么，爸爸？”戴丝又插嘴道，“我现在才知道德克斯特的表亲是个投资银行家，是不是很酷？”

“有意思，”沃尔特先生用赞扬的眼神看着德克斯特，“他叫什么？也许我还认识他呢！”

德克斯特吞了口吐沫，“事实上她是个女的。”他回答道，真希望自己从未编造过这一特殊的细节，“她住得很远，在瑞士。所以你们应该不太可能认识。她名叫波林·史密斯。”

“瑞士的波林·史密斯，”沃尔特先生想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不认识，”他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她呢？如果她想往大都市发展的话，你应该让她发一封电子邮件给我。我可以在巴黎的办公室里见她一面，或者如果她愿意的话，在伦敦的办公室里见面也行。”

“我一定转告她，先生。”德克斯特回答道，没有为自己再一次成功地圆了谎话而放松下来。从现在开始他要对自己编的故事多加小心，否则他很可能对他曾经说过的故事失去控制。

接下来的饭局进行得很顺利。当他看到侍者把毛巾拿来的时候，德克斯特几乎不敢相信他已经闯过了这关。这就好像他在自己的新生活里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期终考试而且轻松过关。

在餐厅外面，他们在寒冷的一月大风中挤作一团，互相道别。沃尔特夫妇已经将戴丝的东西放到了她的宿舍，而他们的仆人也已经等在一边准备将他们送回维多利亚。

"和你见面真是太愉快了，德克斯特！"沃尔特夫人热情地说，并将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柔软的皮革手套里，"我真是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再次见面。"

"是啊，是啊。"沃尔特先生附和道。他在吃饭时喝了几杯酒，因此他的面颊和鼻子有些发红。他接着说："事实上我有一个很异想天开的主意。下次学校放假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过呢？我们曾经讨论过举行一次家庭旅行，去东京或是悉尼什么的，当然这取决于我的工作计划。"戴丝附和道："这真是个好主意，爸爸！"她那双明亮、渴望的眼睛注视着德克斯特，"你觉得怎么样？"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德克斯特毫无准备地结巴道，"等我和家里面商量一下再给你们答复吧！"

沃尔特先生点了点头，看了看他的表。"快来，艾丽西娅。"他对自己的妻子说，"在我还来得及打电话回办公室之前我想赶紧上路。"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就在一阵拥抱和道别声中度过了。这段时间德克斯特几乎就站在那，思考、担心沃尔特先生的邀请。他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呢？

最后沃尔特夫妇终于走了，留下戴丝和德克斯特单独在一起。德克斯特用胳膊搂着她，戴丝牙齿打着颤，和他挤在一起。

"走吧，让我们赶紧回学校，"她叫道，"我都快冷死了。"

他们开始漫步而归。"你父母真是很好。"德克斯特说道。

"哦，他们也喜欢你！我敢保证。"戴丝抬起头对他笑道，"爸爸肯定是喜欢你，不然他不会邀请你参加旅行的。"她颤抖着，说不清楚是因为太冷还是因为激动，"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我希望我们在澳大利亚旅行。我从没到过那，并且我发誓要去！噢！而且你到时也很有可能在那见到我大哥，詹森。他为爸爸工作，所以到时他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她娇笑道，"你会喜欢他的，他完全是个怪人。"

德克斯特清了清喉咙。"是啊，听起来棒极了，"他说，"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仍然需要先和家里面商量一下。到时他们可能对我另有安排。"

戴丝睁大了眼睛再次盯着他。"哦，那你一定要腾出这段时间来，"她坚持道，"别忘了我们可能还要请几天假。爸爸希望我们出去，至少两个星期都在一起。"她将他的胳膊抓得更紧了一些，"你会和你的家里人谈谈这件事吗？"她撒娇道，"就在最近好吗？"





“别担心，”虽然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仍然保证道，“我肯定能挤出时间的。”

这似乎让她觉得满意，至少此刻是这样，接着德克斯特就将话题引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个学期上。但他的半个脑子仍在思考着这个那个问题，就像一只狗在谋划自己的肉骨头一样。今天早点回学校就已经够棘手的了，他又该怎样解决好这件事呢？

“现在我的家庭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问题了，”在和戴丝回学校的路上他提醒自己，“她的家庭又怎么办呢？当然，我确实在晚餐的那一个小时里，成功扮演了超级德克斯特的角色并让他们深信不疑。但和他们密切接触两个星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哦，我差点忘了，你不用担心旅行的费用问题，”戴丝突然终止了自己关于下个学期计划的描述，说道，“爸爸会支付全部的费用的。所以你可以告诉父母，如果让你去的话他们可以省一笔钱。”她娇笑道，看上去在为自己的判断而高兴。

德克斯特吞了口唾沫，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没想到过这个新的难题。他绝对没有能力支付得起这样一次旅行。同样，他也没有护照。

好吧，他忧郁地想，超级德克斯特该怎样解决这一难题呢？

接下来的两周里，新的学期让他们两人疲于奔命，德克斯特大多数时候都可以避免为沃尔特家庭的旅行计划而烦恼。戴丝时不时地问起他，他总是想法应付过去，但他始终没有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一天在他们总是谈天的美国文学介绍课上，他溜进自己的座位，发现戴丝已经在那等了他一会了。当他把背包仍在脚边的时候，她斜了一下身子，给了他一个吻。

“就知道你不会继续做下去，”她说道，“昨天晚上你完成阅读了吗？”

德克斯特伸手到他的背包里拿出他那揉皱了的平装书。教科书的封底是马克·吐温的《王子与乞丐》，这是关于教学摘要的最新书籍。“勉强做了一点，”他咧着嘴对她笑了一下，说道，“你清楚的，如果你不是那么迷人，我肯定能多完成一些的。”

她娇笑道：“别和我来这套，你知道你本来就容易分心！”

“好吧，也许是吧。”他嘲弄道。他把书放在桌子上，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当他再次直视前方的时候，他发现她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他，她那玩笑的表情已经逝去无踪。

“怎么了？”他突然自醒地问道，“我脸上有脏东西吗？还是别的什么？”

“没有，”她黯黯地说，“我只是在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快乐。还有我们和我的家庭成员一起旅行将会有多少的快乐时光！”

“哦。”他感觉被这突然改变的话题打了个措手不及，吞了口唾沫。他的

眼睛朝教室后面望去，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面教授会让他回答问题以救他于水火之中。“呃，我跟你说，”他笨拙地应道，“我还需要再和我的家人谈谈。”

她的蓝眼睛轻轻闪着光，他惊奇地发现她在竭力忍着眼泪。“你确定你想去吗?”她柔柔地问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或者是其他什么，请直接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不!”他惊悸地脱口而出。她怎么会开始猜想他会不想争取一切机会和她在一起呢?“不要乱想。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看上去你似乎对这次旅行不是很感兴趣。”她耸了耸肩，低下头看着她的桌子。“我们已经分开了一个假期了。我不想让这成为一种习惯，你了解吗?”

德克斯特的心紧张不安地剧烈跳动起来，突然之间他的手也完全不听使唤了。他紧紧抓着《王子与乞丐》并把它揉来揉去。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说道。戴丝总是一直在告诉他她爱他。但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以前自己并不是很敢于相信这一点。但现在他想这应该是在真的，他感到敬畏、紧张还有一点困惑。“不要担心。我敢肯定不会那样的。我肯定我父母会理解的……”

她屏住呼吸，表情明朗起来。“你是说你会来旅行?”她问道，“你确定吗?”

“当然。”他向她保证，笑着看她那蓝色眼睛里无拘无束的喜悦。当教授进来要求全班敬礼的时候，他的笑容很快消失了。现在他已经承诺了要参加这次旅行，他仍旧感到丝丝的恐惧。

“我必须这样做，”他告诉自己，“我不能给自己失去戴丝的机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我可以在休息的时间里外出打工……”

发现班上其他的同学都在翻书，他也拿起自己的课本随意翻到了一页。虽然书上的字他一个也没看进去，他突然为理解了昨天晚上他曾经读到过的一个主人公而激动不已，那个农村的小男孩陷入了一个财富的世界里，并且由于他的无知而被给予了特赦的权力。

突然间德克斯特记起了当真相最终大白的时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加幸福。他想像着如果现实中也像这样那该多么美好。

也许戴丝发现真实的我，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他想着，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戴丝。毕竟，她已经爱上我了……

不，她没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在他的脑子里，那样地刺耳且无助，打断了他的思路。她爱的不是你，她爱的是“超级德克斯特”。如果你想和她在一起，你最好不要忘了这一点。





第四十章

德克斯特想尽量远离这机身，拼命想忘掉他在那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是戴丝。但戴丝嘲笑的老练的眼神似乎一直在跟随着他，不管他走得有多快，这一切像是在他的脑袋里打下了深深的火印一样，挥之不去。

我到底怎么了？他想着，突然朝着海岸线奔跑过去，把帐篷远远地甩在身后。那里实际上没发生过任何事，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感到如此害怕，想要逃离呢？

但他发现要找出他恐惧的原因是不可能的。他加快速度，蹒跚地穿过一大排漂石，在远处差点撞上了那一对韩国夫妇。他们两个都震惊地看着他。他们之间的争吵看来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准备更多的自制寿司。那个男的正在将一块块寿司排在一个盘子里，而那女的则正小心翼翼地将另一块寿司上的小块的粘稠的东西刮去。

"对——对不起，"德克斯特喃喃地说道。一看到那些还未加工好的海鲜切片时，他的胃就开始翻滚、搅动，特别恶心难受。即将消失的落日的余光撒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的脸好像随着那鲜艳的粉红的光圈在不断地膨胀、泛红。"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那个男的用韩语说些话，听起来很焦虑担忧的样子。但即使他会说英语，德克斯特也不知道他是否能站在那，组织他的语言，回答他。他们的眼神仍然紧跟着他，从坠毁的机身那端一直凝视着他，他必须摆脱它。如果他不能，一些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虽然他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只知道必须要逃离。

"我必须要走了。"他说道，当那个韩国男人伸出一支手臂，依然焦虑地望着他的时候，德克斯特把他给推开了，朝前跑去。

他把那对夫妇甩在了身后，当他跑出了有一段距离后，回头望了一眼他们。他们已经回头去开始他们的"工作"了，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是弯着头、两人紧紧地挨着。德克斯特心中突然嫉妒起他们来。这对夫妇好像已经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私人天地，尽管是在这个一片混乱的小岛上。这种感觉真好，就像是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拥有彼此。

当然，这也许只是因为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他提醒自己。也许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俩甚至有可能不是一对夫妇。他们也许根本不认识，或者只是一对兄妹，或者他们内心里相互憎恨对方，或者他们可能是国际间谍，密谋着准备把我们全都杀死……

他转过身来，差点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所征服。他的胃绞痛起来，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钉住似的，隐隐作疼，他脑子里好像有个模糊的念头告诉他，他必须远离开海岸边这个让人窒息的热气。于是他突然转向了丛林，朝树荫底下摇摇晃晃地跑去。不久，他就发现他正穿过一个没有完全被树林遮盖住的地方。这里长满了齐胸高的淡绿色的野草。草的叶片惊人地坚硬和锋利，前些天下雨留下的水滴还在叶子上闪闪发亮。

越过这块草地，前面是一片树林，树林里尽是些树干干枯、扭曲的陈年老树。那些随风轻摆的树叶挡住了大部分的落日余光，树荫下显得更加阴暗。随着德克斯特漫无目的继续前进，他渐渐走进了丛林深处，而脑中塞伊德充满讥讽的形象已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凶暴、丑陋的肥女人，她脸上长满了麻子，发型很大众化。她盯着他，质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孩子？"她像是在他脑袋里吼叫道，"你难道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不知道。"他嘀咕道，并双手捂住耳朵，试图挡住那女人的斥责。他完全不知道，她到底是谁。但突然间，他很确定，他肯定认识她。或者是曾经认识，或是将要认识她。现在他脑袋里一团混乱，他根本就无法搞清楚。

德克斯特倒在了一根树干上，想休息一会。这时他已经大汗淋漓了，他擦拭掉汗水，闭上了眼睛。

但是，那妇女的脸庞还是盘旋在他脑子里，似乎在等着他的回答。他迅速睁开眼睛，抬头仰望天空，一道鲜红的残阳滑过灰暗的天空，就像是一条伤痕。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我必须坚持住。"他想着，尽量使自己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集中精力，德克斯特。想些轻松的、开心的、真实的事情……"他对自己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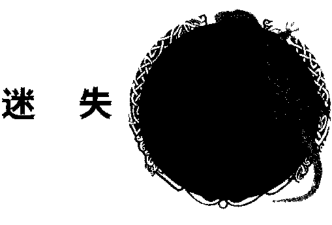
首先闯入他大脑的，当然就是戴丝。他目光注视着戴丝那张洋溢着喜悦、漂亮、熟悉的面孔，深情地欣赏着她脸颊及嘴唇的轮廓。但过了一会，原本开心的戴丝的脸突然皱起眉来，不一会，她精致的面孔突然开始扭曲，充满极度的愤怒。

德克斯特立刻从画面中退缩回来，感到十分震惊和恐慌……以及愧疚，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和他们在悉尼的争吵有关吗？他都已经不太记得那次争吵了。

"到底怎么了？"他向他脑子里自己幻想的德克斯特问道，"戴丝，求你——告诉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这样我才能知道该如何解决。告诉我，我们在悉尼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争吵……"

他的声音突然停止，沮丧地嚎啕大哭起来了。在他大脑深处的某个角落





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脱水、不省人事了。这不仅让他感到和之前一样的难受，更让他充满了无尽迷茫、忧虑、困惑……

德克斯特……！

这令人毛孔悚然的幽灵般的叫声就回荡在他的身边，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声音到底是来自他的内心还是从丛林的某处传来的。“戴丝？”他犹豫地问道。

他吃力地拖着他的双腿，疯狂的向四周张望。她在这吗？他最后找到了她了吗？

德克斯特……！

这次的叫声听起来比上一次的更急促了。“我就来了，戴丝。我就在这。”他喊道。

他突然跑了起来，向丛林深处冲去。好几次被石子或树根绊倒后，他便死命抓住树干，保持平衡，然后又继续前进。他的呼吸声变得越来越急促了，空气就像是水一样，在他肺里翻腾着，让他感到窒息，难受。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他不能停下来。他确信戴丝就在前方等着她——或许就在下一棵树下，或是下一个拐弯处……

他必须找到她。只有这样，一切才会变好起来。对于这一点，他很清楚。

最终，他来到一处藤蔓缠绕的灌木丛前，看到前方空地上闪过一头金发。“戴丝！”他脱口喊道，他心中充满了喜悦，“戴丝，是我。等等我。”

“你跑到这来干嘛？”另一个德克斯特质问道，将他放在戴丝肩上的那只手放了下来，朝前迈了几步。

“我是来找戴丝的。”德克斯特冲口说出，“戴丝，是我——德克斯特。”

“我才是德克斯特，”另一个他说道，他的话在德克斯特的脑袋里不安地回响着。他用另一只手卷起有点破损的衬衣袖口。“还有，你最好记清楚。不管你怎么做，我才是那个真实的德克斯特。”

“不！”德克斯特惊恐地喊道，“戴丝，别听他的——他在说谎。”

“她知道真相，”另一个德克斯特镇定地说道，“她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那个撒谎的人。你真可悲，你用假的身份、假的名字来伪装自己。人们怎么会要一个冒牌货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德克斯特无力地反驳道。话虽如此，另一个德克斯特所说的话还是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厌恶及羞愧。这会是真的吗？但是，怎么会？“戴丝，”他请求道，张开双臂，“求你了，戴丝……”

“德克斯特，你到底怎么了？”戴丝盯着他，上嘴唇微微卷起，一副厌恶的表情，说道，“你给我振作起来啊！”

“真的很同情你啊。但我是说真的，德克斯特。”另一个德克斯特嘲弄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周围就像是广播突然停止一样异常安静。“我们最好把你

送回到岸边。”

随着另一个德克斯特的身影在他面前打转，最终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他眨了眨眼睛，神志不清地低声问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把两只手放在眼睛上，用力地揉了揉。各式各样地曲线和火花在他眼皮底下跳动着。这时，那个肥胖的女人的脸又浮现在他眼前，带着塞伊德一样嘲讽地笑容，嘴里咀嚼着那对韩国夫妇做的海鲜寿司。一些奇怪、根本毫无联系的片断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例如抽奖节目中，一只巨大玻璃箱里的乒乓球上的数字……

这个抽奖节目，她姨妈几乎天天都要看，期待有一天她能时来运转……

我的姨妈……他想着，一脸困惑，这时，那个肥胖的妇女的脸狡猾地看了他一眼，保拉姨妈……

他听到一个声音，睁开眼睛，刚好看到突然向他靠近。德克斯特向后退了几步，突然意识到，另一个他正准备消灭他，准备拖垮他，然后再取代他。

“不！”他喊道，举起双手保护自己，“别伤害我！我就是你——我依然是你。”

“德克斯特？”当另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他的脸突然微微颤了一下，然后重新整理了一下眼前的画面，突然变成了一张不同的脸。

“布尼？”德克斯特不确定地问道。朝刚才戴丝刚刚站过的地方瞟了一眼，他只看见塞伊德一脸震惊地盯着他。“塞伊德？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别再说话了，兄弟。”布尼将手臂放在德克斯特肩膀上，扶着他，“我们最好把你带回岸边，这样杰克就能给你看看病了。”

“但是，但是，戴丝……”

“小心，布尼——他要倒下了。”

戴丝……德克斯特的脑袋再也出现不了刚才的画面了。他放弃了，好像看着一只蝴蝶煽动着翅膀，飘向空中。接着，他倒在了布尼的手臂上，他脑子里一片浑浊，开始失去知觉了。



第四十一章

德克斯特及时地转过身去，刚好躲过了水池另一边的詹森向他投掷过来的汽水罐。否则他的脑袋就要被那瓶汽水给砸开花了。戴丝的哥哥看到他惊讶的表情，便哄然大笑，德克斯特只好抓起那瓶汽水，无力地对着微笑。

"成熟点，詹森。"戴丝正拿着她的浴巾，温和地斥责他道，"还记得不，你已经不是兄弟会的成员了?"

"只要是兄弟会成员，终生都是兄弟会的人。"詹森向后张开他厚实的嘴唇，咧嘴笑了，并向德克斯特淘气地眨了下眼。之后，他便向前冲去，做了个前空翻，跳进水里了。戴丝被溅了一身，尖叫起来。

德克斯特勉强挤出一阵笑声。这是他们悉尼之旅的第二天，而他已经见识到了他的荒诞无稽。戴丝的哥哥很友好且很有趣，就像她所说的那样。但问题是，他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了。他已经 23 岁了，可他的幽默感似乎还停留在 13 岁的水平上。

沃尔特夫人从她的太阳镜顶部看着这一切，躺在一个宾馆的躺椅上，不停地转换她的姿势。

"现在，詹森，"当他的儿子浮出水面，朝水池边上游去时，她温柔地说道，"别再惹事了，你听到没?"放下她正在看的那本杂志，她坐起来，伸伸懒腰，然后往四下看了一眼，说道："这是个多么美的水池啊，不是吗?"

"是的，"德克斯特真心地赞同她所说的话。这个水池——以及这整个宾馆——比他以前能想象到的东西好多了。沃尔特一家预定的三间套房比他妈妈的整座房子还要大。

想到他的母亲，他突然害怕起来。当他告诉她他这个假期要参加一个海外实习，她好像真的很伤心。但，保拉姨妈一想到出国实习意味着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便马上让她妈妈确信德克斯特这样做是正确的。

但我多希望自己没有向他们撒谎，德克斯特不安地想着。这些天我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一个谎言。

除了他的忧虑，德克斯特必须承认，至今为止，这次悉尼之旅都进展得很顺利。让他开心的是，沃尔特一家坚持要为德克斯特支付他的一切花销，包括高昂的飞机票，而且做的都是头等舱。自从来到悉尼之后，沃尔特先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让他们几个观光旅游、划船以及坐在水池边上嬉

戏。周末，他们夫妇将接着飞往日本，在那沃尔特先生还有些生意。但是，戴丝和詹森——当然还有德克斯特，则必须选择继续留在悉尼，还是自己先飞回家。事实上，德克斯特希望能和戴丝两人单独度过剩下的几天，而离开她父母关注的视线。当然，他还需要应付詹森……

德克斯特砰地一声，打开了那瓶詹森扔给他的汽水。突然水汽四射，嘶嘶作响，他迅速抓过浴巾，擦干喷在身上的汽水。这时，他放在浴巾上的小说复印本《王子与乞丐》，落到了地上。

沃尔特夫人弯下身拾起了这本书，瞟了一眼封面。“马克·吐温的书，是吧？”她问道，“你喜欢这本书吗，德克斯特？”

“当然喜欢，”他回答道，“事实上，我在这学期初就看过它了。但我想在我的期中论文中，特别介绍这本书。我们回去后不久就要交了，所以我把它带到这来回顾一遍。”

她翻了几页，点了点头。“我在大学时也看过这本书，”她说道，“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你的论文准备写些什么呢？”

“别烦他了，妈妈。”德克斯特还没来得及回答，詹森便朝他妈妈嚷道。他还泡在水池里，用他那结实的、被晒黑的手臂扶着水池的水泥边端。“德克斯特是来这游玩的，而不是来和你谈论那些无聊的、和学习有关的事的。”

沃尔特夫人看起来好像被詹森的话给伤到了。“又没有人强迫你，詹森。”她用略带抱怨的语气说道，“如果打扰到你，那真对不起你！”

“耶！活该，詹森。”德克斯特小声嘀咕道。

这时，突然间气氛怪怪的，大家都不说话了。德克斯特觉得有点愧疚，虽让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想着他是否应该不管詹森说的话，回答沃尔特夫人提的问题。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和沃尔特夫人探讨马克·吐温所写的关于极富与极贫的人之间人生差距的故事。现在，他想着，这看起来和他以后的生活很接近。

最后，沃尔特夫人叹了口气，站起来，说道：“我想我应该去冲个淋浴了。你父亲说他应该能及时结束会议，今晚和我们大家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一会就进去，妈妈。”沃尔特夫人一走，戴丝就转向他的哥哥严厉地说道，“你没必要这样气她，要知道，是她和爸爸为你的这次旅行付费的。”

詹森耸了耸肩，有点郁闷地说道：“真扫兴，你这无聊的女孩。我是和她开开玩笑而已，她是知道的。”

戴丝叹了口气，站起来收拾起她的东西，朝德克斯特说道：“我们走吧，德克斯特，游泳游得我有点不舒服。”

两个小时后，他们五个人都为晚餐细心打扮了一番，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大家显然已经把之前困扰着他们的种种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了，德克斯特，戴丝、詹森，还有他们的父母，有说有笑地走进一家点满蜡烛的海鲜餐厅。这





家餐厅离他们住的宾馆只有两条街的距离。他们来到里面的一个花园，快速地在一张隐蔽的桌子边坐下了。

"那么，"沃尔特先生突然转身向德克斯特大声问道，"最近上的心理学课程，你感觉如何呢，年轻人？"

尽管沃尔特先生并没有怎么样，而且对他一直都很好，但还是让德克斯特感到很不舒服。总感觉他们俩一直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至少是用不同的语调在说。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始终甩不开这种感觉。每当沃尔特先生和他说话的时候，都让他觉得怪怪的。

"都挺好的，先生。"德克斯特礼貌地回答道，"我真的很喜欢这学期修的心理学课程。教我的教授也非常棒。他还告诉我，我应该考虑一下毕业后，搞些研究什么的。"

"那很好啊，"沃尔特先生一边将餐巾压在大腿上一边说道，"但是如果你真的搞研究，确定你是向应用方向发展，你应该不会想把自己困在没有前途的学术研究中吧。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应该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

"哦！爸爸。"一直在旁听着的戴丝，忍不住转了转眼睛，喊道，"别听他的，德克斯特。在他眼里，所有华尔街之外的事情都是没有前途的。"

听到这个，大家都咯咯地笑起来了，为了附和他们，德克斯特也只能勉强地笑着。他开始想，第一次吃饭时沃尔特先生留给他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他谈论任何事时总要提到钱——这让他想起了他的保拉姨妈，尽管他们俩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沃尔特先生挥赶走一直在他身边嗡嗡作响的苍蝇，他的视线越过桌子，最后落在他的儿子身上，说道："糟糕的是，詹森似乎没有遗传我对生意的兴趣。如果任他胡闹，他现在就已经在哪个地下酒吧里弹吉他，露宿街头了。"

詹森不耐烦地哼着鼻子。"不要再谈这了，爸爸。"他生气地说道，"你赢了，行不？我现在已经进你公司工作了。我已经不再做这样愚蠢的事了。"

"好了，大家都别再争执了。"沃尔特夫人的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温和，但语气却很强硬，"我们到这是希望能拥有一个美好的、轻松的假期。现在让我们谈论些轻松愉快的事，行吗？"

没人表示反对，她便开始聊他们明天的旅游观光的日程安排。剩下的时间里，他们都在谈论这个以及一些无伤大雅的事。之后，沃尔特夫妇回到宾馆的吧台喝酒了，而詹森四处闲逛，想找一个娱乐的场所，德克斯特和戴丝两个人则在独自漫步于悉尼傍晚的街道上。这是个温暖的夜晚，伴着丝丝的凉风，德克斯特立刻感到特别轻松。

"这真美。"戴丝轻声说道。

"是的。"德克斯特环视四周，享受着海风吹拂的感觉，"悉尼是个很棒的城市。不过，它有点神秘……"

"什么?"她问道,"你是指这里的建筑和人吗?"

他耸耸肩,说道:"嗯,多多少少吧。但这就是悉尼。每当你经过巷口,看到那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或是走进一家放着乡村音乐的商店,又或者当你无意中听到人们正用澳洲腔在谈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的很有异国情调。但是,有些时候,就像现在……"他用手指着他们周围安静的街道,接着说道,"突然觉得自己可能置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它就给人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她笑道:"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

德克斯特接着说:"也许城市就和人一样。他们也许外表看起来不一样,但在外表下面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噢噢,很深刻啊,"她取笑道:"你是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吗?"

他突然脸红了,咧开嘴笑着。"或许吧。"他回敬道。

有一段时间,他们俩就这样安静地走着。突然间,德克斯特发现自己真的很希望能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永远。他和戴丝能一直这样待着,就这样快乐地、微笑着、相互理解地待在一起。但他马上痛苦地意识到: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不久,马上,他们就又要回到学校、日常生活以及家庭等的琐事中了。

"同时,我喜欢你的家庭,"他打破了沉默,"刚开始,我对他们有点畏惧,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太完美了。但之后,我发现你们也相互争吵、生气,就像别人一样。"

戴丝盯着他,说道:"我们当然会相互争吵、生气。那你之前是怎么想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啊。"

"嗯……"和她漫步在这个寂静、被月光覆盖的街道上,就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中,他突然有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想把一切真相都向她吐露。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告诉她,他想着,这个"超级德克斯特"的谎言还没被揭穿,但总有一天会被捅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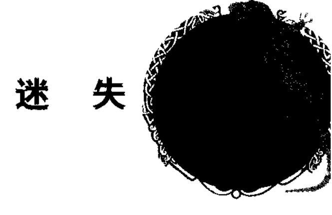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我也很想见见你的家人,"她突然抬头抱住他,微笑着说道,"我想弄清楚你这张俊俏的脸以及迷人的个性到底是从哪继承来的。或许我们可以在这学期末前去一趟纽约,和你家人吃顿饭之类的。"

他无耐地笑着。"嗯,这听起来不错。"他说道,突然觉得告诉她真相的时机就像干枯的落叶一样随风飘走了。

在沃尔特夫妇要飞去日本的前夜,当他们结束了在宾馆的晚饭后,沃尔特先生拉住了德克斯特。"我希望能和你谈一会,孩子。"他用他惯用的命令的口吻说道,"我和我的妻子明天就要离开悉尼了,而我和你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好好谈谈,你知道的,单独地坦率地谈谈。"

德克斯特有点害怕,不大喜欢他说话的语气。"当然可以。"他回答道。





当戴丝和詹森以及沃尔特太太穿过大厅时,他们俩在后面停下来了。德克斯特脸上挂着笑容等着,准备应对即将问到的关于他和他家庭的更加刁难的问题。

然而,沃尔特却一直在唠叨他自己的生活。他谈到,作为外交官的儿子,他从小就在各个国家生活过,还有他的大学生活以及他在金融领域获得的成功。

"你知道我到底想说些什么,对吗,我的孩子?"他试探地打量了德克斯特一下。

"嗯……"德克斯特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幸运的是,沃尔特先生根本没停下来,又继续说道:"那么你知道我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舒适的房子……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艾丽西娅,还有詹森和戴丝。他们就是我的一切,德克斯特,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能给予他们一切。"

德克斯特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已经做得很好了,先生。"他犹豫地说道,"我相信他们会很感激的。"

沃尔特先生点了点头,拍了拍德克斯特的肩膀,说道:"是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你的原因,年轻人。我很希望你能和戴丝走到一起。我知道你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子,你也到过许多地方。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而且我知道你会像我一样好好照顾戴丝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

"谢谢您。"德克斯特不安地回答道。他知道沃尔特先生又一次喝多了,他晚饭的时候喝了好几杯酒。但他这些话却是认真的。

德克斯特的心突然一沉,说来说去又回到了钱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戴丝就是这样被养育大的。沃尔特先生不可能会接受那个真实的我。也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认为戴丝也许会接受。

第四十二章

有一阵子,德克斯特自己也不清楚不断在他身边回荡的呻吟声和叹息声是来自他自己,还是外面传来的。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集中精力吞下某人一直给他喝的一口口凉水。他的背部平靠在离火堆不远的沙地上。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抬头盯着头顶上空旷的天空。深蓝色的天空渐渐变成了灰黑色,当他看着天上的星星时,它们正一闪一闪地和他眨眼。

"你醒啦,德克斯特?"阿尔兹特焦虑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正低头望着他时,挡住了天上的星星。他将水瓶放在德克斯特的嘴唇上。"试着再喝几口。杰克说只有这个东西能救你。"

德克斯特抬起头来,听阿尔兹特的话,喝了几口水。这水很爽口,虽然就几口,却让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不一会,他就好了,还可以站起来了。

"嗯,"他把手放在自己隐隐作痛的头上,说道,"谢谢你,朋友。我想这次烧应该退了吧。"他又听到了一阵痛苦的叫声,这次他十分确定,这声音不是他的。"是那个'弹片男'吗?"

阿尔兹特板着脸说道:"是的。我开始觉得不管杰克对他做些什么,一切都是徒劳。"

又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德克斯特打了个冷颤,又喝了一口水,尽量让自己不去理会那声音。

当他环视海滩时,他发现人们还是老样子。克莱尔和查理正在一起,站在另一个火堆旁,背对着那个医务帐篷,自从他们把德克斯特带回营地后,布尼和香农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德克斯特的情况,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就在周围瞎逛,相互低声交谈,并不时地朝帐篷这边看看,塞伊德独自站在不远处,径直地盯着那呻吟声的发源地,眼中充满了忧郁。

接着,德克斯特看到一个人,他一点也不理会周围的一切噪音。乔治正朝他匆忙地走过来,他那宽而红润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他正提着一只黑色的、破损的小提箱。这一点也不奇怪,从第一天起,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任务,就是将所有他能找到的行李都聚集起来。所以他一直忙碌着在丛林里或沙滩下面寻找着散落的碎片、残骸。

"德克斯特,"他喊道,"你在这儿啊!我正在四周找你。"

当乔治走近他时,德克斯特疲惫地笑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这看起来眼熟吗?”乔治举起那个黑提箱,问道。

当火光照亮它时,德克斯特气喘吁吁地说道:“这看起来像是我的。”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找到了它,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他喊道。

乔治耸了耸肩,“希望它真的是你的,”他说道,“我不太确定,看,手柄上的标签写着‘德克斯特·斯塔布斯’,但我想,这岛上还能有几个德克斯特啊?”

德克斯特愣住了,最后一句话砰的一声重重地落在他的心上,那声音不停地回荡在他的脑子里。

“德克斯特·斯塔布斯?”阿尔兹特说道,他的声音好像回荡在整个海滩上,或许只是回荡在德克斯特的脑子里,“那么,你的名字是德克斯特·克罗斯还是德克斯特·斯塔布斯?”

“我——”德克斯特感到他的喉咙又干了,但这一次,他知道,不是一两口水能解决的。所有的真相都一一浮现在他脑海中,如此尖锐而又真实,以至于他都不相信自己一会儿还会忘掉。

“我,我想这就是我的真名,德克斯特·斯塔布斯。”

德克斯特紧闭上双眼。现在,真相终于出来了,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住这一切。难怪他会试图将它全部忘掉,难怪他会试图将记忆全都抹掉,在岛上重新开始新生活。

当他睁开他的眼睛,布尼正在抚摸着胡子,一脸困惑。

阿尔兹特和乔治都十分好奇地盯着德克斯特。德克斯特用余光扫视着周围,看到香农正朝他们漫步走来。查理和克莱尔也正朝他这边看过来,像是正在想着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一阵骚乱。他无助地望着阿尔兹特,他眼里流露出的是怀疑和不信任么?突然,由于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耻,德克斯特用力站了起来,他的头晕沉沉的,但他已经顾不上了。

“请让一让。”他无力地说道,脸因羞愧而涨得通红。他不敢看任何人,径直朝海岸上端跑过去。一些人喊着他的名字,但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当他到达丛林的时候,他一直跑着,在一片漆黑的灌林丛里,盲目地前进着,即使被树根绊倒了,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那个死亡人痛苦的呻吟声,好像一直跟随着他,在他脑子里回荡着,刚好配合上他现在的心情。

如果我不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啊,他凄凉地想着,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如果我仍然失忆该多好啊!那样我仍能相信为自己编织的美好生活是真的。或许我会在“超级德克斯特”的幻想中迷失自己,哪怕只有一段时间也好。

第四十三章

德克斯特闭上眼睛，在这家悉尼酒吧嘈杂的音乐声中迷失了自己。他依稀感觉到戴丝就在他身后跳舞，她金色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但脸上仍洋溢着无限的喜悦。

“喂，伙计！”詹森在德克斯特的耳边大声喊道，让他眼睛突然睁开，“这个地方够摇滚吧？”德克斯特咧开嘴笑着，并跷起拇指示意，懒得提起嗓子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那个特大号的扬声器发出的阵阵尖响。这是他们在悉尼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最初德克斯特对詹森要他们几个一起去酒吧的强烈要求挺反感的。事实上，他正在为自己和戴丝描绘了一幅更宁静、更浪漫的夜晚；或许先是一顿美好的晚餐，然后在悉尼塔的观望台上俯瞰悉尼夜景。

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戴丝对能去跳舞感到非常兴奋，德克斯特变毫无反抗地同意了。同时，他突然灵机一闪，想到：詹森在喝过五、六杯酒后就容易对付多了，或许是七杯。

他停下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也没什么区别。他可以在后天漫长的航空旅途上睡觉。

戴丝靠着他，踮着脚尖在他耳边说话。“这真有趣。”她喊道，“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悉尼了，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去。”

德克斯特点了点头，在她被汗水浸透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至少我们以后可以天天拥有‘悉尼’！”他笑着朝她喊道。

她咯咯地笑，尽管他根本听不到，声音都被音乐给淹没了。“我一会就回来了。”她撅着嘴，手指着洗手间，然后便穿过人群。

他看着她的背影，直至她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然后，环视四周，看着那群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在他身边摆动着、摇晃着。突然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他意识到没人能看出他事实上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一年前的他根本就付不起这酒吧的门票。

他的视线转移到后面那扇玻璃墙。看着自己的双眼，他感到自己的笑容渐渐退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突然觉得呼吸困难，酒吧里的嘈杂声在他脑子里渐渐消失，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盯着镜子的成像。是由于光线的原因吗，是那歌舞厅的玻璃旋转球散发出来的奇怪光线落在他犹豫的脸上，形成一块阴暗的影子，或是让他的眼睛看起来这么灰暗或难受？





他向镜子移近了一些，但还是老样子。镜子里那双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变得很焦虑、狡诈，如此古怪、陌生……

"我回来了！"戴丝回到了他身边，她的出现让德克斯特焦虑的视线转移开。她蹦蹦跳跳，开心地笑着。"快点！"她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叫上詹森，然后再找些好玩的地方！"

几分钟后，他们三个向外面的街道下方走去。刚才那嘈杂的音乐的回声还在敲击着德克斯特的脑袋。与酒吧里那乏味的、烟雾缭绕的空气相比，这夜晚徐徐的凉风对德克斯特来说真是一种解脱。

"我们接着做些什么呢？"詹森的声音在周围黑暗的建筑物之间回荡，一直沿着这条寂静的街道向远方传去，突然觉得听起来比之前大声多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街上根本看不到其他人。

戴丝紧握着德克斯特的手臂，她的身体好像在兴奋地摇摆着。"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那个女孩告诉我们的那个酒吧？"她问道，"那个酒吧听起来很不错。"

"它好像就在最后那个地方的拐弯处，"詹森说道，"就让我们再往前走远点……小心那家伙。"

德克斯特顺着詹森的视线看去，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朝他们走来。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短裤和一件好像有一年没洗的短袖。他脏兮兮的脚被挤进一双褪色的、对他来说太小的脚趾倒扣的胶底凉鞋，他的一只手中托着一顶草帽。

"晚安，先生们，"那个年轻人靠近他们时说道，"能赏点钱吗？"他殷切地问道。

詹森对德克斯特邪邪地笑了一下。"那要看，"他一边活动着他的关节，发出咯咯的响声，一边向那人迈进了一步，说道，"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嗯？"

"听着，我并不想惹麻烦，伙计。"那乞丐说道，并举起双手示意投降，"如果你们没钱给，那我就走了。"

"嗯，这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主意，"詹森假笑道，"为什么你不收拾起你那散发臭气的、不值分文的东西，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享受这美好的夜晚了。"

德克斯特被詹森的话给吓愣住了。他有什么权力这样无礼，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家伙不能和他一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吗？

"别闹了。"德克斯特对詹森喊道。他将手伸进他的口袋，翻出了一张皱巴巴的钞票。突然，他被一种很奇怪的想法给占据了，他的举动突然让他模糊地回想起了《王子与乞丐》中的画面。"你走吧。很抱歉我没有……"

"德克斯特！"戴丝尖叫道，"小心！"

德克斯特转过头来，刚好发现一个手肘正向他挥过来。他急忙闪开，虽

然躲过了手肘上最坚硬的地方，但还是被击中了脸颊，让他感到一阵眩晕。

不一会，他便感到很虚弱。当他使劲使自己保持平衡的时候，他只能迷迷糊糊地听到詹森愤怒的吼叫声以及戴丝害怕的尖叫声。

几秒钟后，等他的头脑稍微清醒了点，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往哪跑了？”詹森举起拳头愤怒地吼道，“他们最好跑远些，否则会死得很惨。”

同时，戴丝抓住他的衬衣，用手轻抚着他的脸，呜咽地问道：“德克斯特，你还好吗？你能听到我的话吗？”

“我想我没事吧！”德克斯特努力甩开那一拳遗留下的眩晕感，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有个家伙从我们后面冲上来，抢走了我的钱包，”戴丝说道，“我想他也准备偷你的钱包，但是你刚好及时地看到他。”

“他肯定是和那个乞丐串通好的，”詹森插进来说道，“他们两个看到我开始反击的时候，便跑得无影无踪了。”他怒视着他们周围的空无一人的街道，但当他朝他妹妹望去时，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焦虑。“你还好吗，戴丝？”他问道。

“我很好。”她的声音稍微平静了些。“我想作为第一次遭遇抢劫，这还不算很糟糕吧。”她略微勉强地笑道，“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活着，对吗？”

“你的护照不在你的钱包里，对吗？”詹森问道。

戴丝摇了摇头，“谢天谢地，把它放在宾馆里了，”她说道，“但我所有的现金和信用卡都放在里面了。”她又摇了摇头，很苦恼的样子，“好痛苦啊。我必须马上注销掉这些卡。”

詹森耸了耸肩，说道：“还好，幸运的是你带了你的男朋友，他可以负责我们剩下的旅程的一切花销。否则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搭顺风车到机场了。”

詹森咧开嘴，羞愧地笑着。“我还指望德克斯特为我付早餐费、打的费和别的东西呢。”他承认道，“买完今晚的最后一杯酒后，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他拍了拍德克斯特的肩膀，说道：“你不会介意借我些钱吧，兄弟？你知道，我有用的。”

德克斯特无力地朝詹森笑了笑，但他突然觉得自己被人重重地摔在地上一样。他为了这次旅行，给自己买了个漂亮的行李箱，交了护照费用及其一些他必须自己支付的杂费后，他基本就没剩什么钱了。当他们三个正准备走回宾馆的时候，他脑子里疯狂地闯进一串数据，他努力计算着他能否支付明天的打的费以及一些其他费用。毕竟，他们明天就要走了。

不，最后，他还是必须承认，他的心一沉。我没有足够的钱，根本支付不起这两个人的开销，他们花钱如流水。如果我想控制开支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会理解的。除非我坦白……

他抬头望了一眼他们的宾馆，它刚好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就在后面一条





街上。詹森就急切地向前冲去,嘴里嘀咕着叫警察之类的事情,德克斯特突然觉得自己被那种似曾相识的挫败感所征服。他把戴丝拉了回来。

"听着。"他慢吞吞地说道。这种感觉就像是回到了高中时代,他知道那个富家子弟正在前面的巷口等他,而他只能尽量使自己放松,等待着无可避免的搏斗。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他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

"能等会再说吗?"她心不在焉地问道,"我现在应该和詹森一起进去,这样我才能告诉警察我的钱包里有什么?"

"不,不能再等了。"

德克斯特的语气好像说服了戴丝,因为她停了下来,好奇地盯着德克斯特,问道:"到底什么事,德克斯特?"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关于钱的事,"他温柔地说道,"要知道,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

一旦前面几个字说出来了,剩下的便马上清盘而出——他姨妈的意外之财、他悲惨的身世、他的"超级德克斯特"计划,所有的一切。把一切都吐露出来的感觉似乎很好。

似乎。

"你——你欺骗我?"当他说完时,戴丝怒视着他说道,她的表情很难说清楚是生气还是伤心。

"真抱歉,"看到她痛苦的表情,他绝望地说道,"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我还是同一个人,我——"

她摇着头,泪水从她的脸上滑落下来。"不,我想我真的一点也不认识你了,"她说道,她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了,"或许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去介意你是否贫穷,德克斯特。我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是你的欺骗让我无法接受……"

她突然抽泣起来,转身向宾馆跑去了。他追了几步,绝望地停了下来。再做解释又有什么用呢?她已经认定了他辜负了她的信任,欺骗了她。

她是对的,他痛苦地想着,这是最糟糕的。她说的完全正确。

第四十四章

当他确定没有人跟着他的时候，德克斯特才慢慢走着。环视一下迅速暗下来的丛林，他希望他能在离开的路上，捡到一只手电筒。幸运的是，月光和星光给予了足够的光线，让他不至于撞上树木。

他在一小块被星光照亮的空地上停下来了，靠在了一棵树上。他将头埋在他的双手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叹息声，和渐渐模糊却依稀可以听到的、来自沙滩上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

我怎么会忘记呢？他沮丧地想着。这就像是我欺骗自己去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

"或许是你因为你想去相信那些谎言。"

"谁在说话？"德克斯特被吓倒了，放下手，迅速冲进一片黑暗之中，问道，"谁在那？"

一个人从远处的树林后面走了出来。突然间，他觉得可能是布尼，他的心突然飞了起来。难道这意味着布尼一直跟着他，要带他回去；意味着，在扎营区，德克斯特并不会被排斥的……

然后，那个人又往前走了几步，德克斯特发现他比布尼年轻点，矮点。头发颜色比布尼的浅些，眼睛比布尼的黑些，他的鼻子和下巴都和他不一样……

德克斯特的心怦怦地跳。"那是——是你吗？"德克斯特结结巴巴地问道，"我是说，是我吗？"

他突然觉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的思绪似乎飞过了树梢，脱离了现实。但那个人看起来却那么真实——灌木枝在他脚下吱吱作响；当他穿过空地的时候，叶片被他踩弯了。

"你知道我是谁。"那个人走到月光下。

德克斯特盯着他。这一次，他发现另外一个德克斯特的衣服比自己的要破旧点，他的头发看起来也有点不一样。不一样，但看起来却很熟悉。

"你是我，"他轻声问道，"老的我？"

"是真实的你，"另一个德克斯特说道，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像是在指责德克斯特，"当你得到那笔钱后，那个被你抛弃的德克斯特，那个仍旧让你感到羞耻的德克斯特，尽管我并没做错什么。"





德克斯特使劲地摇头。“但我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啊，”他无力地反驳道，“我——我只是做了一些我认为能帮助我们的事，帮助我的事。”他的脑袋开始疯狂地旋转着，晕眩得很，他想着他是否已经从之前的那次精神混乱中真正清醒过来了。也许我只是自己幻想着被布尼、香农营救，然后被阿尔兹特照顾着。这么说来，谁又能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呢？也许当飞机从空中坠落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坐在上这架大西洋航班上？他所知道的一切也许只是他混乱的大脑编造出来的。

很奇怪的是，这种想法居然让他变得更勇敢些。“你想要什么？”他向另一个德克斯特挑战道。

“为了让你记住你是从哪来的，以及你是谁。”

“我已经记住了。”这次德克斯特的声音比刚才大了点，“这该死的每一天，我都在想这事。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忘了我。”

“什么？”德克斯特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前额，发觉有点冷湿及颤动，“你在说些什么呢？”

“我在说你，德克斯特·克罗斯，”另一个德克斯特用轻蔑的语气说道，“你甚至忘记了，德克斯特·斯塔布斯曾经存在过。”

“那是因为我脱水了，神志不清。”他反驳道。

“好。那么也是由于脱水、神志不清你才一直没告诉戴丝真相？她是那么地信任你。”

“我知道……”他喃喃地说道。当他突然想起上次和戴丝争吵时她深受伤害的眼神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要窒息似的。

“你配不上她，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吧。”

德克斯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突然间，他觉得很疲惫。“听着，我是认真的，”他虚弱地说道，“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啪！

德克斯特吓了一跳，脑子里一片混乱。那是一声枪声吗？不管是什么，它是从沙滩那边传过来的。他专心地凝视着前方，尽管至少有一百码的植物挡住了岸边的事物。

“你听到那没？”他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当他转身时，发现另一个他已经消失了，他马上停住了。

“嗨，”他喊道，“等等我！”

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出现过？突然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比回到岸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重要多了。向刚才那个人站的地方冲过去，德克斯特的膝盖和双手都落在了地面上。

脚印，他兴奋地想着，那里应该会留下脚印……

他在地面上仔细地找，但是在零星的、昏暗的星光下，他根本看不见什么。他把手放在略微湿润的地面上摸索着，希望能在周围找到凹凸的痕迹。

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傻，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快速穿过丛林，发出了撞击声和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挺了挺肩膀，做了个深呼吸，为另一个他的回来做准备。

然而，从树林里走出来的却是凯特。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外套式衬衣，在暗淡的月光和星光下闪闪发光。

"哦！"她叫道，看到他，她显然很惊讶，"德克斯特，是你吗？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

她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她快速转过身去。德克斯特发现自己的脸已经羞得通红了。她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吗？流言在营地里传得这么快吗？

她突然哭泣起来，德克斯特惊愕了。"你还好吗？"他问道，暂时忘了他自己的问题了。

"没事。"她喃喃地说道，"那个马歇尔……"

"那个什么？"

"那个呆在帐篷里的家伙。"凯特的声音好像是在抽泣，"他……"

德克斯特朝岸边的方向望去，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哦！我听到的那枪声——那个帐篷男——是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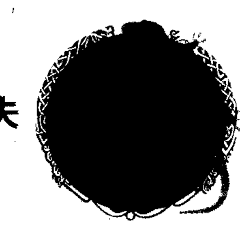
凯特抬头望着他，点了点头。即使在这昏暗的光线下，他仍能看她眼角里闪烁的泪光。

德克斯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凯特比其他人更了解那家伙。但是不管是否真是这样，能确定的是，一定发生了让她很伤心的事。

"总之，"她抽泣得更厉害了，并用她的手背擦了擦她的鼻子说道，"我必须离开一会，回见。"

她穿过空地，向丛林深处走去。刚开始，德克斯特还准备让她走，毕竟凯特看起来像是这岛上最聪明且最有能力的人。他又能给她什么帮助呢，特别是在现在，他自己的事情也弄得一团糟的时候。

但是，他内心深处某些东西让他无法抗拒地想去帮她。"你想找人谈谈吗？"他问道。



第四十五章

德克斯特气喘吁吁地走进那间开了空调的休息室。一种充满活力的氛围开始映入他的眼帘,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脱水了——酒精的作用。

暖暖的夜和突发的兴奋与冲动都在干扰着他。但他此刻没工夫去理会这些,他必须先找到戴丝。

我不能失去她,他想着,这时绝望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了。我做不到,我们必须谈谈这个问题,她必须听我的解释……

他一开始那种消极失望的情绪已经消散,现在他所能想到的是去说服戴丝在给他一次机会。他实在着急,没耐心等电梯,便一步三个台阶地走楼梯上去。几分钟后,他突然出现在沃尔特家人的门口。

"戴丝!"他声嘶力竭地喊着,脚步急重地冲进她的卧室。"戴丝,你必须——"

他正要出重拳砸门时,门突然打开了。他停顿了片刻,便向前迈了两步,环视了房间四周。

"戴丝?"

显然她已经到过这里了。大衣柜里她的首饰和化妆品都已经被收拾走了,而且窗户附近墙边的那条为保持鞋子不靠墙而画的简洁的线也不见了。橱柜的门开着,几个衣架还在轻微地摆动。他一定是刚刚错过了她。

德克斯特一头倒在床上,艰难地呼吸着。她就这样走了。他不想去詹森房间里再看看了;屋子的安静足以证明他也不在屋里。

躺在床上,德克斯特拼命地抓着床单把脸埋进枕头,想要寻觅戴丝的味道。但宾馆的服务人员已经尽职地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所以他只闻到了一股轻微的洗衣粉和漂白粉的味道。

过了一会他感到先前的那种失望情绪又向他袭来,且愈加沉重,就像披在身上的铁甲一般,这是怎么了?

飞行,他突然眼前一亮,一丝希望的火花闪过脑海。他差点儿忘了——他们明天就要离开澳大利亚长途跋涉返回美国。沃尔特先生在他离开之前,已经弄好了登记牌。这就意味着戴丝有可能那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的旁边。

"这正好给我足够的时间来说服她。"德克斯特自我解嘲地想,但愿……

他闭上眼睛，怀里仍然紧抱着枕头不放。明天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一天，他也许能睡上一会儿。

“谢谢乘坐大西洋航空，先生，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德克斯特接过了一名面带微笑的深色头发的检票员盖过章的机票，然后步入登机坪。他早早地赶到了23号入口，似乎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个清晨里有些百无聊赖。于是，他坐在候机区那儿不舒服的座椅上，看着其他旅客相继到来，有坐着轮椅的秃顶男人，也有看上去怀孕多时的即将飞往中东的年轻妇女，他像是一个一直用奇怪的眼光扫视每个人的家伙。

然而就在他扫视的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没有看见戴丝和她哥哥。德克斯特直到被叫登机时还坐在那儿，寄望于能在机场走道里遇见他们匆匆赶来的身影。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上前加入了排队登机的队伍。

登上飞机后，他一边冲着欢迎乘客的乘务人员礼貌地点头，一边想，“也许在我去卫生间时就错过了他们，”“或者可能在我去买那瓶水，从小吃店回来时他们就已经提前登机了，”一边等待着飞机的起飞。

有一会儿，他甚至还幻想着当他坐到座位上时会发现戴丝和詹森已经坐在那儿等他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那一排全空着。他咬咬嘴唇，把行李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顺便扫视了一下周围。815次航班是一个大型飞机，德克斯特从他站的地方都不能看到坐在最后一排的人。

“戴丝和詹森会不会为了躲开我故意调换了位置呀？”他想，“毕竟说起来他们显然是为躲我而找了别的宾馆。而且飞机看起来并没有坐满，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调换位置，即便是在最后一分钟里。”

他坐在中间的位置上，自动地将靠窗的座位留给了戴丝。他呆呆地注视着前排座椅的后背上的折叠托盘小桌，手指敲击着扶手，心里想着该做点儿什么。

他越想越觉得戴丝一定调换了位置，这就像是她应该会做的事情。他此刻必须做的就是沿过道走到飞机尽头，他几乎确信这样一定能找到她。

但就在他做好心理准备决定试一试时，乘务人员已经呼地一声关上了机舱门并提醒人们系好安全带。德克斯特再想去找戴丝只能等到飞机起飞之后了。

主机舱门关上了，德克斯特便回到自己的位置。突然从他的胃里传出很大的声响，以至于坐在过道对面看书的人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德克斯特抓起放在座位上的一瓶水猛地灌了几大口。因为想到要用最后的几美元来付去机场的出租车费，那天他没敢买吃的东西，所以他只吃了詹森留在空房间里的吃剩的半包薯条。

“飞机一起飞我就去其他的舱位寻找戴丝他们，”德克斯特一边这样坚定自己的信念，一边用微微颤抖的手将瓶盖儿拧上。“她一定在飞机上的某个





地方——他们说明天之前不会有另一班飞机。"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主机舱门附近有一阵动静。

当德克斯特发现那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他的思绪开始遐想,他殷切地期待戴丝的出现。

然而,走进来的人并不是戴丝,而是一位非常高大和蔼的年轻人。他的呼吸声坚定有力,卷曲的头发蓬松而凌乱。这位迟迟出现的年轻人,神情喜悦,咧着嘴微笑,仿佛刚刚中了彩票或是什么似的。当他走在过道时,还用手指指向一个坐在离德克斯特不远处的一个小孩儿。虽然此时德克斯特很紧张且担心,但他看见年轻人这种神态时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不过,当那小孩儿离开座位走之后,德克斯特笑容也消失了,他迅速地侧视了一下他旁边的座位,心里有点怪怪的,前方的门再次关上了,这个时候,德克斯特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戴丝可能已经回到某个地方了,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她知道是我调换了她的位置并坐在她的位置上,她肯定非常生气。

当飞机驶入跑道时,德克斯特等得有点急躁了。因为这架飞机似乎看起来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到来。机舱里空无一人,当飞机飞翔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上空时,德克斯特闭上了眼睛,他不仅仅是在祈祷一次安全的旅行,更加全神贯注的思索他如何向戴丝解释这个事情。

这时候,机长关掉了安全带的标志,开始为飞机上所有乘客提供第一次饮料服务。当德克斯特往后看时,他发现他们的金属餐车已经堵住了两边的过道。

"也许我应该等待他们做好事情后再离开,"德克斯特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在他们到达洛杉矶中转后,他会有很多时间和戴丝做一些事情。事实上,德克斯特打算在和戴丝说话之前,最好留出一些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下。

想到与戴丝的见面,德克斯特就感到一丝害怕,难道仅仅需要简单的道歉? 德克斯特闭上眼睛,不敢再想,也试图不把自己想像成世界上最大的懦夫。

"你难道不能简单地将整个事情都忘掉吗?"突然,德克斯特脑中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在学校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女孩子,你可以尝试追求其他人。或者你下学期加入另外一个班级让自己变得忙碌一点,暂时忘记女孩们。你不是生来就愉快开心的……"

"你需要喝点什么吗,先生?"

德克斯特突然睁开了眼睛,他发现一个漂亮迷人的乘务小姐正低头看着他。"哦,不需要,谢谢你。"他脱口而出。

乘务小姐走开了,这让德克斯特再次陷入了沉思中。他的心绪莫名其妙

地想到了未来。他仿佛看到自己穿着一件实验室的大褂,面前坐着一群陌生的人们,他正在聆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下班之后,自己一个人回到无聊空寂的公寓里。

“不,”他下意识反抗到,拼命的摇头,让自己逃离那讨厌的想法,“事情不可能那样发展,我仍然能做一些事情,让事情变得好起来。而且,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找到戴丝。”

正当他准备解开自己的安全带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过过道,砰然坐在了他旁边的位置上,德克斯特惊愕地瞥了一眼,发现是詹森。

“哟,”詹森面无表情地说道,“怎么了,花花公子?”

“没什么,”德克斯特小心地答道,“嗯,你刚刚在哪?你的朋友难道没有给你留座位吗?”

“不要说这种小心眼的话了,德克斯特。”詹森的脸带着不屑的表情,他看起来仍然无法忘记那天晚上的过分举动。他拽了拽他那件略显宽松的运动衫,接着说道:“我只是来这儿告诉你,戴丝从此以后想和你保持一段距离。”

“她在哪里?”德克斯特问道。

詹森耸了耸肩,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确定她是坐在尾部客舱呢,还是根本就没上飞机。她和我换了位置,只是想和你离得远远地,而且我们俩的位置的确是飞机上完全不同部位的座位。然后,在登机之前,她并没有和我一起上飞机,”他又耸了耸肩,“或许她正在座位上浮想联翩呢。我还真想怪她,她的位置竟然在这里。花花公子,你不觉得吗?”

德克斯特张开了嘴,准备提出换位。他或许并不能使詹森感兴趣,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

但是在他说出这个请求之前,詹森已经走开了。德克斯特又深深陷入了他的沉思,他一时的决定完全被刚才所听到的改变了。

“孩子,你在期待什么呢?”他仿佛听到了他姨妈责备的声音,“狐狸从来不像我们会做一些好事。你应该要知道,你并没有你看起来那么愚笨。”

他意识到自己一直紧紧地抱住胳膊,以至于关节都发白。她怎么会那样做呢?即使真的那样做了,他也不能一直坐在那儿等着她。让她把他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哦,他表面上还没有那样让人恶心。但是他绝对是令戴丝有不愉快想法的罪魁祸首。过了一会儿,德克斯特似乎通过将自己创造成为超级德克斯特,已经走出了心里的不悦。

但是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德克斯特逃避自己的方法呢?为什么他要相信戴丝,他学校里的朋友会像他自己一样喜欢她吗?

德克斯特不确定自己坐在那儿有多长时间了,他脑海里充满了自责的想法,这些想法像令人晕眩的齿轮一样不停地转动。胆小、懦弱、被动、失望,像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波浪不断充斥着他的整个身体,令德克斯特的喉咙和胃感





到痉挛。

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他的伤痛停止。现在就应该开始行动了。时间过得真慢啊。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现在他的两个世界已经发生冲突了，他知道这种状态不能支撑多久了。即使他能想出办法补救他和戴丝的关系，要知道他们两人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突然间，他这些悲观的想法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了，剩下的是他对于如何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这就像是飞机飞过大海时，突然因燃料不足而在半路搁浅一样，不论戴丝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再回头。

“我一回到学校，就要着手改变整个局势。”他发誓道，这次他再也不会做个懦夫、或改变他的注意。我首先要和妈妈和姨妈认真地讨论一下。如果她们不让我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掌握自己的人生和将来——那么，我将和她们断绝关系。我会把钱还给她们，以后就靠自己赚钱了。

他为自己有这个想法感到紧张和鼓舞。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终于摆脱了一直伴随着他的恐惧和懦弱。

这种感觉真好，这给了他另一个发誓的勇气：我也要让戴丝和我好好谈谈，不管詹森说些什么，她欠我的太多了。那些都是我应得的。

尽管他下了新的决心，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胃又颤动了一下。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后面望了望。寻找已经被推迟得够久了。他准备一排一排地找，直到他确定她不在这架飞机上。如果她在的话，他将会和她谈，只要他没说完他想要说的话，他就不会停下来。如果她不在的话，他会一直联系她，等他们都回到学校时再好好谈谈。

也难怪她现在这么生气，但她绝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如果我解释清楚我为什么那样做，告诉她我在遇见她之前的生活……也许，我们之间还是有可能的。

告诉她一切的想法——彼此之间不再有秘密，彼此之间没有障碍——还是震惊了他自己，这种想法也让他变得异常地勇敢。

他微笑着。然后，解开他的安全带，站了起来，当他走过过道时，他微屈着双腿，以免自己的头被撞到。

突然，飞机剧烈地摇晃着，整个机舱开始倾斜、颤动，飞机中的金属结构在震荡中，开始吱吱作响。

“噢！”当德克斯特的头碰撞在机箱顶部时，他叫道。他脑子开始眩晕，紧紧抓住座位，好让自己不要在走道上跌倒。

那个“戴上安全带”的表示开始闪动，伴随着一阵吱吱的声响，广播里传来乘务员再次提醒旅客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机长已经启动了‘戴上安全带’标示了……”

德克斯特坐回他的位子上,用手搓着头上的肿块。在原本平稳的飞行中,突然出现这样剧烈的晃动,他忍不住害怕起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等这骚乱停止后,他会尽快找到戴丝的。



第四十六章

"感谢你的倾听，"凯特轻扫了德克斯特一眼微笑着说，"和你很谈得来。"

德克斯特说："不客气。"他懒得去指出他说得其实要比对方多。因为他所要做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向她泄露在这个岛上有一支枪。而且有人已经用它让那个垂死的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如他所要求的那样。

接着，凯特很机敏地将话题转移，询问德克斯特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在密林中出现。而在此之前，德克斯特一直在向凯特讲述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故事。

这时凯特叹息了一声，视线越过树梢凝视着在高空中不断闪烁的星星。"真奇特啊。"她轻声地说，"有时候和别人交谈可能会变得很困难，尽管你自己知道那是应该做的事。"

"是的。"德克斯特表示赞同。他好奇地看了凯特一眼，想知道她是否会进一步向自己敞开心扉，于是他问："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凯特犹豫了很久，德克斯特都以为她不愿意去回答这个问题了。最后她终于开口说："是杰克，大多数时候，我知道我需要和他就某些事情进行讨论，但是却很困难。因为太难找到合适的时机。"

"有时你需要自己去制造这个时机，"德克斯特建议她，"如果你觉得和杰克交流非常重要，那就去做吧。再怎么糟糕，也不可能比你……"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尽力去理解？"凯特在德克斯特说完之前就打断了他，以近乎控诉的语气质问他。

德克斯特仍然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他耸耸肩说："他可能没有。"这时他头脑中在思考他自己如何能回家的问题，"但是你能做的就是去尝试。现在我只希望当初我能和戴丝多一些交流。"

凯特点点头，肩膀也开始放松。"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她表示同意，"或许明天我应该试着和他交流一下。"她看了他一眼说："我无意将自己的困扰带给你。"

"你并没有将你的困扰带给我，"他喃喃自语，想起自己的憾事心中一阵刺痛，"我的问题都是我自己导致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在撒谎为的是刻意隐瞒自己身份，他们再也不愿意相信我。但是我并不怪他们。"

凯特摇摇头说："我不这么认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这时

她再一次抬起头凝视远处的星星,"从某种意义上讲,留在这里对我们大家而言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可以抛开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

德克斯特瞥了她两眼,突然觉得她很正常。有哪个人可以像她那样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中的秘密?突然,他很感激她如此努力地去激励自己。如果她之前能听信他告诉她的事并不将其视为一种麻烦的话,可能现在岛上的形势对他而言不会这么缺乏希望。

几分钟以后,他们回头往海滩的方向走去,当他们走出树林时,布尼一眼就看见了他们并立刻快步向他们走来。

"德克斯特,你这个家伙,"布尼如释重负,而凯特走向渐渐熄灭的篝火,"不要那样吓我们!小子,你在黑夜中那样就跑了,你知道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布尼耸了耸肩并向他挥挥手说:"别像个傻瓜似的。不仅仅只有你自己——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愿意遭遇飞机失事。所以你现在还有许多很紧迫的事要去做。"

阿尔兹特赶来时刚好只听见布尼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你肯定也这么觉得,"阿尔兹特说,"我一直告诉你要多喝点水并照顾好你自己。你难道愿意出什么事吗?"他的语气中略带恼怒,但是他的眼中却满含忧虑。

"谢谢你,朋友。很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香农在远处盯着他。当他试探性地向她微笑时,她只是报以浅笑并马上就跑开了。

德克斯特叹息了一声。既然大家知道了真相,那就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他。但这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他能够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你们不是真正要抓住疯狂的德克斯特·克罗斯来对付我?"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道,并不像之前那么痛苦。

布尼耸了耸肩说道:"当你意识不清醒时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没错。"阿尔兹特点了点头,又抿了一下嘴唇,一本正经地用他惯常的"老师总是最明白"的口吻说,"既然你已经恢复记忆,那么告诉我们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朋友。"德克斯特的语气中充满感激,"不用担心,全部的真相就是我想从这个地方出去。"

这时风吹过密林边缘,吹得树枝轻微地摆动。德克斯特回视密林中的那条路。心里想是否就在那个火光不能触及的黑暗密林中,有一个孤独可怜的人被枪击中了头部?

不过他很快又回过神来,丝毫没有兴趣再去思考刚才那个问题。不管那里发生过什么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过了一会,他坐在一堆篝火旁开始和布尼交谈。“其实我记不起你和香农一直在谈论的那个神秘饭店并不奇怪。”他说话时,带着一丝苦笑,“我只在去澳大利亚的途中在洛杉矶停留过,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那。”

“既然你已经想起来有关你真实生活的其他部分,那么你是否记得你女朋友在不在这架失事的飞机上?”布尼问道。

德克斯特摇摇头。“我仍然不太确定,”他说,“我只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她在这座岛上的任何迹象。”

布尼点点头说:“那确实很折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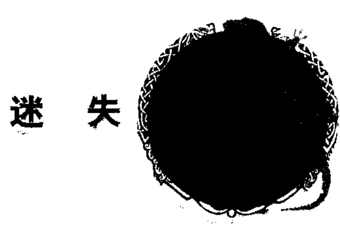
“不错。”德克斯特盯着篝火并叹息了一声,“所以在我们得救之前我只能等。”

他开始意识到那些他不知道或不能理解的事可能就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原因。

而所有我们可以做的事就是继续寻找真相,不管付出任何代价,德克斯特一边沉思一边轻轻抚摸自己的伤疤。



生命的迹象



第四十七章

杰夫·哈德利注视着那东西的双眼。它整体的轮廓很模糊，脸部不是很清楚，但是能扰乱人心，灰暗的脸上那双充满恶意的眼睛显示着仇恨。它没有动，但是它的姿势具有威胁性，就像一条盘曲的蛇随时准备出击。

就在怪物的后面，潜伏着其他的一些类似的物体，只能看见半身，它们充满恶意，相当安静，但是泰然自若地不断前进。而且在它们背后神秘地浮动着一些怪异的、无法解释的符号。这些符号看起来像一些奇怪的语言，但是无法翻译出来。杰夫想，如果他能够把这些符号译解出来，这些符号就能为其他无法解决的奥秘提供线索。

杰夫盯着前面那可怕的东西，一种恐惧涌上心头，顿时他全身冒汗。这些怪物从哪里来的？答案比问题更让人不安。他知道它们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来自杰夫自己。

"老兄！"

他望向声音的来源处，一切感觉就像陷入了一种催眠的梦幻之境。赫尔利站在他后面，他强壮的体格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以前没有人私自闯入过杰夫的画室，他总是一个人安静的呆在里面。茂密的树林是唯一的入口，通过矮的藤蔓和有茂密叶子的树干之间的窄过道能爬进来。岛上所有的居民都能进入，杰夫认为赫尔利是最不可能的。这个画室是他沿着一个冷藏库建造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体格要想进入这种难以接近的入口是很困难的。每次杰夫站在赫尔利旁边，他都感觉自己有点像斯坦·劳雷尔站在奥利弗·哈代的旁边。相对于赫尔利的大块头，杰夫绝对柔弱一些——又高又瘦。现在更瘦了，事实上，比一般人还要瘦，他有一头蓬松的发红的金发，他的胡须很少，好像胡须不情愿长出来似的。

杰夫知道赫尔利很肤浅。尽管这样，他不得不承认，赫尔利比他知道的一些一起遇难的人要好一些。尽管杰夫几乎不能把赫尔利当作朋友，但是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他感觉很舒服。赫尔利和蔼可亲的样子让其他人都感觉很自在。杰夫具有苏格兰人含蓄的性格，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坦率和真诚让他感觉清新——对他来说很像美国人的性格。所以，尽管杰夫并不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被人打扰，但是他很高兴打扰的人是赫尔利而不是洛克。杰夫不喜欢洛克，他不相信洛克。

“你好，赫尔利，”杰夫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赫尔利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看起来好像被杰夫正在创作的作品吸引住了。

过了一会，他回过神来，说，“我们打算明天一起去捕猎，你愿意加入我们队伍吗？”

糟糕，杰夫想。要离开画室一天，要耽误一天的时间来做其他事。“当然愿意。”他说。

赫尔利继续说：“洛克说他知道那儿有一只野猪。如果他能够设法用陷阱把它抓到，我们得把它弄回来。”

“还有谁去啊？”

赫尔利掰着指头说名字：“你，我，洛克，迈克尔——你认识迈克尔吗？”

杰夫说：“知道一些。”事实上，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认识的岛上的人可能不超过12个。

赫尔利继续说：“……可能索尔也会去，而且极有可能去。他可不喜欢置身于事外。”

杰夫耸了耸肩：“谁又喜欢置身事外呢？”

赫尔利说：“吃一些肉，换一下口味应该很不错的。我已经吃厌了水果和鱼，每天都是这些东西。”

杰夫笑了笑，“我得承认，刚来的一个星期我确实吃了很多水果。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时间长了，感觉还挺健康。”

“不错，”赫尔利说道，“岛上的饮食，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但是只有我不适应。”

“噢，慢慢来吧，”杰夫说，“你看起来就像丢了一块宝石。”

“在美国那个值多少钱啊？”

杰夫做了一些心算然后说，“嗯，大概14英镑。”

赫尔利有点怀疑，但是很开心。至少他知道，自从来到这个岛上他没有丢过一盎司，但是恭维毕竟是恭维。“好的，”赫尔利说，“我想，看起来，我确实需要有一些活力。”

杰夫说：“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

“大概日出的时候，”赫尔利说，“洛克说已经弄了一些用来掩盖的土。”

杰夫总是懂得控制自己，而且不喜欢花一天的时间与令人琢磨不透的洛克一起在小岛上艰苦跋涉。他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想一想，杰夫承认捕猎行动听起来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短途的旅行会让他感觉到外面世界很美好。最近，他已经花了许多的时间在画室——可能太多了。他渴望独处的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他觉得他可能得了旷野恐惧症，即使将所有的飞机失事幸存者聚齐起来，也没有多少人。





不管杰夫自我诊断出了什么情况，事实上，他自我感觉又舒服又平静。而且，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在保护。但是保护什么？或者保护谁？他都无从知晓。

画室是寻求一个人独处的最好去处。四面的帷子几乎是密不可透的，那么多树和藤蔓的顶端看起来像是缝起来似的，在杰夫自己的苏格兰王国里，形成了一个几乎不会漏的无法穿越的帐篷。

杰夫偶然会觉得自己有点孤单。许多飞机失事的幸存者居住在海边，每天都希望能看见营救的飞机或者轮船。其余的已经移居到了森林的深处，他们居住在岩洞里，那儿有大量的泉水。杰夫把后一类人称为宿命论者——那些人已经认定了他们将长期滞留在岛上，也可能要永远呆在岛上，他们已经在那里定居了；那些生活在海边的人不断抱有希望，或者也可以说是恐惧。

杰夫不是这两种人，但是他觉得很舒服。他加入了捕猎行动，可以寻找食物或者木柴，但是他从不和其他人多交流，而且他改掉了一种习惯，那就是不和别人建立起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一天，他在离狩猎队休息不远的地方工作时，看见厚厚的草丛中有一个入口，他快速地爬了进去。他为他的发现感到高兴。回首往事，他觉得很奇怪，他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把这个地方作为栖身处，而是隐匿处。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地方来将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这确实让人很费解。杰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在那里有一种超乎异常的灵感。一旦呆在里面，他就可以开始创作，做一次长时间的创作。慢慢地，这个地方也就变成了他的家。杰夫是幸运儿之一——在飞机残物中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皮箱就放在画室的一边。另一边是一层厚厚的叶子、野草和稻草，躺上去会很舒适，杰夫从飞机上拿了一床毛毯铺在上面。赫尔利是杰夫搬到这里后的第一个客人。

杰夫发现赫尔利又在全神贯注地盯着他最新的作品。“老兄，”他说，“那个很混乱，”他点了点头，笑了笑，继续说，“但是很棒。嗯，有几分强势。”

杰夫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双重性的称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回答道。

赫尔利在他后面蹲着：“嗯，你是一个画家，对吧？”

杰夫点了点头，有点难为情地说：“曾经是。”

赫尔利做了个手势。“在我看来你依然是个画家，”他说，“看到这些材料，我觉得很怪异。你知道吗？但是我喜欢。”

这个画室堆满了雕刻品、画，以及用棍子、泥土或鱼骨头做成的奇特的东西。一些作品有些像人，但是大多数很抽象，仅仅只是一些轮廓而已。杰夫发现采用既奇特又惊喜的方式会很有趣。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工作，制作一

个又一个作品,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画。事实上,这些东西岛上的其他人都没看见过。

这些作品并不是为他们制作的,杰夫想,只是为了我自己。

赫尔利说:“你的脑袋里肯定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你是六十年代的瘾君子还是其他什么人?”

杰夫大笑,“我出生在1970年,”他说,“所以,很抱歉不是。”

“这样啊,那,”赫尔利说,“你肯定是八十年代的瘾君子了。”

杰夫摇了摇头,说:“又错了,我根本不是瘾君子。也不是酒鬼,我过着一种相当平凡的生活。”杰夫想,哈,这是我这些天来撒的第一个谎。

“那你哪里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赫尔利问道。他又站起来了,在画室里四处逛,研究一幅幅作品。

杰夫耸了耸肩。他不知道怎么和赫尔利解释这些作品复杂性,他以前创作的作品非常精巧复杂。在伦敦,因为这些杰出的作品,他曾经是享有最高荣誉的年轻画家之一。他不能说,这些扰乱人心的图像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使得他创作了一些让他自己都感觉害怕的东西。确实,大西洋航空815航班在海洋失事后,杰夫非常不愿意把这段经历变成文字,一点也不想。

赫尔利蹲下去,小心地拿起一个小雕塑。雕塑的轮廓很模糊,感觉有点像人,但是很明显并不是一个人。

“这是什么?”赫尔利问道。

杰夫笑得有一些悲哀:“你觉得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

赫尔利看起来有些迷惑,然后点了点头。“我在一个关于复活岛的电视节目上看见过这个东西,”他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奇怪的石头,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把这些石头放在那的。”

杰夫说:“不错,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过复活岛。”

赫尔利有点印象。“非常棒,”他将手里雕刻过的石头拿近了,仔细端详,“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它像……”他绞尽脑汁,希望想出一个很完整的描述,“它就像火星上的复活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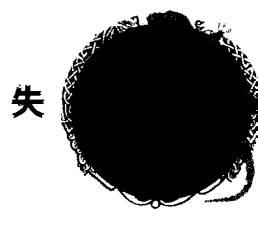
杰夫笑了笑。“好了,我曾经去过复活岛,”他说,“但是从来没去过火星。”

赫尔利看了看其他的作品。当他重新将目光定格到第一幅吸引他眼球那幅画上时,他看起来很震惊。他指着那些神秘物体后面的字符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杰夫耸了耸肩:“还是一样,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赫尔利牢牢地盯着它们:“我曾经看过一些东西,和你画上的那些东西很像。”





“在电视上?”杰夫笑着问。

赫尔利摇了摇头说:“不是……”,他用拳头拍了拍自己的头,试图挖掘出脑海深处的记忆,“不是,不是在电视上,是在现实生活中。”

第四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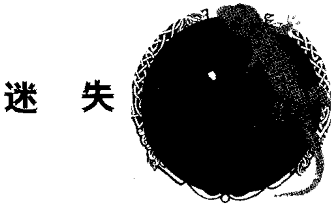
杰夫·哈德利注视着模特的双眼,就作品本身而言,它反映了杰夫深厚的专业技能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因为极具魅力的年轻少女没有穿一件衣服。当作品完成时,她的身子立在一朵正在爆炸的漂亮的蘑菇云中心,这就是杰夫所追求的感性和灾难的超现实主义象征。这幅作品构思源于波堤切利(意大利画家)的作品——《维纳斯的降临》,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他希望将她的轮廓放在一种能给人启发的背景之中,这类作品是伦敦艺术领域一种现象的象征,这种现象就是30岁的艺术家有一些高度的写实主义,想要将人类构造的奥秘通过作品表现出来,这种现象有些幽默,或者——从现代作品的角度讲——这种构思有些让人害怕。因为那些人类的构造经常是女性,并且是裸体,和杰夫的的同辈人相比,他的作品影响的领域更加广泛,影响程度也更深。一些评论家和经销商也拥护他,这些评论家觉得他的绘画作品所表现出的信息很暧昧,足以对其进行无休止的批驳,而且永远值得进一步考查。

杰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构思出了这幅作品。他并不是很相信灵感;他的作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他会尽最大可能来进行细致的刻画和完善。他的批评者是一群冷淡的没有想法的家伙,而他的仰慕者远多于批评者,他的细致刻画被称为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技术,而且经常将一些奇特的想法融入生机勃勃的生活中。

杰夫知道,所有的一切——赞赏的、批评的,随着他的新作品的完成都会接踵而至。但是,这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模特的眼睛。作品的冲击力并不是来自于最后爆炸的可怕的景象,也不是充满色情的模特的裸体。其中暗含的意思可能在模特的眼睛里,它们传达了一种诱惑和绝望。

杰夫觉得自己已经为这幅作品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模特。大多数模特都希望能成为女主角,这让人很恼火,杰夫经常简单地告诉她们一副作品所需要的特定的心态和姿势。尽管艾维·特纳特并不是演员,但是她是一个很上进的艺术专业的学生,今年才20岁,她偶尔通过给艺术课做模特或者为网上的色情网站拍裸体照片挣点额外收入。

杰夫正是通过其中的一个网站发现了她,并被她的气质所吸引。他曾经在当地的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在课堂上他看见了她可爱的、充满忧郁的脸。演讲结束后,学生鱼贯而出,当艾维经过时,杰夫听见两个男孩在谈论她。他



们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站，当杰夫问他们时，他们很不情愿地把网址告诉了他。第二天，杰夫对艾维的一些照片进行了更加细致地研究之后，他邀请她作自己的模特。他发现她的身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她还是按照他的要求摆了一些姿势。艾维的眼睛里充满的正是杰夫所追求的诱惑和绝望——这两种复杂的混合似乎是她本身所固有的。

而且在那个时候，艾维的眼睛里还有一种担心的成分。

"我做得好吗？哈德利先生。"她很温柔地问。

杰夫放下画笔："请叫我杰夫，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顿时，她脸红了并且低下头："没什么想法"。

杰夫安心地笑了笑："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吧！"

艾维说："是这样的，以前当我给别人做模特的时候，一些画家、摄像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总是不停地和我说，说我有多漂亮或者我的身材有多棒。你知道的，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很色情的话。"

杰夫说："我明白。"

艾维望向他的眼睛，"但是你，"她继续说，"你没有和我说一句话，你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身体根本不值得观赏。"

杰夫沉默了一会："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和你谈论那些东西，你是不是会感觉舒坦一些？"

"老实说，不会很舒坦，"她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仰慕你。我很想取悦你。"

杰夫拉了一个凳子在艾维的附近坐下。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艾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但是我挑选你作这幅作品的模特不仅仅是因为你的漂亮，而是因为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可能是因为你的孤单。你应当得到更多关爱，而不是眉目传情，在我看来，你就像一座宝藏，应该珍视！"

艾维摇了摇头："我并不喜欢你所说的。"

"我也不喜欢，"杰夫说。他拍了拍她的手，然后站起来。"我希望你会为这幅作品感到骄傲！"

艾维又一次脸红了："我已经感到骄傲了，真的非常感谢您！"

太简单了，杰夫想，就像在树上摘一个成熟的芒果一样。他立刻意识到他要将这种想法抛之脑后。他有过和很多模特调情的经历。但是这个女孩太脆弱了。她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被利用。不错，杰夫想，这次我将做一件高贵的事情。

杰夫冲她笑了笑然后说："现在，让我们继续工作吧！"

但是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当杰夫再次站到他的画架前，望向艾维的眼睛时，她眼睛里闪烁的不再是他所追求的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特质。取而代之的是洋溢的快乐。这让艾维看起来更迷人了，但是对作

画却没什么帮助。

第五次，当他们一起作画时，杰夫和艾维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个享有声望的画廊老板催促杰夫尽快完成作品，结果把杰夫自己和模特都搞得筋疲力尽。

但是她没有任何抱怨。相反——作画的时间越长，她看起来越有活力。在一起工作了将近一个星期以后，杰夫强烈地感觉到了画室里酝酿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自从开始创作以来他总是克制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严肃一些。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研究画布上极具诱惑地曼妙身体时，他经常就忘了自己的承诺。有时候，在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她几个小时以后，他发现艾维的脸散发着光芒，并且始终微笑着。

杰夫看了看表，"噢，天啊！"他说，"我真的很抱歉，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没有关系的，"艾维说，她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我明天第一节课在下午。"

"好的，"杰夫回答说，"你应该上床睡觉了。"

"好主意，我也正有此意。"她很率真地说道，深情地望向杰夫。

"艾维……"

她轻抚着他的脸颊，然后温柔地吻了吻他的双唇。"杰夫……"她低语着。艾维顽皮地笑了笑，此时那双眼睛里只有诱惑。

"太晚了，"，杰夫说，"你应该穿上衣服的。"

她说："或者不需要……"

最终，她没有穿上衣服。



第四十九章

“我们抓到鱼了”,声音沿着海滩从外面传来。赫尔利看起来有些痛苦。“金又抓到了,”他说,然后摇了摇头,补了一句,“我讨厌鱼。”

就像不了解岛上的其他人一样,杰夫也不了解金。自从他知道金不能说英语只会说他的母语——韩语以后,他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合理的。杰夫知道,金的妻子孙也不会说英语。这种语言障碍使他们看起来和其他幸存者疏远一些。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了? 杰夫想,我和其他人也相当陌生。

确切地说,尽管杰夫和金并不是朋友,但是杰夫喜欢看金在海浪里抓鱼。他看起来真的有一套抓鱼的绝招,每天都能抓到足够的鱼,分给每个人,他有一项其他人都没有的才能。洛克偶尔会带来野猪,改变一下食物,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杰夫喜欢鱼,而且他觉得金是幸存者中被埋没的真正英雄。

赫尔利费力地从画室的出口走出来,杰夫紧随其后。一些幸存者已经把鱼的内脏取出来了,其他的一些人正在生火。赫尔利看起来很有食欲,说道:“我从哪能弄到一些牛排,哪里有农场?”

杰夫笑了笑:“这个岛很大,可能临近的山头上就会有些山羊和鸡。”

赫尔利似乎并不相信。他走到正在煮东西的火堆前,添了一把柴火。杰夫没有走过去,他还不是很饿。他现在创作的作品把他弄得身心俱疲——最近,晚上他总会冒出越来越多的想法——他很开心能有机会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些。他做了个深呼吸,享受着晒在他皮肤上的温暖的阳光以及沿着海滩吹来的凉爽的微风。他坐在沙滩上,注视着他面前的一片汪洋大海。

杰夫总是为这个岛上惊人的美丽和极度的恐惧而着迷。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其他人总是不断地希望还有被救的可能,但是在杰夫的内心深处,他知道没有出去的可能。他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烦躁而且荒诞的节目中的人物,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总是耐着性子把这种节目看完,在那个年龄段,他时常陷入一种混乱的、自命不凡的、沉闷的思考。即使是好一些的节目也展现出人类的冷酷无情和寂寞无助。这些都不会给人带来希望。这些东西的存在并没有意义——怪异并且严酷。我们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就走向死亡。在我们死了以后还能剩下什么……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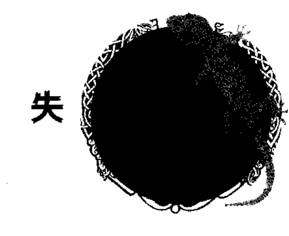
么都没有。

但是即使是白天，这些可怕的想法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杰夫也能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小岛。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真的是个人间天堂，这里有大量的食物和淡水。这是一个值得探求，发现新事物的地方。杰夫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精神分裂症，强迫自己把这个地方既当作天堂也当作地狱。

自从发生坠机事件后，山的那边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无法解释的事情。杰夫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可怕的爆裂声，并不清楚声音来自何处，但是有迹象显示岛上有一些很凶残的野兽。而且他看到遇难者都很不安，有一些幸存的伙伴已经被野兽吞食了。人们的脾气都很不好，即使是一点小的纷争都会产生很大的矛盾甚至成为敌对者。

但是杰夫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冲突。一些幸存者经常谈到岛上的怪物，但他并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他也不迷信。如果是像一些电影里放的那种面目丑陋的怪物，他能立刻把它们解决掉。有时他更希望一些长腿的动物在夜里活动，仅仅是为了打破这里的沉闷。同时，他的道德心却希望他能有更多的想法而不是一些扰乱人心的恐惧。

他已经上岛几个星期了，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他的脑海总是不断地重复回想大西洋航空 815 航班最后一刻在海岸爆炸的可怕的情景。



第五十章

艾维早晨起床，为自己沏了杯咖啡，然后洗了个澡，大概 11 点去了学校。杰夫一直都是睡着的。

大概在下午 1 点，杰夫才醒来，枕头上艾维的香味让他想起这个不同寻常的早晨，他往后躺在枕头上呻吟着。杰夫并不是一个会有罪恶感的家伙，但是此时，他感到了一种很不愉快的懊悔的痛苦。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他已经一再告诉自己要继续创作，他能看见艾维眼中的脆弱，并且知道她正在等着他的邀请，和杰夫的意图不同，她把这次的经历看得更有意义。尽管杰夫的人品有一些瑕疵，但是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个好人，因此，他不想伤害艾维，只是希望能帮助她。所以他决定采取严格的不干涉的策略。

事实就是杰夫和艾维之间的这件事并不是第一次。他看起来天生就有两个才能——创作作品和吸引女人。杰夫热情地享受着这两者，并且充分发挥着他的才能，从他年轻时起到现在，他的情史就和他的作品的履历一样长。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件事情是一起完成的——一些漂亮女人的倩影留在他的画布上，与此同时，也留在了他的床上。有时候，他很悲哀地想，一个画廊展览的举行就像一个记忆航线的旅行，充满色情的日记就是这次旅行所需要的推动剂。

杰夫用一个信念安慰自己，他和女人的那些逢场作戏并没有罪，即使有，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并没有做出要忠诚的承诺；他也没有说过永远。他总是把这种事情弄得很清楚——至少对他来说很清楚——他邂逅的女人也很开心甚至是激动，但是他们的时间是如此短暂。和一些人在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感觉并不那么糟糕。

当然，他和艾维之间也可以按照以前的方式处理。她是自愿献身于他的，而且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接受的。当然，她并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纳入他的那一系列女人的行列。的确，杰夫得到了暂时的放松，这次发生的事和以前的没两样。就像他们说的，船只是在夜里经过了。但是他感到一种害怕，可能……

门铃打断了他的沉思。他迅速地跳下床，套上一件宽松的长袍，他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一名穿者灰色制服的伦敦邮递公司员工，手里拿着一个大的马尼拉的信

封站在门口。当杰夫开门的时候，这个人又看了一下地址标签。

“您是杰夫·哈德利先生吗?”他问道。杰夫能够感觉到，他说话带着一些伦敦口音。

“是的。”杰夫说。

邮递员拿了张收据给杰夫。“特快专递，”他说，“请在第九行上签名。”

杰夫签上名，并且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信。

“您和歌手哈德利有什么关系吗?”邮递员问道。

“歌手?”杰夫问道，“不，我想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流行音乐了。”

邮递员有点责怪地看着他，“他并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是一个歌剧的男高音。”

杰夫很抱歉地笑了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哈德利的歌手。”

这次邮递员看杰夫的眼神，好像他应该被同情而不是责怪。“是的，的确有一个这样的人。”

杰夫礼貌地点了点头，等着邮递员继续往下说，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再说一句话，就沿着走廊向楼梯走去。

当杰夫看见信封上的地址时，一种希望和喜悦涌向他。这封信来自位于苏格兰的石南湖的罗伯特·伯恩斯大学。他高兴地打开信封。信上说：

尊敬的哈德利先生：

很高兴告诉您，石南湖的罗伯特·伯恩斯大学董事会决定聘请您为本校的长期美术教师，聘期从2002年8月15日开始。

该职位在罗伯特·伯恩斯大学已有160年的历史，只提供给那些在工作、教学技能和品德上有很高修养的个人。董事会一致同意您来本校任职，这是我们的荣幸，您能成为我们众多教员中的一份子，我们对此感到很骄傲。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请您联系大学的会计，与其商谈有关住宿、工资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尽快接受我们的邀请，并迫切期待您能来到罗伯特·伯恩斯大学执教。

您的最真诚的
亚瑟·佩勒姆马勒衔·温斯顿
罗伯特·伯恩斯大学 校长

杰夫很高兴，几乎要在公寓里手舞足蹈了。六个月前他曾第一次和这所大学联系过，并且在各种场合和不同的教员交谈过。实际上他们并不经常提供这个长期美术教师的职位，但是现在很明显，如果他想要他就能得到。最初，他对这个职位并不是很感兴趣。石南湖在格拉斯哥(英国)的北部，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教育机构竟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但是杰夫想得越多,他就越觉得以后发生的事都将很完美。他就要 32 岁了,他的作品只要创作出来就能卖出去。但是他知道一个明智的男人不应该只看到眼前,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他意识到这一点很现实,也许在他的下半生里,他能成为永远受欢迎的画家,也有可能他的名誉只能维持一个月。但是在罗伯特·伯恩斯大学的这个职位不仅能为他提供稳定的收入,而且能为他提供大量的空闲时间用来作画,而且也许能因此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

此外,他不得不承认他对教学有一些兴趣。学生是什么?但是在黑色的画布上能绘出五颜六色的作品吗?是好奇?还是有前途?

对于离开伦敦,他觉得很遗憾,但是苏格兰离那个学校并不是很远,他可以时不时回这里娱乐,放松心情。而且格拉斯哥(英国)和爱丁堡(英国苏格兰首府)很近。这些城市虽然不如伦敦,但是当远离丘陵地带,孤独感不断加深时,至少能让你体会到都市的味道。

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一点儿勉强。石南湖离阿兰岛(苏格兰西部克莱德港湾的一花岗岩岛。是一旅游胜地,以其风景、狩猎和钓鱼著称)也很近,这是杰夫出生的地方。阿兰岛很荒凉而且很难亲近——这些形容词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童年生活。但是他打破了这种常规。杰夫在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阿兰岛,就再没回去过。但是如果他当上了罗伯特·伯恩斯大学的长期教员,阿兰岛和大学挨得很近,就可以常回去了。

大概 4 点半的时候,门铃又响了。杰夫正在对他的作品《维纳斯的启示》做一些收尾工作,他手上拿着刷子和颜料,走到门口。他打开门,艾维站在门口,她的胳膊上挎了一个纸袋子。杰夫因为被打扰感到有点烦躁,而艾维立刻察觉到了这一点,她不安地笑了笑。

“我想……”她很小声地说,“我已经给你做好了晚餐……”她看着地面就像她正在等待别人对她大吼或者是责怪。天啊,杰夫想,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他脸上浮现了一个热情的微笑并且站向一边,邀请她进来,“不仅是一个很棒的模特还是一个不错的厨师?”他衷心地说,“你真的是既难得又珍贵的珍宝。”

艾维放松地笑了笑。她把袋子放在台子上,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吃的和酒拿出来。“我不是一个很棒的厨师,”她说,“但是我做的意大利调味面条很不错的。”

“那么我们尝尝吧,”杰夫说,“我们先吃,等会我去弄一些沙拉酱来。”

艾维说:“那样就更好了,我来开酒。”

艾维的意大利调味面条确实做得很不错。他们在开始吃前已经喝了两瓶墨尔乐红葡萄酒。杰夫点起了蜡烛,把桌子布置得就像旧式的中国那样很

有情调，这是他从祖母那学来的。他们大笑、吃东西、喝酒并且聊天。然后他们来到杰夫的卧室做爱。至少在那个时候看来，那天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夜晚。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由于消耗了很大的气力他们气喘吁吁。杰夫坐起来一点，他的胳膊搂着艾维，她把头枕在他的胸膛上。

“我很开心你能来。”杰夫说。

艾维笑了笑，回答道：“我很高兴我的到来能让你开心。”

“你的出现让这件事情更有纪念意义。”

艾维微微抬起头然后望向杰夫的眼睛：“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噢，不是，”杰夫说，“我有一些让人更激动的好消息。要知道，我是一个很杰出、有学问的演讲者。”

艾维假装很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不错，我记得上个星期你做的每一个演讲，”她说，然后她露齿一笑，“但是刚才我忙着喝酒中，恐怕我没有听进去你说的什么。”

“幸亏我不是课堂上评分的老师，”他说，“如果是的话，我会给你不及格。”

艾维偷偷地笑着说：“即使我愿意修额外的学分，也不让我过吗？”

他们相视而笑，然后她又躺回他的胸膛上，杰夫很激动，他们的相处比他想象中愉快得多。

艾维说：“那么我们要庆祝什么？你将要到其他的大学去演讲吗？”

“不是很准确，”杰夫回答说，“有一些更让人激动的事。我要去罗伯特·伯恩斯大学当一名长期的美术教师。”

艾维坐了起来：“那个学校在哪里？”

“在苏格兰，”杰夫说，“在石南湖，就在格拉斯哥的北部，罗伯特·伯恩斯大学并不是一所很有影响力的学校，但是这个职位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它让人感觉一个人仿佛已经成功了，你能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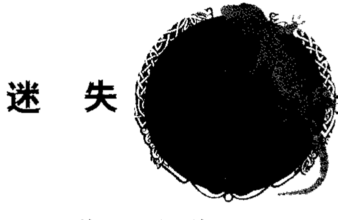
艾维将膝盖并拢，然后紧紧的抱着双臂。她直直的望向他：“你要去多长时间？”

杰夫耸了耸肩：“很难说。我会在那里至少呆几年。而且他们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能永远在那里任职。并不是说我希望在那里呆很长时间……”

当他感觉到艾维的身体因为哭泣而发抖时，他停了下来。他对于这个突发事件感到很吃惊并且很慌乱，不知所措，他试图把她拉入她怀里，“噢，亲爱的……”他说。

艾维立刻挣脱开他的怀抱。她一直伤心地哭了几分钟，杰夫看起来很无助。当她最终停止哭泣时，杰夫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错了什么吗？”





她望着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脸颊上还有点点泪痕。“没什么，”她说，“你没说错什么，我是个白痴，我还想……”

“想什么？”杰夫说。

她下了床，然后开始穿衣服。直到她穿完衣服，她都没有说一句话。她拿起了她的袋子然后向门口走去。

“艾维……”杰夫呼唤道。

她转过身，望着他，她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悲哀。“我真是个白痴，以前还以为你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他站起身来，拿了一件长袍。“但是我的确……”他开始说。

“的确，我知道我和你仅仅是一夜情的关系，”她很悲痛地说，“或者准确地说，是两夜情的关系。”

杰夫说：“我真的希望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是伤害你。”

艾维打开门：“任何事情？我想你说得有点夸张了，杰夫。你已经伤害了我。和其他人相比，你伤害得更深。因为我那么尊敬你，我对你充满敬意……”

她走出去，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有一刻，杰夫考虑要追出去，但是为了什么？即使他现在让她好过一些，但是也只是推迟这件事情发生。尽快结束可能更好一些。他对自己说，她明天会感觉好一点的。

若在以前，很多的情况下他都会这样告诉自己。但现在他开始怀疑所发生的一切是否真实。杰夫坐在床角，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极坏的人，一个极坏、极坏的人。

第五十一章

杰夫坐在海滩上,有充足的时间来回想他和艾维之间发生的事。他把这件事情看成了他目前人生中唯一失败的一件事。如果没发生这件事的话,他可能以后会以更糟糕的方式对待其他人,而且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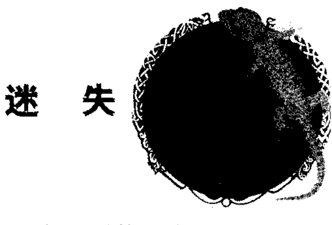
从很多方面来看,所有发生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是如此地遥远——伦敦、苏格兰和女人,他曾经在这些女人的生命中出现过,她们也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从空间上来说,他感觉所有的那些事情更远了;他们就像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出现的地点、人和事情。现在杰夫所有的存在意义只包括两部分:这个岛,还有和他一起活下来的同伴。没有被救的可能,所以在杰夫看来,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星球;他被带到这里,就像一个来自过去星球的时空穿梭者。

事实上,他有一种残酷的幽默想法,一个火箭都比这个运输工具安全得多,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运输工具确实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他带着莫大的悲叹回忆着那天发生的事:如果我知道……

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害怕飞机会坠毁,并且都是带着这种担心登上飞机的。大多数人会很快将这种想法压制下来;飞机给人带来的烦躁和不安让我们把这种想法很快抛之脑后了。尽管每个人都害怕飞机会出事,但大多数乘客并不是真正相信他们乘坐的飞机将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让他们送命。这种恐惧很抽象,就是说我们只是在脑海里有这种想法,只是一种自我担心。

杰夫·哈德利那天也是这样想的。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但是他总在飞机刚起飞的那一刻安静地做一个祷告。当他将他的安全交给仁慈的上帝后,他就闭上了眼睛,希望给坐在他两边的多话的乘客一个错觉,那就是他正在睡觉。事情如他想像中的一样他们停止了说话,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当乘客们恐怖的尖叫声和金属的强烈的震动把他吵醒时,眼前的场景非常混乱。他根本不相信他会死,倒不是因为祷告的内容。现在,尽管按照事情的发展看,他将可能真的会死,但是他却表现得出奇地镇定,好像自己置身于事外一样,他几乎在发呆。于是他想,这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却决不是我所能想像得到的。太不可思议了,他好像感觉他脑海里充斥着一种嘲笑的声音:不错,我们可能随时会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





杰夫从来不相信那种关于灵魂出窍的传说，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他正在经历的这件事情很像这种传说。他感觉自己好像在这架飞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沉着地看一场关于自己命运的电影。他的生命并没有在他的眼前闪现，他只是有些失望，他意识到他们一直所珍视的祷告在这次事件中可能不会起作用了，祷告的内容也不会实现了。闪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他的死亡；或者，至少他想到接下来就是他的死亡。他右边的乘客是一个超胖的男人，穿着一件很大的橙色衬衫和一条很不搭调的百慕大群岛短裤，他座位的安全带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松开了，他试图跑到过道上去。当飞机的尾部脱离飞机时，一排排尖叫的乘客被吸进了那个无底洞，和飞机的尾部一起往下坠。他拼命向杰夫伸出手，他看杰夫的神情有点像是一个和命运搏斗的人看到了超人。

一个年轻的亚洲女人在杰夫的前一排，当她听见飞机尾部脱落的声音时很痛苦，在那一刻她害怕的眼神与杰夫的相遇了。杰夫试图对她笑笑并且向对她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当他张开嘴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不是在说话，而是从肺顶部发出了尖叫声。

事后，杰夫希望在幸存者中能找见那个年轻的女人，以确保她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安然无恙。尽管当他看见孙的那一瞬间他非常激动，但是他心里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不是飞机上的那个。杰夫很伤心，他知道她那害怕的眼神和她都不会再出现了。

杰夫记忆中最后出现的就是那个年轻女人的脸。之后他抓住了氧气罩，然后把它拉了下来，但是他一点也记不得自己有没有把它罩在脸上。他觉得机舱里所有的空气都被吸没了，因为他突然感觉到缺氧。他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发现自己仰面躺在一个浅水湖里。他立刻坐了起来，试图模模糊糊地回忆，他是怎样从一架飞机经济舱的座位上到了这样一个湖里的。

杰夫小心地伸了伸他的胳膊和腿，发现它们都完好无缺。他感觉到脸上有温热的液体，他用手擦了一下，发现手上沾了血。他的额头和脸颊上有一些小的伤口。他的下巴划了很大的一道口子，但不是很严重的，至少他现在还能说话。

一个很热情的年轻人跑向杰夫，他留着个小平头，穿着一身散乱的职业装。

“你一切都好吧？”这个年轻人问道。

杰夫点了点头：“我想是这样的。”

年轻人看了看杰夫脸上的伤口，说：“这些伤口应该没什么大碍。用海水把这些伤口洗洗，把下巴包扎一下吧。”

杰夫点了点头，把衬衣上的一个袖子撕了下来。年轻人说：“好的，等你弄好了，来帮忙吧。还有很多人，伤势比你严重得多。”

"好的,我等会就过去。"杰夫说。他把撕下的袖子当作毛巾,坐在浅水里,清洗他的小伤口。他的下巴还在流血,他用布在伤口上按了几分钟。然后他洗了洗那个衣袖,把它围在嘴的下方,然后把衣袖的两端系在头的后面。

杰夫想,天啊,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面罩滑下来的强盗。

杰夫来在恐怖的一天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处于神游的状态——帮忙从飞机残骸上清理行李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尽他所能帮助其他受伤的乘客,他试图让自己相信他并没有掉进这样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中。

第一个晚上,杰夫身心俱疲,他想找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天气很凉,夜晚的天空很安静并且有一些微光。他躺在沙滩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没有做梦。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杰夫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但是很少说话。他感觉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收集食物和柴火,并且给他自己和其他人搭简易帐篷,他看起来几乎就像是一个机器人,按照程序来完成必要的任务。他对一起幸存的伙伴知之甚少。第一天来看他伤口的那个年轻人叫杰克,杰克就像是这群幸存者的领导者一样。他在这些人中很受尊敬——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认为的。还有一个很严厉、脾气很坏的叫索尔的家伙,他和杰克总是不断发生争吵。有些时候在杰夫看来,这两个人随时都会打起来了。

要是在苏格兰的话,杰夫对这种剧情会很感兴趣,但是现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其他人可能总在猜测为什么索尔和杰克看起来相互充满仇恨,但是杰夫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些事情,事实上,他似乎不关心任何事情。

杰夫继续注视着宁静的大海,他几乎记不起刚来的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中,那种悲惨的情景将他的思想和情感的闸门给关住了,这种情况是他不能处理而且难以承受的。当他从那次震惊中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又要再一次面对一些隐藏在他脑海里的可怕的东西。而这就是噩梦的开始。

开始的时候噩梦只是很模糊——有一个具有威胁性,只能看见一半的长得很怪异的东西。每个人看起来都在讲一种杰夫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而且确实是这样。当他醒来时,他总是为梦里看到的东西感到困惑,而且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当他冲动地想要将那些怪异的符号素描下来时,他却丝毫想不起来。尽管他已经开始创作,每天作一些画,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他的灵感来自哪里。从某个层面上说,他很开心自己又能创作了,尽管这些新的作品和他以前所创作的作品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杰夫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思考它们的差别;他只是不停地工作。如果说对他来说,确实发生了一些事的话,那就是他正在开拓一个完全陌生的艺术领域,由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立刻就迷失了自我,因为在这里他只能找到很少的素材。

但是今天赫尔利的出现让杰夫有了些想法,要第一次好好看看这个小





岛。杰夫深深地思索着他最近创作的这幅作品，几乎被这作品惊呆了，好像他是第一次完全意识到他在纸上画的是什么。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创作这幅作品直接来自于他的潜意识。更奇怪的是，这些画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由其他人创作的，而杰夫只是一个工具，代别人来完成作品。杰夫对于这个事实感觉有所安慰，因为，特别是最近，他已经不再想夜晚梦里出现的事了，他不希望这些事是关于他自己的。开始只是有一些奇怪的迹象，后来出现了更加扰乱人心的景象。赫尔利发现那些扰乱人心的可怕的怪物已经在杰夫的作品里蔓延了，出现得越来越清晰，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看着大海，杰夫思索着在这种繁华、灿烂的背景下出现这种可怕的景象是多么不搭调。在海岸的下游，一些生还者有的坐着，有的蹲着，在火堆边围成一个半圆，他们吃着金刚抓到的鱼。赫尔利却不在那儿。

海潮来了，一阵阵海浪向杰夫坐的地方涌来，而且越来越近。但是他陷入了沉思，没有发现。赫尔利只是说了一点点，但是那些话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不断重现。当他们站在杰夫的画室时，赫尔利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是所有的画家迟早都会问的：

“嗨，老兄，”赫尔利说，“你的这些想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杰夫摇了摇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他说，“但是这些东西只是来自我自己。我早上起来然后……”他向整齐地摆在他画室地面上的所有作品挥了挥手，他的地面都是草。

赫尔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一定是你做梦梦到的。”

“可能吧。”杰夫说。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赫尔利说，“你肯定经历了一些事情，像你这样的情况应该叫作，嗯……？噢，我想到了，梦游者。”

杰夫被他说的吓住了，瑟维纳也曾经和他说过同样的事情。

第五十二章

当杰夫·哈德利到达苏格兰的罗伯特·伯恩斯大学时,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声望。事实上,他在伦敦时就有了很高的声望,并且他已经习惯了画廊老板对他的吹捧,批评家对他的拥护以及艺术品收藏家对他的赞美,但是伦敦太大了,名人太多,杰夫觉得在这里自己才是真正的名人。

当火车到达石南湖,他走下火车的那一刻,他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站台上有一个欢迎的团队,杰夫惊喜地发现一位中年妇女举着一个大标牌,上面写着"欢迎杰夫·哈德利先生"。杰夫下车时,右手提着皮箱,左胳膊上搭着呢子外套。当欢迎的热潮进一步上升时,杰夫停在了台阶上,感觉自己好像正在体验一部老电影中的一个片断。事实上,他选择坐火车而不是开车来,所以才有机会体验这样一个热闹的欢迎场面。但是他根本不希望人们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当他看见人群中一些四十多岁的人的笑脸时,他既感到高兴,同时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一个大约五十岁的高个子男人走了过来,握住了杰夫的手。他有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穿了一身干净的三件套。杰夫认出了他是以前聚会中的一个人,并记得他是一个不起眼的家伙。杰夫告诉自己,他现在已经投身学术界,如果对地位卑微的人存在偏见,那么他肯定会是个孤单的人。

那个人很热情地喊道:"哈德利先生,哈德利先生,哈德利先生。我是加里·布劳德,很高兴见到您,十分高兴!"

杰夫握住他的手,笑着说:"当然,布劳德先生,我还记得您,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当布劳德先生听到一个如此尊贵的人竟然还记得他,他感到受宠若惊,他转过身来对欢呼的人群大声说:"全体成员,欢迎我们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理查德·哈德利先生。"

大家都热烈地鼓掌,杰夫微微鞠了个躬,微笑着说:"非常感谢,嗯,但是有一个小的错误,我的名字是杰夫·哈德利,而不是理查德·哈德利,大家以后喊我杰夫就可以了。"

布劳德不好意思地假笑了一声,他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布劳德是我的名字,金发(布劳德)却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没有人笑,很显然,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愚蠢并不觉得好笑,但是杰夫却一直保持着他的笑容,让所有人都感觉他既没有感觉到尴尬,也没有感觉到被冒犯了。他希望他给众人留



下的印象是：他和大家一样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普通民众很难相处的来自象牙塔里的艺术家。

这天剩下的时间是让人身心俱疲的介绍，两个招待的地方——一个地方有茶和三明治，另一个是酒吧——最后是和其他一些美术教员以及教授一起共进晚餐。除了布劳德，其他的成员给杰夫的印象是，亲切友善并且博学多才。学校的校长名叫亚瑟·佩勒姆马勒衔·温斯顿，他不在学校，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了。杰夫听说校长不在，感觉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和很少的人见面并且谈一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话题。

杰夫发现一些女同事非常有吸引力，他要收集一些关于这些漂亮女同事的信息深入地了解。

"镇定些，"杰夫对自己说："记住现在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要是还采用以前的方法肯定会带来麻烦的。"

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布劳德开车把杰夫送到他的新家。在微弱的灯光的照射下，这个房子显得很独特，很有魅力，好像有旧式苏格兰的魅力风格。墙是用灰色的石头建成的，前门是用石灰石装饰的，侧面有两扇大窗户。尖顶屋两端的山形墙从二层的暗蓝灰色屋顶上伸出来，在他们之间开了一个很小的天窗，很显然这是一个集现代和古典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物。

布劳德提着杰夫的手提箱，把它放到了大厅里，杰夫跟着他，并在门口停下来了，仔细地观察着。右边是一个小的起居室，在铺着花边台布的桌子上，黄铜的烛台上有三盏蜡烛闪着光亮。

在杰夫的正前方是用厚板雕刻而成的楼梯。布劳德指着台阶说："厨房在那边，在楼梯的后面。从这上去……" 布劳德边说边沿着楼梯往上走，"……是你的卧室。"

杰夫跟着布劳德上楼，没有在意他的皮箱 ，皮箱在布劳德手里摇晃着。走到最后一级台阶，呈现在杰夫的眼前的是一个很大但天花板却很低的卧室。卧室奇怪的高度和宽度使杰夫想起了他在阿兰岛时的童年住所。床很大，有很厚的床垫，四个大枕头，还有一条厚厚的、华丽的被子。壁炉的火还闪耀着光辉。这一切使杰夫感到像一部电影。好像是一个艺术导演在苏格兰创造的让人难以想象的电影。但是就像在火车站时一样，杰夫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

布劳德很满意地看看了房间，说："装修工人干得不错，不是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杰夫希望布劳德能尽早离开，并且床看起来对他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经过了一天的劳累。随后，他又加了一句："虽然很累，但却很高兴。"希望这样说不会冒犯布劳德先生。

"确实。"布劳德回应道。他把杰夫的皮箱放在离橡木做的衣柜不远的架子上。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冲着杰夫微笑着。

“是这样，嗯……”杰夫说道，“就像我说的，这张床十分具有吸引力。”

布劳德非常吃惊，然后说：“哦，你现在想要睡觉了，那我马上离开，你好好休息吧。”

杰夫握住布劳德的手说：“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布劳德说：“您的到来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我也同样感到荣幸，”杰夫感到好像整个晚上都在说这些客套话，“希望明天早上能第一个见到您。”

“是，是，是。”布劳德先生说。杰夫已经开始讨厌这个人的习惯——一件事情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三遍。

布劳德终于走出了前门，当杰夫听到汽车的启动的声音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房子里没有了布劳德，杰夫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独享着这套美妙的房子。他走进天花板很低的小起居室，坐在一个靠近壁炉的有厚垫子椅子上。在椅子旁边有一个小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小瓶白兰地和一个小杯子。他给自己倒了适量的酒，开始慢慢地品尝。在火炉和酒的作用下，他全身很快就暖和起来。并且椅子非常舒服，尽管先前床看起来非常吸引人，但是杰夫不一会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当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到杰夫的时候，杰夫睁开了眼睛。他僵硬地站起来，才意识到整个晚上他都一直没动，肌肉都麻木了。他来到厨房并打开了橱柜，他发现有人——或许是布劳德称赞的装修工人——已经准备了一些食物，欢迎他的到来。他看见有茶、咖啡、鸡蛋、面包、黄油、糖和桔子汁。此刻他只对咖啡有食欲，所以他就泡了一壶咖啡。

杰夫在后门外花园里的一个结实的木制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喝咖啡。杰夫的后花园虽然很小却绿意盎然。在夏天甚至清爽的秋天的早晨，将会树荫成影，杰夫已经发现了他的新居里自己最中意的地方。

杰夫很快地喜欢上了罗伯特·伯恩斯大学，石南湖是苏格兰众多村庄中一个很典型的小村庄。一排排的石头房子和小商店，这些建筑通常三、四个形成一群，房子两边形成了街道。这里有四个教堂，教堂的房顶比草屋或者石板屋的房顶都高，为旅行者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上的或精神上的指引。

在石南湖的远处，深蓝色的大海冲刷着海岸线。勇敢的渔夫每天驾驶着看起来不堪一击的渔船捕获大量的鱼。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已经和愤怒的海洋形成了联盟。杰夫喜欢大海的景色和澎湃的海浪声。尽管杰夫住的地方离海滩有三英里，但有时他也能听见海浪声，这让他感到很惬意。

当然，他的名声早已远扬，他的课堂座无虚席。杰夫非常满意，很多学生都有真才实学。很快他拥有了一个画室，很多课程可以在这间画室里进行，





这间画室挨着他的办公室。

学生们都想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个有声望的画家，使得杰夫得到了其他的诱惑。对那些一个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的女大学生，杰夫知道他可以从她们那学到一些东西。杰夫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对每一个女大学生的帮助都要认真考虑，但是他的意识还是坚决反对这个简单的准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杰夫会过一种修道士式的教授生活。相反，他和画廊老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艺术批评家等还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不仅在石南湖，在格拉斯哥也一样，这证明他有消耗不尽的精力。每过三四个月，杰夫就回伦敦度周末，那里还有一些和他关系密切的情人。杰夫经常告诉自己如果他把一半的精力花在绘画上，他可能就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画家。后来他又告诉自己，交易看起来并不是很公平。

因为杰夫的浪漫生活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如果不是真正的感情——他可以在他和最漂亮的女学生之间建立一个难以逾越的精神上的障碍。

但是这个障碍在他遇到一个叫瑟维纳的女学生的那天彻底崩塌了。

杰夫一直在疑惑为什么瑟维纳·麦库洛奇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客观地来看，她没有班上其他的女孩儿漂亮，也没有她们性感。她是一个富有才气的艺术者，但是她绝不是天才。她很聪明而且富有幽默感，但是这些特质其他的学生也都具有。不管怎样，在杰夫的课堂上，杰夫看到第二排的她时，就被她吸引了，当时她正在一幅巨大的画板上认真素描，在他所有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力量，能紧紧地吸引住他。

瑟维纳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大多数的女生都要高一些。她的红黄色的头发很长，几乎长及腰部。有时候她把头发编起来，但是当她的头发自由散下的时候，杰夫觉得她看起来就像出自于波堤切利的作品。她的眼睛是淡蓝色的，但是她的眼神很明亮，看上去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杰夫过去一直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学者的迂腐罢了。

但是，杰夫确实是被她的眼睛给深深地吸引了，艾维的眼神就像是他们之间故事的开始，而最终的分手也伤透了她的心。

那堂课是杰夫在罗伯特·伯恩斯大学当教授的第四年的第一次课，在杰夫看来，好像瑟维纳的眼神中透露出对他的授课的厌倦，杰夫意识到自己讲课的思路不止一次地被她那空洞的眼神所打断了。

后来，在课下休息的时候，瑟维纳走到杰夫的办公桌前。

瑟维纳很礼貌地对杰夫说："很抱歉，我认为你错了。"

杰夫非常吃惊："什么？"

"你的整个理论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她说，"在过去的时代，这些都是适用的理论，摄影需要真实的理论，而现在的艺术需要表达现实所不能表达的东西。"

杰夫靠在他的座椅上，笑着说："你是……？"

"瑟维纳·麦库洛奇，"她说，"我是个画家。"

杰夫点了点头："你的理论很不一样，一个多世纪以前，印象画派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您没有把印象画派放在心上，"她笑着说，"现在，波洛克·杰克逊（1912—1956，美国艺术家。因运用他的'滴画法'而成为美国抽象主义的先驱），更像这类画家。"

杰夫笑着说："如果我把一瓶颜料泼倒在画布上，任它任意地流动形成图画，而不是我辛苦完成构思完美的图画，这样你就会认为我的作品更吸引人？"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要在创新过程中采纳不同的意见来日臻完美吗？"

"你多大了？"杰夫问。

"我22岁，"她说，"事实上，我认为这和我们的讨论一点关系也没有。"

"哦，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杰夫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课题。"

瑟维纳皱了皱眉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年轻人总喜欢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无知的东西，当我们长大一些，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知道的东西是如此之少。"杰夫说。

"嗯，"瑟维纳仍旧很开心地说，"既是一种商业上的不道德，也是一种屈尊。我要冷静地想一想，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理论和技巧与你格格不入，"杰夫说，"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讨厌上我的课了。"

瑟维纳大笑起来，杰夫完全被她的声音所感染，她说："因为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商业上不道德的人，我一点也不懂技巧之类的东西。"

现在杰夫和她一起笑了起来，他不能完全确信瑟维纳是不是真的来向他请教，还是仅仅来和他开个玩笑。不论是哪种方式，他都觉得很高兴，他发现自己已经坠入了爱河。



第五十三章

他们来了，开始的时候动作很轻，所以杰夫并没有听见他们的到来。只是感觉到了。他使劲地眨眨眼，试图集中所有的力量去看清笼罩在他周围的那层阴霾。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没有。

杰夫是在一个深渊？一个洞穴？还是一个被锁的屋子？又或者只是一个炼狱？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现在必须学习一些新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想知道的。一张巨大的让人感觉很恐怖的网笼罩着他的灵魂，这种难以承受的焦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苦恼，他的身体也颤抖得几乎要抽筋了。

他绝望地看着四周。如果他能知道这是在哪里，或许可以了解他周围的一切。哪怕它自己出现，即便出现一个恐怖的怪物也比这种可怕的等待和疑虑要好得多。至少，那样他就会知道他自己要对抗的对象，知道即将到来的要毁灭他的是什么。这样的想法固然可怕，但是与此相比，一无所知更可怕。

之后，薄雾渐渐散去，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显露其本色。这边掠过一个东西，那边则是更深的隐蔽处。虽然眼睛没有发光，但是依稀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杰夫用手捂着脸，透过手指偷看着周围，这个动作在他小时候看恐怖电影的时候曾经做过。

四周都是东西。没有人，没有生物，只有……东西。杰夫想叫喊着跑起来，但是不知道该朝什么方向。而且，令他吃惊的是，他被驱使着逃跑，他觉得跟随他们来到这深不可测的薄雾之中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他一步步向前走，虽然对自己的行动有些难以置信。但他感觉是他们在引导着他，他刚刚才知道。他们已经来了，而且正在带着他去一个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的地方。杰夫开始喘气了，并且他的手伸向前方，看起来像个梦游者。

就在杰克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的时候，他好像从周围听到了类似窃窃私语的声音。向雾中走得越深，这种声音就变得越响亮。它就在周围，这些声音像是一种语言，但是这是一种杰夫既没有听到过甚至也从未想像过的语言。

杰夫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他已经到达了终点。但他什么都看不到，这说明他仅仅只走了几英尺的距离，所以他停了下来。但是，他能感觉到他

们正在给他看一些东西，然而，当他想到他们将给他看的是什么时，他颤抖得更厉害了，他的身体也抽搐着，就好像他的舌头被粘在了电路板上一样。

尽管雾气看起来并未消散，但是杰夫已经能透过这层雾看清周围了。现在他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地下室里。在他前面，墙上满是绘画和雕刻，都是奇怪的形状，非常奇怪。而且，他感到很大的震动，和他刚刚来岛上的感觉很相似。

这些恐怖的东西渐渐逼近了他，包围着他，这种感觉和最初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很近但是极其模糊不清。杰夫想他们可能穿着长袍，但是也可能不是。也有可能他们的身体就像布条一样，是自然下垂的、可以卷的。

他们在用恶狠狠的眼光观察着他，但是其中一个人好像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直勾勾地凝视着他，好像希望和他进行更深一步的交流。难道这是杰夫的幻觉？或者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淡颜色长发的女人，苗条的身段？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无法十分清楚地看清其他的，以至于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人类，更不用说是男是女了。但是这一个是不同的。

她深深地看着杰夫的眼睛，她把一件东西举过她的头顶，杰夫害怕地往上看，那是一个大约有一英尺直径的平环，但中间的设计很复杂，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某种用来避邪的东西。它是用一种十分平滑光亮的木头制成的。这个女人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双手高举着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非常想让杰夫明白其中的含义似的。

紧接着，他开始明白了。是的，他这样想。是，非常肯定。那是一把钥匙……

杰夫从一阵剧烈的颤抖中惊醒过来。他的脸上全被汗水浸湿了，他躺在画室的地面上，离他平常睡的树叶和树枝床有几公分。

他笔直地坐起来，双手托着头。现在他的梦已经渐渐散去。他看起来好像对护身符的含义记得很清晰，然而现在他醒了过来，而他所能记起的所有的关于梦的东西只有恐惧。噢，还有那个女人。这样的噩梦最近做得越来越频繁了，但是他非常确定自己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人。他知道这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有颤抖，并努力让自己放松。

然而，当他深吸了一口气，呼吸平稳时，一些东西又浮现在他脑海——那个护身符。他仍旧不能清楚地记起他在梦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想起了它的样子。

他走向外面。圆圆的明月当空，海滩映在柔和的白光下。周围的一些篝火堆打破了夜晚的黑暗，但是现在即使有其他岛屿的居民醒来，杰夫也不会看到他们。他走向自己的舢板堆。已经几周了，只要他看到有趣的骨头，或是海贝壳，大块的漂流木等，他都会将它们带回他的画室并放成一堆。他总是觉得，没准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在一些艺术工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派上





用场。而且,他知道就是在这一堆东西里,某些完美的物件能够激发他的灵感。

杰夫在搜集了几分钟之后,光线的暗淡使得搜集工作难以继续,他站起身来,手中拿着一块大而厚的方木板。这是从哪里来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它看起来像是用锯锯过的一块宽大的木板。杰夫怀疑这是飞机上的东西,也怀疑在这个岛上确实曾经有过一把锯。但是不管怎样,这又是一个有待发现的秘密。

现在,他得去工作了。他坐在画室入口旁,在众多大棕榈树中挑了一棵靠着,这些棕榈树围绕着形成了画室的墙壁。他在一块石头上将他随身携带的小折刀磨得更锋利了,然后他开始雕刻那个护身符。

第五十四章

杰夫几乎一夜都在雕刻那个护身符。直到天微亮时，他感觉自己好像就睡了不到一毫秒的时间，然后有人推了推他的肩膀，他就醒了。

“太阳出来了，今天天气很好，”赫尔利说，他的身体向杰夫那边靠过去，“我们要出发去打野猪了。”

杰夫呻吟着。他倚在一棵树上，他是蜷着腿坐在沙滩上的，现在当他先小心翼翼地把腿伸直时他的膝盖咯咯作响，他想要站起来。

“噢，天啊！”他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在下午抓野猪的话，它的味道还是一样好的。”

赫尔利耸了耸肩：“洛克说早上是最好的时机，可能野猪也喜欢睡觉。”

赫尔利伸出一只手。杰夫抓住他的手，然后费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想：我感觉我像七十岁的老头了。

“好的，我现在知道野猪是怎么想的，”杰夫说，“事实上，现在，我知道当洛克抓住野猪时它将会想什么。”

赫尔利很严肃地说：“要是来一些咖啡感觉一定好极了，不是吗？”

“确实是这样，”杰夫说，“确实是这样。”

一个小的抓野猪的队伍在昨晚煮过鱼的地方集合起来。一些烧过的木炭还有火星，沙滩上有一些凌乱的鱼骨头。

队伍里的大多数人杰夫都认识。洛克很高，笔直地站着，他的目光如炬，非常犀利，脸总是刮得很干净。杰夫猜测他一定是一个军人；看到洛克就让他想起了一些他小时候读过的冒险故事里坚强不屈的人——这类人曾经参加过法国外交军团，或者在丛林的沼泽地和老鼠在一起生活过。尽管他们很少碰面，尽管碰面时双方都表现得很友好，洛克还是让杰夫感觉有点害怕。

站在洛克旁边的是迈克尔。和洛克一样，杰夫几乎很少碰到迈克尔，但是直觉上他喜欢迈克尔，没有任何很具体的原因，就像他不喜欢洛克一样。迈克尔的眼睛总是很友好，而且杰夫能够感觉到迈克尔和他儿子沃尔特之间深厚的感情。赫尔利曾经告诉杰夫，迈克尔曾经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非常希望和他交流一下绘画方面的事情。这种想法让他感觉有点吃惊。自从飞机失事后，在这个生疏的地方，他还从来没想过要和任何人谈论什么事情。

查理也在队伍里，当他看见赫尔利和杰夫时，他刚睡醒的脸上露出了微





笑，向他们招了招手。洛克和迈克尔正在打包，包袱里装着几瓶水和一些水果。然后洛克看了看其他新来到的人，他站起来给他们每人一个包裹。杰夫发现索尔和医生杰克都不在队伍中。他想知道难道这对冤家仅仅想彼此回避对方，还是仅仅因为今天他们在岛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早上好！”洛克微笑着说。杰夫想，这是一个完全友善的微笑，但是为什么却让我感到害怕呢？

“今天早上不错，”赫尔利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至少能想到一个地方都比呆在这里强。”

迈克尔笑了。“我也知道，”他说，“我将在那个地方离开这个世界”——他举起一个指头指向洛克——“打断了我们美梦。”迈克尔看向杰夫，伸出他的手：“你是杰夫，是吧？能高兴你能加入我们队伍。”

杰夫和迈克尔握了握手，并向所有人问好。他有个很可笑的想法，他好像是学校里新来的学生，一群孩子中的局外人。查理也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说：“你是找见那个自然长成的房子的人，是吗？”

杰夫点了点头。“我想是这样的，”他说，“只是一点运气。”

洛克的笑是那种很冷淡的笑。“不只是运气。”他说完，走向一个单坡屋顶，它是由一些长矛支撑的；事实上这些长矛只是一些笔直的树枝，还有竹杆，它们的前端很尖，这些是洛克自己削的。

“你们中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去捕过野猪，”他说，“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团结在一起，我宁愿回来的时候没有野猪也不愿意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你也是，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你。”迈克尔说，他的眼睛闪着光。

洛克并没有笑。“不可能发生的，”他说，“我们都有长矛，我还有这个，”他从他的腰间掏出一把刀刃呈锯齿状的刀，“我们要用这些长矛把野猪打倒——这是我们希望的——然后，如果我们能把它弄倒的话，我就能把它给解决掉。可能下面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弄几百磅的烤肉和熏肉回到营地。”

没有人说话。杰夫发现自己对捕猎出乎意料地兴奋和激动。回到英格兰，他一定会为这种想法感到惊骇的。的确，他可以加入到放哨的行列中。他想，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超人：也可能他们最后都会回到一种很野蛮的状态。毕竟，他曾经读过了《蝇王》。他知道能发生什么，可能将会发生什么。

洛克给每个人递了一支长矛。“如果你们能够拿两支，那也不错，”他说，“也有可能这次捕猎结束时，我们还用不到这些长矛。”

查理问道：“你估计我们会走多远？”

洛克向远处的一个山顶指去，在杰夫看来，大概有五公里远。“我上一次捕到野猪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看见了一些小猪，”他说，“如果走运的话，它们离家并不是很远，可能那里有一些成年的猪。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会得

到我们所想要的。”

他指了指包，“我们已经带够了一天的水，”洛克说，“我希望在夜晚来临之前我们能回来，但是如果不能回来的话，在森林里有一些泉水，所以朝那个方向走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水果我们要省着点。我们可能在路上能找到一些吃的，也可能找不到。”

赫尔利笑着对杰夫说：“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你说的羊。”

杰夫笑了。

“那是什么？”洛克问道。

“没什么，”杰夫说，“赫尔利和我昨天谈到如果我们能有羊排吃该多好啊！”

洛克笑着说：“谁说我们不可能吃到羊排呢？”

“就让我们为这祈祷吧！”迈克尔补充道。

洛克转过身，开始行进，其他人跟在他后面。正如洛克建议的，每个人都拿着两支长矛。杰夫立即开始把它们当作了走路的拐杖，一只手里拿一支。他想，这很可笑，看起来就像是在进行一种穿越城市的滑雪运动。这种想法一直在他脑海里打转以至于他都不能把它们再当作拐杖了。真的，他可能再也看不见雪了，但是只要有这种令人失望的想法，他总是拼命地把它消除掉。走在迈克尔后面，与迈克尔近在咫尺，杰夫说，“赫尔利告诉我，你是一个画家。”

迈克尔点了点头：“是这样的，他也告诉了我关于你的同样的一件事。”

杰夫笑了笑，然后说：“等我回到伦敦时，赫尔利在哪里？他肯定是一个新闻发布商，他看起来能把一些事情进行高效率地传播。”

赫尔利向前看，稍微转过身然后说：“如果你还要和我说话的话，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

查理正好走在赫尔利的后面，他冲着迈克尔和杰夫坏坏地笑了笑：“但是如果你们说我，你们说什么脏话都无所谓！哈哈，当你们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永远不会去夸他们，但是当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你肯定没有机会再称赞了。”

杰夫疑惑地看着迈克尔。

“查理曾经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迈克尔说，“驱动轴乐队，听说过吗？”

杰夫摇了摇头：“可能我的一些学生听说过，我的音乐品味是古典音乐。你知道四 B 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甲壳虫乐队。”

查理说：“知道，我们并不像他们那样，但是我们做得也不坏，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

迈克尔很认真地看着杰夫然后说：“我并不想探查什么，但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乐队呢？我的意思是，这个家伙总是喋喋不休地对每个人说驱动





轴,大家都应该听过。"

"那我这样做有错吗?"查理说。

"是的。"迈克尔说。

杰夫走了一段路,没有说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他说,"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自己。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感觉到……被放逐了。什么方式都不能让我感觉好一些。我不想遇到任何人,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当我找到我的画室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是命运为我提供的一个让我独处的地方。"

迈克尔说:"你看起来是个很友善的人啊!"

"是的,除了那个神秘的孤单的烧石膏。"赫尔利说。

杰夫笑了,"我很友善。"他说,"至少,我总是希望自己变得友善。"

让他很意外的是,杰夫和这一小群人在一起,感觉到很舒服,很放松,而且他希望了解他们更多一些。当迈克尔问到他回到英国以后的艺术生涯时,杰夫和他分享了他的故事并且描述了他的各种各样的展览和冒险经历。他问了问迈克尔的工作,并且带着浓厚的兴趣听他讲述了他创作的各种不同的作品以及他现在希望创作的作品。他们一直聊着,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当他们已经徒步穿过了这个小岛时,杰夫开始意识到他错过了太多和别人交流的机会,而且也错过了很多朋友。

他自言自语道,这样很开心,就像布劳德将会说,非常愉快,非常愉快,非常愉快。

行进队伍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和他进行很多的谈论,这个人就是洛克。他走在其他人的前面,和他们相隔有一段距离,他认真地搜索着野猪或其他动物的痕迹,这些动物可能生存在这个地方,可以食用。大概每隔一个小时,他都会让大家停下来休息,当他让大家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坐在草地上,坐在有阴凉的树下面,稍微喝一点水。

时间还不到正午,但是赫尔利就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家每个人从包裹里拿出一片水果。迈克尔带来两条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鱼,用一张纸完好地包着,查理是素食主义者没有吃太多,赫尔利一看见鱼就揉了揉他的鼻子,很显然对鱼已经厌倦了。

迈克尔耸了耸肩,笑着说:"太好了,杰夫,我们可以多吃点。"他递给杰夫一条鱼,然后大声冲洛克喊道,"洛克,我们这里有一些鱼,你要吃吗"

洛克和他们隔了至少 100 步,他站起身来,考察他们前面的那个区域。他挥了挥他的手臂说:"不用了,谢谢。"然后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片风景上。他和杰夫离得太远了,所以杰夫看不见他脸上的任何表情。为什么呢?杰夫想,我感觉到他好像在担心一些事。

鱼很淡而且烤得也不好,但是对于杰夫来说味道好极了。他想,一部分

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太饿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和朋友一起吃饭，食物就变得更美味了，可能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了，总而言之，感觉非常好。

杰夫吃完以后闭上眼睛。由于昨晚睡眠不足，他现在开始犯困了，他想如果他能休息一会儿，他就有足够的精力继续这次行动。

他被洛克的声音吓醒了："他睡了多长时间了？"

"我没有睡着。"杰夫防御性的回答，然后他看见其他人都咧开嘴冲他笑了。

"如果你没有睡着，"查理说，"那么很显然你觉得打鼾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吧？因为你在打呼噜。"

"就是，"赫尔利说，"如果这儿有一头野猪，你可能会把它吓跑的。它可能会以为是一只狮子在吼叫。"

甚至连洛克都笑了，杰夫睡眼朦胧地笑了，然后说："我昨晚没有睡多长时间。"

迈克尔说："不用想太多，你只睡了大概45分钟，不管怎么样，在洛克回来之前我们都不会去其他地方的。"

"不错，"赫尔利对洛克说，"那么你去哪里了？"

洛克指向前方，那个地方是杰夫先前看见他所站的地方。"我看见了一些野猪的痕迹，沿着那个小峡谷就在小山的旁边，可能有四到五头，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每个人都冷静地点了点头。他们都知道野猪是多么厉害。

"已经到中午了，"洛克说，"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抓不到一头野猪，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我想我们现在回去也不可能了，大家都同意吗？"

赫尔利笑了笑，然后说："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洛克指向他们的后方："你们知道回营地去的路。"

赫尔利、查理和迈克尔都笑了。"是的，当然！"迈克尔说，"希望在没有你的情况下，我们能找到回去的路。"

洛克站起来，他的脸上浮现出友善的微笑，杰夫感觉到了不安，"那么我们最好强制执行了。"

其他人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向前走，继续前进。"查理说。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一头野猪也没找到，或者说可能是四个小时。太阳开始从山顶往下落，把他们周围的景色都罩上了一层柔柔的暮色。没有手电筒和火把，他们在黑夜里不能继续前进，所以捕猎队将目标从野猪转移到找到一块扎营的地方。

"我们去那个山头看看吧。"洛克说，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个石头山，





它看起来大概有15英尺高。山上没有多少植物，所以和绿色的山村不同的是它完全是一个石雕。洛克接着说："那里可能有一些突出的石头，如果开始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方便地找块石头躲雨。

事实上，岛上几乎每天都下雨；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这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但是尽管他们已经习惯了，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没有人愿意睡在雨中。

队伍开始向那座石头山前进，但是他们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了四个震耳欲聋的爆裂声，一个接一个。五个人都觉得很迷惑，然后他们开始寻找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在杰夫看来，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折断了四把帚柄，并且用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音箱系统扩音器播放出来的。

查理指向他们西边的树木："快看！"

他们震惊地发现，四棵大树依次倒向了地面。声音又响了起来。一次又一次。每次树倒下来的时候都会有很大的声音"轰隆隆"，没有任何理由啊，但是杰夫的脑海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想法，是什么东西在丛林里走动，每走一步就把树撞倒了。

真太可不思议了，他自言自语道，如果这样的话，它们就太庞大了。

所有的人看到这景象都惊呆了，既震惊又害怕。洛克大声说："不用管它，我们继续走吧。"

他们开始拼命地朝那座石头山跑去。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让他们相信那里会安全一些，但是此时这个地方是唯一一个存在希望的地方。

杰夫快速地跑着，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就在爆裂声中，他发现一些东西脱离了他的身体，好像是他的身体携带的一种具有警惕性的思想。杰夫羡慕地看向赫尔利，他出人意料的敏捷速度就像他的身高一样，在人群中很引人注目，实际上，他看起来能毫不费力地就跟上其他人。杰夫吃惊地想，是什么令他感觉到了一点恐惧。

查理和迈克尔的表情只有惊慌。只是洛克看起来很坚定。他时不时地回头，好像要确保每个人都跟上了队伍。那种行为让杰夫对他比以前敬佩了很多。洛克看起来就像是表现出了一种责任心和领导力，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当杰夫的思绪陷入沉思和观察中时，他的身体还是强烈地意识到了他们身后存在的危险。现在树木的倒塌声混合着一种打雷似的吼叫声，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很恐怖的巨大怪兽的沉重脚步声。杰夫想到了他的噩梦，猜测它们会是什么，他还联想到了以前看过的无数的关于怪兽的电影，它是金刚？哥拉斯？还是巨兽？

洛克是第一个到达山上的人，他开始沿着石头壁往上攀缘。迈克尔第二，紧接着杰夫也到了，查理慢慢地往上爬。杰夫的脚一脱离地面，他就强迫

自己往后看。凭借着微弱的光他并没有看见野兽，但是到处都能看见它们出没的痕迹。灌木丛都被削平了，树都倒了，高的草丛被划出一道与悍马差不多尺寸的裂缝。巨大的吼叫声还在持续着。听起来就像是很多只动物在一起吼叫，所有的尖叫声如雷鸣一般在天空中回荡。

“继续爬！”洛克大声喊道。由于野兽的吼叫，杰夫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快速地爬着，希望借此来减轻不断涌上心头的恐惧，他望向周围的人以确定每个人都已经远离了这些声音。洛克的鞋底离杰夫的脸只有几英寸，当灰尘落入他的眼睛时，他眨了眨眼。就在他自己的脚下，查理和迈克尔正在肩并肩地爬着。在悬崖的较远处，赫尔利在他们后面奋力地爬着；他疯狂地找寻着每个落脚的地方，他的脸上充满着疲惫。

杰夫又一次抬起脸，他斜着眼睛看着洛克在努力地爬。就在不远处，从下面传来了一声尖叫声。他迅速向周围望去，杰夫看见赫尔利失足了，他绝望地抓着岩石壁。

当他的身体沿着悬崖往下滑时，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

那些看不见的野兽的吼叫声比先前的声音更大了，赫尔利径直沿着岩石壁滑了下去，他发出的尖叫声就像是一个人头朝上落入了地狱。



第五十五章

杰夫和瑟维纳单独待在杰夫乡村小别墅的起居室里。他们几乎每个周六、日都在那里度过，素描、绘画、做爱。他们有时呆在一起几个小时都不说话，杰夫站在画板前面，画板就放在大落地窗下面，瑟维纳蜷在长椅上，全神贯注地进行着素描。

当他们交谈的时候，谈论的主题经常是绘画。让杰夫又惊又喜的是，他发现瑟维纳不仅仅对绘画的历史和技巧有很大的热情，而且对这两方面也是知之甚多；很显然，和她的同班同学相比，她在这些方面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她的观点很清晰并且考虑周全。如果有时候她的观点看起来只是让杰夫心烦，他们就为了那个特殊的原因而大笑。随着他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言听计从，甚至是阿谀奉承。但是自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瑟维纳就把他当作平等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会教给她绘画方面知识的人。

他们几乎从不在杰夫大学的画室里一起工作，尽管那里的空间以及矮天花板的灯光都比这里的条件好。因为大学里不会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私人空间；不仅仅是在这里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做爱，而且他们有时需要独处，他们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里尽情地享乐，任何人都不会打扰。

还有一点就是，和其他他所能想到的地方相比，杰夫更喜欢家里。回想在伦敦发生的一些事，他每天晚上都外出，几乎每天都是和不同的女人。他在一些时尚的旅馆、酒吧和俱乐部寻欢作乐，他总是这些地方最频繁的客人。

但是现在，即使瑟维纳不和他在一起，杰夫也会在他的公寓里狂欢。他喜欢蜷在火堆旁的垫得很高的椅子上，享用一杯酒或一杯茶。他经常读一些由亨利·詹姆斯、雪利登·拉·芬努和伊迪丝·沃顿所写的鬼故事。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在阿兰岛的一段愉快的时光是和他已经过世的祖母一起度过的，他的祖母总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 20 岁，她总是和他讲一些所谓的"真实的"鬼故事，这些故事也是她小时候别人讲给她听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位于苏格兰狂风暴雨的海岸上或者是城堡的废墟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很恐怖的地方。杰夫非常喜欢这种又惊又喜的感觉，他很开心地回忆着祖母给他讲故事时，他大笑的尖叫声和因为害怕而颤抖的身体。

瑟维纳也很喜欢这些故事。他发现她是一个很稀有的女人，她深夜看

书，并且声称奥利弗·奥尼恩斯的《令人心动的美好》是最好的英文小说，这种评价让杰夫觉得无可挑剔。

事实上，从杰夫所能想到每个层面上来说，瑟维纳给他的感觉都非常好，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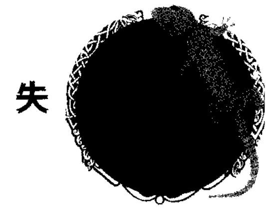
回首往事，他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有一天会成为一对。她还没说出第二句话，他就已经被她深深吸引了，似乎那天她之所以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让他爱上她。

那天所有熟悉的警告在他脑海里都消失了，从那以后他感觉它们每天都在他脑海里盘旋。杰夫是一个喜欢在这个领域在里游戏的人，他迷人的职业、个性、相貌和成功都让他在这个领域里游刃有余。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维持永远的关系——无论如何他都会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爱慕是美好的，而性是必须的，但是"真爱"只会带来麻烦。他看见他的父母在没有爱情的单调婚姻里挣扎是那样地无助，婚姻让他们身心俱疲，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和希望；他也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和一些熟人充满变数的婚姻。他发现一段感情的开始总是非常重要的——闪电般地，充满激情，彼此充满惊喜的感动。但是一旦一段感情开始落入俗套，激情就逐渐消失，矛盾就开始产生。对于杰夫来说，解决方法非常简单——一直保证让浪漫没有超出兴奋的开始阶段，点燃所有的激情，在一段感情还没有归于平淡，还充满激情之前就把这段感情结束，再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报警系统也在不断地提醒他——瑟维纳是他的学生。今年 22 岁，从法律上说她已经是成人了，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杰夫知道在大学里有一些超出法律的惯例和偏见。一个教授如果被发现玩弄了他的学生，他的名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道德情操也会让人怀疑。作为一个声名远播的艺术家，杰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员；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可能还会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对于学校来说也变得更容易，如果学校认为他的行为超过了道德的界限，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辞掉。

杰夫踌躇着，他的画笔在画布上点缀着，他的目光穿过房间，望向瑟维纳。她的前额由于思索而紧皱着。她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肥大的毛线衫。她讨厌穿鞋，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羊毛袜，袜子是浅紫色的。他觉得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警报铃声又在不断地响起，但是他告诉自己并不用担心。这件涉及到瑟维纳的事情，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都是值得的。当他忽视警告声时，他也无视脑海深处的一个微小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在他脑海里不断地萦绕，你已经陷得太深了，和她一起分享快乐，然后赶紧摆脱她，不要让自己陷入困境，否则，你以后会后悔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杰夫也有时会认为他们的感情是没有未来的，而且不管杰夫告诉自己多少遍，这次也只是一个让人更愉快的游戏，杰夫很清楚。



他从开始就意识到了,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瑟维纳和其他女人相比,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她的可爱和开朗,她的率真以及她对这个世界无止尽的好奇——所有的这些连同她精致的美丽、活力和自然流露的激情,这些都让他在心里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想,只希望永远分享和她在一起的快乐。

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他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不同意的声音就会在他的脑海里发出很大的抗议声,是杰夫害怕失去自由。不,他告诉自己,我不要套上婚姻的枷锁。

杰夫把他的画笔放了下来,走到房间里,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他想看看她在画什么,但是她立刻把画板抱在了胸前。

“不!”她说,“我只是胡乱涂鸦。这并不适合公开分享。”

“噢,拜托……”杰夫用模仿诱骗的声音说,“只是看一眼……”

瑟维纳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回到你自己的工作中去吧,不要来打扰我。”

杰夫在沙发上伸了伸腰然后把他的头埋在她的膝盖上。她把素描画板拿远了一些,然后开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说说你自己还没有完工的作品吧,”她说,“你正在画什么?”

“噢,你都不把你得给我看,却希望我把我的告诉你。”杰夫抗议道。

瑟维纳笑了笑,“好的,只要你给我看你的作品,那么我也给你看我的。”

杰夫站起来说:“好的,一言为定。我要证明一下在我们的关系上,我比你坦率得多,我可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甚至是邪恶的家伙,我会给你看的。”

瑟维纳跟着他来到画板前。当她看见还没完成的作品时,她笑着说:“为什么画的会是我?”

“是啊,该死的,就是你,”杰夫说,他站在了他的面前,用双臂环住了她的腰,“自从你闯入了我平静的生活,我就没法再去画其他人或者其他东西。”

她点了点头,“那是一个好现象,我知道你所有的出名的绘画作品,都是和一些轻佻的裸体女模特的无止尽地纠缠在一起。”

“你对我的看法有误,”杰夫说,“我来这个学校以后就像是进了修道院,我一直都在过单身生活。”

瑟维纳点了点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此时脱了衣服,你将不会对我产生一些坏的邪恶的想法?”

杰夫用双臂环着她直到她的脸和他相对。他开始吻她的脖子,“不,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他脱掉了她的毛衣,毛衣里面她什么也没穿,“事实上,我正在想一个邪恶的坏主意。”

他们深情相吻,当瑟维纳开始解开杰夫衬衣的纽扣时,她说:“噢,教授,

我现在开始怀疑你的脑袋里根本没装什么艺术。”

事后，他们躺在沙发上，身上盖了一条很旧的毛毯。她的素描板就放在地板上，只是随意放在那里，可见它的主人在想其他事情。有一段时间他们俩都没说话，只是在喘气，杰夫恢复了精力，他认为几乎只有超人才会有他们那样的激情。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她那样的人，即使很生疏。

最后，瑟维纳问道：“你读过《呼啸山庄》吗？”

“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杰夫笑着说。

“并不奇怪，”她说，“我最近读了这本书，而且我正在研究这本书，里面描述的都是一些超越死亡的激情和爱情——那种事情。”

“是的，”杰夫说，“很久以前我读过，但是可以说我更了解这部电影。”

“不错，”瑟维纳说，“默尔·奥伯龙和奥利维尔·劳伦斯·克尔，非常非常壮丽的音乐，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电视上第一次看见这部电影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想那就是我之所以决定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吧，事实上，虽然没有音乐，但看书的感觉也很棒。”

“通常如此。”杰夫说。

瑟维纳抬起头，温柔地亲吻着杰夫的脸颊。“我所想到的就是，它只是让我想知道……”她说。

“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在你死了以后，你的爱是否会超越死亡，你是否会回来找我，在雪地里深情地呼唤我的名字。”她说。

“我不会的，”杰夫说，“如果我看见你和你的新男朋友在亲热，我该怎么办？”

“哪一个？”她问道，“我将选一个很传统的或者一个非常富有的小说家作为我孩子的父亲。”

杰夫咯咯地笑着说：“现在你提到的这两种人，我对这他们都没好印象。”

瑟维纳把脸转向杰夫，用她的左拳头支撑着：“我是认真的。”

“什么？”杰夫疑惑地问道，“你是对我是否会变成鬼在夜里呼唤你这件事认真吗？”

“不是，”她说，她的脸暗淡下来，有点失望，“我很认真的是，我希望得到一份超越死亡、超越时空的爱情，你相信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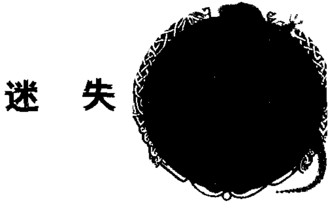
他想：不，我不相信。

“是的，当然，我相信，”杰夫安慰她说，“我当然相信。”

瑟维纳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然后深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发现她灼热的目光让他很不安，她说：“我希望是这样，杰夫。”

杰夫坐了起来，他考虑着最好赶紧换个话题，他说：“我现在可以看你的素描了吗？”





瑟维纳假装很恼火地说："噢，你认为你让我为你服务只是因为你有男性的权利，那你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将为你做。"

杰夫点了点头："很好！"

她俯下身，拿起素描的画板。"噢，是的，"她叹息道，"你有这个权利，有这一个权利。"她把画板递给杰夫。

当他看见超大的画板上的物体时他非常吃惊。瑟维纳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动植物和人体及其身体部分的结构，能感觉到她所画的是人体的构造，但画得不是很具体。这并不是她所追求的写实主义的画法，但是这幅画却让人感觉很真实很可信，而且她已经得到了杰夫的帮忙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的这幅画画的并不是人类，真的，杰夫一点都不能肯定它是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东西。画纸上布满了奇怪的符号，还有一些看起来像蛇和圣甲虫的图像。不是，经过闪电般地思考，杰夫发现画的并不是蛇和圣甲虫，而是暗示了这些东西。这幅画画得很精致也很复杂，瑟维纳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创作。杰夫认为这幅作品非常漂亮，可以说是精美，但或多或少会让人感觉不安。

他注视着这幅画已经很长时间了，瑟维纳最后问道，她的声音里透露出一些担心："你很不喜欢这幅画吗？"

杰夫摇了摇头，几乎感觉他好像刚回过神来。

"不是，我一点都不讨厌这幅画，"他说，"非常棒，但是这些是什么呢？"

瑟维纳耸了耸肩，"你告诉我吧。"她说。

杰夫说："我从来没有见你创作过这样的作品，它们是从哪来的？"

瑟维纳从他的手中拿过画板，凝视着，好像是第一次看这幅画一样。"我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她说，"只是有一天我醒过来然后开始作画，就画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让人感到惊异，"杰夫说，"它们看起来就像……"他停了一会，努力在脑海里搜索着可以完全表达他想法的文字，"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古代文明中并不存在的象形文字。"

瑟维纳笑了笑说："不要那么确定。"

"我确定，如果你知道了它们的含义，"杰夫说，"那么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瑟维纳吃吃地笑了，就像是神秘剧中的坏蛋。"说不定你在我之前就能知道它的意思，"她说完，做了一个鬼脸，就像卢戈西·贝洛（匈牙利裔的美国演员。他在许多电影，比如《吸血鬼》（1931 年）和《狼人》（1941 年）中扮演怪物而出名）经常做的表情，"然后你所发现的将会非常……恐怖！"

"哦，相信我，"杰夫说，然后咧嘴而笑，"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可怕了。"

瑟维纳抖落了她身上凌乱的毛毯,用她的一条玉腿环住了杰夫的腰。“你有理由感到害怕的。”

杰夫很夸张地说道:“再来一次?”他说,“你不知道从理论上来说我已经很老了吗?我不知道在休息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否有能力再来一次。我很脆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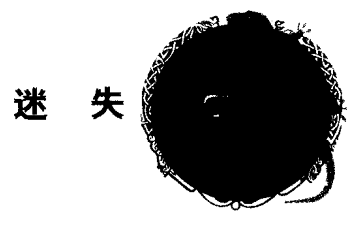
瑟维纳开始温柔地爱抚着他,然后向下方看去。然后她做了一个很恐怖的像嘉宝·格雷塔(瑞典裔的美国女演员,因她的隐居生活及其在影片《克里斯蒂纳王后》(1933年)和《卡米拉》(1937年)中的表演而闻名)的表情,“你嘴上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你的身体却在严正抗议,在说,要,要,要!”

杰夫不得不承认她所说的很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他们热情相吻。

“瑟维纳,”他说,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欲望,“你将把我带入死亡。”

瑟维纳又笑了,杰夫爱死了她这种清脆的悦耳的笑声。

“胡说八道,”她说,“我将来拯救你没有意义的人生。让你的生命更精彩。”



第五十六章

赫尔利摔到了山脚下，好像失去了知觉。杰夫尽他所能，快速往下爬。当他经过迈克尔和查理身边时，他们困惑地看着他，他们立刻就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开始沿原路向下爬。洛克几乎已经快到悬崖顶端了，当他发现其他人没有跟上来时，他就马上往回撤。让杰夫感到惊讶的是，洛克比他们三个人更快地到达了山脚下。杰夫想：在这样一个奇怪的世界里，什么样惊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四个人都围着赫尔利失去知觉的身体，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看不见的野兽发出的巨大的咆哮声震耳欲聋。但是看起来并不清楚声音究竟是从哪个具体的方位发出来的。他们知道本来他们马上就能摆脱这些东西的，但是现在他们就像是煮熟了的鸭子，很容易就会受到攻击。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洛克叫喊道。

杰夫认为这是他所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如果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他一定会发表一段讽刺的言论来反击。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着很可怕的死亡，他也不会有闲心来讥笑了。

杰夫半跪在赫尔利旁边。"坚持啊！"他又一次喊道，"一定要坚持啊！"

赫尔利可能想要试图回答，但是情况糟透了。他的脸上全是血，呼吸声很重，他的嘴唇边有好多血泡。

杰夫的心里飞快地想着：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他吃惊的是，这时响起了一声更大的愤怒的咆哮声，赫尔利就不再动弹了，安静地躺着。

杰夫往他身边靠近了一些，然后低声问道："你还好吗？"

洛克抓起赫尔利的两只胳膊开始往上拽，"我们没有时间说话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查理和迈克尔立刻过来帮忙，把赫尔利和杰夫扶了起来。杰夫的脸上都刮伤了，胸部的衬衫都破成了碎片，但是他快速地扫了一眼，发现几乎所有受伤的地方都只是小伤口，应该不会很疼。

赫尔利的声音低沉而嘶哑，他说："我没事，我们走吧。"

赫尔利的两个胳膊分别搭在洛克和杰夫的肩膀上，查理和迈克尔紧跟在他们旁边，帮一些忙。现在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但他们还是拼命地往石头山

上跑，那座山大概距他们有一百码。他们才刚走了一半，就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出现在他们后面。

洛克冲着迈克尔喊道："快来帮帮赫尔利。"迈克尔跑到赫尔利旁边，扶着他站起来，当他们往山那边跑时，洛克的手扶在枪把边，但是那把枪拔不出来也不能开枪。随着吼叫声步步逼近，他转过身，然后跟在其他人后面。他觉得这样会安全一些。

当他们到达山的正面时，查理对赫尔利说，"你还能爬吗？"

赫尔利虚弱地笑了笑："我会尽力的。"

但是在他们还没开始，杰夫发现了一个东西，"快看！"他大叫，前方有一个土石堆被厚厚的矮树丛掩盖着，就在那个石堆的下面，有一个开了口的岩洞，有三英尺高。

他们四个人立刻穿过矮树丛，爬进了洞里面，他们希望这个洞足够大，能容下他们所有的人。杰夫一直站在外面，直到洛克也来了，"快点！"他大声喊道，然后从入口处钻了进去，紧跟着，洛克也跳了进去。

里面一片漆黑。杰夫小心地站了起来，他的胳膊往头顶的上方摸，但还是没有够到洞的顶部。

"该死的，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杰夫发着牢骚，声音嘶哑地低声问道。

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

"有谁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杰夫又一次问道。

过了很长时间，查理说："我们从来也没弄清楚过那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见过这种东西？"杰夫说，"你们所有人都见过？"

迈克尔说："不错，虽然看见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见过。"

洛克的声音在黑暗中响了起来："我们尽可能往洞里面移吧，不管那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洞口太小，它不可能钻进来的。"

杰夫觉得自己快要神经错乱了："你以前也见过这个东西吧？是什么？"

"问得好，"洛克平静地说，"现在每个人抓住其他人的胳膊，我不希望任何人落下。"

他们胳膊挽着胳膊像一条链子，一步步缓缓地向黑暗中移动。杰夫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地道很长，他还察觉到有微风从里面的某个地方吹了过来。

"感觉到了吗？"他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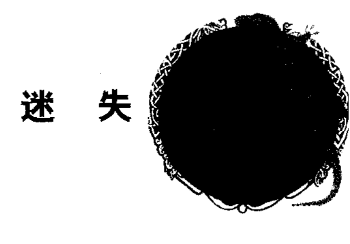
"是的，"迈克尔说，"沿着这条通道一定有另一个出口。"

"继续前进。"洛克说完，大家就听到摩擦的声音而且闻到一股硫磺的味道，整个通道里有了微弱的亮光。洛克左手小心地拿着点燃的火柴，右手拿着一根很粗的形状奇怪的蜡烛，他把蜡烛芯点燃以后，就把蜡烛举过了头顶。

查理笑着说道："这是你开始就准备好的吗？"

杰夫说道："不错，太好了——但是你怎么会有蜡烛了？飞机上不可能有





的。”

洛克笑了。他的眼睛在蜡烛光的掩映下熠熠发光。“这是野猪给我们的另一份礼物。我从脂肪中提取出了动物脂,如果我有碱液的话,我还能制造出肥皂。”

“太有趣了,”查理说,“用野猪的脂肪来洗澡。”

迈克尔说:“既然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了,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赫尔利的伤势吧!”

赫尔利靠在墙上躺着,开始往下滑,摆出一副坐姿,杰夫跪在他旁边。洛克把蜡烛靠近了他的脸。迈克尔拿出了他先前包鱼的布条,从一个塑料瓶里倒出水,把布条打湿了。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用布条擦去赫尔利脸上的血,中间停了两三次来清洗布条。

“我们把他这件衬衫脱了吧?”杰夫说道。

“噢,讨厌的家伙!”赫尔利发出严重的抗议声。

“什么?”查理说道。

“老兄,”赫尔利说,“我不想在公共场合下脱衣服。”

杰夫笑着说:“现在不是矜持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看你的背部是不是也受伤了?”

“这不是矜持,老兄。”赫尔利说道。

但是他允许杰夫把他的T恤拉到了头上,赫尔利闭上了双眼,他的脸因为不好意思而通红。“嘿,”他说,“不要和胖人开玩笑,好吗?”

杰夫迅速把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我做一个庄严的承诺,在隧道里发生的一切都将只留在隧道里。”杰夫把布条打湿了,接着擦拭赫尔利身体的其他部位。

“没有太严重的伤,只是一些皮肤的撞伤和划伤,”过了一会杰夫说,“你是个走运的家伙。”

“要看从哪一方面来说了……”洛克说,每个人都望向他,“你们没发现自从我们进来以后就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了吗?”

其他四个人认真地听了一会。在不远处,洞口周围有一些微弱的亮光,但是他们没有看见野兽的脚爪经过的痕迹。杰夫想,他们就像是一群老鼠,知道猫就潜伏在外面。

“可能它已经走了。”查理说。

“可能,”洛克说,看起来不是很确信,“但是自从我们感觉到了那边吹来的微风,我想我们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沿着微风的方向走,看看这个隧道究竟通向什么地方。”

杰夫点了点头:“我同意,这个地方太狭窄了,我们沿着这条路出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跪在赫尔利旁边,“你同意我们再往那边走吗?”

“当然。”赫尔利说。

洛克把蜡烛弄灭了，然后告诉大家，每个人一只手扶着前面的那个人的肩膀，另一只手扶着墙壁。他们不可能走得太快，但是至少他们能够安全地呆在一起。

他们继续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了估计一个小时。大家都没说话，因为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闻着，甚至是感觉任何异状或者是危险。当他们确实需要说话时，他们尽量把声音放低，好像害怕被人听到似的。偶尔会有人谈到微风，他们感觉到吹来的微风越来越大。

“我希望在出口处能看见亮光。”杰夫低声说。

他的前面有两个人，洛克说：“现在是夜晚。”

杰夫几乎要笑了：“噢，是的，我忘了。”他们已经在黑暗中走了太长时间了，没有线索来知道现在的时间。

他们又在黑暗中走了一个小时，直到位于队伍前面的洛克突然停了下了。“你们听。”他嘘声说。大家都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杰夫立刻就听到了——风吹动树叶的声音，还有一种声音——雨声。出口应该就在前面。

洛克又一次点起了蜡烛，“你们先在这里呆着。”他说。他向隧道的前面走去，过了一个转弯处就消失了。其他四个人紧张不安地站着，过了一会洛克回来了。

“出口就在前面，”洛克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宿营。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们现在在哪里。”

其他人同意了他的决定。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呆在了原处。杰夫坐了下来，然后从包裹里拿出水瓶，猛喝了一大口。因为劳累和害怕他口干舌燥，现在他觉得能喝到水也是一种陶醉啊！

每个人都找到了睡觉的地方，洛克才把蜡烛熄灭，金色的光闪耀着，并且照在了他后面的墙上。杰夫觉得石头上的图案非常引人注目——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故意……

噢，天啊！他想，噢，天啊！

墙上的图案很明显不仅是故意刻上去的，而且杰夫看着那些觉得非常眼熟。他向他的口袋里摸去，他掏出了昨天晚上他雕刻的木质护身符。他站在那里看着墙壁，几乎惊呆了。而其他人很迷惑地看着他，杰夫把护身符雕刻的那一面和石头上的图案对比了一下，两者完全一样。

杰夫震惊地往后退了一步，再一次说：“噢……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第五十七章

杰夫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在评阅论文。这是他工作中最没意思的一部分。他班里有一些很有天赋但缺乏经验的画家，教他们一些新的技能，看着他们认真地学习，并且用自己的眼睛去挖掘新事物，对他来说很开心。同时，他也对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不连贯的语言表达方式感到失望和震惊，他们将会是很差劲的作家。教学计划中绘画历史这一部分，他布置了论文，所以现在他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评阅论文。

上帝啊！他想，他们不会拼写“印象派艺术家”，他们好像都不知道它的意思。

瑟维纳的试卷当然另当别论，她的语言机智诙谐、简明扼要。她真的对于绘画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她已经选择了拉斐尔前派画家作为她的研究课题。杰夫想知道她的兴趣是否在那个古老流派的发展上，因为他曾经告诉过她，她让他想起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所作的夏洛特夫人。但是，他想，可能在他提到那个以前，她就已经对拉斐尔前派画家有了深入的了解。

很显然，瑟维纳的试卷质量比她的同班同学要高出一大截，杰夫又感到了阵阵剧痛，她会得个 A，而其他同学中即使是最好的也只能得 C。很显然她能得到最高分，而且杰夫知道这样的给分绝对没有一点儿偏袒。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其他人会怎么看。

你看，他自言自语道，这种事情正好是应当极力避免的。

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布劳德走了进来。

“您好！您好啊！”他说，在杰夫看来，他在强迫自己表现得很热心。

“布劳德先生！”杰夫开心地说，多少也有点强迫自己开心一些。当他第一天来到这个大学，布劳德给他的感觉就是他应少和这个人来往。

“现在有时间吗？哈德利先生，”布劳德说道，“我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想和您商谈。”

杰夫礼貌地搬过一把椅子，“请说吧。”他说。

布劳德坐了下来，看到了那一堆试卷，“哈，”他笑着说，“在批改论文了，我希望你的学生都能阐明一些启发性的观点。”

杰夫咧嘴而笑：“是的，这些论文都很有启发性，但是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学生们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

布劳德很理解地点了点头："是的，恐怕我们正在向一个采用电子传媒的年代迈进，媒体的力量将会代替文字，您同意吗？"

杰夫点了点头。"您说的有些确实是我们所担心的，"害怕布劳德说更多这些方面的东西，因为这是他的惯例，杰夫马上转移话题，问道，"但是您来这里想要和我说什么呢？"

布劳德看起来有些失望，他还有很多关于电子传媒时代的观点等着接下来表述，但是他马上恢复了精神。"您马上会收到一个交流会的邀请函，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牛顿博物馆。您听说过这家博物馆吗？"

"当然，"杰夫说，"这家博物馆在澳大利亚处于领导地位。"

"他们先和我们联系是否允许您去，我们很肯定，我们没有理由阻止您去，没有任何、任何理由。"布劳德说道。

"我很抱歉，"杰夫说道，"您好像跳过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允许我去干什么？"

"对，对，对，"布劳德说，"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跳过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那已经不重要了。"

很显然，布劳德觉得采用这种方式是很明智的，杰夫很欣赏地笑了笑。

"牛顿博物馆希望展出一些您过去所作的成功作品。"他说。

杰夫现在笑了，是真正的开心："好啊，这是个好消息。"

布劳德也回以微笑，然后继续说："但是还有更好的事情。他们希望您一直出席展览，并且在博物馆的活动中作一系列的演讲，他们将会给您一笔很可观的酬劳。"

"他们希望我在那里呆多长时间？"杰夫问道。

"六个月，"布劳德说，"至少。"

杰夫稍微皱了皱眉头，"但是如果我接受，我也不会失去这里的职位，是吗？"

"不会的，不会失去这里的职位，"布劳德说，"我们很乐意给您这次休假，而且我们同样很开心您在展览结束以后能重新回到我们这里来任教。"

杰夫考虑着这个主意，这个计划看起来有更大的麻烦。邀请肯定是一种恭维，但是金钱并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他很喜欢罗伯特·伯恩斯大学的生活。

布劳德脸上茫然无措的表情消失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坚持让你接受牛顿博物馆的邀请，"他说，"但是，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鼓励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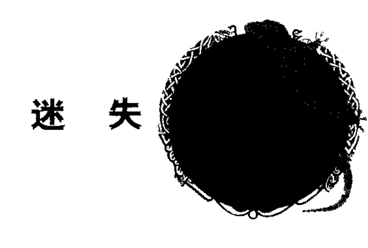
杰夫看着他："你是指什么呢？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是清教徒，哈德利先生，"布劳德说，"当然像您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能也应该，嗯，为生活加一些调味品，来一点刺激。"

"您从哪里听到这些的？"杰夫说，现在他开始明白了。

"需要我说明吗？您和年轻的麦卡尼小姐的关系……"





“麦库洛奇。”杰夫纠正道。

“是的，是的，是的，麦库洛奇，”布劳德说，“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嗯，它会被……误解，我们这么说吧，其他人并不会像您和我这样想。”

“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不关你的事吧，你这自负的笨蛋……”杰夫说完，突然站起身来，布劳德害怕起来，坐在他的椅子上尽量往后挪，“……麦库洛奇小姐和我都是成年人，我们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对于学校的任何不适合的……”

布劳德摆了摆手，很显然他并不想听任何解释。“学校没有明文规定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他说，“但是大家都在谈论，而且您应该和我一样都知道，在这里，流言蜚语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引人注目。”

布劳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门旁边，“我所做的只是一些传达，”他说，“现在这个时候接受牛顿博物馆的邀请可以说是最佳时机，当您回来时，麦库洛奇小姐……嗯，她就将毕业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只是您记忆中的一部分了。”

他打开门，但是离开前，他转身说：“关于您的那些流言，那也只是一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将不会追究。”他走出去，然后关上门。

杰夫坐下来。他感到非常恼火，但是他意识到，被布劳德这样的小人物指责而生气是很自然的反应。当他的思绪变得很理智时，他意识到牛顿博物馆提供的邀请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他依然对瑟维纳深深地着迷——即便如此，但是从他的一生的长远规划来看，现在必须迅速把这件事情解决。实际上，离开这个城市会有助于事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她会感觉受到了伤害，他想，但是如果他不在她身边，她很快就会忘记他的。

而且，他想，他还从来没有和澳大利亚的女人有过什么关系，他开始想着这种可能性，但是立刻他就不想了，他不想和澳大利亚女人之间有什么瓜葛，他甚至不想和瑟维纳以外的任何女人有任何关系。

你明白吗？他的脑海里响起了一种声音，现在有很多理由来结束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会被这段恋情所困扰——终身监禁。

那天晚上，当杰夫回到家时，瑟维纳正在厨房里做饭。当他打开门时，她跑向他，用她的胳膊环绕着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脸颊上亲吻着。“你迟到了！”她说，“再过十分钟，意大利式细面条都要烂了。”

“意大利式细面条？”杰夫说道。

“噢，是啊，”瑟维纳说道，“所有说我的厨艺很差的谣言只是一些心生嫉妒的人的胡言乱语。我做了一道美味的意大利式细面条调味料。”

杰夫觉得这一切似曾相识，心里感到阵阵刺痛。

“噢，对了，”瑟维纳跑回厨房，“大概一个小时以前来了一封挂号的信件，

是给你的。”

那种刺痛的感觉更强烈了，这就像三年前他和艾维呆在一起的那个晚上，那个时候他坚信艾维会离开他，而且事情确实是这样发展的。现在，在同样的情况下，面对着瑟维纳说的同样的话，他突然惊呆了。

“那是什么？”瑟维纳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

杰夫走了进去。他拿起一小片法国面包，蘸了一下红色的调味汁，过了一会，等它凉一些，然后吃了下去，“真是太美味了。”他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的，”瑟维纳笑着说，“一个圣徒曾说过我的意大利式细面条调味料是非常棒的。”

“是的，如果我有选票的话，”杰夫说，“一定会投给你。瑟维纳圣徒，我们的意大利面食小姐。”

她用调味料的勺子指了指那封信：“你还没告诉我那是一封什么信呢？”

“噢，”杰夫说，“啊，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邀请，牛顿博物馆。”

“噢，”瑟维纳发出尖叫声，“我在《海峡发现》上看过这个地方的报道。非常棒，恭喜你！但是在这么多人当中他们怎么会选中你呢？”

杰夫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可能那里有一些人认为我是一名很优秀而且很重要的画家吧？”

“也是，人们也会去看安德鲁·劳埃德·韦布的音乐剧，”她以一种嘲弄的口吻说，“你要在那里呆多长时间？”

杰夫犹豫了一下，他最害怕的时候到了。“六个月，”他说，“也可能更久。”

瑟维纳挨着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噢，时间真的很长。”然后她笑了。她的笑容让杰夫觉得，在他的下半生即使只对着她的笑容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在我们回来以后我还是可以完成我的学业，没有人会在意我是今年还是明年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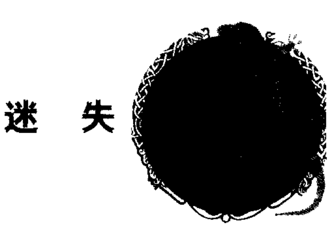
杰夫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确定你要……”

“我确定吗？”瑟维纳说，“我怎么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呢？并不是在你的生命中，老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杰夫又喝了一口酒，“我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他说，“几个星期以后就会出发。”

瑟维纳开心地重新弄她的意大利式细面条调味料，杰夫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很痛苦的是，他得花几个星期想想怎么和她说。





第五十八章

“那些是什么?”赫尔利说。

杰夫很无助地望着赫尔利、查理、迈克尔和洛克。

“我昨天晚上雕刻了这个东西,”他说,听起来好像有点不着边际,“我梦见了这个东西,然后醒来以后就把它雕刻了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睡眠不足的原因。我差不多雕刻了一晚上。”

“老兄……,”赫尔利说,“太神奇了,真不可思议!”

杰夫在地上坐了下来。查理做了个手势想看看那个护身符,杰夫把它递了过去。他研究了一会以后又递给了迈克尔,然后赫尔利和洛克也认真地研究了很长时间。洛克耸了耸肩,又把护身符还给了杰夫。

“这个有点像你昨天给我看的那个东西,”赫尔利说,“但是也有点不一样。”

杰夫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好吧,我想说的是,岛上没有可以把我扔进去的神经病收容所,信不信由你,我给你看得这幅作品,赫尔利……,都是在我梦里看到的。”

其他的人并没有很吃惊,但是杰夫觉得每个人听他这么说肯定会以为他是个疯子。

“我们来到这个岛上以后我就开始做梦了,”杰夫继续说,“开始我以为是一些潜藏在我身体里的绘画方面的意识,我从来没有涉足的。然后有一天我醒来就开始作画。第二天早上我就用泥土和石头做了一个雕塑。然后我就开始雕刻东西了。每天有些事情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天一些事情都是我无法知道的。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在梦里面一些很可怕的怪物要攻击我。”

“是什么样的怪物?”迈克尔问道。

“我也不是很确定,”杰夫说着摇了摇头,“我不能确定是我在梦里看清楚了他们,还是我现在忘记了。他们不像”——他指了指隧道外面——“刚才要攻击我们的那些怪物,他们可能是人,有几分像人。”然后他想起来一个细节,他的脸发出亮光,“是的,他们肯定是人,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她把这个东西放在头顶上然后对着我说话,但是那种语言我听不懂。然后我就醒了,开始雕刻这个东西。”

他看看队伍里的人,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

杰夫继续说:“当我醒来的时候,梦就开始消失了,你们知道,梦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印象在我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知道我应该把他们都刻下来,这样的话,我要是再梦见这东西,我就知道几个星期前我也梦见过。”

没人说一句话。

杰夫微微一笑。“谁带来了紧身衣?(用来限制疯狂的病人或犯人的,能把胳膊紧紧拴在身体上,类似茄克衫的长袖外衣,暗示自己是神经病人)”

洛克说:“如果你需要紧身衣,那么我们都得需要了?”

其他人也点了点头。

“我们所有的人都见过那个东西,”洛克说,“虽然见过那个东西,但是似乎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外面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

迈克尔说:“这个岛上有一些东西,一些普遍的法则在这里不适用。”

杰夫把护身符拿起来说道:“那么,”他说,“你认为它有什么含意吗?”

大家都没回答。然后赫尔利说道:“老兄!”

杰夫看着他。

“记得昨天吗?”赫尔利说,“我说我在小岛上看见过和你画的东西很像的物体。”

杰夫说:“是的,当然记得。”

“我刚才想起来了,老兄,”赫尔利说,“现在我想起来是在哪里看见的了。”

所有的眼睛都望向他。

“是在洞穴里,兄弟,”赫尔利说,“我在洞穴里看见这些东西了。”

洛克熄灭了蜡烛,“我们应该睡觉了。”他说。

“等一会儿,”杰夫着急地问,“什么洞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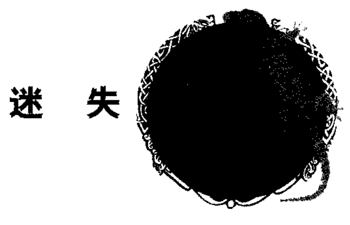
洛克说:“睡觉吧,我们明天再讨论这件事。”

杰夫躺在柔软的泥里。他把包裹放在头下面,正好可以当枕头。雨还在下着,声音很小。杰夫的脑海里因为这些稀奇古怪的事而一片混乱,他很确定自己将无法入睡。但是过了一会,他就听见了赫尔利很大的呼噜声,然后迈克尔也加入了打呼噜的行列。没过几秒钟,杰夫也入睡了。

虽然他睡着了,但是他的脑子里并没有停止思考,因为当他没有意识的时候,那种东西又来了。这次梦里出现的东西让他感觉比以前更像人。杰夫觉得他们就像穿者长袍的督伊德教的祭司或者是远古时代为死人超度灵魂穿着长袍的祭司。但是这种感觉比其他东西都强烈;他依然看不清楚这些东西,就像是蹲在角落里,眼睛注视着物体。

但是今天晚上,他们没有像前一天晚上的噩梦那样直接攻击杰夫,这次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一个女人——就是前天晚上噩梦里拿着护身符的女人。他们抓住了她，她拼命地挣扎、发出绝望而恐怖的尖叫声。杰夫很无助地望着这一切，他们把尖叫的女人扔到了地上，然后围着她。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们掏出了一把又长又尖的刀子，她尖叫得更厉害了，他们跪在她的旁边，把刀子举得高高的，然后他们残忍地一刀接一刀地刺在那个女人身上，一瞬间，地上全是血，形成了一个血泊，但是这个女人的尖叫声一直没有减弱，在空气中不停地回荡。

但是现在，杰夫听到的声音不再是那个不幸的女人的尖叫声了，而是其他人的声音。这些人影又出现了，他们这次转向了杰夫，他们中的一个人高高地举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母亲的鲜血。当这个人影把婴儿举在头顶时，其他人用手指在地面的血泊中蘸上血，然后开始在洞穴的墙壁上作画。

血的颜色非常深，看起来几乎成黑色，梦中的洞穴一片漆黑。但是杰夫需要一些亮光来看清楚这些家伙画在墙上的图案。从他来到岛上，他几乎天天都会看到这些图案。

他自己已经创造了他们。

第五十九章

在杰夫的生命中总有让他感到害怕的时刻，现在就是他害怕的时刻。

那天晚上，他一直呆在瑟维纳的公寓里，完成工作以后，他本来打算带她出去吃晚餐的。他们在几个星期以前就交换了公寓的钥匙。杰夫感到了一些安慰，瑟维纳从来没有对和他一起离开表现出兴趣，看起来好像是她一直在安排现在她所喜欢的事情。他们在对方的家里都有自己的一把牙刷和一套换洗的衣服。所以他们很随意，想来就来。瑟维纳需要一定程度的独处，这一点也是杰夫所需要的，所以他们不会让彼此感觉紧张不安，简而言之，他们在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几乎是完美无缺。

杰夫前往澳大利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杰夫第一次和瑟维纳说到这件事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杰夫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和她理智的讨论这件事，解释现在是他们分开的最好时机。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从没谈过这件事，杰夫决定今天晚上就是摊牌的时候了。

但是当他走进瑟维纳的公寓时，他从入门大厅里看到她的床上有一个开着的皮箱，旁边堆着很多衣服。

"如果你是想给我一个见面吻的话，那你得等一会儿。"瑟维纳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我正忙着收拾东西了。"

杰夫走了过去，然后站在门旁边。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准备去哪里？"他问道。

瑟维纳笑了："你从来不会想到为了出去六个月需要带多少东西，当你开始往小箱子里装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要是去一个澳大利亚不用穿衣服的地方，我们的行李就会减少很多。"

杰夫没有笑，也没有开玩笑，然后瑟维纳立即察觉到了。她的脸开始变得很严肃，然后说道："有什么不对吗？"

杰夫没有说话，他把箱子挪到了一边，然后坐在了床沿上，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不愉快的谈话几乎就没有开始。慢慢地，瑟维纳站了起来，在床边挨着他坐下。

"你想告诉我什么？"她问道。

杰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意识到他根本不想进行这种谈话，他不知道





他将要说什么。他想要说的是他爱其他人从来没有像爱瑟维纳那么深,他所想要的生活就是能每天都和她在一起,但是他告诉自己这样很懦弱。她是那么吸引人,那么重要,他不想和她分手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是他离开的最好时间,其他事情都还不是太坏——这种时候总是很难离开的,但是即使那种想法在他脑海里闪过,他也知道这不是真实的。对于和他以前那些女人分手,他从来没有觉得后悔,因为那些女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瑟维纳不同,她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即使他接下来说的话会让她心碎。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大叫,你正在做什么? 你这个蠢货!

"首先,"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开始的时候没有和你谈这些。我承认我是个懦夫。"

瑟维纳看起来压抑着,她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什么……?"

"我从来没有邀请过你,"杰夫说,"但是开始的时候你是那么开心,我本来想迟一些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可是后来我就忘了。我真的很怕伤害到你,我想我现在和你说这些会让你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瑟维纳站了起来。她发出一声很刺耳的大笑声。"那么,很明确地说,应该把这些打包的东西清理出来,是吗?"

她在房间里走了一会,看着她的衣服和到处堆的东西。

"我真的很抱歉,瑟维纳。"杰夫说。

她又坐在了杰夫旁边,然后亲吻他的脸颊,很勉强地笑着。"我得说这是一次风暴",她说,"但是我会活下来,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将费尽心机地指责你,让你的人生在一时之间变得很悲惨。"

杰夫还是望着地面,她的脸上露出关心的神色,然后她慢慢地低下头,试图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她问道,"你会回来,对吗?"

杰夫点了点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但是……"

"但是什么?"

杰夫猛地抬起头往上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他想,这样做了就能很快结束了。

"瑟维纳,"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做过什么假设。"

"你是指什么?"

"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而且你是一个令人惊喜的人……"

"一个令人惊喜的人?"她说,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愤怒,"一个令人惊喜的人? 对于你来说我只是这样一个人,是吗? 一个令人开心的漂亮的家伙?"

"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是没有永远的。"杰夫说,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自欺欺人。

瑟维纳站了起来,疯狂地大叫着:"我们都不理解这种关系! 我爱你,我想你也是爱我的。"

杰夫惶恐无助地看着她，心里想，我的确是爱你的，比对世界上其他东西或者其他人的爱的分量都重。“当然，我喜欢你，”他说，“但是经过这次长时间的分离以后……当一切结束以后谁知道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呢？现在分开是最好的！”

瑟维纳因为愤怒而满脸通红，她看起来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她低声说道：“分手？”

杰夫站了起来。“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们都知道。”他说。

眼泪开始滑下瑟维纳的脸颊：“请不要再说我们都知道。很显然，你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亲爱的……”杰夫说完，温柔地擦拭着她的脸颊。她打掉了他的手。

她说：“我所知道的就是你是我生命中的最爱，而我只是你世界中的一个女人。”她开始伤心地哭泣，“你也知道这些。”

杰夫向门口走去，“一旦我走了，你将会忘记关于我的一切，你将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瑟维纳用双手捂住了她的脸，她的身体因为抽泣而微微颤抖。

“我真的很抱歉。”杰夫说。

他打开门，走出去之前，他听到瑟维纳低声抽泣着说：“在你有生之年，你每天都会想我的。”

他知道这是真的，但是现在，他似乎无力改变事情的发展趋势。他已经知道说这些已经非常困难了，他不得不保留勇气。

杰夫走出来了，到了走廊。当他关上门时，他听得到了瑟维纳悲痛地号啕大哭，她把正收拾了一半的皮箱摔到了房间里。他知道以后他每次想起她，他都会听到这种让人心痛的声音。



第六十章

一只手粗鲁地把杰夫推醒了，他半眯着眼睛，惊讶地发现隧道里都是光。

"赶紧起来，老兄，"赫尔利说完，又把杰夫的肩膀推了一把，"洛克已经找到了一艘船。"

杰夫坐了起来，他望着赫尔利。他的脸上看起来很可怕，脸上有许多擦伤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伤口变成了一个白的地图，周围都是黑色的、已经干了的血迹。赫尔利正穿着他的T恤，他把背面穿到了前面，所以破了的那部分只是露出了他的背部，但是在杰夫看来，他的胸部和腹部看起来也很糟糕。

赫尔利发现了杰夫正在打量他的全身，然后微微一笑，"嘿，老兄，"他说，"你应该看看其他人。"

杰夫咧嘴而笑："我试过了，我真的这样做过了。"

"快点，"迈克尔的叫声从隧道的入口处传过来，"我们要走了。"

查理又加了一句，"带上你们的包袱，我们可能不会回来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紧跟着迈克尔的步伐前进。杰夫把他的包裹扛在他的肩膀上，拿起两支长矛，然后跟在赫尔利后面往外跑。

不会回来了？他想，我需要再检查一下那个墙壁，我不得不回去。

"在那边。"洛克呼喊道，他正站在一个小斜坡的下面，那个斜坡正好通向隧道的入口处。他指向一个灌木丛，大概在西边的50码处。

当其他四个人到达洛克的那个地方时，他说："你们看。"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专注地看着那些长得很茂盛的矮树丛和藤蔓植物。在杰夫看来，大概是过了一个小时——其实也就三、四分钟——从矮树丛那儿发出沙沙的声音，很轻但是却听得很清楚。

洛克说："我们已经发现它了，但是我们的动作不宜过大。"

"我们应该怎么做？"查理问道。

"我们要把它包围起来，"洛克说，"我们用步子进行测量，那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及和那个灌木丛的距离就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试着把它逼出来。"

杰夫说："然后我们当中，没有被它攻击的那个人，就用这个尖锐的武器来刺它。"

洛克点了点头。"它可能体型很大,"他说,"它将会向我们中的一个人那边跑,所以剩下的人就必须迅速地跑过去,可能需要用长矛戳十下它才会倒下,我只是扫了一眼,但是它可能是个怪物。"

从昨天以来,我已经看见过太多的怪物了,杰夫想,我再也不想遇见了。

好像所有人都不是太赞同洛克的计划,但是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迈克尔叹了口气,然后说:"好的,我们往哪儿走?"

洛克开始安静地往那个灌木丛走去,指挥其他人跟在他后面。每次树叶沙沙作响时,除了洛克外,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杰夫回想着现在发生的事和昨晚一样是多么惊险而刺激啊!但是现在,他们即将和一头令人害怕的巨大野兽面对面,整个事情让人毛骨悚然,无异于自杀。

靠近矮树丛以后就没有人再说话了。洛克指了一个人让这个人往他指定的地方走去,然后又指了指地面。然后那个人就站到了大概20码的地方,接下来洛克又安排了第二个人,当所有的人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以后,洛克开始走向灌木丛的四周,假装发出一些声音。然后扔出了第一支长矛,他又瞄了一眼,仍出了第二支。对于杰夫来说,这个指令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就像是从一头已经被套牢了的野猪中取出它的长牙。

杰夫、迈克尔、查理和赫尔利都紧张不安地站着,每个人都把长矛高举着。杰夫感觉既荒谬又恐怖,而且他想其他人肯定和他有一样的感觉。当洛克看见他们都站在指定的位置以后,他左手拿着两支长矛,右手捡起了一块大石头。洛克向队伍里的其他成员示意,然后向灌木丛跑去,在那里发出女鬼一样的哀鸣声。当他离灌木丛大概几步远的时候,他把石头朝那里扔去。他一扔掉石头,就跑过赫尔利,向灌木丛相反的方向跑去,到了杰夫站的地方。

在他到达那个地方以前,野猪就从树丛中窜了出来,发出抗议地咆哮声,然后直接向杰夫的方向冲去。

"快戳它!"洛克大叫。

杰夫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所听过的最荒唐的话了,他是一个画家,一个渊博的学者,一个被女人宠坏了的温柔的情人;当然他绝不是那种野蛮人,可以赤手空拳地杀死一头怪兽。

但是当这种想法在杰夫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就已经振作起来,迅速地把长矛刺向了野猪。

但是没有刺中。

野猪靠近了杰夫,发出低低的吼声,然后把杰夫顶了起来,抛向了天空中。他的身体撞到了野猪的后背然后又落到了地上,朝着那边的树丛滚去。他挣扎着站了起来,而且还很惊奇自己竟然还能完好地站起来,他摔倒时已经把第二支长矛扔了出去,就在这时,他找到了长矛,站起来开始准备扔,然





后他看见有两支长矛射中了野猪，一支射中了侧面，一支射中了腰侧。后一支射中的长矛让它后腿的左蹄无法正常行走，野猪立刻就一瘸一拐了起来，它马上跑了开来，但是太迟了，洛克已经射出了第二支长矛，而迈克尔也跟着射出去。

现在野猪看上去像是一只满身是血的巨大的箭猪。它向前蹒跚着走了几步，然后就前膝跪下倒在了地上。洛克看见杰夫的第二支长矛插在地上，跑过去捡了起来，对其他人说："把它解决了吧。"

他刺了很多下，而且他知道这种死是必然的，但是杰夫对野猪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尽管这样，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跑到正垂死挣扎的野猪旁边，用尽全力拿起长矛向它的右眼刺去，他惊讶地发现这次竟然刺得出奇地准，他立即把长矛深深地刺进了它的头部。

"轰"的一声野猪倒在了地上，它在地上抽搐了好一阵，但是杰夫知道这头野猪已经死了。杰夫退后了几步，看着这只刚才还活生生的动物现在却被他杀死了，他跌坐在草堆中。

天啊，我自己竟然会做这种事，这是我从来没有目睹过的，生命真是充满惊奇！

赫尔利和查理还拿着他们的两支长矛。迈克尔的长矛都刺在了野猪身上，洛克的也是。洛克拿着杰夫的第一支长矛站在那里。所有的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杰夫。

洛克笑了，以赞赏的口吻说："那个，我的朋友，你竟然是个勇猛的杀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你是个猎手啊?"

杰夫还在盯着野猪看。他的脸上带着茫然的微笑。他看向洛克，然后咧开嘴大笑："我甚至都没碰过捕鼠器。"

查理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已经是过去的杰夫了，"他说，"现在这个岛上的杰夫，是一个捕野猪的高手。"

其他人都非常赞同地笑了，每个人都过来拍了拍杰夫的背部。

洛克拔出他的猎刀，切开野猪的喉咙。"我们必须把他的血放了，"洛克说，"否则肉就会变质。"他跑到一个大树旁，那里有一根距离地面大概七英尺的很结实的树枝。

"我们得把它抬回去，这样这次行动就算是结束了，这件事我一个人肯定干不了。"

"它?"杰夫说道，他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洛克点了点头。"它是一头大母猪。在我们围攻前我不能说。"

杰夫想，在某个地方可能正有一群小野猪，哭喊着寻找它们的妈妈，他立刻就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或者不是妈妈，他想，在几分钟之前它试图把你的内脏戳穿。它马上就会成为一群饥饿人的美餐了。杰夫不知道那是否是

一段合理的对话，最后他决定不再想了，一切已经结束了，已经无可挽回了。最糟糕的就是他感到了内疚。

洛克掏出了一条长绳，开始把这头大母猪的脚绑起来，然后示意其他人来帮个忙。五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野猪拖到了树上。查理开始晃动那棵树，然后把绳子系到了树枝上。查理、杰夫和迈克尔拿起了绳子，而洛克和赫尔利抬起了野猪。野猪嘴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洛克说："这样可以了"他把绳子在树的底部绕了几个圈，然后打了一个很结实的结。之后，他拿出猎刀沿着大母猪的腹部划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浓黑的鲜血从腹部涌了出来，地上成了血泊。

洛克说："我们要把它在这里挂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边有一条小溪，我们可以把水瓶灌一些水，然后把身上稍微清洗一下。那边的树上有一些水果，看起来有点像芒果，但是我觉得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水果。"

赫尔利皱了皱眉，然后说："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们没有毒呢？"

洛克笑着说道："生命本来就是一种冒险，我的朋友。"

杰夫很开心能把身上清洗干净，也很庆幸那些水果非常可口，大家吃了都没感觉不舒服。他们吃完早饭以后，开始制作一个雪橇，想用它把野猪拖回到营地去。他们砍倒了两根长竹竿，然后用另一条绳子把两根竹竿和一些短的树枝水平地绑起来。这项工作变得有些困难了，因为洛克非常不情愿把这条长绳剪成几段。岛上的长绳很少，而且大家保存得很好。迈克尔找到了一些结实的藤蔓，用这些藤蔓能把野猪绑得更牢固。

当一切结束以后，他们把雪橇拖到树旁，然后又放到了船上。接下来，洛克解开绳子上的结头，五个人都帮忙小心地把野猪的尸体放了下来。

洛克指着西方说："海滩就在那边，可能有一英里。我想我们朝着那边走应该很快就能到，然后我们沿着海滩拽拉船，地上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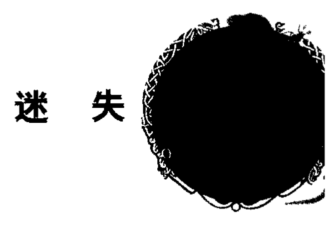
其他四个人点了点头。杰夫说，"现在天已经亮了，在我们走之前，我想再去看一下那个地方的墙壁。"

"看什么？"迈克尔说。

"我想看看那里是否有其他的图案，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个，"杰夫说，"我得去看看，然后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洛克点了点头。"好的，动作快点。如果我们马上离开这里的话，我们还能在天黑前回到营地。"

杰夫飞快地朝山那边跑去，然后跑进了那个隧道。他手里拿着护身符，想要把它和墙壁上看见的东西进行一下对比，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当他意识到就连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图案——他们都看见的那个——也没有了，他由失望转为震惊。



第六十一章

如果说到达石南湖的时候，杰夫对于当时欢迎仪式感到吃惊，那么他到达悉尼所受到的欢迎更近乎献媚，对于这他完全震惊了。他在罗伯特·伯恩斯大学的三年期间，去过伦敦和格拉斯哥很多次，杰夫在绘画的世界中觉得非常孤独。他的作品经常在展览馆和博物馆中展出，但是他很少在展览中露面，而且他出售作品所得的收入也不断地增加，这几年收入颇丰。但是看着这一切，他感觉到有些不真实，和他在古老的苏格兰式的房子里工作、狂欢的生活完全不同。在学校里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社交，而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毕竟他有瑟维纳。

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社交圈，他非常肯定他已经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但是这次悉尼之行却证明事实刚好相反。一些显要人物和喜欢他作品的人都在悉尼机场欢迎他的到来，他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星期就像一阵急旋风，不断地接受电视、广播和报纸的采访。他被邀请到豪华的酒店用餐，电影院和歌剧院为他安排了专用的包间，他受到了像摇滚明星一样的优厚待遇。

城里的每个公车站都贴了一幅大海报，上面登出了杰夫在牛顿博物馆的展览。海报上印着杰夫仿作的《夏洛蒂夫人》。这就意味着每次杰夫走在街上，他都能看见瑟维纳甜蜜的笑脸，具有拉斐尔前派的那种繁荣、华丽的风格，杰夫从这些画家那里，得到了创作这幅画的灵感。

每次当他看见海报的时候，他就想，我都做了些什么啊？

杰夫的作品展出打破了所有展出的记录。他对于绘画世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知道经过了这种推崇，随之而来的就是批判。他知道这是一种趋势——实际上具有强制性——在批判中成就一位画家，只是想诋毁他。所以当他的荣誉一次次在媒体中被报道时，他已经做好了随时被批判、被攻击的准备。

但是那个时刻一直都没有到来。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受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尊敬。每件事情都非常完美，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放弃了他仅有的抓住幸福的机会。

杰夫的声望引来了一批绘画追求者。它们并不像追随摇滚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但是在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爱慕时通常非常强烈。他们中有许多人将来可能就是画家，在形成了对绘画的热爱以后，他们开始把主题转移到了他

们事业的萌芽期,他们直接询问杰夫,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获得成功。杰夫通常很亲切,而且不发表什么意见,总是很谨慎,他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的。

杰夫对待这种追随者比以前更热情,他竭尽全力想要把瑟维纳的音容笑貌在脑海里抹去。但是他遇到的每个女人都会让他想起她。她们对他说的每件事都让他觉得她比她们要聪慧得多。她们提出的每一个想法都让他想起她的博学多才以及风趣幽默。即使是她们当中最漂亮的女人和杰夫脑海中那张完美无瑕的脸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杰夫和无数个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这些并不能让他忘记瑟维纳,他遇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和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画廊老板,布伦达,相遇了,她是一个幽默感十足的热情的情人。杰夫觉得她可能有一些误解,然后他对她挑明了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只会在他呆在悉尼的这段时间里持续,一旦他离开了,他们之间也就结束了。当她同意时,他感觉很放松。她向他保证,如果她愿意的话,她的将来握在其他英俊的画家手中;布伦达甚至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杰夫所希望的那样长,他听到她这么说很开心,同时也有点失望。这是第一次有女人这样和他说,重要的是,他能欣然接受。但是瑟维纳并不是那样想的,瑟维纳将会永远爱他。

杰夫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得全国各地的画廊和博物馆对他发出了邀请。这些邀请对于杰夫来说就像是意外之财。当他在悉尼的活动接近尾声时,他就开始想着回到苏格兰,即使瑟维纳已经不在那里,但是那里有他们在一起的美好回忆。杰夫想着他是否能在不思念她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床上安然入睡或者在炉边悠闲地喝茶。

他和大学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他至少在下个学期结束之前都不会回去。他和布劳德先生通电话,他听到这些似乎有些失望——但不是太失望——谁能保证他再次回去还能得到先前的热烈欢迎。

杰夫审视过所有的邀请以后,选择了一份看起来最令人满意的,在加利福利亚州的洛杉矶。他对于那个城市一无所知,只是通过看过的一些电影和电视有所了解。空的画布强烈地吸引着他。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没有任何关于瑟维纳的东西。没有回忆。没有什么会让他感到遗憾,一天又一天,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他们就会逐渐忘记彼此。

他预订了开往洛杉矶的大西洋航空 815 次航班。在他呆在澳大利亚的最后几天,他发现自己在回避布伦达。尽管这种想法让他既迷惑又困扰,他们之间短暂的关系对他来说还不够。瑟维纳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他脑海里萦绕,甚至进入了他的梦里。很多时候他几乎要崩溃了,并且大声地呼喊她。他开始想着把她带上和他一起去洛杉矶。事实就是在这没有她的回忆的城

市里,他想要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回忆。杰夫希望能看见她开心,他知道所有新奇的景物和声音都能使她兴奋并且快乐。

噢,天啊,杰夫想,我犯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第六十二章

返回营地的旅程比他们出发的时候要艰难得多。现在他们正拖着那头野猪,洛克估计能从它身上弄到800磅的猪肉。洛克还说海滩上的沙子有助于他们拉着雪橇,但是他们辛苦地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雪橇弄到海滩上。现在,三个人同时拽着雪橇,其他两个人走在一边休息。当他们拉着的时候,杰夫感觉到很滑稽,自己就像是圣诞老人的一头驯鹿(驯鹿拉着圣诞老人的车,驯鹿过去在拉普兰和西伯利亚北部曾被用来拖拉雪撬),带给大家的礼物是肉。

杰夫、洛克和迈克尔三个人下午吃力地拉着雪橇。杰夫对洛克说:"和我说说洞穴的事吧?"

洛克耸了耸肩,说到:"没有什么可说的。"

杰夫有点生气。

看到他的表情,洛克说道:"不用担心,等会我们会告诉你我们知道的和这个有关的所有事情。虽然说我必须得说,但是你不知道会更好一些。"

杰夫说:"不管它在哪里,我都必须去。"

洛克摇了摇头:"绝对不能去。"

杰夫很惊讶:"绝对不能去?为什么绝对不能去?"

迈克尔说:"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完全同意洛克的意见,他曾经去过里面。他知道里面有多危险。"

"但是我的作品在那里,"杰夫说,"赫尔利已经说过。正在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必须去那里把事情弄明白。"

洛克说:"相信我,我们可以永无止尽地谈论那些诡异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去探求这个岛上发生的奇怪的事。那些洞穴真的很危险,大家没必要去冒险。"

他们继续沿着沙滩拉着沉重的野猪,杰夫扫视了一眼洛克,说:"我将会去那里,我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

洛克停了下来,放下绳子。他和杰夫站出来,洛克示意赫尔利和查理过来接替他俩的位子。当船又开始向前移动以后,洛克说:"你确实不需要得到我的允许,但是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去的,相信我,杰夫。如果我不能阻止你,那个洞穴会阻止你的。"





杰夫向海滩走近了一些，他脱掉了鞋，在海边的浪花里行走，享受着浪花拍打着他那疲惫的双脚带来的惬意、凉爽的感觉。

迈克尔还在拉着绳子，他想着杰夫是否真的会很愚蠢地去那个地方。他知道那里危险丛生。他亲眼见过它，而且看见过它吞食其他人。迈克尔想，可能杰夫已经知道了洞穴的位置。可能杰夫一直就在那里，在那里的墙壁上做画。他不可能是个疯子。杰夫也可能只是暂时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错觉。

距离队伍 12 码以外，杰夫在海浪里行走，他也在考虑着同样的事情。

野猪的到来，使岛上一下子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索尔和金搭了一个柴火架，可以用来烧烤野猪肉。他们五个人一下子成了岛上的英雄。很多人都来关心赫尔利的伤势，杰克用酒精来清洗他脸上的伤口，大家让赫尔利讲述他是如何掉下山的，他说他可以等会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为什么要破坏这么好的氛围了？

人们采集了很多水果，也准备了一些可口的土豆用来在柴火上烘烤，一些手巧的人开始用（象征胜利的）棕榈叶来布置举行晚宴的地方。当太阳开始沉入海平面时，一个人递给了查理一把吉他，他先唱了驱动轴乐队的一些低沉的歌曲，后来唱了一些轻快、甜美的歌曲与今天的欢快气氛相吻合。

杰夫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然后走向了人群。这就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海滩的任何一个海滨野餐会——除了 815 航班机身的残骸还在地面上。在他看来，这个小岛应该是充满着紧张、危险和恐惧。但是现在一切是那么和平而愉快，到处是快乐的人群。

杰夫感觉到产生了一种幻觉，他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你们干了一件很漂亮的工作，谢谢了。”

杰夫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他的不远处。他经常看见她，一般是和杰克医生在一起。她长得很娇小，但是浑身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活力和意志力。她的脸上有着迷人的微笑，但是她的眼睛里写着一些东西——可能是悲伤，或者只是一种遗憾。看到她的第一眼，杰夫就希望自己手头上有绘画的工具来把她素描下来。但是，尽管她是如此迷人，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想要她。

她绝对是很耀眼的，他想，但是她不是瑟维纳。

“我是凯特。”她说，伸出了一只手。杰夫开始站起来，但是在他站起来之前她就坐在了他旁边的沙地上。

“很高兴认识你，”杰夫说，“我是杰夫·哈德利。”

“我知道，赫尔利和我说过，”她说，看着一望无垠的大海，她微笑着说，“有一点奇怪我们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人不多。”

杰夫点了点头。能再一次和一个迷人的女人呆在一起感觉很好，他花了一些时间来分享他们之间的接触。他说：“可能赫尔利也和你说过我经常一

个人独处。”

“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凯特说，“我也很多时候经常一个人独处。”她看着他，“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不是澳大利亚的？”

“不是，这种重音是纯正的苏格兰口音，”他说，“除了在伦敦呆了十年，我一直都是在苏格兰。”

凯特说：“但是并不是很像纯正的苏格兰口音，是吗？”

“比你想象中有更多相似之处，”他说，“我是在一个岛上长大的。幸运的是，阿兰岛比这个地方荒凉一些，但是仍旧是……”

“一个岛，很讽刺，是吗？”凯特说。

“真的很讽刺，我出生在一个岛上，现在看起来我也将在一个岛上死去。”杰夫带着一种悲哀的笑容说道。

“不要这么说。”凯特皱着眉头说。

杰夫深沉地点了点头：“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即使我们获救，”他说，“所以我并不在意我是否能回家。”

凯特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好像她和他有同感。然后她的脸上突然有了一些光彩，好像她在强迫自己要乐观些，“我能够预见到我们将会使你快乐一些。”

杰夫冲着她微微一笑：“你可能很难相信，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比我来到这里的任何时候都开心。能再次和大家说话真的很开心。”

一个声音从海滩那边传过来，“凯特！”

凯特说：“看起来他们是需要我独特的组织能力，”她站起来，拍了拍牛仔裤上的灰土，“真的很高兴认识你，杰夫，”她说，“我希望这些天还能听到你给我讲另一个小岛上的故事。”

“任何时间都可以。”杰夫说，他站在她身边。他们又握了一次手，然后凯特回到了烧烤火堆边。杰夫看着她离开的背景，打量着她那迷人身材的每一个部位。

天啊，杰夫想，我想念瑟维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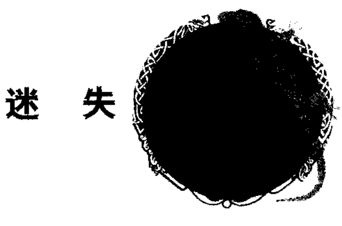
差不多到了9点才开始煮野猪肉。大家用厚的、大的树叶当作盘子。和他一起幸存的伙伴们看起来是如此友好，杰夫对于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回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他躺在海滩上，享受着今天晚上的愉快的景象、热闹的声音以及令人惬意的节日氛围。当他听到迈克尔的声音时他感觉自己都要睡着了。

“我给你拿来了一些猪肉。”他说，然后递给了杰夫一个盛满猪肉的叶子，还是热气腾腾的。

杰夫坐了起来接过猪肉：“谢谢，怎么，没有肉汁？”

迈克尔笑了：“是的，也没有苹果派当作饭后甜点，”迈克尔把他的手放在





他旁边的一个男孩肩膀上，“杰夫，认识一下我儿子吧？沃尔特。”

杰夫握了握沃克特的手：“能高兴见到你，沃尔特，我总是看见你和你爸爸在一起。”

沃尔特点了点头：“我怎么以前从没见过你了？”

杰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迈克尔用肘轻推了一下儿子然后以父亲的一种责怪的口吻说：“沃尔特……”

“好像确实是这样，沃尔特，”杰夫说道，迈克尔和沃尔特坐在了沙滩上，“我想我以前一直在封闭自己。”他朝那边的人群点着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随着查理的音乐翩翩起舞；他们看起来非常开心。“现在我正在想我怎么会这样。我想来到这个小岛让我感觉到有点震惊。”

沃尔特转动着他的眼珠：“和我说说吧。”

三个人都大笑起来，然后沉默着享用他们美味的猪肉。

“我爸爸说你和他一样是个画家。”沃尔特说。

杰夫点了点头：“是的，我是一个画家。”

“一个很有名的画家。”迈克尔说。当杰夫奇怪地看着他时，迈克尔不好意思地说：“我问过周围的人，洛克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他去过你在悉尼的展览会，他说你真的很棒。”

杰夫笑了，“洛克，刺野猪和美术评论！”他说，“我将感谢他说的这些话。”

沃尔特说：“你曾经画过漫画书吗？”

杰夫摇了摇头：“很可惜我没有。”

沃尔特看起来有些失望，“是啊！”他说，“我希望你有一天能画一下，漫画书真的很棒。”

“我也是这样想的，”杰夫说，“事实上，在我家里的藏书中有一本哈里·福斯特亲笔签名的连环漫画《勇敢王子的星期天》。”

沃尔特和迈克尔很茫然地看着杰夫。

“勇敢王子，”杰夫重复道，“很经典的连环漫画，是一个伟大的……”他停了下来然后笑道，“我想那会你们还没出生。”

迈克尔说道：“你也没出生，我敢打赌，你的年龄决不会比我大。”

“可能不是年龄的原因，”杰夫说，“但是我做坏事的时间比你长。”

沃尔特说：“我爸爸说你在这里有一些绘画作品，你在飞机上就带着它们吗？”

“不是，”杰夫说，“是我来到这里以后创作的，但是恐怕它们不是很好，它们不像我以前创作的任何东西。”

“我能看一下吗？”沃尔特问道。

迈克尔也点了点头：“是的，我也想看看。”

杰夫摇了摇头：“现在画室里很黑。”

迈克尔向他后面的口袋探去，然后掏出来一个手电筒，“哈哈！”他叫道。

“这里怎么会……”？杰夫说道。

“在手提箱里我找到了很多，”迈克尔说，“我们一般不用——尽量节省电池，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特殊情况。”

杰夫叹了口气然后站起来。他们两个也跟着站了起来。“好的，”他有些不情愿地说道，“但是我认为你们不会喜欢这些画的。”

他们跟在他后面穿过画室的狭窄入口，迈克尔打开了手电筒。所有的作品都在地上放着，靠在画室的“墙上”，迈克尔慢慢地将灯光打在这些作品上。

杰夫看见沃尔特在皱眉头，“很抱歉，沃尔特，”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不会喜欢这些的。”

“不，”沃尔特说，“我喜欢，它们很棒，”他看着杰夫，“如果你从来没有画过漫画，你应该画恐怖漫画。”

这天真是让人筋疲力尽，当迈克尔和沃尔特离开画室以后，他就在他的草垫上躺了下来然后睡着了。立刻他就回到了那个恐怖的梦里。那个怪物还是把婴儿举在头上站立着，那个女人受伤的身体仍然躺在地面的血泊中。和以前不同的是，杰夫想要转身大叫着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但是和以前一样他的脚像生了根，无法动弹。

当他看到这恐怖的一切时，惊呆了，那个女人站了起来，她从怪物手中夺过了那个婴儿，抱在怀里，就像是带着血腥味的圣母怜子图。现在他感觉到以前梦里出现的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很清晰了，这种清晰让他感到心碎——那个女人就是瑟维纳。那个婴儿再也不会哭泣了，他看起来已经死了。瑟维纳悲伤地流着泪，把孩子放在地上，她看着杰夫，张开双臂。她的手臂上都是各种形状的纹身，这些是她以前画过的。在他的梦里，杰夫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好像他们说的语言已经越来越清楚。

但是他立刻把他的视线从象形文字中收回来，看见了她的手臂，瑟维纳的手腕上布满了参差不齐的伤口。

当太阳升起来几个小时以后，杰夫早就醒了，他在抽搐着大声地哭。





第六十三章

赫尔利仔细地察看着地面。一股紧张感以势不可挡之势涌遍了他的全身。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小小的差错就可能全盘皆输。

索尔失去了耐心,发牢骚道:"你能不能动作快点,挥动下球棒,行吗?"

赫尔利紧紧地握住高尔夫球棍,尝试性地对着球猛击几下。"耐心是人的一大美德,我亲爱的伙伴。"他说道。他拉回球棒然后甩出,抛成了一道完美的弧线。高尔夫球沿着斜坡滑出,滚向远处那极小的挡板口。"真是个天才!"他喊道,声音里满是胜利的喜悦。

"天才,我的笨蛋," 索尔说,"看着,跟着学。"

当索尔刚要朝着目标击球时,听到有人说了声:"可怕的击球!"

赫尔利和索尔转身看到杰夫正走近。赫尔利打招呼并介绍道:"你好啊,杰夫。索尔,这位是杰夫。杰夫,这位是索尔。"杰夫伸出手来,索尔只是简单地点点头,转向球。"看,从这里击出去。" 他说。

索尔转动了一下球,朝左边敲击,球滚向小灌木林里。

"废物!" 索尔说,将球棍猛甩在地上。他注视着杰夫,抱怨道:"需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拣起球棍走到了起伏的路上,喊道,"都是你捣乱的!"

赫尔利耸耸肩,向杰夫赔罪:"他是索尔,你知道的。他脾气不是很好。"

杰夫微微一笑。"我不应该妨碍你们。"他说,"但是我想要问你一些事情,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赫尔利有点迟疑地望着杰夫,"嗯,听……"他说。

"不,不,不"杰夫说。"这件事完全跟你无关。"

赫尔利径直走向球。杰夫紧跟其后。赫尔利问:"你想知道怎样去我们谈到的那个洞穴里,是吗?"

杰夫很惊奇。"对,"他回答,"但是你怎么知道的?"

赫尔利说:"我只是看起来有点愚蠢而已。"

杰夫反驳道:"你看起来并不愚蠢。"

赫尔利摇摇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老兄,无论如何,如果我告诉你的话,洛克会像杀猪一样把我剁成碎片的。"

"我并不是要让你进那个山洞。"杰夫说,"你只要给我一些指引。我知道你曾经去过那里。"

“什么？难道你决定要独自一人去那儿了？”赫尔利问。

“是的，”杰夫回答，“我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我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情很愚蠢，会让你改变主意吗？”赫尔利问。

“嗨！”杰夫笑道，“我只是看起来有点像白痴。”

杰夫确定这次旅途需要一张地图，他已经带来了钢笔和纸，这样赫尔利就可以画出草图。但是因为位置太简单了以至于他没有什么可写的。洞穴离海滨只有一英里，所以杰夫认为即使路上他需要穿过厚厚的草丛，他也能够在一小时之内赶到那。如果够幸运，他还能在别人回来之前就赶回来——这意味着洛克根本就不会发现他去过那里。

余下的下午时光，杰夫看着赫尔利和索尔在争论高尔夫球赛。如果赫尔利赢了，杰夫猜想索尔会将球棍扔进海里，就像卡通片里的人物那样。他不知道赌注，但是看形势好像对索尔不利，更多时候都是索尔在烦躁。

索尔猛冲向前，杰夫和赫尔利从容不迫地后退。“我成了优秀的高尔夫球积极分子了。”赫尔利说，“每个人都看好我，认为我会赢。”

杰夫咧嘴一笑：“好，我可算是被预先警告过了。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比赛，我只会以我可以支付起的损失做赌注。”

赫尔利说：“如果我赢了，你就不要去洞穴了。怎么样？”

“可以试试，赫尔利，”杰夫说，“但是我要去。请帮助我，为我保守秘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赫尔利说，“但是我希望你能重新慎重地考虑考虑，老兄。”

杰夫那晚睡得很少。当他拂晓前醒来时，冒进脑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很奇怪居然没有做那个噩梦。那个梦每晚都会有，为什么昨晚没有出现呢？

杰夫和赫尔利找到了一条可以绕过露营场地到达山洞的道路。这样可能会使道路更长些，但是却可以减少别人发现他独自走进密林里的可能性。即便绕道而行，旅程线路差不多也算是很简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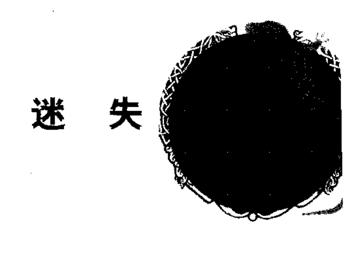
杰夫绕过画室静静地走到海滩，天依然还有点黑。据他估计，在别人还没有开始忙碌时，他就已经迅速地返回了，可以确保露营场地不会有人注意到。

当杰夫离开海滩大约有一英里时，他到达了一个大约八英尺高的瀑布的很窄小的入口处。这是赫尔利让他注意的第一个路标，杰夫向右转，一头扎进密林里。到此时，太阳从东方升起，透过树叶撒下金黄色的光。杰夫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要行进的地方。

他想着要在其他人发现他不在之前就赶回去，所以他很快地跑进树林里。但是即使他是这么想的，他还是感觉很讽刺地笑了笑。

事实是，直到现在大家才注意到他也在这个岛上，他想。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边跑边大声喊着“杰夫，你在哪里呀”，我可以离开一个星期，不会有





人想起我。

但是即使他怀疑这一切是真的，他仍然继续蹒跚行走，渴望到达那个地方，一直困扰他的问题能够在那里找到答案。

我希望……

当杰夫看到那个地方时，太阳已经爬出地平线很高了。从这个方位看，大约几百码的距离，看上去像是一块巨大的尖石从环绕它的繁茂的绿树中突了出来。这让他想起两天前他们迷失的那个岩石山，杰夫仔细听着那些看不见的野兽在小径上走动的声音。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听到。这让他很震惊——他确实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站在岩石的背后试图听到响声，但是他甚至连密林里的鸟类尖叫声抑或是嘎嘎的叫声都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在岛屿上全天都能不间断地听到的。随着杰夫慢慢靠近，这种阴森森的恐惧逐渐加深。

伴随着可怕的寂静，一种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当洛克警告他不要来这里时，他曾设想过所谓的危险也无非是指那些自然环境带来的，但是此刻他觉得好像这里是一个有鬼魂出没的地方。当他走近空地，他感觉温度骤然明显地下降了。

杰夫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迷住了。他看到很多山洞偎依在瀑布旁。有些洞穴有很小的入口，大概只有几英尺高，但是洞的入口处高得足够一个人站着穿过。那里很黑，杰夫需要努力鼓足勇气才能战胜自己。他打了个寒颤，深吸了口气，继续前行。他一定要进去，他别无选择。

杰夫取出手电筒打开，希望能照亮。他非常感谢迈克尔告诉他手电筒的隐藏地——没有手电筒，想完成这次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谨慎地往前挪着步，走到了洞口。一旦走进去，他就开始有点畏惧地喘气。

那里边一片漆黑。入口和洞壁上的裂缝间都被厚厚的植被覆盖着。

但是他没有看到任何赫尔利所描述的景象。

一个声音从洞穴的墙壁上传出来。杰夫听着像是风声，夹杂着极大痛苦的呻吟的风声。这是，是他梦里听到的那个声音，他感到很恐怖。

他颤抖地走向那堵墙。在厚厚的蔓草和叶子遮蔽下，它若隐若现。当那个声音再度响起时，杰夫一把扯裂了植被，墙壁上的雕刻是护身符。

又是一声更尖锐的呻吟声，恐怖声令人毛骨悚然，杰夫的每个神经末梢都在提醒他快跑、快跑。但是他知道他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他必须查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杰夫扒开更多的植被，看到了另一个出口。他将那些藤蔓扔开，发现了另一个窑洞。不到一秒钟，呻吟声再度在他的耳边回荡，声音越来越大，而且好像越来越近。

杰夫以为自己是又在做梦了。这可能是他昨晚没有做噩梦的原因。因为噩梦仍然在进行之中。奇怪的是,这种假设增加了他的勇气。他从来没有在噩梦中被伤害过。他通常会醒来。所以,很显然,他现在还很安全。

除非这不是个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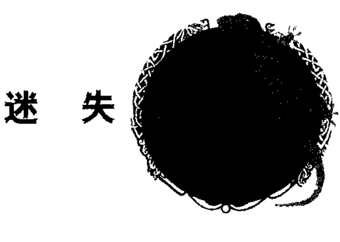
最后拼命地一拔,杰夫终于将所有阻碍他通行的植被都清除了。他以为那里会很黑,但当发现那甚至比他离开的山洞还要明亮时,他震惊了。光线透过洞穴南面墙壁的裂缝射进来。里面的面积看起来完全比那个洞穴大,看起来里面的和外面的长高宽是完全不一样的。

杰夫更加确信他一直所害怕的,正好是在他可怕的梦境中他去过的那个阴森森的地方。恐惧四处蔓延,这是真实的。他很肯定他现在没有在做梦——但是他还是陷入了噩梦中。

在前边的墙壁上是一个精细的却扰乱人心的壁画。杰夫认出来其中许多是他自己在岛屿上的作品,还有许多他第一次在瑟维纳的写生簿里看到的作品,但不同之处是——这些恐怖的艺术作品看起来像是用血绘制成的。

当他注视着这些艺术作品时,他恐惧地惊呆了,他听到从室内的深处传出一声低语,呻吟声再度响起。但这次还有些异样。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听到了一个女子悲伤的声音。那喃喃的声音是:

"杰夫……"



第六十四章

杰夫打车到了悉尼机场后，把手提箱的轮子放下来推着走。他总是有一些太紧张害怕自己会晚点以至错过航班，所以他在显示屏核实了一下大西洋航空的启程监视器以确保一切都按时间表进行。杰夫意识到他已经很有效率的为这次旅程做好了准备，在飞机起飞之前还有两个小时需要消磨，他痛苦地叹了口气。

杰夫检查了一下他的行李，耐着性子经过像是扁平的"S"形状一样曲折蜿蜒的安全检查线，他的候机室是在国际航班终点站。他来到出售报刊杂志的小摊，选取了一本平装本的推理小说，还买了一包口香糖。其实在其他任何场合下口香糖都会使得杰夫感到苦恼，但是在飞机起飞和着陆前他认为咀嚼口香糖可以帮助他缓解他耳朵的压力。也有人告诉过他打哈欠也能有相同的效果。但是杰夫通常会觉得尝试着打哈欠是有点愚蠢的举动。

杰夫坐在靠近入口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打开平装本小说。小说的作者是杰夫很喜欢的一位作家，而且对杰夫而言最适合旅途看的莫过于推理小说了。因为好的文字功底可以满足他对好文艺作品的要求；而悬念可以使他整个旅程中沉浸于小说中不会无聊。

但是尽管这本小说承诺绝对刺激好看，但杰夫在看文章开始的段落时就陷入了困境。倒不是这位有天赋的作家的作品不合他的胃口，而是字里行间都会浮现出瑟维纳的面容。

杰夫回想着他们最后的那次悲伤的谈话。他试图说服自己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确信他是个白痴，他失去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份真爱。失去？他生气的想，我没有失去她！——是我抛弃了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些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只会让他害怕的荒谬原则！现在他已经不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她了，但是他也无力去面对没有她的生活。杰夫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他不顾一切地想念着瑟维纳，而他将会一直非常伤心悲痛直到有一天他能忘记她。

但是每次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时，他都情不自禁地想拨她的号码。这是为什么？他对此感到惊讶。难道是我愚蠢的自尊使我们不能在一起并且没有胆量向她承认我错了？

他在候机室来回踱步，无精打彩地扫视那些专卖流行衣服的商店，他不

饿,但是他从报摊买了酸果蔓松饼和咖啡,其实无非是为了找些事情来打发他的时间。他几度再次打开书开始读,但是好几次当他读到第二页时,他就不得不停下,他发现根本看不进去。

终于当杰夫听到815航班马上要起飞的广播时,心里有了点安慰。他站在队伍的前面,手上拿着登机的通行证。乘客们进到入口时要经过检测仪,也对杰夫进行了检测。后来在杰夫困在岛上的时候,他就经常回忆那些和他一起的幸存者,回忆着在他们登机以及在座位上时都在干什么,但是他回忆不起来。那天杰夫沉浸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而没有精力去顾及别人在干什么。

杰夫的座位在飞机的左边,靠着窗户。每排有三个座位,杰夫发现自己坐在中间时,心里有些失望。在这种场合他不擅交际尤其是坐在中间,他觉得,可能有人会和他谈话来度过这次长时间的飞行。

在过道边上坐着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一直在出汗,可能有四十岁左右,打扮得就像一个很老套的观光者。窗户边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看起来大概二十八、九。她有一个圆脸蛋,只是看起来很舒服而不是迷人;她的眼神一片茫然。她的头顶上散乱着褐色的卷发,她穿着一个太阳裙扎着一个细的腰带。

当杰夫坐下来时,身材魁梧的那个男人对他说:"抓紧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可能会靠得很近。"杰夫礼貌地笑了笑,又冲着他左边的女人笑了笑。他注意到她觉得很惊讶,她害羞地笑了笑,然后就把头望向了窗外。

杰夫翻阅着大西洋航空免费赠送的杂志,杰夫想着纵横字谜的难题是否比推理小说能吸引他,正在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杰夫觉得很吃惊,他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呼叫号码。他不认识这个号码。他心里一阵狂喜,这可能是瑟维纳,她用其他人的手机打的而不是用自己的。

当然是瑟维纳,杰夫想。现在我有机会和她说所有的事情了,这些事情由于我的懦弱我以前没有和她说。我要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她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要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她和渴望她。

"瑟维纳?"杰夫问,有点紧张地喘息。

对方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哈德利先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请问你是杰夫·哈德利吗?"

杰夫的希望,显然不合逻辑,迅速地破灭了。可能只是一个电话推销员。诅咒他们下地狱!杰夫怨恨地想。

"是的,我是杰夫·哈德利,"他用失望的语气回答。

"杰夫·哈德利,我是卡利医生。我是从石南湖的英格兰华莱士中心医院打来的。"

杰夫感觉到有股寒意从他的骨子里弥散开来。他没有说话。





“哈德利先生，”卡利医生又问道，“你在听吗？”

杰夫闭上眼睛轻轻地说：“是的，我在听。”

“哈德利先生，你认识一位叫瑟维纳·麦库洛奇的年轻女子吗？”

杰夫开始全身发抖。“什么？”他问道。

“瑟维纳·麦库洛奇，”医生重复了一遍。“我们在她的钱包里发现有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此外，再无其他的可联络的信息。你认识瑟维纳吗？”

杰夫的头开始被恐惧强烈地包围着，“什么事？”他说，“是的，我是她的……”她的什么人？“没有，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朋友。她还好吗？她伤得严重吗？”

现在轮到医生那边沉默了。“我很难过地告诉您，瑟维纳小姐已经离开人世了。”

不！杰夫的脑子里传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声，不！

或许他实际的尖叫声更大。他不确定，但是他的反应很强烈，两边的乘客都惊惶了；他们开始瞪着他。在他要说别的之前，对方的电话断线了。他将手机握在手里，盯着它，好像是它会再响起来。然后杰夫迅速地拨显示屏上的那个号码，电话没有接通。

极度地恐慌，他开始站起来。他要立刻下飞机，但是当他正要解开他的安全带时，航班服务人员向他走来。

“先生，”她说，带着温和优雅的笑容，“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您必须坐在您的座位上。请您关掉手机。”

“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杰夫着急地说，“我必须下飞机！”

飞机乘务员继续有耐心地微笑着，她在飞行中经历过数百次的所谓“紧急事件”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您真的必须要关掉手机。”

“但是……”

“是这样，先生，”她说，笑意更浓但却明显少了些友好，“规则就是规则，难道不是吗？请您做一个遵守规则的乘客，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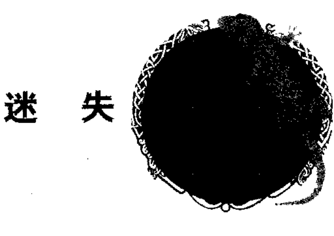
在那一瞬间，杰夫考虑过把这件事情闹大。这样，他反而可以冲出机舱，无论如何也要坐上一架回石南湖的航班。然后一旦他到了那里，就能知道打电话给他的医生弄错了，一定是那医生弄错了。瑟维纳好好地活着，没有死，好好地活着。

但是他也知道即使他回去也无济于事。一旦他抵达洛杉矶，他可以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他为什么要如此做？没有任何的细节能够更改这一冰冷、残酷的事实。她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杰夫知道他的世界只剩下一半了，这所有的一切完全归咎于他的过错。

杰夫关掉了他的手机，将手机塞进他上衣的口袋里。飞机乘务员轻轻地

拍了下他的肩,“非常感谢,”她说,“嗯,不要忘了扣紧您的安全带。”说完离开了,去处理其他的可能发生的事情。

杰夫敲了敲他的安全带的金属皮带扣,然后将其绕着腹部系紧。他斜倚着座位,闭上双眼。两边的乘客一直看着他,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六十五章

他并没有清楚地听到。杰夫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室内的墙壁那边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杰夫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先前看到的事情只是很怪异,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是疯狂的。很快,他就试图编造一些可能的合理解释——某些人想要和他开玩笑;或者某些陷入麻烦的人知道他的名字;或者是他自己的幻觉;或者是他自己最近老是想起自己以前喜欢的人;或者只是一场梦。

当杰夫企图用这些解释来说服自己的时候,他立刻就驳倒了这些解释。这根本不是梦境。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像他所想的那样恐怖,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

杰夫想要逃离但是内心有一种感觉——在好奇和疯狂之间——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念头,使他往洞穴的更深处走去,尽管不是太黑,手电筒的光也没减弱,还是有某些东西影响了杰夫的视力。每件东西看起来都不是太清晰,好像是一场电影逐渐离开了对焦仪。这些奇怪的现象,使杰夫感到了害怕。他想这可能是一种暗示,这确实是他的幻想,这样他将不会面对那一帮从噩梦中的来自其他世界的妖魔鬼怪。他听说过一种灌木丛通过释放致命的气味来捕食。或许这些植物长在洞穴壁上,或许他正呼吸着这样一种致命的空气。

这会折磨死我,杰夫想,但是至少我应该弄清楚它是什么。

“杰夫……”

呼唤声再一次响起,现在更近了。如此接近以至于他的神经又一次紧绷了,他希望是从阴影中立刻跳出哥特式的怪物,并且来吸他的血。

但是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精心策划的?只是为了引诱他,专门为杰夫·哈德利,把他引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杀了他?不,不论是什么,这些都是人为的。

好像不受自己的意识所控制,杰夫身不由已地随着这个声音向洞穴的深处走去。

天哪,他想,这个地方到底有多深?当我踏入的时候,这个洞穴看起来只有十英尺宽,但是我走了有十分钟,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头。

他用眼睛的余光看看了墙壁。他还是看见了恐怖的壁画,它周围的所有

东西都呈涡流状，就像油灯里的油。逐渐地，随着恐惧感的不断增加，杰夫看到这些涡流开始动起来——这些恐怖的幽灵一样的怪物在他的梦中出现过。它们的耳语声和呻吟声是室内唯一的声音；相对于眼睛而言他听到的更多；他能够感觉到它们在移动，而不是通过眼睛看到的；他知道它们渐渐包围了他。这时候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杰夫……”

……他知道，绝对没有逻辑性可言，瑟维纳在他们中间。

他朝四周看看，试图想出一些办法来保护自己或防御敌人。它们散布在各个地方，好像没有移动，但是可以感觉到它们逐渐地靠近杰夫。尽管在靠近，杰夫仍然不能辨认出他们是否是人。杰夫想，现在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突然，杰夫感到有人从后面抓住了他，杰夫尖叫着，像一头受到惊吓的动物的本能尖叫，并试图挣扎着逃脱。

“是我！是我！”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杰夫的心“怦怦”直跳就像是轻型凿岩机在震动，杰夫探出了头向四周望去，看见迈克尔用他的双臂抱住了杰夫并且拉住了他，想要把他从这里拽出到出口那里。

杰夫没有说话。迈克尔用一种既担心又恐惧的眼神看着杰夫；他明显地感觉到杰夫已经疯了。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伙计。”迈克尔催促道：“快点，我们走。”

杰夫坚定地站在原地，摇了摇头说：“我想找到……”

迈克尔又一次拉住了杰夫说：“你必须离开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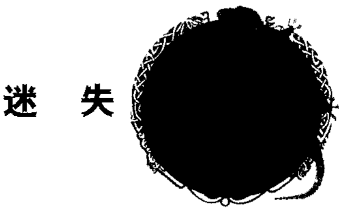
杰夫看到那些怪物包围了迈克尔和他，他想挣脱迈克尔。或许两个人可以并肩作战来摆脱这些怪物。但是迈克尔紧紧地抱着他，催促着，恳求杰夫和他一起离开。

突然，随着怒骂声，一个怪物跳过来抓住了迈克尔。然后一个接一个。杰夫被狠狠地扔到了地上，迈克尔被拖拉着，他的脸朝下。他不停地挣扎着，他的脚后跟踢到了杰夫的鼻子和嘴。

杰夫挣扎着站了起来，看到这一群模糊的怪物，迈克尔发出恐惧的尖叫声，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他们附近，杰夫看到地面上有血迹，还看到了七把长长的、锋利的刀插在地面上。

杰夫拿着这些刀砍向这些怪物，但是没有用，这就好像是在原始的潜流中趟过的深的涡流，是无济于事的。

这些怪物把迈克尔放在了有血迹的地方，并且把他围住了，他们拾起了刀，并且在他们的头边挥舞着。呻吟声和耳语声越来越大。杰夫想这可能是他们在向他们邪恶的上帝进行祈祷。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室内开始振动和摇晃，感觉好像是地震，但是杰克知道这只是他们可怕的仪式中的一个环节。



迈克尔激烈挣扎着，但是无济于事。迈克尔用疯狂的眼神看着杰夫，但是当他准备叫喊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此时，杰夫突然想起了梦中，这些怪物残暴地对待那个女人。他知道迈克尔将会死去，对于这，他无能为力。

突然他想起来那个护身符。当然，那也只是他梦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他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那个护身符，并把他放在了面前，在胳膊能拿到的地方。拼命地希望那个护身符能释放出一些魔力，尽管如此他觉得非常滑稽，感觉自己就像恐怖片中的一个角色。

他希望这些怪物在看到这个东西后能够撤退，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护身符没有任何意义。

杰夫把这毫无价值的护身符扔在了地面上，并冲上去抓住迈克尔的手臂。杰夫不顾一切地想把迈克尔从这些邪恶的怪物手中拯救出来，突然杰夫看到了另一个场景。

瑟维纳就站在他的面前，抱着一个婴儿。

尽管他为他和迈克尔的生命感到了恐惧，但是杰夫还是一下子惊呆了。

“瑟维纳！噢，天啊……”

她的眼神充满了悲哀。如果杰夫曾经想过他们有机会再见面，杰夫希望她冲他很恼火地发脾气，但是她看起来心已经碎了。

“我们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她平静地说，“我们可以救你的命。”她用一种杰夫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说。他知道这种语言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尽管这样，杰夫却完全明白她的意思。

他周围的骚乱声逐渐变小了。杰夫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怪物对感情的事情充满着好奇，并且都静静地看着事情将如何发展。杰夫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但是他开始意识到奇怪的地震已经停止了。

然后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瑟维纳。

杰夫说：“我很抱歉……。”

瑟维纳指了指出口说：“保护你的朋友。”

那些怪物远离了迈克尔，他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杰夫走向了迈克尔，这群怪物让出了一条道，允许他从他们中间穿过。杰夫跪下去把迈克尔扶起来，然后他转过头深情地望着瑟维纳。

“我爱你，我一直都爱着你。”杰夫说。

瑟维纳用一种奇怪的嗓音低声说：“没有时间了。”

当瑟维纳抱着孩子离开时，杰夫开始把迈克尔朝山洞的入口处拖。其他的怪物恶狠狠地看着他们，他们愤怒的眼睛都变成了红色。杰夫相信瑟维纳具有某种强大的魔力来控制他们。

但是他立刻意识到自己错了。

叫喊声变得异常狂热，杰夫把迈克尔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这些怪物向前走时，山洞的墙壁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杰夫看到瑟维纳远离了纷争，他看见了她脸上深深的悲伤和痛苦。他知道瑟维纳已经耗尽了她全身的力量，但是这看起来还是不够。

杰夫看到瑟维纳弯下腰，捡起了护身符。她把它放到了孩子的手里，这孩子似乎被这个东西吓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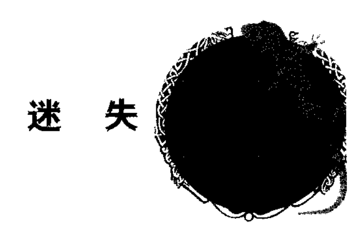
杰夫抱住迈克尔，使尽全身的力气往洞口走去。虽然洞穴的出口看起来非常遥远，但是不一会儿，杰夫和迈克尔就到了洞穴的门口，但在背后好像有魔爪想要撕碎他们。

当他们在洞穴门口倒下的时候，新的危险又来临了，杰夫转过头看到了黑暗中令人发毛的，眼睛闪出的亮光。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随着他们离开洞穴而结束，他在洞口似乎能听见洞穴里震动得更厉害了，然后一声雷鸣般的轰塌声。杰夫听到了怪异的尖叫声——嘶嘶声，耳语的尖叫声几乎不能听见但是却非常刺耳。杰夫想像着那个巨大的洞穴可能自己倒塌了，并且把他身后的那些邪恶的怪物埋葬了。

还有瑟维纳。

接下来的几秒钟杰夫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些想法，所有的这些想法仅仅在一个小时前杰夫都想过。他脑海中的一些片断很理性但是不是很连贯，一些奇怪的事实印在杰夫的脑海里，强烈的地震毁坏了洞穴，却对他现在站的地方没有造成影响。从墙壁上传出来的嗡嗡声逐渐地消失了。杰夫感觉这种声音听起来更像怪物撤退的声音而不是地震停止的声音。

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间里，杰夫都会对这些奇怪的事情感到深深地困惑，除非那时杰夫失去了意识，而且晕倒在迈克尔不能动弹的身体旁边。



第六十六章

杰夫不知道他和迈克尔在洞穴的外面昏迷了多长时间。他第一个醒来并且坐起来。他的背部刺痛,并且这种疼痛在背部蔓延,杰夫发现他的衬衣,在背部的那一块成了碎片。他用手摸了摸背部,发现都是血。他望向迈克尔,他的胳膊上有一些小的伤口,好像被又长又细的指尖划的。迈克尔的胸部在一上一下地起伏,杰夫意识到他还活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刚才发生的不是梦,他很惊讶的自言自语道,那决不是梦。

这种想法也让他想到了另一件事,他既烦恼又开心。

瑟维纳真的在这里！她和我说过话！

杰夫挣扎着站了起来,他走到洞穴的入口处,但是入口处不见了,他在四周到处寻找,他想找到入口的大体方位,他感觉自己并没有产生幻觉失去意识。但是那里没有入口处——只有一些被植被覆盖的石头,它们周围什么都没有——他不能找到一丁点痕迹来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有洞穴。

他步履蹒跚地忍着疼痛来回踱着步。杰夫意识到,他们刚才去的那个洞穴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

当然不会存在,杰夫想。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瑟维纳就在那里,她刚才明明和我说话了啊！

杰夫听到身后响起了一阵呻吟声。哦,天啊！他们回来了！他惊恐地望向四周。然后他听见迈克尔虚弱的声音:“嘿,你在哪里啊?”杰夫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杰夫向他走去然后说:“我在这里。”迈克尔用双肘撑在地面上,看着四周。

杰夫走向他然后跪在他身边:“你感觉怎么样?”

迈克尔用说摸了摸后脑勺,非常吃惊地看着自己胳膊上的伤口,“怎么会这样?”他说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杰夫问道。

杰夫忍着疼痛艰难地说:“我记得我来这里把你带回去。”然后努力想坐起来。杰夫帮他扶正了身子。

“其他的事情呢?”杰夫问道。

迈克尔摇了摇头。“什么也不记得了,”他说,“发生了什么?”

杰夫说:“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他说完用双臂环着迈克尔的腰部,“你

还能站起来吗?"

迈克尔说:"我想应该可以。我想离开这里。"

"我大致能理解你的感受。"杰夫说。

他们两个相互搀扶着前进。杰夫把迈克尔带到了一个厚的草堆上,然后轻轻地扶着他坐下来。

"那边有一条小溪,我去给你弄点水来。"

迈克尔点了点头,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看上去好像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受伤了。"我希望你能让我变得有力气一些,而不是水。"他说道。

"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来这个地方。"

杰夫和迈克尔被这声音震惊了,他们望向声音的来源处。洛克怒气冲冲地站在他们面前,他的脸很严肃。

"该死的,你究竟在想什么?"他生气地问道。

杰夫站起来面对着他。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杰夫觉得洛克说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我必须去,"杰夫说,"我必须找到事情的真相。"

洛克怒视着迈克尔,"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道。

迈克尔把头冲向杰夫然后说:"你问错人了,杰夫能告诉你更多。"

"我也希望能是这样,"杰夫说,"但我不能告诉你太多。至少,我不能告诉那些对于你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

洛克还是怒视着他,然后他的表情松弛了下来。"我们必须马上回到营地去。"然后对迈克尔说,"你还能走吗?"

迈克尔点了点头,但是看起来不是很肯定。洛克和杰夫一人搀着他的一条胳膊把他从地面扶起来。

洛克说:"回营地的路不会那么长,"洛克意味深长地看着杰夫,"至少不会像你那样绕了一大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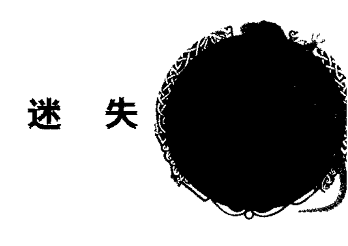
杰夫和迈克尔伤得都不是太重,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身心俱疲。他们慢慢地走着,朝着营地的方向走去。他们三个人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事情已经传开了——毫无疑问,是赫尔利——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杰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带着一副关心的表情检查着他们的伤口。尽管所有的人都想知道他们在洞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洛克和迈克尔并不能告诉他们任何细节,而杰夫也不能。

我能告诉他们什么? 杰夫想。说我看见了我深爱的女人的鬼魂?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能期待他们会相信呢?

杰克清洗了他们的伤口,凯特拿来了一些布条然后帮忙包扎一些很深的伤口。对于杰夫来说,凯特的出现相对于绷带来说对复原伤口有更大的作用;她就像是救死扶伤的天使。





"谢谢你，凯特。"等到她包扎完毕后，他说。

凯特笑着说："你欠我一个解释。"

"我欠你什么解释？"

"你欠我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去那儿发生的故事。"凯特说。

杰夫耸了耸肩说："当我自己弄明白以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这是一个约定。"她说，然后转过去开始帮迈克尔包扎。

迈克尔就坐在杰夫旁边，喝着一碗汤，是孙用海水、鱼和野洋葱做的。他歪着身子说道："谢谢你，兄弟。"

杰夫说："你不欠我谢谢，迈克尔。"

"你救了我的命。"迈克尔说。

不是我，杰夫想。

杰夫在迈克尔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小心地避开他背上那些奇怪的伤口，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早上，杰夫醒过来看见明媚的阳光射到了画室的入口处。他伸了个懒腰；他已经不记得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睡过这样一个无梦的安稳觉。

当他起来后，他看见沃尔特盘着腿坐在他旁边，并且正在全神贯注地画一幅画，"早上好！沃尔特。"

沃尔特挥了挥手，继续画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向杰夫。他把画拿出来，杰夫接了过来，这是一个连环漫画风格的肖像，上面杰夫是一个超级英雄搀着迈克尔的胳膊走在小岛上。

杰夫笑了，"这是什么？"他问道。

沃尔特回答说："我爸爸告诉我是你救了他，他也不确定是怎么一回事。"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确定，"杰夫说，他轻轻地拍了拍沃尔特的肩膀，"相信我，你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去那里是为了救我。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那里，他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杰夫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并没有救迈克尔，是瑟维纳救了他。而且她也救了我，就像她一直说的那样。

沃尔特笑了笑，"我知道我父亲很勇敢，"他说，"我也为我父亲做了一幅画，上面是他扶着你。"

杰夫放声大笑，"你太狡猾了！沃尔特。"他说。

沃尔特垂下了他的眼睛，犹豫了一会然后说："你愿意告诉我在洞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终于切入正题了，小家伙，杰夫想。

杰夫把腰稍微弯了弯，这样他们就能面对面了，"我当然愿意，"他说，"当我自己弄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我保证有一天我一定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可

以吗？”

“好的，”沃尔特说，他开始往外走，然后又回过头对杰夫说，“杰夫，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你愿意给我上绘画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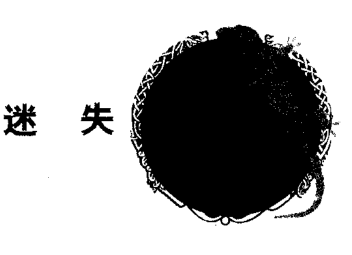
“绘画课？”杰夫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想让我爸爸大吃一惊。”

杰夫笑了，会意地点了点头，“这将是我的荣幸，”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相当优秀的老师。”

沃尔特也回以微笑，“谢谢你。”他说。

杰夫感动地看着这幅画，他考虑着把这幅画拿到画室里面去，把它放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但是这样看起来不太适合，沃尔特的作品象征着乐观、幽默和希望。而画室里面的那些作品是他精神中最黑暗的写照。他小心地把画折起来放在自己衬衣口袋里。呆会儿他得把它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第六十七章

杰夫站在海水中，手中拿着一支长矛，他凝视着浪花拍打着他的双腿。这支长矛比他们上次去捕野猪用的短一些也轻一些，这种长矛是专门用来捕鱼的。

金就站在杰夫的不远处，看见杰夫在考察环境，他已经抓了三条大鱼了，而杰夫还一条也没抓到。

此时杰夫很快乐。阳光温柔地照在海面上，泛起粼粼波光，海水让人感觉凉爽而惬意，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抛开脑海里所有的烦恼，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这是他这些天最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他不再去想瑟维纳，不再想那些发生在洞穴里的诡异事情。他试图要现实一些，他告诉自己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现在已经结束了，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但是他不能忘记这一切，他几乎在醒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着这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很快乐，因为至少在此时此刻，他脑海里只想着要全神贯注地用长矛捕鱼。凝望着平静的海面，他自娱自乐地唱起了一首让人心情低落的歌，这首歌他在阿兰岛的时候经常唱的。

我昨晚做梦了
梦见了我逝去的爱人
她深情款款地向我走来
她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她来到我身边
她这样对我说
亲爱的，离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会太远了

事实上，这首动听的凯尔特歌曲几乎每天都在杰夫的脑海里盘旋。就这首歌本身而言，杰夫一直就很喜欢它，但是现在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有了更深的意义。他逝去的爱人真的来了，而且不是在梦里。

好久好久以前，好像有一生那么久，在他的画室里，他和瑟维纳偎依在一条旧毛毯下，她说有一种爱情是可以超越死亡、超越时空的。“你相信有这样的爱情存在吗？”她问过他。

不，我绝对不相信，他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他大声对她说：“当然，我当然相信，我相信。”

但是现在他真的相信。

大西洋航空815航班的坠毁,使差不多有40多人都被困在了岛上,那就意味着杰夫差不多被问了90次同样的问题,在洞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赫尔利和查理已经和大家分享了那次捕野猪时的惊险经历,杰夫发现他可以尽其所能地把情节说得神秘和诡异,大家听到这些都感觉很满意。“其实和在其他地方发生的神秘事情没什么差别,”他可以这样和他们说,“这件事情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他经常描述那些恐怖的怪物以及他们可怕的低语声,而且告诉他们一些很恐怖的情节,他们是如何鞭打他的,以及迈克尔肯定被像剃须刀一样尖的指甲划过。

“但是他们是什么呢?”他可能会问,“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去那个鬼地方了,甚至是它附近我也不会去了,而且我也建议你们离那个该死的地方远点。”

简而言之,杰夫在某些程度上说了一些事实。他从来没有提到瑟维纳或者她的孩子。而且他永远不会去解释他已经开始意识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些事情和岛上的神秘物比如说不可见的怪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秘密,和其他人都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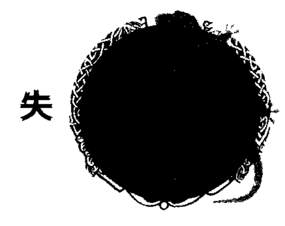
这次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使杰夫走出了自己的住所。他开始了解其他的幸存者,和他们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或者游泳,他开始感觉到自己也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分子,而不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隐士。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洞穴里发生的那些困扰他的事情让他不断自我反省。他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因为迈克尔几乎想不起来那天发生的事情而洛克什么都没看见,所以很多时候,杰夫都想让自己相信那些只不过是个幻觉。如果他真的能够让自己这样想,那么他的脑海里就不会这样乱糟糟了——就像在那首抒情歌曲中,人们时刻梦到他们“逝去的爱人”。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梦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做梦的人很难弄清楚这种感觉,他们真的超越了死亡的界限遇见了自己的爱人。

但是杰夫知道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梦境。瑟维纳真地走向过他,她来拯救他这毫无意义的生命,因为她曾经预见过她将这样做,而且还告诉了他其他的事情。一个月来,那天发生的事情一直在他脑海里不断回放,他一直不知道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

杰夫的双脚附近有一道银光闪过。出于本能,他立刻拿起长矛向水中插去,他感觉触到了东西。他把长矛拿出水面,杰夫很开心——决不仅仅只是惊奇——看见一条大鱼在长矛的顶端处奋力地挣扎。他把它举向天空,开心地大喊:“金,金!”

金向上看,看见了鱼。他冲着杰夫咧嘴而笑并且竖起了大拇指,然后又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噢，太棒了，杰夫自言自语道，那是从金那里得到的最高赞赏了。

杰夫走到海边，把鱼扔到了一个浅的水坑里，这是金在沙中挖的一个坑，里面装了一些水。这样就能保证到吃饭的时候鱼都是新鲜的。杰夫有些自豪地看着，发现他抓的这条是这里面最大的。

"大鱼在小池塘里，"他对鱼说，"那就是我在石南湖，现在看看我们。"

"和一条鱼说话，老兄？"赫尔利说，他正在海滩上闲逛。

杰夫笑了。"那没有什么错，"他说，"只是鱼不会回答。"

"老兄，"赫尔利说，"我看了那些素材以后，一点也没感觉到吃惊。"

"我也是。"杰夫说。

"刚才我和杰克聊了一会儿，"赫尔利说，"他说如果你愿意搬到丛林里去，他很欢迎，那里还有很多房间。"

杰夫点了点头，说道："好的！"

"我想你愿意去他一定很开心，"赫尔利说，"他觉得如果我们都能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确实是这样的，"杰夫说，"但是这并不是我和你们一起住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了？"赫尔利说，"你现在住的那个小地方真的很不错，就像一个真正的小屋。"

杰夫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只是再也不需要它了。我已经没必要和一些事情一些人……好了，差不多在这一个月里。我有一种想法，我在那个画室只有一个原因，而且现在这个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赫尔利看起来有些迷惑不解，但是他经常被岛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所困惑，所以他已经学会了一定程度的安之若素。他说："沃尔特告诉我你正在教他绘画课。"

杰夫咧嘴而笑，"是的，我正在教，"他说，"他真的很有天赋！"

杰夫听到海岸那边传来了大喊声，他看见金在用很严厉的口气对他大叫。杰夫当然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他知道金让他赶紧回去工作。

他对赫尔利说："好的，休息结束了。"

"耶，"赫尔利说，"去帮你们老大吧！"

杰夫又站在了他先前的老地方，拿起长矛，准备抓另一条大鱼。但是他在水里站了一个小时也没看见一条鱼。当金把鱼拿到做饭的火堆那里时，他不好意思地冲金笑了笑。除了杰夫抓到的一条鱼，金差不多抓了一打。但是我的，杰夫想，他试图抓住自己仅有的自豪，比他抓到的所有的鱼都大。

杰夫来到一个有小瀑布的峡谷边，这里曾经作为他去洞穴的路上的一个标记。周围没有其他人，所以他脱掉了衣服，跳进了干净的、凉爽的水中。水有些凉，比海水要凉得多。他游了一会儿，感觉到全身清爽，变得精神充沛。

然后他站在瀑布下面,享受着瀑布冲在他身上的惬意舒服的感觉。

太阳光照在水面上,湖面像珠宝一样闪着光辉。微微闪耀的光芒把每一个落下来的水滴变成了小的棱柱,而且美丽的、纤细的彩虹在它们变成白色的以前仿佛到处都是,当反射光最强烈的时候,杰夫不得不斜着眼睛看:跳动的阳光创造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不断变化形状的调色板。

杰夫把他的背部冲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用双手泼水,感觉自己像个顽皮的小孩。他记得他曾经很喜欢在水下,而且还要看自己能一口气在水下呆多久,他现在决定在试一试。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潜入了水中。他一直游到了水底,由于强烈的太阳光他还能清楚的看见水底。这里是一个迷人的安静祥和的世界,杰夫希望有一种方法能让自己在这里呆久一些。但是他的肺开始感觉到灼烧,他知道他现在必须要游出水面了。

当他向上游的时候,他发现有人站在湖边。这太让人尴尬了,他想,我只有出生那天在大庭广众下全裸过。

当他浮出水面时,他深吸了口气,然后擦了擦眼睛。他转向那个人影的方向然后说:"我必须警告你看向其他方向,如果……"

水的温度感觉降低了20度,或者说杰夫因为另一个原因而全身颤抖。

瑟维纳正站在湖边。

杰夫正踩着水,他看见瑟维纳的那一刻几乎跌倒在水中。他奋力地跑上岸,根本没有想到他身上没有穿衣服,然后跑向她……

"瑟维纳……"他大声呼喊着。

但是她已经消失了。

杰夫站在她先前她站的地方,他看着四周企图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他刚才看见的是真实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过了一会他收起衣服,用衬衣把身上擦干。接着穿衣服,然后开始往画室的方向走去。

我昨晚做梦了?

梦见了我逝去的爱人……

他站在了他画室的门口。有一些东西使他裹足不前。就像他已经和赫尔利说过的,他已经没有必要呆在这个地方了。他只是在这里创作了一些隐秘的、扰乱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他提供了线索,但是他什么难题也没解决,只是带来了更深的、更黑暗的神秘。这里没有答案,其他地方也没答案。明天他就会搬到洞穴里和其他人住在一起,那么他过去的生活就正式结束了。

杰夫有些恍惚地走进画室。里面黑一些,但是阳光能从树枝和树叶形成的顶棚中透过来,形成了一些光斑,杰夫曾开心地把它比喻为迪斯科舞厅中旋转的球。

过了几秒钟他的眼睛就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东西。就





在画室中间的地面上放着一个木制的圆盘，这就是他曾经精心雕刻的并且设计非常怪异的那个圆盘。

这就是那个护身符。

第六十八章

杰夫从地上捡起那个圆盘，把它翻来覆去地看。他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山洞的后面，当时瑟维纳在杰夫把它扔到地上后把它捡了起来。现在它又回来了。

而且瑟维纳也回来了。

在他看见她之前，他就感觉到了她。他既渴望又害怕地慢慢转过身来，向左看去，发现瑟维纳坐在地上，盘着腿。而这正是她……的习惯坐姿。

杰夫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从脊梁升起：这正是她活着的时候的坐姿啊。

杰夫开始颤抖。他开始设法说话，但是他的声音就像是嘶哑的尖叫声。他把那东西伸到她面前，重新尝试着开口："这个是你带来的？"

瑟维纳笑得自然又友好，她用杰夫之前在山洞里听过的那种奇怪的语言笑着说："我把它还回来。"

"为什么？"杰夫问道。

"它是你的。"

杰夫走向她，说道："我能坐下来吗？"

"当然了，"瑟维纳说道，"但是你不准接触我。因为这不可能。"

杰夫在她面前坐下，像她一样盘着腿坐着。他好奇地看了她好久。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耐心地笑着。她看起来是实在的，真实地……活着。

最后，杰夫说："你是鬼吗？"

瑟维纳似乎在思考怎样说更合适："我是……我自己。"

杰夫又问了一次："这是梦吗？"

"生命本来就只是一场梦，"瑟维纳说，然后她笑着又加了一句，"划呀，划呀，划你的船。"

瑟维纳笑着说："现在你知道了吧！"

"你为什么在这里？"杰夫问道。

瑟维纳似乎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中。她提醒杰夫说，一个外国人尝试着将她的想法翻译成一种不熟悉的语言。"我来这儿是……"她又想了想，"我来这儿所以你就会知道。"

"知道什么？"

"你想要知道什么？"瑟维纳问。





杰夫一下子把手伸出来，几乎咆哮着说："我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你的个性，"她说，"总是想得到更多。"

杰夫摇了摇头说："那好吧，我想知道你能告诉我的所有事情。"

瑟维纳又一次皱眉思考。"向你解释并不容易，"她终于说道，"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任何事。但是我能让你了解。"

她站起来，说："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杰夫跳起来，伸出胳膊。"不要……，拜托……"

瑟维纳走回来："记住——你触摸不到我。"

杰夫放下他的胳膊，沮丧地垂在两侧。"别走，我是多么地想你。"

"我知道。"她说。

"这是我做过的最蠢的事……"他说，泪水开始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我知道。"她说。

杰夫哭得更厉害了，他说："你恨我吗？"

瑟维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笑得灿烂："我爱你，杰夫。我会永远爱你。我到你这儿来了，不是吗？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时空。没有人会带着恨意做这些事情的，而且现在还来找你。"

"我爱你，"杰夫说，"你是我唯一爱过的女人"。

瑟维纳说："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她的样子在他的视野里开始慢慢消褪。

"不！"杰夫大叫道，"还没有！告诉我！"他向着画室周围的那些奇怪的美术作品打手势，"这些是什么？"

她的声音很微弱，她的脸看起来就像在一片水汽后面。"这些都是提示，"她说，"从我到你，从你到我。"

然后她就消失了。

杰夫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几乎要被痛苦毁掉了。他紧紧地抓住那个护身符，大概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间，他停止了哭泣，一下子坐在地上，做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不能够解释怎么和为什么，但是他知道，瑟维纳说的都是真的。她什么都没有解释，但是她这么做就是要让他明白。而他也知道了。

"这些都是提示，"她说过，"从我到你，从你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在她的写生簿里画过这些，而一到了这个岛上，杰夫自己开始画这些了。他曾经以为它们只是简单的片段，有趣但没有意义；但是当它们每天都到他脑海里之后，他开始思考他的作品里藏有某种邪恶的动机。在梦里看见瑟维纳向他展示的护身符之后，他就被迫雕刻了这个东西。并且错误地认为它就在那里，以此来驱走那天他在那个山洞里遇见的恶魔。

但是这个护身符和其他的作品都是简单的提示，就像瑟维纳解释的那样

——让他可以找到她，让她看见他，即使他们处在不同的时空。杰夫曾经告诉过她，这些作品看起来就像是来自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文明社会的象形文字一样，而她回答说，"不要那么肯定哦。"现在他知道这种语言确切存在并且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语言只被两个人通晓，它可以在他们最需要在一起的时候，把他们聚到一起。

杰夫也意识到他知道，只要有一点点的安慰，瑟维纳就不会自杀。当她在他的梦中出现，带着她受伤的手腕时，他自然就做了这样的假设，并且为她的绝望而自责。但是现在他可以回想起她生前最后一天的所有事情的可怕的结局，就像他自己亲眼看见一样。

杰夫离开后，瑟维纳在半裹起来的行李中歇斯底里地哭泣了三天，然后她醒来，感觉自己病了。她冲进浴室，一直呕吐到胃里空无一物。在经历了三天的来回呕吐之后，她注意到她的经期已经晚了。在经历了又一个三天的哭泣和担扰后，她去看了她的妇科医生。医生为她做了彻底的检查，然后祝贺她的第一个孩子即将来临。

杰夫去了澳大利亚，瑟维纳不知道做什么。他做得很明显，他不想再跟她有任何的关系。如果她找到他，告诉他自己怀了他的孩子，他当然会认为她只是想引诱他，用一生的责任来捆住他。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可能产生的厌恶、惊骇或是愤怒。但是她也知道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养育这个孩子也是不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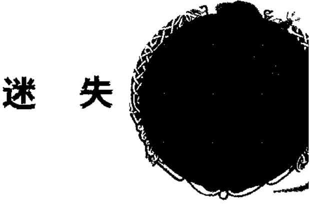
瑟维纳希望杰夫能在初夏，也就是她刚刚毕业后，返回石南湖。她决定到时候去见他。到那时候，她怀孕已经很明显了，就可以尽量平静和理智地解释她对他没有任何期望，如果他想和他的孩子有什么联系，她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但是就在那时候，瑟维纳听学校里有人说杰夫不会回来了。他将直接从悉尼飞到洛杉矶。他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会回苏格兰了。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她回到她的公寓里，不知道要做什么。

走回公寓的时候，她注意到她的写生簿打开着，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瑟维纳有些迷惑——她已经把它放在壁橱的架子上几个星期了啊，因为它是她和杰夫在一起时光的痛苦回忆。但是现在它却翻到了那些她画的古怪的、不可解释的画页上。当她画它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只有轻微的混乱，那些混乱的直线和曲线等。现在，这画明显显示着一架上面写着 815 的飞机。瑟维纳一下子目瞪口呆。她知道她并没有画这些东西。

杰夫在悉尼的时候，和几个别的老师和学生有联系，所以要找到他住的宾馆的名字并不难。然而当她打电话到那里，发现他已经付帐离开了，她于是问了他的航班号。工作人员为杰夫安排了出租车，告诉她杰夫是乘坐的大西洋航空。





瑟维纳冲向她的电脑，登录，开始搜索那天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信息。只有一架。

815 航班。

瑟维纳万分惊恐地冲出公寓，跳上汽车，向当地的机场加速驶去。她不知道她到了那里之后她要做什么，但是她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飞到洛杉矶去，保护杰夫。

通往机场道路的交通令人厌恶地慢，瑟维纳一路上都在按喇叭，但是这都不能让事情快些。当她发现自己被困在一辆缓慢行驶的垃圾车后面时，她冲动地将她的车驶向了路间，想从左边超车。可是那路间比她想像的要窄，她的车离开了路面，冲向了路沟。出于本能，她放开了方向盘，用手在前方护着，保护自己躲过冲击。她的两个胳膊都撞向了挡风玻璃；玻璃的碎片在她手腕的血管上划下了深深的伤口。

瑟维纳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胳膊放进车里，讽刺地意识到，如果她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她可能还不会受伤。

她既震惊又困惑地盯着自己的血流成稠密的、黑色的小溪。看看旁边，她看见一头母牛在牧场里，好奇地看着她。就在凝视母牛大大的眼睛的一瞬间，她眼前一黑。

瑟维纳知道杰夫需要被保护，而当她尽力要去保护他时，她自己却死了。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现在杰夫知道了，甚至在她死后，在任何地方，她都意识到：她至少都是这个岛上神秘事物的一分子，这岛将给他带来比以往更大的危险。所以她又回来，想最后一次拯救他。

太阳的余辉开始消失，画室里面几乎全黑了。他感觉自己一直在睡觉，但是他知道又没有；又一次，他感觉到自己似乎在做梦，但是他又没有——他知道他一直在倾听瑟维纳告诉他的一切。

第六十九章

太阳将要落下地平线，天空中闪耀着蓝色的光芒和一道道金色的云彩。在他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候，看到这壮丽的景象，他会联想到麦克斯菲尔德·派黎思的油画。但是现在，他只是看日落的美景而已。当他从画室里出来，他的手里握满了这个岛的作品，他停了几秒钟，享受这变幻颜色的落日的温暖。所有的雕刻，绘画——他上这个岛之后的所有作品——现在都被他随意地堆在海滩上，靠在那些成为815航班阴霾回忆的飞机残骸旁边。

或者也许"随意"这个词用错了。杰夫把这些碎片堆积起来，从沙滩上搬过去，感觉像是为了一个典礼而准备它们似的。这将是他对黑暗的过去的道别，他希望这也将是对新的、更好的生活的拥抱，是对他深信自己的余生将会与这些人们，在这个岛上，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庆祝。

有了这个想法，杰夫感到很宽慰，几乎是高兴了。回到苏格兰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没有了瑟维纳，那只是一个冰冷的，艰苦的地方，那里满载着他丢失的所有的酸甜苦辣的回忆——从骄傲到愚蠢的回忆。这个岛上的很多东西都是痛苦的，很多东西都是令人恐惧的，很多东西都是危险的。但是杰夫觉得，难道说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就不这样吗？在这个遥远的热带小岛上，也有美景，至少还有宁静。好的，坏的，他都会去接受，然后好好地利用。

杰夫看见凯特和孙坐在一起聊天。他大声地叫她，于是两个女人都向他挥手。凯特站起身来，对孙说了说话，然后快步走向杰夫。

"嘿，那边，"她说，"在打扫房子么？"

杰夫点点头。"既然天快黑了，我想将这些生成有趣的篝火，"他说，"想我加入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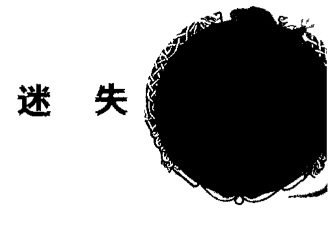
凯特笑了。"天有点凉了，"她说，"点火喽！"

杰夫拿出一张纸，在这张纸上，他曾经画下过令人烦扰的影子生物的图画，也曾经把它弄成过一个团。他取出从索尔那里借来的打火机，轻轻地打开它，然后把这小小的火焰靠近这张纸。当它被点燃时，杰夫小心地把它扔进了他在这一堆东西的底部早已准备好的空的地方。马上，干的木、纸、树叶就发出明亮的火焰了。

现在它们很美，杰夫想，所有那些恐怖的东西……

"不错。"凯特说。





杰夫点点头:"是啊,它更像是葬礼的火堆,不是吗?"

凯特笑了:"那么,很高兴遇见你,恐怖先生。"

杰夫也笑了:"不,我指的是更乐观的方面,这是所有坏的东西的葬礼,好的解脱。"

他们看了一阵那桔黄色的火焰欢快地舞蹈。凯特说:"你还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故事的真相。"

"关于那个山洞?"杰夫说,"我当然说了啊。"

"嘿,不要对说谎者撒谎,"凯特说,"那天有些别的事也发生了。那些事你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杰夫的脸和眼睛里反射出火光来,他在考虑是否要告诉凯特有关瑟维纳的整个故事。"你相信鬼么?"他顿了一会儿说。

凯特露齿一笑说:"不信。"

杰夫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大声。"我也不信,"他说,"但是我相信有天使。"

第二天早上,杰夫又在画室里醒来了。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成为了一堆废墟,这地方看起来又非常不错了。山洞可能会更加安全,但是杰夫觉得他喜欢这里,他以后就呆在这里。

我知道有一样东西会让这个地方整洁起来,他想。

他从自己过去几周一直保管的那个箱子里拿出一张纸来。把它打开,他仔细地抚平那些皱痕。然后他把这张纸放在地上,把它靠在一根大竹子的竿上。这张超级英雄图是沃尔特在山洞里发生那件事以后给他的。

我不能够找到任何玻璃,但是我可以刻一个好的框图,这将是一个好的工程,杰夫想。

杰夫坐着看了这画一会儿,笑了。然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多月以来,他第一次唤醒了要创作一件东西的灵感。他又是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纸。箱子里剩余的纸不多了,从现在起他得非常小心地用了。

他把箱子放在膝盖上,这样他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桌子,然后他拿出他的两只幸存下来的笔,开始画画。

这张画不再充满他先前在岛上的作品中那奇怪的、杂乱的形状和刻画了。它是瑟维纳的肖像。现在这里没有超现实主义的背景,没有对其他画家的敬意或者任何风格。这是对她的脸的描绘,是用爱一样集聚的细节描绘出来的,是乐观的图画,美丽,宁静。杰夫希望它是一幅能够让他们都从过去的肮脏的错误中解脱出来的图画。

杰夫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瑟维纳时候,她正在因为他带给她的伤害而痛苦地哭泣。她最后对他说的话是,"你永远不会过有一天不想我的日子。"

杰夫·哈德利笑了,继续画画。目前为止,瑟维纳的预言还是对的,而且杰夫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它还是对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迷失
作者=弗兰克·汤普森，凯瑟琳·哈卡著
页数=313
SS号=12073801
DX号=
出版日期=2006.8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